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冊目録（總第104冊）

第十六冊目録（總第105冊）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冊目録（總第120冊）

詠史詩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青山勇　著

先考行狀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東京鉛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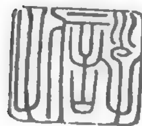
據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
東京鉛排本影印

先考行狀



尚德





右二大字。烈公嘗為文明夫人所書。夫人裝潢。揭居室有年。晩徙水戸。忝賜諸先臣。今謹縮寫并卷首。以代題辭。

舊藩臣青山勇謹識

春夢先生肖像



原寫係明治二年今茲廿七年小川一眞複寫之

海濤聲歇曉鐘傳
仰見雲間旭紅妍
寶祚千春如一日
新砲臺砌尚依然

甲寅元日　正光

右先考真蹟。甲寅即安政元年。前歲米船始至。國内騒然。結末蓋寓感慨之意。

不肖勇識

先考行狀

先考青山氏。諱延光。字伯卿。通稱量太郎。致仕稱春夢。號佩弦齋。又號晚翠。其先六郎。諱延久。天文中事佐竹義篤。爲常陸水來城主。及佐竹氏移封秋田。孫五兵衞諱延宇。退隱多賀郡議原村。曾孫五兵衞諱延友。玄孫長四郎諱道親並不仕。長四郎君。實先考高祖也。曾祖諱興道。字子誠。稱淸內。號一溪。又西塢。少好學。以篤實謹厚爲鄕里所稱。後徙水戶。主管舜水祠堂。尋補彰考館生員。兼祠堂教授。祖諱延彝。字子好。稱一之進。號瑤溪。本姓小泉氏。幼好讀書。彊記過人。一溪先生愛其才。

養爲嗣。以女妻之。寬延初。補館員。後管勾舜水祠堂。兼大日本史編脩。脩神祇考六十餘卷。爲人質直端厚。居常用心誠意之學。考諱延于。字子世。稱量助。號雲龍。又拙齋。性剛直。長於史學文章。著皇朝史略明徵錄等。妣佐野氏。以文化四年丁卯十月廿三日。生先考於水戶上市田見小路邸。先考幼而喜讀書。不好遊嬉。屹如成人。祖考深憂其生病。叱之出外。令與他兒遊。乃出嬉遊。少頃而還。讀書如初。年十一。爲近體詩數十首。祖考欣然賦詩。有四世箕裘幸得汝。讀書愼勿墜家聲之句。年十二。覩傀儡演忠臣藏者。曰吾他日必作義士傳。文政

中。祖考爲彰考館總裁。移居礫川邸內。先考時年十七。從而徙。祖考素好武。修史之暇。創佐分利流槍術於邸中。教授子弟。先是先考在水戶。亦受業三橋先生。至是又往寓其塾數月。終業而還。如弓馬拔刀游泳。亦皆就學有師。年十八著赤穗四十七士傳。是歲爲彰考館定備。賜五口俸。嘗患勞咳。哀公謂侍臣曰。儒者少善繼者。延于子延光。幼而才敏。聞罹病。甚可憂。因懇諭加療養。東湖先生嘗示四十七士傳於土浦藩大久保要。云靑山氏弱冠有是著。可謂水藩第一才子。而方今求諸六十餘州。蓋指不多屈。其爲先生所推如此。尋爲東藩文

獻志編輯掛。文獻志祖考爲之總裁。而諸傳多係先考所草。十二年哀公薨。烈公襲封。天保元年三月。從祖考還水戶。無幾。祖考外補罷史職。先考卽日補大番。爲彰考館編修。攝總裁事。又兼垂統大記編輯掛。大記楓軒小宮山先生總裁之。先考所草。僅二三傳云。天保庚子。烈公創弘道館。祖考爲小姓頭。兼弘道館總教。先考爲小姓頭取。兼教授。癸卯歲四月。烈公從愼德公。如日光。先考扈從。作從駕紀事。九月祖考易簀。翌月先考進小姓頭。兼弘道館總教。食祿三百五十石。弘化甲辰。烈公獲罪幕府。屛居駒籠邸。先考與書佐藤一齋。云寡君之

所以負謗於世者二。曰講武也。曰闢佛也。而寡君之意。則莫非所以輔衛幕府者。寡君之心。先生知之。先生之言。天下信之。願念寡君禮遇之厚。爲寡君一言。以解光等之憂。自公致仕。順公襲封。國事一變。闔藩分黨相爭。甲黨仆。乙黨弄權。乙黨仆。甲黨又起。々而爲二。又互起仆。而乙黨亦再起而又仆。以至藩廢。蓋朋黨之分也。有所由來。然其爭至此益熾。而公薨後。流弊滔々。遂不可復回焉。先考嘗竊嘆曰。近來清流末派。論涉刻薄。曰彼與某往來。彼必爲奸。某與彼爲姻家。某亦爲奸。此疾小人之甚。其弊至此也。先考爲人。温厚恭謙。不求名。不矜

能。不與世競。不與人爭。以澹泊寧靜自處。凡於交際。善惡黑白不甚分。群而不黨。且不容易談時事。惟以春風和氣接人。其風采超然。如野鶴在雞群也。平生恪勤奉公。不以風雨寒暑少懈。而居敎官。常讓會澤先生。兼史職。則常推豐田天功。若夫進退出處。自以爲可退焉。則斷之方寸。未嘗與人結托。又不敢抗議切論。稱病辭職。前後凡三。嘗有云。凡天下之事。有大勢在。非智力可得而制。才如東湖。或可以有爲。至餘子。適足以擾之耳。故雖遭至難。從容不迫。以至誠應之而已。世或笑其無策。而先考固厭人之多策也。甲辰之後。政府頗忌烈公英

明。一擧一動。竊猜防之。適先考自中寄合。遷史館勤。於是公以蒐集書籍爲名。每封書冊。下付諸先考。而加親書。於其中。曰與延光。曰授石河幹忠。曰戸田忠敞。曰藤田彪。曰某某。又或賜一通。曰汝傳示之。先考大抵託諸石河。以傳諸子。諸子上答。亦由先考呈之。而其郵送必係小姓頭取管理。如此者二三星霜。有司竟不之覺。乃雖同志者。亦少知之者。此雖由公之措置得宜。然亦未嘗不由先考及石河之用意縝密。以致忠悃也。安政初。邊警屢動。先考上書曰。癸丑以來。已經四歲。而天下人心。偷安依舊。一朝變起。追悔靡及。爲今之計。不復用他

奇策。以戰端已啓爲慮。而宜節用。節用宜自減後宮始。昔池田參議領二州。而給仕女兒。止三十人。上杉鷹山侯嘗斥出女使。五十餘人中。留者九人。請令速命有司。適宜處分。先考上書極多。而謹敕不泄。少存稿者。四年五月。弘道館有開校式。先考草定其議。有銀帛之賜。凡以勞受賞者。前後不可勝計。萬延元年正月。先考在礫川邸。順公擧爲側用人。兼總敎。班馬廻番頭。食祿五百石。是月與白井肥田兩執政。受命還水戸。甲黨數十輩。要之長岡驛。即黨中過激者。呼謂激徒。執政陽容其言而去。先考獨曰。已受公命。豈容他議。衆不可曰。先生請

留此。會日暮。先考以爲衆皆不可説。惟有野口某。似稍可談。翌朝獨往訪某。曰兩執政已去。留吾何益。適增卿等之罪耳。卿幸傳此意於衆。某諾之。先考即還。二月烈公時在藩。命若年寄渡邊超及先考。率弘道館文武師範及諸生。往討長岡激徒。嚮執政鳥居某。奉命往諭。遇激徒於途。喧擾挌鬪。執政空還。而迨先考至。聚者皆散。無有一人抗者。先考信宿而還。當是時。幕府傳　朝旨。使順公納戊午　勅書。物議爲之沸騰。先考之遷側用人。人或危之。先考曰。今國家多事。固非儒生所能堪。然臨難苟畏避。非人臣大節。此吾所以不敢辭也。順公嘗顧先考曰。水戸之士太剛。欲使之柔。何如。先考曰。凡爲士者。患柔而不憂剛。猶刀劍之嫌鈍而不厭利。利者或有以自傷。自傷者。用之失方也。故養士。使剛者不至於狂與亂。顧在於駕御如何。伏請公之留意於此。會澤先生聞是對。深稱嘆之。自其爲側用人。得入大奥。故烈公屢召見。毎屏人諮詢。眷遇尤至。數月公薨。文明夫人素憂國事。文久慶應間。陰賜親書於先考。以下問時事者數矣。夫人能體烈公遺志。而終始不渝。以繫衆望者。雖其天資聰明仁恕所致。然先考冥贊之力。蓋不少焉。戊辰十月乙黨作亂。來據弘道館。先考登彰考館。閲城中

議决。擧衆進擊。先考曰。余亦將出戰。館僚皆從。先考烏帽道服。杖佐分利槍。出自城門。向學校。賊放銃拒之。適有一丸。穿先考左袖。而斃後人。先考神色自若。徐歩而進。館僚皆服先考沉勇云。先是距義公薨。百五十年。而大日本史紀傳刻成。烈公爲之跋。使先考作稿。稿成。豊田天功評云。以　大友　後醍醐二帝發論。的的當當。可謂良史之才。宜哉校刊其紀傳。以成義公之遺志也。時會澤先生及天功。皆未復職。先考獨力擔當。以了校刊之事。其勞蓋亦大矣。明治中興。徵任中博士。叙從六位。賞其能受家學。用力國史。特賜綿五把。嗚呼。先考之爲總教。前後凡二十年。上之蒙烈公殊遇。下之負一藩重望。可不謂榮哉。立乎黨派紛擾之間。處乎國歩艱難之際。可不謂不幸哉。數踏危機。而不罹奇禍。雖既老矣。得遭　聖代。浴　皇恩者。庸詎知非天眷其徳量而佑之乎哉。先考之拜朝官也。在明治二年。先是患中風。乃力疾奉職。以四年庚午九月廿九日。沒於東京本郷弓町邸舍。享年六十四。翌月歸葬於水戸常磐原先塋。先考繼箕裘。好著書。其意蓋欲網羅古今而無所遺。著國史紀事本末四十卷。始於　神武東征。終於南北一統。續史紀事本末三十三卷。自室町衰弱。至大坂役。未脱

稿。又著野史纂略五卷。自台德公。至俊明公。特如東照公事蹟。讓諸烈祖成蹟。有德公以後爲續編。而不果。又著三藩事略。三藩年表各一卷。又嘗云。海外之史。吾不得而知。唯本邦附近諸島。未見有輯錄之者。可謂闕典矣。於是手自抄寫者若干冊。名曰諸島事略。蓋有刪修之意而又不果。其他雜著亦極多。其於文章。少時尤好論文。嘗作策論。曰愼好尙。曰正人心。曰勵大臣。曰養士氣。又有擇相尊賢勵士求才制遠等諸論。後多史論。有國史紀事本末論贊。其論　神武東征云。帝以武定中洲。尙武之基立矣。而歸其功於　天祖。尊神之誠至矣。尊

神尙武。遂爲萬世之大本。此寶祚之所以傳無窮歟。又曰。神州以武立國。西土以文立國。以文立國。故尙禮讓。方其盛也。固爲至治。及其衰也。繁文縟節。變爲虛僞。奸雄簒奪。文以禪代。而天下不敢議其非。神州則不然。祖宗以武立國。所以震讋四夷。而神器尊嚴。上下之分。一定不移。威武有餘。而禮讓存其間。然則西土尙文而文則微。神州尙武而文自存。此神州之所以夐軼萬國。嘗著神道論。其畧云。天地如此其大也。萬物如此其多也。夫孰能知其初哉。宇宙之間。何處無國。何國無人。或爲神國。或爲文明之國。或爲蠻夷戎狄者。豈有它哉。國

體不立。不可以爲國。彝倫不敍。不可以爲人。國體立。彝倫敍。然後天地之常道行焉。道之所存。謂之神國。謂之文明之國耳。然立國體。敍彝倫。非奇偉非常之人。則不能也。天下之人。或聚或分。或奪或爭。而不相統壹。夫然後天生奇偉非常之人以定之。國體於是乎立。彝倫於是乎敍。斯之謂天地之初。斯之謂生人之初。而後世論之。以爲天地果闢於斯時。万物果生於斯時。牽合傅會。想像摸索。無所不至。遂謂上古之人。騰雲駕霧。履虛馭風。變幻詭異。靈異不測。故其名爲神。其時爲神代。其道爲神道。嗚呼。是說也萬世傳之。以爲信然。殊不知神亦

人。而神道即天地之常道也。夫神者奇偉非常之人耳。與天地合其大。與日月合其明。故天下事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而　天位之嚴。　天胤之尊。亦猶天地日月也。君臣之分定。上下之名立。而天下定矣。亦猶天地各得其宜。而不易其所也。神之於人。固未嘗異。而言其德。則天地日月也。是以謂之神。神國之所以爲神國者以此。而天位之所以不廢。天胤之所以不絕。亦以此。然則

　神之所以立國體者。固在嚴君臣之分。君臣之分嚴。則上下之名定。夫然後四海之內。皆歸于一。故曰國體立。彝倫敍。而天地之常道存焉。又有六雄八將論。自書

其後云。我邦人作論。動援引海外人物。而海外人作論。何嘗引我邦人物。然則今論海内人物。何用海外爲。余既以此作論。世必有笑其陋者。文集十六卷。分爲本集別集外集。其於詩。飄逸不渉理路。戊午秋。士民數百人。發水戸。至小金驛。先考受命鎭之。宿驛賦詩云。中夜眠醒起彷徨。樹林蕭颯露爲霜。西風一掃纖雲盡。仰見滿天秋月光。明年夏奉命。抵礫川邸。賦一絕云。國步艱難日。揮鞭到武城。却逢微月夕。風笛送淸聲。當時人心恟恟。殺氣縱横。而從容閒雅如此。嘗有櫻花二百詠。名曰名花有聲畫。東湖先生跋之云。日出之域。冠絕萬國。鍾其神秀者富岳也。發其英華者櫻花也。蘊其精氣者寶劍也。吾友青山伯卿。嘗著刀劍錄。又賦櫻花。得二百首。它日伯卿攀富岳。踞其巓。御萬里之風。餐千秋之雪。洋洋發諸詞藻。與斯卷及刀劍之錄並行。則日域三絕。盡入青山氏機軸。先考實有登岳之意。而不果行。殊爲遺憾也。其書好楷。常臨歐陽詢醴泉銘。如四十七士傳刻本。如祖考及東湖先生碑。皆先考所手書也。畫則寫竹。寫菊。寫蘭或葡萄。又寫櫻花。歲首試毫。必畫富岳於扇面。爲例。而畫竹最多。自贊曰。余詩既拙。書亦醜惡。欲知余妙。視斯墨竹。又曰。東坡於文。極古今之能事。故人重

其書。余文既拙惡。故人賤余畫。此余之所以用力於文。而畫亦未嘗廢也。抑先考志在脩國史。以報義公。故專攻家學。兼通文藝也。而天資近道。其可稱道者。蓋不一而足。先考閑居讀書。必危坐。未嘗箕踞。雖炎暑如燬。未嘗袒裼露膚。居官則如有威。在私則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先考兄弟相聚。仲叔季時或論文不決。即曰。伯兄以爲如何。先考徐曰。吾意如此。三弟皆服。凡對人。人不問則不言。言則簡而盡。其言語有如此者。先考出入必拜家廟。朔望四仲必祭。又參拜產土神社。忌日必展墓。其敬神追遠。有如此者。先考於典籍。不務記誦。而如孝經論語學庸。皆暗記之。其他如孟子。如韓文。如歐蘇文。能成誦者數篇。其強記有如此者。先考衣食器具。務從儉素。家事一切。委之吾母氏。然至於貨幣出納權。未嘗許其干涉。其治家有如此者。嘗在礫川邸。一夜僕盜七十餘金去。明晨從者請申官速追捕之。先考笑曰。莫爲煩。彼若旅行。恰好天氣也。其雅量有如此者。門生某某夜歸。時見街上有二士死骸。一被斬。一自殺。某等不辨其爲誰而過。翌朝聞其爲友人。先考深責其不善驗之。其重士道有如此者。豐田天功屏居貧甚。先考懷二十金往訪。竊置諸烟盤中而去。家人發見告天功。天

功日。此伯卿憫吾窮也。後天功復職。其返金亦如先考之爲。其篤交友有如此者。先考常慨朋黨有害。曰。吾不欲黨君子黨。況小人黨乎。其獨立不倚。有如此者。甲子六月。將赴江戸。聞武田耕雲齋自屏居中。潛出南向。曰兵氣既迫。吾輩無復進說之地。宜俟命而動。遂止。其見機有如此者。慶應中。一日聞政府有祿結城寅壽後議。曰。吾可以退焉。即日稱病不出。遂致仕。其進退有如此者。先考於古今人。未嘗容易貶之。而又少深稱許者。唯武將則加藤清正。義士則大石良雄。儒者則伊藤仁齋。於異邦則唐裴度宋韓琦。此等所常稱也。其評論有如

此者。平生尤崇尚孝經。歳首必試讀之。嘗命勇日一誦之。授門童亦自是書始。然有人持大學來請敎者。不復拒之。常云。論語首篇第一章說學。第二章說出孝弟。故人宜以學爲先。學宜以忠孝爲本也。晩年好易。將有事焉必先筮之。且手摸六十四卦。細書爻辭於卦中。彖辭於卦傍。名曰周易便覽。常置諸坐右。嘗云。亢龍有悔。盈不可久。是周易開卷。既戒盈滿。盈滿之不可不畏也如此。而六十四卦中。唯謙一卦。純然吉利。此可以見謙德之不可不尙也。又嘗有愼獨說示三弟。曰。余觀孔子之語顏淵以仁。蓋愼獨之要也。視聽言動。不可須臾去禮。

則冥冥之中。安可萠一毫輕慢之心。此非愼獨之第一義耶。人能敬君父於人之所見。而不能敬君父於人之所不見。其患必至獲罪於鬼神。而致辱於君父。故冥冥之中。不可無禮。不可不敬君父。不可不畏鬼神。斯之謂愼獨。愼獨豈非學者之第一義耶。先配前木氏。後配服部氏。男一人。即勇。女三人。長適朝比奈泰交。次適梅村清紀。次爲梅村清晴所養。適齋藤襄。皆前木氏所生。先考於三弟。友愛怡怡。有壎篪小集。既刊行。仲曰延昌。冒佐藤氏。叔曰延之。冒佐佐木氏。皆已亡。季曰延壽。天保中。別賜俸。爲弘道館訓導。今尙矍鑠。齡七十有五。自先

考捐館舍。已二十有五年。不肖勇已耳順。乃謹述先考平生大槩。以爲行狀。而此狀所未盡者。將別錄以示子孫。明治二十七年。先考忌辰前一日。拭淚書之。

戊辰秋。勇有故亡命。至庚午秋。潛入東京。覲先考於某所。且呈拙稿茲遊奇絕一卷。乞正。先考乃賜之跋。其文曰。茲遊奇絕者。某生（時勇潛居。故先考呼某生。有所諱也。）遊歷之詩也。某生去鄉。遊歷諸州。天下奇勝。悉在目前。取以名其詩。亦可。昔東坡以罪戻之餘。有此語。先儒固嘗議之矣。然此語雄壯。不失詩人之本色。故至今膾炙人口。今某生有罪乎否。吾不得而知也。然不幸去鄉。出

萬死而入一生。單身跋涉。看覽奇勝。以洩其不平。乃取東坡之詩。以自命。吾謂之不平之鳴。其果能膾炙人口乎否。非吾所知也。勇拜受之。感泣不禁。時藩情未平。乃又去遊加州。僅踰月。得母君報云。先考溘焉靡及。喪儀既了。汝幸自愛。嗚呼勇何人。而遭此大艱。以負罔極之恩矣。爾來竊以爲。曾祖瑤溪先生碑文。祖考雲龍先生所撰。雲龍先生墓表。先考撰之。至於先考碑文。勇雖不肖。自以爲吾責。然而淹滯至今者。有事係機密。雖既往不可輙言。且勇不文。難輙下筆也。今姑成行狀一篇。以寓僾慨之感。嗚呼哀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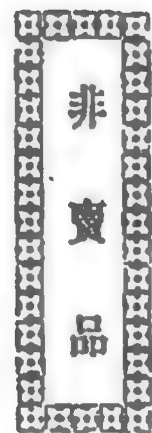
重野成齋云。青山氏三世碑志行狀。皆成于其子孫。除幕府儒員古賀氏外。世罕其匹。蓋父祖言動志意。唯子孫尤能知之。但累世能文。如青山氏者。不多有。假他人筆寫出。不免隔鞾搔痒。此篇點出春夢先生懿行軼事。朗如列眉。不止傳先生性行於不朽。亦可以補史傳之逸。

季父云。伯兄天資謹冲。其於文極精。壽等文字有不妥。乃問曰。古人有此句法乎。又無他語。郵送一文。請是正。伯兄付箋於欄外。一二問其出所。別有所意。乃曰。某作某可。未嘗塗抹原本。於吾文如此。如他人文。則一覽置諸坐右。無復他語。門人某生爲教官。會澤先生嘗出一文。示館僚。某生剽剟其文。付箋如蛸足。伯兄見之。顧壽犖歷。竊嘆生言不讓。猥議先輩文。其性度蓋如此。

又云。先人雲龍先生天資峭直。伯兄寛弘。是父而有此子。世固怪之。烈公亦以爲言。蓋伯兄性度似外家。乃先妣佐野氏。資性幽靜貞婉。吾幼也狂惷。然未嘗蒙訶責。若有過。力掩蔽回護。不使先考知之。其性如此。吾外叔佐野某。卽先妣弟也。數年前尚存。其在衆人

廣坐中。終日嘿嘿。殆如木偶。然扣之則答。固非愚者。故云伯兄性質似外家。固非可怪者。唯其學問則肖先人。其博大過之。猶如東涯於仁齋。東坡於老泉。伯兄冲退自守。要之伯兄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者。可爲趙魏老。不可爲滕薛大夫矣。

明治廿八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仝　年仝月十八日發行



[illegible]兼發行者　茨城縣士族　青山勇
東京市本郷區弓町壹丁目十八番地

印刷者　島連太郎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馬杉繫 編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

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
東京鉛排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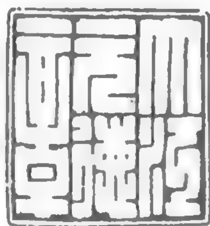
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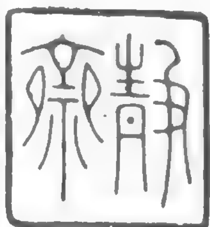




芳

丁亥初夏
毛利元德題





永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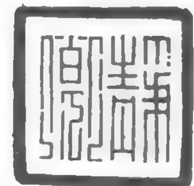
名教



真

貞亭





咏

丁亥秋日 通禧書





序

櫻老加藤翁。笠間世臣。好學文。嗜音樂。為人慷慨義烈。勤王之志。自幼至老。終始如一。嘗憤幕吏擅權。藩政日非。訴之宗藩。遂為幕吏所陷。廢黜閒居。時余訪之其十三山亭。翁欸接痛飲。快談聯後。吹笙達曉。月色皎然。山岳如煙。殆有世外之思。翁無婢僕兒子。孫幼。耋發自汲水。余乃助翁炊飯。亭舍蕭然。窓紙破。几塵積。翁不以為意。悠然自得。論當世之務。亹亹不倦。余乃賦十三山亭古詩一篇而去。爾後不相逢者二十餘年。明治中興後。余奉職於京都府。重訪翁

于二條堀川寓共話新ノ舊。
與喜交至飲而去後先還東
京歲時往來益詳其履
歷蓋翁初也盡力其藩維也
鞠躬王事ノ其間或奔走諸
國或遊事他藩百折ノ不屈竟
能達其素志矣翁歿之四年。
令子淳風氏携ノ馬杉氏所編

年譜来請余序書中舉翁事
實細大不遺與人躍如觀者誰
不感奮起慷慨義烈之氣沛鼻
翁之交如余者乎ノ嗚乎幽明道
隔欲与翁重舉杯話舊。不可復
得臨序黯然ノ沾襟。
明治二十年十二月　南摩綱紀





文久壬戌年始見櫻老加藤翁
時在京師三條山口藩邸聽一
諸[illegible]藩士來慷慨談國[illegible]
之務[illegible]
余因識[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數年後[illegible]至薩士[illegible]
藩父[illegible]相與翁為同年[illegible]
[illegible]之翁[illegible]因寄

二人[illegible]至薩之翁[illegible]
與翁同樓[illegible]初年[illegible]
未嘗[illegible]時往論之二翁乃
[illegible]寓之子詩[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二公
之風[illegible]明大[illegible]
名分之為務[illegible]先[illegible]論
[illegible]子年[illegible]為山口[illegible]

為之字鏡者乎之之義如
初見之附也宜年前後一葉七
了也表其新舊出隄之年號海
正宗以宇禁網滿江中興年
出之編之寫經之經國鍾乎
回東浪飛波出內而舊附本草京
治在讀曲気分之舊錄初之其
危而舊而書之昌住文如之年

之為書也如攢新文之也舊之之
年有意者斯以者十三年年特
為僧東僧了舊舍新文之年當
而諱風年侍生讀深膝宗十八
年曾一而年一而無之之乎錯出乎一
當讀嘆之本草之舊其字新文二
舊友讀久而營類情如見米初
舊之記年來新子也年之説舊

新撰字鏡也未書新文先舊之年
後舊之見後年手之舊書年
年讀也懐見往而覺律出沈之
簡之以宗作者之書以之比之來
書相飯分正寫述新以為序

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

丸山作楽





大槻 [illegible]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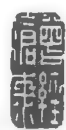
序　天地萬物皆偶然

慶應中予在京師聞東國有慷慨憂國之士曰加藤有隣不為俗論所容西抵長州游事毛利侯今来在京予想慕其風采欲見而不果明治中興久不聞其名清國公使何如璋之始至也聞加藤櫻先家先納交予與重野成齋及高以乞何氏至是知櫻老即有隣始定交屢過予與論文蒼顏野髮瀟瀟然儒雅之君子人也每聲愛孫酒後則合奏笙簧琴瑟娓娓說古樂之當興又深尊信孔子欲建廟崇祀誘羣子弟入其道游說四方募同志蓋動也歟皇室之式微憤夷之猖獗故激昂如彼今也王政興復外蕃就撫顧遂望足無復所憂故欲興禮樂以文太平也無奈時好在逐新君所主張不免為齊門之竽家後之願不行以致雖然清使朝鮮使皆聽君奏古樂歎美先聖王之遺音獨存日本以為君子國之稱果不虛君功亦多矣西京高杉君藝以君舊交為撰其年譜考核精審無一虛辭君长子伯陽將梓之問序於予因為題之

明治二十一年二月　海南藤野啓識




敘



余嘗閲水戸人士、崇文學、尚氣節、故慷慨好古之士、往々而出其間、豈非源氏彰考館之流風餘韻、有以致之者耶、庚辰春、余游東京、觀釋菜於昌平館、見儼然道貌而奏雅樂者、知爲櫻老加藤先生、須叟論交、懽然如故、其後屢相過從、商摧今古、並出所著衆教論略見示、余曰、教之岐出也久矣、儒之外、有老莊楊墨、後有釋氏耶蘇、然皆倚於一偏、而不得其正、至於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治、歷千古而不易者、其惟儒乎、先生首肯、故所論与余夙所持論相合、嗚呼、今歸道山已數年矣、世風文爲之一変、使今日尚在、其感慨更當何如也、茲喆嗣以先生年譜屬序、執筆書此、悵然久之云、

光緒戊子仲秋、浮查散人張滋昉拜序於海闊天空室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

友人　平安　馬杉繄選

繄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至矣哉、夫天文之與人文、猶陰陽寒暑不可偏廢也、古者、自　天智開周孔之道、風化大行、品物咸亨、庠序學校之於州郡、經史子集之於府庫、莫一不備具焉、故禮樂和正、士民淳厚、抑示　天祖天照　太祖神武之遺意也、然則以斯文諴天與人者、非聖人用賁之道也、櫻老加藤先生、夙講禮樂、至老益精、蓋欲興起　天祖　太祖之遺意而覺斯民也、作櫻老先生年譜、

文化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先生生於常陸水戸城東下市濱田邑宅、幼名日出吉、父曰佐藤政祥、實熊谷氏也、母佐藤氏、

先生本姓佐藤、其先稱大隅、世居常陸、仕佐竹氏、慶長七年佐竹氏徙封秋田、一族隨之、獨先生之祖某留守墳墓、降在民間者、凡八世二百餘年矣、及政祥君、始仕水戸藩、佐藤氏有孕、適見旭光赫灼滿室、生先生、因名云、

文化十四年、先生甫七歲、出養於外祖父加藤惣藏君、君諱信義、常陸笠間藩士也、

先生幼、而跌宕慓悍、常聚群兒、自稱將帥、分隊成軍、陳坐作之狀、或爲戰鬪之狀、動傷士大夫之子、父母憂之、相謂曰、此兒不凡、然在本藩、則或貽禍於父母、亦不可測、外祖父在笠間、笠間風俗柔、此兒習而化、則必得其宜、因遣焉、外祖父信義君曰、日出吉與豐太閤同名、不可不避、也改名稱日出太郎、

文政七年、先生始就學、師事於森田櫻園、信義君無子、是歲以先生爲義嗣、制名曰煕、字伯敬、時歲十三、

先生學劍術、亦以是歲爲始、

文政十一年正月、先生始仕、班中小姓、賜命專修儒術、兼藩學時習館都講、時年十八、

加藤氏之先、信濃人、稱有隣、初住京都、學伊藤固菴、游學近衛公、後游江戸、仕笠間侯、自是、子孫繼家學、世爲侯侍讀、以故、先生亦專修儒業、

天保元年、先生以館務妨文學、上表辭職、負笈游水戸、入於會澤伯民之門、時年二十、

先是先生擬武藏坊辨慶勸進帳作文、森田櫻園大歎美、傳播江戸諸儒、覽者皆奇之、以神童稱、

是歲九月、生母佐藤氏歿於江戸、

天保二年、先生主藤田東湖家、時年廿一、

先是、生父政祥君、徙居江戸小石川邸、生母佐藤氏從之、生三弟、至此先生聞其病篤、晝夜兼程赴省看護、然水藥不入口、歸石無驗、終經六日而逝焉、先生哀慟過禮、乃與父謀葬於本鄉三念寺、後請水戸史館總裁青山延光還墓表、先生既返笠間、得水戸藤田幽谷所著二連異稱於會澤伯民、而讀之、家居服喪如禮、

是歲、會澤伯民、以參與藩政、例不許他藩人寓宿、故先生主藤田東湖家、爲師友之交、猶師事于伯民請益如故、

天保七年、先生自春至夏、游學於下毛足利、

此行也、自足利至上毛一宮、探新田氏遺跡、終經日光、至會津仙台、游松島、轉途、過土浦、訪藤森弘菴、並東西數百里、獨步往還、乃著獨步紀行一卷、

天保八年九月、先生娶結解氏、是歲始開家塾授生徒、履屐常盈門、時年二十七、

○以上謝臨年譜、獨步紀行節取

贊曰、先生博接碩學名士、以求良師友、游跡殆遍國左、然後結婚開業、故其講道也精矣、與世之優游不斷起臥閨房管見發瀾自以爲至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昔者、仲尼自周還魯、學大進焉、宜哉、先生齡未至而立、生徒盈其門、然先生之志不止於此也矣、

天保九年正月、先生微行赴水戶、謁其老臣山野邊兵庫頭、議國事、既而游江戶、

是夏、先生入於林述齋之門、寓昌平校、與河田八之助結交、學按佐藤一齋、羽倉簡堂、學操槊於紅葉山伶官東儀山野井二氏、尋從清水赤城學兵法及砲術、就古賀洞菴[illegible]論語、與平田篤胤論議、議建設鹿島學校之事、

是歲十月、長男麟太郎生、後稱與太郎、又改名復、

先是、先生弟山崎顯慶、及次弟儀[illegible]敬、獨存季弟熊吉、是歲、先生歸藩、乃爲佐藤氏血胤將絕、謀欲使山崎、至是得男、先生喜躍甚、未幾又赴於江戶、

天保十年六月、先生從生父佐藤政祥君、始謁宗家佐藤源右門於江戶下谷秋田藩邸、尋還笠間、

源右門秋田藩老也、慶長中從佐竹氏、自常陸徙秋田、今既十世矣、是爲佐藤氏宗家、他日先生謀王政恢復、以勤王事、望遊於此云、

天保十一年九月、先生次男虎次郎生、後稱勇雄、又改名淳風、

天保十四年二月、先生三男鶴三郎生、閱十一年而夭、

弘化元年四月、先生重業議獲戾、屛居十日、

弘化二年五月、義父加藤惣藏君卒、因承其後、改通稱曰隣、時年三十五、

先是、笠間藩主、早世相續、先生憂之、上幼主輔導策、然藩論紛紜、勁至爪牙相啟、先生益憂之、是歲三月、與同士數人私赴江戶、將論執定於宗藩長岡侯、侯時爲幕府閣老、不肯受理、藩吏以主命、幽先生及同志三十餘人、

先生爲義父服喪加禮、哀動過、禮、葬於笠間[illegible]墨村[illegible]院先塋、既而除服、列馬廻班、

是歲十月、先生四男鳳吉生、後稱司馬、又改名直、

先是、水戶烈公、以幕命屛居也、先生特專唱其冤、作密遣水藩山國井坂等諸士、時水藩義士義民、万口一辭、唱雪冤之議者、亦甚多、先生與土浦藩士大久保要人、併戮力以訴幕之事、老、是歲十一月、幕府傳命、弛公之屛居、然未許關內外政事、先生聞之曰、此雖雪未全散也、當今之時、使公不關政事、何以得保國家、獻宜要、又遣書於茅根吉成及大久保等諸士、逐說紀州鎮子復、遂次過水戶、圖義士辨論太力、至嘉永元年、幕府起公關政事、先生喜、曰雪冤全散、使公再拜青天白

日、此天地神祇所冥助也、亦何有於我哉、水藩士民、舉喜先生策有驗云、是事也、先生與大久保要人實與而有力焉、

○以上水城稿節取

弘化三年二月、義母齋藤氏卒、

先生爲義母服喪如禮、是歲幕府小監察長田小太郎者、奉幕老內命、探水戶藩情、途次過笠間、訪先生、先生贈之以水戶景山公所告志者篇一卷、且告之曰、反覆之閱聽、心視之闡明、還遂說不足取信也、乃評論國事、小太郎領而去、

嘉永二年二月、先生上封事於幕老長岡侯、訴藩情、已而再上書曰、外寇覬覦、邊備不可緩、皆弗報、

自弘化三年夏、至是歲、先生謝病閉門、退居讀書、既三年矣、同志之志寄謝病退居者三十餘人、藩主下命使出而服務、先生乃曰、出處進退士之大事、志操之所存、君臣大義亦關焉、進而取容、枉道從衆、則有不可自忍爲者、退而得戾命也、念戾暴動、或至犯上、則其罪在我、且謂衆而進退、是要上也、同志之士、宜皆感奮會服務、我將獨退而成志焉、然藩老有

司皆不許、於是、先生與衆偕出而服務、凡五十餘日、復討病退居、益其志在自全道也已、

嘉永三年正月、先生五男春五郎生、既而殞、

嘉永四年九月、先生以藩命致仕、改通稱曰有隣、時年四十一、

自嘉永二年夏、至是月亦既踰二年、先生竊辭病退居、曾明余自七歲受父母命、離膝下、委外祖父母、冒其姓、仕他藩、然頻受貴戚寄願、自鑑猛鏡、以展轉勉勵、何圖幼主嗣立、而有司專權、藩情日非、方是時、外夷猖獗、窺覦四邊、天下生大變、必在近矣、余爲加藤家養嗣之日、堂有百餘歲之老曾祖妣、而先考妣、亦皆七八十歲、苟直道而遠驛、則貽禍於老輩、亦所不忍、故百所自屈、以至於今日、今既老輩皆逝焉、乃養生送死、人子之常耳、如兒子婚嫁、區々家事、未足以分意焉、今也、生父君老在江戶、余獲致仕、以徐營膝下、天幸莫大焉、慨然、是亦人子之常耳、若天下生大變、則以身殉焉、是余所期、彼安知吾志在天下、而所以堅臥不敢服務哉、至是藩下命曰、弘化二年以來、汝辭病家居、未幾有長岡侯之命、雖一旦出而服務、未幾復稱病廢務、乃以不病爲病、何亡狀之甚也、自今削仕籍、且幽閉不許出家門、先生承命自謂、如漢土則三諫而去可矣、我邦則不可然也、故遷延至於今日、今有此命、是所自期焉、因閉門塞窓、閉室默處、既過十日、再賜命曰、宜解幽閉、而終身不許踰藩境外出、

是歲十月、先生配結解氏歿、藩侯侍醫風所翁之季女也、

安政二年十月、先生請告得赴江戶、尋還笠間、

是月、動地大震、江戶尤甚、先生聞季弟常吉罹災、未審其狀、惕怛不能自已、乃欲赴江戶省老父、而身不許踰藩境、於是、哀訴百方、辭色殆動人、有司感其孝誠、特下命許出藩境、先生乃晨馳到江戶、老父君幸免災、而季弟劍瀕殊創、治術無効、遂卒、是時、外夷事情切迫、先生慨然獻策論於要路、則施大力、不報、先生慷慨長息、而歸藩、

安政三年二月、十三山書樓成、

樓在笠間郭南、遙望十三山、因名焉、時藩主牧野貞明君、嘗十三山書樓五大字賜之、先生自作十三山書樓記五篇、以表其旨意及景勝、且多徵友人詩文成卷、所謂十三山者、曰筑波、曰葦穗、曰吾國、曰難臺、曰柊、曰燕、曰鹿臨、曰佐白、曰加波、曰夏屋、曰比叡、曰南臺、曰餘波、是也、山脈連起於筑波、近收餘波、倚天拔地、岡巒嶺接、誇奇競雄、宛如列屛、如波濤洶湧於數十里間、而蜿蜒尾迤、起伏綿亘、東屬於游云、

贊曰、先生才學奇俊、非庸官俗吏所窺知也、故不與世相容、退而築書樓於笠間郭外南郊、靜觀優游、蓋亦足以卒歲焉、然才學之奇俊有所不可已、乃記之於文、乃賦之於詩、其所去就趨舍之微意、亦非庸官俗吏所窺知也、傳曰、君子費而隱、先生之意、其在於此歟、

是歲、先生著侯國小典、獻於笠間侯、

安政五年十月、先生赴江戶、時年四十八、

先是、先生聞與朝廷幕府生隙、紛紜塞於天下、慨然不能自止、然笠間藩吏、皆疑先生生事、不許出於境外、至是、始解外行之禁、先生乃曰、余病廢成禁錮十餘年矣、不能伸其足、外夷窺隙以來、蓄積之念不已、而徒切齒扼腕耳、今也雖得外行、然朝幕合一、天下匡濟之大機會已去矣、無復奈之何、雖然、君父之病難治、棄而不顧者、是不孝也、知不可爲而爲之、余既托命於上天、何問功之成否、因會諸舊藩故、開留別宴於十三山書樓、自賦詩曰、烈士須年氣益豪、離筵笑貴亂山高、盡傾辭去君休問、獨佩盡忠報國刀、且題曰、盡忠報國刀者、水戶老臣兵部頭山野邊君所手作、銘刻盡忠報國四字、以賜余、故末句及之、是時先生行李之所藏、畫像一幅、國行鍛刀一口、盡忠報國刀一口、五條合幅、樂律簫管考一卷、橫笛千秋丸一管、晉川人景盃一枚、孔子夾谷圖一幅、楠公兵書八卷、孝子袞求三卷、義人錄增補二卷、大學校全圖、大成殿圖各一葉而已、先生又謂曰、後人觀余所攜帶、可以觀其志也、余此行期必死焉、先赴水戶、而志不成、則游京師、京師尊攘之士所輻湊、且大坂有土浦侯而居焉、其臣大久保子信、余友也、子信與大原宰相公協同、俱唱尊攘、是可以俟歸也、遂發、第四子鳳吉從之、而第二子虎次郞及門生小池某等送到送川、此夜投宿土浦藩醫壯元順家、尋入江戶、自是博交志士、周旋國事、或游水戶、或還笠間、南北往來、殆五年矣、

萬延元年三月、生父政祥君、卒於江戸駒込水戸邸、

先是佐藤政祥君老而無嗣、先生深憂之、因以長子與太郎爲政祥嗣、與在駒込邸、政祥君齡已七十四、悠然如眠而卒、葬於本鄕三念寺、先生已喪義父母及生父母、哀慟皆竭禮、然自是決然奉盡國事、不肯顧身、○以上楠舲年譜節取

是歲十月、先生游筑波、

筑波山下多古城址、皆建武延元之際、勤王將士所築以拒兇賊云、先生有感、而周游探其遺跡、得十二、曰小田、曰大寶、曰關、曰伊佐、曰駒馬、曰眞壁、曰中郡、曰駒、曰志筑、曰笠間、曰西明寺、曰南截、乃製之圖、據諸誌而錄之考證、名曰常陸勤王十二城圖記、

○已以筑波周游日記節取、

文久二年、先生有東奧之行、時年五十二、

是歲、幕議決大將軍朝京師、公武合一之策、以越前侯爲政事總裁、以會津侯爲京都守護、先生聞之、竊以爲是國事振興之秋也、雖然會侯若有恃兵力、剛愎而振威焉後、則與西南諸大藩氣勢開、內訌必矣、余先往說會藩也、彼若不納、余說、同調會藩者莫如仙臺藩、余且往說會仙二藩、遂發、

是歲十一月、先生俄自東奧還、尋赴江戸、應藩命也、

笠間侯生父曰布施松齋、是時老於江戸藩邸、聞先生游東奧、以書召還、命爲特使、先生已欲往說會仙二藩、不果而坐還、會長州藩大夫周布政之助(後改麻田公輔)使同藩士大野修藏(本姓世良、)來在笠間、待先生歸、乃聞曰、長州世子、將朝京師、我聞志士勤王之士欲與先生俱從行、不知先生許之乎、於是先生賦和歌、示欲身勤王之意、傍觀之察先生志已決、爲約而還江戸、先是長州藩僧坂上忠介與先生善、屢問先生居、促其上途、至此先生與笠間曰、此行也、應我藩命、然其志在京師、蓋遠建大學興復古道以明尊王大典其機兆今日、是余三十餘年素志也、雖曰馬無用、亦其勢也、騎水戸藩士藤田小四郎及藤田某宇都宮藩士廣田彥太夫等來訪、因開留別宴、親戚門生會之、先生大呼曰、此行也、不生還矣、攜第四子鳳吉及門生芝沼某等而發、

○已上據當日記節取

是月、先生應長州侯聘、徙居長州藩邸、

先生已赴江戸、寓笠間藩邸、長州侯遣使請笠間侯曰、我藩欲聘貴藩儒士加藤有鄰爲文學敎授、願許之、笠間侯諾之、是日長州侯世子長門守元德君、延見先生及擊劍師齋藤篤信齋其子新太郎等、且賜宴、使邸吏山田某來島某等接伴、

○以上據當日記節取

文久三年正月、先生應長州侯命、發江戸赴京師、時年五十三、

先生到京師也、寓長州侯本營嵯峨天龍寺、兵士雜沓不可脫食、因轉寓東山粟田口、屢謁鷹司公三條公、上　王政復古策、或爲長州侯屬製奉擬建議草案、初先生入京師之日、白布約額、擇纓襟面闊步揚々、其意可以想也、其過三條橋之時、撫顧布揖纓襟、北向俯伏、遙拜禁闕、泣涕賦詩曰、春冷三條橋上霜、遠遊至此感慨長、今朝孤客泣還拜、誰識再生遠九郞、

○近光日記節取

繫曰、余追懷往時事態、我京師志士、首唱尊攘、或謀廢幕復古、然大率徼力、往々致顚、動陷奇禍、非藉四方志士精銳之力、未足以有爲也、先生遠生長於關左、而夙察天下生大變、百折不屈、千挫不撓、欲拋身勤于　王事、乃游事毛利氏、謁三條公、以佐京師志士之力、其志之達也、有所由來焉、先生深鑒京師、蓋宿昔素志也、嘗曰吾事不成、則橫骨原野、事若成、則爲京師千歲之士而已矣、其欣慕如此、余昔者邂逅先生於京師、其人雄偉魁梧、儼然武夫也、而其所語詩書禮樂、靄然文士也、余期其必有爲矣、嗚呼毛利氏之達尊王素志、三條公之輔翼　天業、先生果與焉、豈獨余曾京師志士之喜、抑亦天下萬姓之所景仰也、

是歲八月、先生拉第四子鳳吉、自京師西奔長州、

先生在京師、日草建議以上、長州侯頗採之、已而侯就國以嚴備防、其藩吏及兵士在京師者、俄被擯斥、悉歸國、先生猶留京師數日、然恐嫌疑百端、察奇禍不可免、潜去京師、是三條西季知三條實美澤宣嘉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錦小路賴德壬生基修七卿西走至周防、日議國事、謀攘夷、軍經正親町三條實愛卿、獻外寇防禦策、與長藩士藩諸士供周旋甚力、既往長門、又轉至周防、寓山口、歸寄於藩學明倫館、

元治元年七月、先生與長藩謁者木梨平之進、同使於藝州、

先生草上隣好策於長州侯、侯頗納之、先生又上書於三條公曰、攘夷主意未徹、脱京之罪未謝、默而猶歲月、未知其可也、盍有遺書於京師以表哀情、公納之、因作攘夷奏請及脱京諸罪二書、公手書之以托先生、先生至是、長州侯追先生而往隣好、先生乃奉三條公手書至藝州、托之藝州侯、侯呈之京師云、藝州侯待先生甚厚、先生客藝地三十日、周遊諸嚴島之神社、觀其寶器、尋還山口、

○以上西航日記嚴島日記節取

是歲八月、先生去周防山口、

九

是歲長州侯率兵入京、先生建議止之、不省、遂航海而東上、事果敗而途歸、且英佛軍艦連赤間關、藩使來謝防長士民之罪、諸藩老國司益田福原三氏謝罪、於是防長士民紛擾、各樹黨相鬨、皆背先生所建議、先生慨歎、因周游防長諸島及藝州、至明年夏云、

○以上游嶋日記節取

慶應元年七月、先生還山口、

客冬、三條西季知三條實美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壬生基修五卿、去周防徙筑前、先生聞之、慨歎不已、然防長紛亂稍定、因復講書於明倫館、

○以上歸鴻日記節取

慶應三年九月、先生卜宅於山口金古曾巻、開塾、號曰詠歸塾、

先生夙以尊王攘夷爲己任、屢獻策上議、然防長國勢一變、論頗俗煩、故素志不成、退教授子弟、傍兼明倫館編輯事務

○以上神巷日記節取

明治元年四月、先生發山口、東上再入京師、時年五十八、

客冬、朝議廢幕府、皇政復古、於是、三條西季知以下五卿自筑前還京師、天下一新、先生猶在山口、乃上書長州侯乞告歸曰、數年寄寓、恩眷不淺、欲背未遂謝、盡聞君侯及防長士衆之忠誠貫九天、皇政復古、天下改面目、不徒江老保餘喘、方遇千歲之一時、何啻蟄蟲三百歲、永留以酬恩、固其分也、雖然亦容忘三條公知遇非淺小、故欲一旦上京奉職於闕下、竭寸忠以答君侯及我藩主之舊恩、實強請容、長州侯允可之、賜白銀一百五十錠及寶刀一口、慰其積年文學敎授之勞、且賜第四子司馬白銀五十錠、遣長門名產海鼠一筥、防州紙一萬葉、及謝恩書於笠間侯、遣歸先生、先生於是携歸、配弘中氏及司馬等、東上詣京師、

○以上從京日記節取

是歲六月、先生拜軍務官御用掛、

是月、第四子加藤司馬拜軍務官筆生、赴任越後軍營、是時第二子加藤浮風奉藩務、來在京師、先生久闊邂逅、往來歡飲、且携拜謁公卿諸郎、

是歲十月、朝議廢軍務官、先生罷職、

十

先生以爲、余在軍官末班一百餘日、其間所建議、亦有寸効焉、然蒙久我五條兩卿之知遇、且櫻井軍務判官慰余曰、朝廷固無廢先生建議之理、但亦將盡力周旋、是所以余期他日也、先生又以爲、孔孟之書未曾立於天子之朝矣、而奚後家儒遭厄被讒黜者、指不遑屈也、後世朱文公之學之才之儀、兩立於朝廷僅三日、乃被黜、余以不肖在官一百餘日、豈不多乎、

○以上軍官日記節取

明治二年正月、先生拜漢學所御用掛、

先生在軍官日、屢論興陸兵制、且上大小學設立之議、於是乎有是命、

是歲四月、先生卜築於二條堀川東、徙居焉、

是月、鷹司前右大臣兼大學管理、廣幡前内大臣豊岡前大藏卿爲大學管理副官、先生喜出望外、自賀學業興隆、上書促大學設立之期、

是歲六月、笠間侯賜裝刀一口及俸祿十人口於先生、賞其功

勞、

侯賜手書曰、觀聽毛利家譜、使往而從事其纂輯、爾後竭力、功勞不尠矣、今奉職朝廷、是不獨其身之令譽、亦吾藩之榮事也、因解相州廣案所假刀以贈、聊謝平生之勞云、〇已上堀川日記節取

是歲九月、朝議廢皇漢學所、先生罷職、十二月、先生更拜京都大學准中博士、

明治三年八月、朝議廢京都大學、先生罷職、

先生猶留京師、管理笠間藩務、是歲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先生游大和、拜畝火山陵春日神廟、自是、遍探京洛諸名勝、從游讌集、〇以上堀川日記大學日記節取

繫曰、先生蹤跡既及東西數百里、其間詩文詠歌著書之多、固追逐古賢、建議獻策及子弟教育之功、亦不讓前哲也、可謂勤矣、而其卜宅於京師堀川、亦有以也、其宅有樓、四顧開豁、北窓近仰　禁闕、南窓遠望雄德金剛諸峯、東則天台如意諸山巍峨、西則鞍馬愛宕嵐山香峯遥透、前古盛衰之蹟、歷々可指而語也、先生誠慕京師、乃卜此宅、將以終身、豈其偶然乎哉、雖然、明治維新之始、國事倥偬、晨令暮改、停其職、斥其人、廢置未定、先生際其變、而老益矍鑠、有堅忍不可拔之氣象、是其平素所養、使然也已、

明治四年三月、先生發京師赴東京、廢通稱有隣、更以名熙、別號櫻老、時年六十一

是春先生開華甲壽宴於京師、自祝曰、徒瓦耳、過留月日能徵來天、六十年安事理、老仁氣累歲、六十餘、一年免只留老

乃身故、又餘子耳加達累、初叢編、又曰三人男子及三孫、六十一番宴自設、多祖從來因有免、珠璽、咲祝瓦全存、一咲自開萬壽術、此翁三子又三孫、鶴龜松竹設相祝、誰報邦家百世恩、先生任京師已四年、然家志不遂、留門生守其家、遂赴東京、寓於濱町笠間藩邸、〇東京上日記節取

明治五年五月、先生拜教部省九等出任、六月轉任安房神社少宮司兼大講義

是歲十月、先生始赴任地、竭力社務教導、且蒐房總民物便宜、起東京任復開就職、木更津縣令柴原和氏頗採之、六年八月、湊川神社宮司折田年秀等、創建楠祠於東京兩國矢之倉街、先生偶在東京、竭力助其事、自是或赴任地、或寓楠祠境內、

明治七年二月、先生轉湊川神社權宮司、以病未赴任、五月轉加茂別雷神社少宮司、兼大講義如故、六月、赴任京師、再住於二條堀川宅、

是歲九月、乞官暇、游近江、縱觀琵琶湖諸勝、十月、以社務來東京、寓于神田於玉池、

明治八年二月、先生上表辭加茂別雷神社少宮司、專任大講義、是月轉教部省十等出任、

先生自是復住東京、

明治九年二月、先生任教部省中錄、

先生第四子加藤直舒奉職廣島縣、是歲四月、遽歿於任所、年[illegible]三十二、

明治十年一月、朝議廢教部省、先生罷職、時年六十七、

是歲、先生始著集教論略、表孔孟導民之大旨、爾後累編及七十餘卷、先是、先生屢獻著書於宮內省、至是獻集教論略、是冬、優旨賞其篤志、賜紫絹一匹、〇載官日記節取

明治十一年五月、先生繼配弘中氏卒、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先生創建大同學會於東京礫川上富坂街、

先生自製三光大同說曰、三光者何、日月星是也、人道與三光同其明、乃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所以稱之三光大同敎也、在　皇國則曰神典、在漢土則曰聖典、聖典之訓、傳一百王、神典之訓、傳諸百世、帝王所相承、聖賢所相傳、和漢一致、其道一也、其義一也、其敎一也、施諸實際、以成政敎合一之大業、以答敬聖文明之隆化、是所以吾與衆協同戮力創學會也、先建神宮一字、崇祀天照大神八幡大神天滿大神、次設聖廟一字、以釋菜孔夫子、稱曰學神社、並所以合神聖大道爲名敎大本也、

○以上大同學會基礎大同敎調三光學綱領等節取

明治十三年十月、學神社營造成、先生時年七十、

○先生著昭武考、此日奏大昭大武樂、以祭學神、

○礫川日記節取

明治十四年七月、先生開古稀壽筵於兩國萬八樓、時年七十一、

先生自記曰、十餘年前華甲筵、偶在西京會群賢、十餘年後七秩筵、更在東京祝瓦全、看水看山身尙健、談文談武雅興偉、一家聊有琴棋具、三逕剩見松菊娛、先愛曾是百錦集、後許奈無一事宜、風樹徒悟老萊誤、桑梓空書阿仙、自笑直約汪洞況、猶期盧鶴于九天、此日內外諸名家、賦文詩歌及壽爲賓辞者、殆數百人、而伶人奏樂、請客張筵、防王治本擇延俱極情歡焉、

○古稀賓宴錄節取

明治十五年一月、改稱所創建學神社、曰礫川神社、

先生自謂、聽樂不可廢、孔聖不可不祀也、乃上書於三條公及參議佐々木山田兩顯氏、是冬、毛利公爲先生老偶無公二、賞與金若干圓、以賞其擧、明年冬三條公亦傳內旨賜內帑金貳百圓、先是、先生建大同學校之校舍、至是第二子深風、以恩賜金爲資本、改造校舍、先生諾之、自是、經營鳩建自督工、日以爲樂、○以上礫川日記節取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先生卒於東京湯島新花町佐藤復家、時年七十四、葬東京谷中村共葬地、

先生已踰七秩、鶴髮盡々、身猶如壯夫、能步道途、未曾屈其志、嚴門徂徠之門、言聽樂不可不祀孔聖、其篤於斯道、非當今人士所能及也、先是、礫川神社已成、大同學會亦已舉行、先生徙居礫川上富坂、數年矣、是歲十月、稱微恙、而談學事、益國事、一日不衰、雖然老健不可特、長子佐藤復愛之、請迎於自宅、日夜卒殁、躬殫不怠、第二子加藤淳風奉職在琉島縣、聞之蒙程來侍、壽先生旣彌留、或睡或起坐、其訓誡後昆眞非圖家之論、詩樂之談焉、屬纊前一夕、起坐把筆、書如鐵石者殆成矣、一笑抛筆、其言益本於經石嚴々民具爾瞻之語也、至明日、奄然如眠、而逝矣、先生所曾著、稱古經典、稱古賢典、一騎天文、萬國、修身、國体、既憲、御莊子、孟子拙讀、管氏牧民、詳記、樂調國說、三體詩諺解、學術論、大小學建議、管氏要語、寄宜物語、孝子緣求、候國小典、孫子證斷、泣血苦言、十三山音樓集、詠物百首、樓川詩略、夕顏物語、家祭小矩、老氏指掌、應聘小品、代劉爵言、蕃兵私考、私塾數事、五傑三士傳、阿片始末考、與增補邪敎原始、衆敎盆略、天學開鍵、楠公兵書增補、文藝典實、言志稿、建言稿、昭武考、今樣樂譜、學問々答、已上五十部、二百四十五卷、或刻播諸世、或藏諸家、其他有雜錄年譜、日記、游記等四十餘卷、

贊曰、憂災論議者無賞、而焦頭爛額者誇其功、古今之通弊也、先生夙憂國事、建議百端、東奔西走、至老不渝、其間屢際危難、殆無寧日矣、然不肯求賞、又不伐功、以全吾道垂敎後昆、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先生之謂也歟、

明治十九年十月、關稿於東京不忍池上雲外草廬、此日陰雨慘悽、襟袖皆濕、

跋



余嘗作擬泰西人上書文世之儒者或以余為助異端者譁而攻之然其實敬仰孔子始終不變且深願孔子之道行於上等社會為治平大本也櫻老加藤翁以耆儒名海内乃嘗下交屢枉弊廬蓋知余之衷情亦善察時勢者歟夫仲尼不為已甚者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字古人有訓擊若余善其說孔子之道浩々如天豈如區々自畫者比哉嗚乎翁逝矣誰可與語此者今讀翁年譜不覺涕泗之横流也翁子淳風請余跋言遂書以還之

明治二十一年一月

元老院議官中村正直





今茲己丑之春余以公事在東京一日笠間加藤淳風齋一小冊而来謂曰此僕之先人櫻老之年譜係馬杉繋着者也而先人與君之先君子文詩唱酬交誼最深然而壽夭有命前後相踵而逝不得見先君子三十餘年墓木既拱矣感愴何堪焉抑水戸者先人桑梓之地今欲得先君子之文以為此編之榮而不可望故推斯心所以請於君也余受而閲之則先生畢生之志業詳悉不遺淋漓溢於紙表其報國盡忠之誠終始如一雖身在於外乃心王室至誠慷慨使後人観感興起者不一而足何其盛也固知不待余輩之言辞而傳於後也雖然余亦嘗辱忘年之交者豈可以不敢辞乎哉遂書以為之跋

明治二十二年夏至之日

水戸　藤田健撰





哀子　佐藤復
哀孫　加藤淳風
　　　加藤正生
門人　小堤多氣松
　　　武石信徵
　　　三村邦功
　　　石岡吾老
　　　高野子俊
同校

十五

明治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印刷
明治二十四年四月五十五出版
（非賣品）
編輯人　馬杉繫
東京下谷區花園町四番地
發行人　加藤正生
小石川上富阪町十四番地
印刷人　松本秋齋
本鄕區湯島一丁目十三番地

	正	誤
一葉表七行	抑示°	抑亦°誤
四葉表十行	其宛°	其冤°誤
同裏七行	所告°志°著°	所著°告°志°倒植
同十五行	念°	忿°誤
六葉裏七行	釋°去	辭°去誤
同十五行	軸°	輻°誤
同十八行	送°川	逆°川誤
九葉表五行	軍艦°	軍監°誤
同裏十二行	曾卷°	曾巷°誤
同裏十四行	論°頗°俗°	俗°論°頗°倒植
十二葉表十行	紫°原	柴°原誤
十三葉裏六行	事宜°	事宣°誤
同七行	直鈞°	直鈎°誤
十四葉表七行	不可特°	不可特°誤

門人編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

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
東京鉛排本影印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

門人輯

天保元年庚寅十二月九日黎明。先生生于備中窪屋郡中島村。

先生名毅。字遠叔。小字廣次郎。後稱貞一郎。號桐南。更中洲。源姓。三島氏。其先出于新羅三郎義光。義光三世孫長淸。稱小笠原二郎。叙從四位下。任信濃守。數傳至宗親。稱三村。任備中守。永正中。從信濃狹江移備中成羽。子家親任紀伊守。歷屬大內尼子毛利三氏。永祿三年。滅庄隆資據松山城。九年。伐宇喜多直家。次于美作與善寺。爲賊所狙擊死。長子元親稱修理進。承家。次曰實親。稱孫次郎。實爲先生遠祖。爲鬼身城主上田近江守家資所養。配以其孫女。遂冒上田氏。十二年。從毛利元就。與大友氏戰于赤間關。有功。既而兄元親與毛利氏有隙。天正三年正月廿三日。毛利氏將宍戶隆家福原貞俊來攻鬼身。實親拒戰不利。廿九日自及。城遂陷。實親一子據窪屋郡中島村上河原砦者。稱澳傳次郎吉親。遂隱于農。吉親無子。養備前兒島郡黑石村三島行範子。配以女。是爲九郎左衛門勝利。因冒三島氏。子孫世襲不改。勝利五世孫爲十郎右衛門吉光。爲里正。吉光四世孫

爲九郎右衞門吉長。讓家於弟十郎右衞門。分產別居。至子九郎右衞門吉次。大興家產。攝里正。是爲先生高祖。曾祖曰傳右衞門諱正直。祖曰傳太郎諱正武。爲里正。祖妣同族女。父曰壽太郎諱正昱。試里正。未爲眞而歿。母小野氏。同國淺口郡大谷村大里正小野光右衞門以正女。父祖並好學。受業于丸川松隱。先生兄妹各一。兄舒太郎諱繩正。承宗家。襲里正職。妹嫁備前兒島郡藤戶村日笠榮顯。先生別成家。

二年辛卯。先生年二歲。

三年壬辰。先生年三歲。

四年癸巳。先生年四歲。

五年甲午。先生年五歲。

六年乙未。先生年六歲。

七年丙申。先生年七歲。

十二月。父正昱以里正見習。代祖父正武督租米。祗役于江戶。

八年丁酉。先生年八歲。

二月十日。父正昱病歿于江戶。年三十三。佛諡曰純孝院觀空淨阿居士。葬于淺草須賀街華德院。建原墓于中島。母氏追慕不措。又能教導先生兄弟。慈而嚴。恒夙起。手爲授衣理髮。促就師傅讀書學字。且戒曰。汝莫以無父而後人子。先生奉教惟愼。且深體母氏追慕之情。手記小冊子曰。成人後必奉母謁父墓。

九年戊戌。先生年九歲。

十年己亥。先生年十歲。

不喜紙鳶竹馬之戲。常嗜繪事。忘寢食。鄉人請畫紙鳶旗幟者甚多。又尊敬神佛。朝夕焚香誦經。禱以藝術揚名於天下。人以爲異。

十一年庚子。先生年十一歲。

就隣鄉西阿知村丸川龍達。受四子五經句讀。初父正昱與山田方谷俱學于丸川松隱。而以父老歸輔理家事。方谷遂遊學江戶。擧松山藩士。正昱常憾己不卒業。故母氏日夕奬先生以繼其遺志。

十二年辛丑。先生年十二歲。

十三年壬寅。先生年十三歲。

十四年癸卯。先生年十四歲。

八月。徃松山入山田方谷塾。苦學得疾。九月歸養。方谷名球。爲人英邁有智略。識論多出人意表。藩主板倉侯勝靜任用。釐革藩政。有名于一時。後勝靜爲幕府老中。方谷輔佐之。功績極多。其學奉餘姚良知說。以經濟爲主。又邃禪理。先生學術實淵源于此。

弘化元年甲辰。先生年十五歲。

疾愈。春再遊學松山。○是歲歸省。遊玉島圓通寺。寺有假山。倚巉巖築之。近鄕所罕觀。作記示方谷。方谷激賞。先生自此銳意於文章。

二年乙巳。先生年十六歲。

在松山。○請方谷撰名字。名曰毅。字曰遠叔。

三年丙午。先生年十七歲。

在松山。

四年丁未。先生年十八歲。

在松山。○四月從方谷遊美作津山。寓本源寺數旬。

嘉永元年戊申。先生年十九歲。

在松山。○學術大進。舉爲塾長。聞隣邑有才子善讀書屬文。就訪。卽毫江川田剛也。自此源源來往交懽。終生不渝。

二年己酉。先生年二十歲。

兄繩正督租米祗役于江戶。命先生歸鄉守家。○八月。遊讚岐。拜金毘羅廟。

三年庚戌。先生年二十一歲。

三遊學松山。時方谷缺掌藩政。多不在家。先生代授徒。○是歲稱貞一郎。

四年辛亥。先生年二十二歲。

在松山。

五年壬子。先生年二十三歲。

三月。去松山遊伊勢津藩。師事齋藤拙堂。是時藩主藤堂氏勵精圖治。尤用心學政。文庫舊有二酉之名。又多購淸儒著書。藏書之富冠列藩。故先生遊於此。與緖川北長頤字有孚號梅山。與先生善。爲卜寓其隣。借覽藩庫諸書。汎獵博涉。大長識見。後常語人曰。余之學。半成于津藩。○九月。遊山田。謁大廟。

六年癸丑。先生年二十四歲。

在津藩。○二月。遊伊賀上野。觀大和月瀨梅。遂探南都笠置諸勝而還。著探梅日記。

安政元年甲寅。先生年二十五歲。

在津藩。○時米艦來神奈川。飛報旁午。人心洶洶。先生憂之。正月。如江戶。探邊事。竊觀米使應接。時幕府造一大板屋於橫濱薪葭之間。延米使。置衞兵于四面。先生乃簑笠厠役丁窺之。則所嘗識吉田寅次郎先在。相目。不接言而別。三月還津藩。著探邊日錄。世人傳寫。頗行于時。

二年乙卯。先生年二十六歲。

在津藩。○正月二日。清國漂船至志摩鳥羽。土人訛傳賊船至。藩兵蒼黃出城。先生有感。作屯兵策。

三年丙辰。先生年二十七歲。

三月。辭津藩歸鄉。先生在津凡五年。日夕涉獵。隨讀隨筆。所著十五種。曰時務輯說二卷。禹貢圖一卷。三天圖一卷。尙書今古文系表一卷。漢書百官志圖一卷。明

史職官志圖四卷。溫史通論一卷。明史名臣及宰相品第各一卷。古今人文集十七卷。涉獵日記十卷。權輿雜錄三卷。問津稿二卷。及探梅日記探逸日錄各一卷此行經京攝。淹留一月。在京主家里松嶹家。在攝主安藤秋里家。歷訪池內陶所家長韜巷奥野小山藤澤東畡等諸儒。小山書問津稿後云。逈篇雄麗。才氣溢筆端。僕嘗評少年文豪云。高松有片山冲堂。福山有濱野以寧。今又添一句云。備中有三島遠叔。○五月。奉母氏遊讃岐。拜金毘羅廟而歸。○是歲。家居讀書。書齋在古桐樹南。因號桐南精舍。

四年丁巳。先生年二十八歲。

六月六日。友人松山儒官進鴻溪奉君命。且齋方谷書。來勸仕。先生不即奉命。謀之母兄宗族。反覆熟思。凡一月。遂作書答鴻溪。其略曰。僕有四請。見允則奉命。一曰。筮仕後遊學五年。二曰。歸藩後有時出驅。三曰。四十歲前除儒職外不任他官。四曰。講經不必奉朱注。鴻溪復命。盡允之。乃奉命。受學資三口糧。○九月。歷遊播磨諸藩。寓京師。偕家里松嶹巽遜齋等。具舟泝嵐峽。抵丹波龜山。宿奥平小太郎家。唱和終夕。又訪川田甕江於近江大溝寓居。傳方谷意。勸其來仕松山。遂相携

七

遊竹生島。〇十月。出京訪津藩舊師友。遂之江戸。寓藩邸。歷訪安積艮齋安井息軒塩谷宕陰藤森弘菴諸儒請益。

五年戊午。先生年二十九歳。

四月。執贄祭酒林復齋門。入昌平黌受業佐藤一齋及艮齋等諸儒。江戸水本成美會津高橋彰廣澤安任佐賀長森敬斐伊豫藤野正啓仙臺岡千仞富山岡田信之肥後槇原知定龍野股野琢加賀野口之布大村松林漸長門高杉晋作等一時在寮。

六年己未。先生年三十歳。

三月。辭昌平黌歸鄉。〇五月。遊備後福山訪濱野以寧。遂共俱訪森田節齋於藤江僑居。〇六月廿四日。應召赴松山。新賜祿五十石。班大小性。任有終館會頭。因寓城外智導寺。〇十二月。娶三宅氏岡田藩士叢亭女。

萬延元年庚申。先生年三十一歳。

四月。再遊江戸。寓昌平黌。選爲詩文掛。

文久元年辛酉。先生年三十二歳。

時藩侯再爲寺社奉行。在江戶。先生上書論學政。侯命歸藩革之。乃陞吟味格。晉有終館學頭。許平常服肩衣。肩衣朝衣也。四月。歸松山。寓進鴻溪家。○六月。賜宅一區於小高下。新構家移居焉。號虎口溪舍。蓋以小高下與虎口溪邦音相近。且溪亦似虎口也。諸生從遊者多。因新築塾。名曰南舍。

二年壬戌。先生年三十三歲。

是歲西國逋逃嘯聚京師。出入搢紳諸家。唱尊王攘夷說。剌殺議論異己者。名曰天誅。世因稱之天誅黨。遂要朝廷。勅幕府促攘夷。海內洶洶。時藩侯爲閣老。密命先生。託漫遊。探西國情狀。十月中旬發松山。歷遊藝備防長諸藩。十一月。歷豐前筑前肥前諸藩達長崎。與淸人林雲逵筆談成冊。題曰瓊浦筆談。十二月。經筑後肥後諸藩。踰米良山。達日向淸武。

三年癸亥。先生年三十四歲。

在淸武迎歲。遂歷遊日向豐後諸藩。再抵馬關。傭舟達備後。二月初旬歸松山。此遊與西國諸儒應酬。或題詠山川名勝。詩積成冊。名曰觀風餘稿。○是月十四日。夫人三宅氏誕女。分娩後衰弱成病。遂以二十七日歿。享年二十有四。葬城東賴

九

久寺後山。佛謚曰幽闌院貞節婉淑大姉。○三月七日。女殤。葬亡母墓側。○是月。先生兼軍艦掛。蓋昨冬藩購洋製軍艦。故有此命。○四月朔。聰君召入京師。蓋是歳二月。大將軍奉勅入朝。藩侯以閣老從在京師。勸大將軍。奉勅令諸藩鎖港攘夷。而江戸留守諸吏。陽奉令而實沮之。於是朝廷及諸藩唱攘夷者。促之益切。而所謂天誅黨者。跋扈更甚。或有乘此時圖滅幕府復王政者。物議騷然。藩侯甚憂之。故召先生等參謀帷幄。及聽接諸藩周旋方。當時諸藩臣奉君命遊都下議時務者曰周旋方。以其周旋於列藩之間也。先生乃往來論議。百方欲行侯志。而大將軍少弱。幕吏恬熙。侯一人之力不可救之。先生因與同志謀勸辭職。侯可之。而忠愛之情。不忍潔一身棄弱君於危難之間。隱忍在職。此時天誅黨欲暗刺先生。不得機幸免。○六月。大將軍海路還江戸。侯從焉。先生乃陸路馳驛。四晝夜達江戸。則侯既在。督促諸吏。遵奉勅旨。議論不協。上表辭職。閑居不出凡二月。大將軍及諸吏懇諭不已。至八月始出。而其志不行如故。先生無復望於天下。厭聞時事。欲請暇歸藩。偶轉吟味役。行度支事。乃上書辭之。蓋以筮仕時有四十前不任他官之請也。侯乃召見燕室。親諭曰。今也世事多難。不如前時。縱使天下不如意。宮

國强兵以盡藩屛之任是爲急務汝姑屈志安吾心先生乃奉命○九月命歸藩將發侯手賜九巴徽章舊朝服及金若干盖賞其積勞也○十一月娶美作勝山藩喜多村前後女○是月以度支事至大坂十二月歸

元治元年甲子先生年三十五歲

四月先生巡視鑛長山鐵爐山在備北實村係幕府所管今玆村民乞本藩鐵官資採鑛故有此行○七月兼學頭及隣好掛使岡山藩修隣好遂巡視備中海岸七村七村係幕府管轄至是命本藩防禦之故有此行○九月使福山藩修隣好謁藩侯而歸○十一月西海南海山陽山陰四道諸侯奉幕命征長門藩主毛利氏藩侯爲山陽道先鋒以是月三日發松山先生以小荷駄奉行兼陣場奉行從軍時藩侯既去閣老職八月歸藩閲兵至是而發十日達廣島分兵屯于佛刹十二先生督芻粟在某寺總督尾張前大納言令諸軍以十八日攻岩國城十三日先生巡視藝防境界預布陣營以待藩兵十四日長門藩主父子屛居謝罪於是總督令諸軍緩攻期先生乃歸廣島既而總督使長門藩毀山口新城出七卿因令四道撤兵實十二月二十八日也

慶應元年乙丑。先生年三十六歲。

正月元日。在廣島。侯賜紅鯛魚。二月侯歸藩。留先生理後事。先生以十三日發。二十日歸。○四月中旬。祗役于大坂。五月中旬歸。○閏五月。京都守護職會津藩主。所司代桑名藩主。并奉後見職一橋公旨。寄書勸侯再出執閣務。侯乃使先生奉復書入京。謁兩藩主。謝非才不能救時艱。兩藩主懇諭不已。終固辭遂侯志而歸。侯嘉之。賜金若干。○九月。使福山藩。○十月。侯奉幕命入京。先生以道中納戸從焉。十五日發松山。二十日達京。翌日侯再拜閣老。時幕府再興征長之兵。大將軍駐牙於大坂城。會諸外國使來促踐開港約。遂勅許開橫濱長崎箱館三港。而兵庫港則未許。而大將軍年尚少。閣職乏人。眞爲德川氏危急之秋。故有此命。侯謂時艱如此。而以非才自逸。豈臣子之分乎哉。乃復職。而朝幕議論矛盾。諸政不如侯意。先生乃獻言曰。開港既經勅許。公及臣僚又何言。唯處長事。則今爲好機會。宜討則當速進伐。如疾雷不暇掩耳。宜宥則當速寬宥。如雷雨一霽無迹。若夫優柔不斷。則將至不可復奈何。侯嘉納之。而幕議因循。言遂不行。先生因不復言天下事。會得藩報。曰同僚某罹疾。遂辭京邸歸藩。時十二月上旬也。

二年丙寅。先生年三十七歲。

四月九日。長門逋賊百許人。航海而來。襲倉鋪縣廨。燒之而去。時縣令櫻井某從幕軍在藝。留守諸吏及術兵狼狽遁匿。先生姪時正在術兵中。獨力防戰死之。十日。賊屯井山寶福寺。遂闚侵松山。藩出兵守封疆。賊知有備。十二日。轉襲淺尾藩。取而據之。十三日。松山藩進兵。備前藩兵來會。因相約以十四日朝合圍屠之。賊知力不敵。侵曉南走。我兵覺之追蹤。不及而歸。此時先生在廨舍掌運糧。不歸家者數日。○五月朔。弔亡姪時正墓於中島。○是月下旬。奉藩命使勝山津山諸藩。○六月中旬。使岡山。蓋四月淺尾之役。我兵與備前兵生隙。五月。備前藩主使近臣某來解之。先生特奉藩命答之。益修隣好。藩主將延見先生。會小恙。使老臣日置帶刀代延見先生於後園。有美酒豐膳之饗。○是月。兼武備掛。○下旬。以度支事入京謁侯。七月下旬。歸。○晦。藩兵出守西疆。先生在內掌運糧。以幕府征長之軍失利。有長軍乘勝東上之勢也。會大將軍薨。朝廷因勅休戰。於是藩亦徹守兵。時閣老留大阪者藩侯一人。遂定策。奉一橋公承德川氏後。時本藩諸老臣竊議曰。近年征長之舉。幕府亦不爲無失。何則在去年十月勅許開港以後唱攘夷者。

是明遂勅命也。而以前則攘夷天子所命。幕府因循不能循奉。而長則專主張之。憤志之不行。遂動兵輦下。雖粗暴之罪難遁。而其主張攘夷。則宜行賞典之不暇。乃遺其賞而行其罰。長固不心服。而征討諸藩亦不慊於中。以不慊之兵伐不心服之敵。宜其趦趄失機。連戰不奏効也。雖然既往不可復咎。今也橋公入繼幕統。公實水府景山公子。而近代攘夷之說。公實首唱之。橋公宜奉遺旨主張攘夷。而開港既係勅許。時固不可。但景山公以下至長父子。唱攘夷者。盡行賞典。然後正長藩暴舉之罪。彼惡不奉命。賞罰公平如此。而長猶强梁不服。天人共怒。以天人共怒之師伐之。蕩平之功如指諸掌。遂使先生密白此議於藩侯。二十日發松山。跳驛二日而達大阪。侯嘉之。而幕議既有所決。藩議不行而歸。○十一月中旬。以度支事祗役于大阪。時一橋公已拜大將軍在京。藩侯亦從焉。先生遂入京謁見。賜雙鴨。十二月中旬歸藩。

三年丁卯。先生年三十八歲。

三月。賜賞金若干。蓋去秋風雨。年穀不登。四隣諸藩窮民嘯聚。或乞減租。或毀富豪之家。掠奪貨財。物情洶洶。從冬至春未止。松山則先是或開官庫。或諭富豪賑

十四

濟。封內安靜。先生與有力焉。故有此賞。○是月。使岡田藩。○六月十五日。赴山田村菲先寺點睛法會。蓋本寺安先生遠祖鬼身城主上田公神牌。歷年既久。牌殆毀。因與同族謀。醵金造新牌。更捨金若干。供永世香火資。故設此法會。○七月中旬。幕吏杉浦龍八郎過松山。贈先生以物若干。蓋今春倉鋪縣令闕。屬吏攝縣政。會哲多郡幕邑民訴村吏贓。村吏先賂屬吏。反捕邑民。一郡騷然。時龍八郎來監縣政。使人就先生探事情。問鎭撫之策。遂黜罰村吏。一郡帖然。故有此贈。○九月廿九日。陞奉行格。兼洋學總裁。時侯參酌洋制。釐革文武諸政。故使先生兼此職。先生遂建議。道奉孔孟。技採西洋。允可。○十月。大將軍當職殆一年。欲處征長後事。開兵庫港。而朝廷諸藩論議紛紜不一。遂謂方今政出朝幕二途。故有此弊。乃請反政權於朝廷。勅許之。於是藩侯使密使歸藩問重臣。以德川氏善後之策。先生亦與焉。先生嚮已屢論幕政。而一不行。非可復贅言。遂謝無策。○十二月。使岡山。益修隣好。是月管度支諸務。賜職祿十石。○先是。先生喜淸儒考證精確。遂奉漢儒古注。厭宋明道學。及躬歷世途艱險。疑古學無益于事。質二學得失於方谷。方谷沈吟。徐對曰。道學哉。道學哉。於是豁然有悟。遂復奉道學。折衷朱王二氏。務

就公平。而專主實用。

明治元年戊辰。先生年三十九歲。

正月十五日。岡山藩奉勅。與近隣數藩兵來問罪。先生從老臣大石如雲。迎之美袋村。謝罪乞降。十八日。王師入城。鎭撫封內。藩士屏居于城外。蓋客冬十二月。前將軍退在大阪。所率會桑二藩兵。與京軍構隙。戰端將開。事聞于藩。藩士憂之。使某等急赴阪諫侯。侯允可。而衆論固結不可解。至本月三日。兩兵接鋒於伏見。東兵大敗。前將軍航海還江戶。侯亦從焉。故有此問罪之師。侯既達江戶。寄使命藩士恭順待罪。亦與藩論暗合。○三月。王師問罪於關東。前將軍恭順謝罪。時藩侯與世子屏居於日光山。王師又臨之。則謝罪軍門。幽於宇都宮藩。既而幕府亡命之徒襲宇都宮。侯爲亂兵所擁去。流寓於奥羽諸藩之間。不知所在。事聞於藩。藩士微行探其蹤迹者不少。而道路梗塞。多不能達。○八月。藩士迎公族勝弼於江戶而歸。令先生傅之。○是月十五日。男生。名曰桂。字天香。側室赤木氏出。夫人養爲子。○九月。奥羽諸藩盡歸順。殘賊遁蝦夷。侯又爲其所擁去。而世子則遁匿於駿河。事至歲尾始聞於藩。藩議使兩三輩微行。那外艦航蝦夷。

二年己巳。先生年四十歲。

二月。世子自首於東京。幽於宇都宮藩邸。○二十九日。夫人喜多村氏擧次女。名梅子。○是月。徵行蝦夷者始達。而賊兵嚴守不能拔矣。至四月。侯始脫賊中。乘外艦而歸。自首於東京。幽於安中藩邸。○八月。有朝裁。侯及世子。終身禁錮於安中邸。使勝弼承先祀。○九月。鎭撫使撤兵而去。藩士始歸仕城中。○十月。勝弼始朝東京。謝恩朝廷。乃叙從五位。任高梁藩知事。削先封五分之三。更管轄二萬石之地。賜廩米二千石。高梁。松山更稱也。○十二月。先生上書乞致仕。其略曰。臣蒙先君之知遇。始列仕籍。歷任顯官。寵恩至大。而非社稷舊臣。戊辰之難。宜挺身奔君所致微節。而任大責重。不暇致區區一身之節。且無社稷則不可救君。君不救而潔一身之節。臣無爲也。是以隱忍屈節。與舊臣共百方哀訴。爲社稷謀。而數年間鞠躬盡瘁。不能一日安寢食。今也有朝裁。社稷建而先君亦宥矣。臣所以報大恩萬一。於是乎成矣。雖然先君父子猶受禁錮之苦。而臣豈不可依然居顯要。願賜骸骨。歸草廬。終微節。則幸甚。謹俟進止。

三年庚午。先生年四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藩知事允先生請。令幼子桂襲祿。因賞先生曰。汝筮仕以來。屢建議
國家急務。干格不行。果有戊辰之難。汝挺身當難。參謀密事。或艸哀訴狀。或應接
鎮撫使。或掌四方文書應酬。或百方拮据金穀。以內救屏居諸士之窮餓。外資給
徵行多士。以救君命。二年間鞠躬盡瘁之勞。不可縷述。今日建社稷救君命之功。
職是由。故分家祿二口糧以賞之。廿一日。更賜中刀一口、小把刀金笄各一。曰汝
任度支以來。軍國多難。費用不貲。而未嘗告乏。今日猶有餘贏。以備國家不虞。其
功不少。而我家不幸削祿。不能優褒。聊賜此以報勞耳。於是先生改姓曰上田。稱
中洲。○二月晦。知事囑先生以家令。給廩米十五苞。○三月廿二日。中牌。女梅子
殤。○四月。知事將擢大參事兼公議人。使一藩諸士射選。先生中選。固辭不就。
○五月。新塾落成。時四方來學者數十人。舊塾塡溢。故有此築。名曰北舍。○閏十
月廿八日酉牌。夫人喜多村氏病沒。年二十八。

四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二歲。

正月廿三日。娶妹尾氏。美作市瀬村里正與太郎妹。名澤子。年三十一。○晦。次男
生。名廣。字子胖。亦側室赤木氏出。夫人養爲子。○二月。又新築塾。名曰西舍。時諸

生凡六十人。係三備因播作泉讃豐九國之人。〇三月。朝廷命舊藩侯父子。從安中邸移居其邸。蓋寬典也。〇七月。朝廷廢藩置縣。令諸藩知事解職移東京。先生乃辭家令。〇九月十日。親母氏病於中島。百方醫治無効。以二十四日酉牌歿。年六十三。佛諡秀貞勤恵大姉。葬于本村實際寺。二十八日。歸家居喪。〇十月。朝廷特恩。免舊藩侯世子禁錮。〇十二月。先生辭賞典祿。

五年壬申。先生年四十二歲。

二月。舊藩侯特免禁錮。〇三月二十一日。夫人妹尾氏舉第三女。名曰藤乃。〇七月二十日。朝廷徵先生。先生謂舊老公父子幽囚。余不忍獨居顯榮。是以致仕分憂。而今也兩公蒙恩赦。宜應徵爲兩公報天恩。因謀之方谷及親戚朋友。皆以爲然。遂以八月中旬東上。先生留別同志詩云。一掃隱憂心始開。鶴書恰見下柴關。重恩好代舊君報。休笑山人再出山。既入都。寓湯島板倉邸。九月十三日。拜司法省七等出仕。掌我判所聽訟之事。蓋舊友玉乃世履鶴田皓等所薦。當時不知之。後年始聞知云。先生既出仕。復本氏三島。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改掌東京裁判所聽訟之事。〇是月中旬。家屬來京。

六年癸酉。先生年四十四歲。
是歲始行大陽曆。一月五日。張賀宴於紫宸殿。先生亦陪班。賜天杯。○三月三十一日。任司法權少判事。○四月十日。省命赴任於足柄裁判所。未發。五月四日。更爲新治裁判所長。十三日。擧家上程。十四日。抵土浦。寓于塚本氏。○六月二十五日。敍正七位。○七月。始賜百官避暑之休。八月二十五日。先生携長子桂。泛舟於霞浦。拜香取祠。下刀根川。抵銚子港。遊覽三日。復泝刀根川。拜息栖鹿島兩祠。捨舟遊磯濱。謁大洗祠。抵水戶。滯留三日。歷觀弘文館偕樂園諸勝。九月二日。歸土浦寓。○十一月十一日。携家登筑波山。
七年甲戌。先生年四十五歲。
在土浦。○五月六日。訪萬里小路藤房卿遺迹於藤澤村。北畠親房卿遺迹於小田村。後皆有建碑者。並囑先生撰文。○八月。携家遊日光山。謁東照大猷二廟。觀中禪寺湖華嚴瀑諸勝。坐温泉。以二十八日上程。九月十日歸寓。
八年乙亥。先生年四十六歲。
四月二日。省命掌東京裁判所聽訟之事。乃歸京。先生在新治凡二年。常陸自古

稱健訟。且方幕末騷亂王政新施之際。訟獄不決者。案牘滯積。囹圄塡溢。先生乃晝聽訟獄。夜閲案牘。期雪寃戮姦。廢眠食而決之。至一日斬兇魁八人。凡一年。而訟庭稍閑。每暇日探傍近古跡名勝。屬詩文。積成卷。曰霞浦游藻。○五月四日。任七等判事。十日。進六等判事。○六月。購壹番街四十六番邸。十一日移住焉。○是月。賜

天皇

皇后寫眞像。○九月二十日。陞從六位。○十月。兼掌民事課。艸訴訟規則。○是歲先生移貫籍於東京。○先生歸京後。與舊友中村敬宇。重野成齋。川田甕江。鷲津毅堂。阪谷朗廬等結文社。互相評隲。而川北梅山。南摩羽峯。居最近。故每詩文成。必使二子先評之。

九年丙子。先生年四十七歲。

二月十日。轉掌大審院民事課。○廿七日。朝廷特選判事七員。聽流船衝突訟。先生亦與焉。

十年丁丑。先生年四十八歲。

六月廿八日。廢大審院判事。先生亦罷。〇八月九日。携家歸展中島先塋。訪親戚。遂弔山田方谷墓於西方村。方谷以本年六月廿七日病歿。〇九月十三日歸京。〇十一月。買高梁舊宅。蓋以先生以東京爲終焉地也。〇是月。修史館一等修撰長松幹來勸先生出仕。撰討薩實錄。先生固辭不就。〇十二月。新築塾於邸內庭有二松樹。因名曰二松學舍。先生旣罷官閑居。四方書生問業者陸續來集。殆五十人。故有此土木。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四十九歲。

二月。東京師範學校長秋山恒太郎來。請先生授徒餘暇教授其校生徒。先生諾之。〇四月。借、同街城井氏邸容書生。書生殆一百人。後名之曰第二外塾。〇是月。養大石如雲長女嫁杉本重遠。〇六月。又賃同街四十四番邸容書生。名曰第一外塾。書生殆二百人。〇八月。奉舊藩老侯命。撰山田方谷碑銘。〇十一月。僦富士見街豐原氏邸容書生。名曰第三外塾。合四塾書生。凡二百五十人。〇十二月二十日午前五時。夫人妹尾氏舉第三男。名曰復字一陽。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五十歲。

一月二日。入朝賀正。拜天顏。後以爲例。〇二月。東京大學綜理加藤弘之來請先生敎授其漢學部生徒。先生諾之。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五十一歲。

一月。又新築塾于四十四番邸。名曰柳塾。廢第二外塾。〇二月。購四十五番邸移居焉。名曰寒流石上一株松舍。稱舊邸四十六番邸曰本塾。置講堂。又寓諸生。〇七月廿八日。携長子桂。遊浴于上野伊香保温泉。八月廿五日。歸。著溫泉餘事。〇九月。新築塾二字于四十四番邸。廢第三外塾。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五十二歲。

五月五日。先生兄繩正携妹來東京。遂留宿。先生日導兄妹。歷觀都下名勝。〇六月四日。購地十五步于下谷天王寺側。與兄妹共遷淺草誹德院先考墓于此。蓋以院内湫隘也。〇十五日。購富士見街三十三番邸。寓諸生。名曰梅塾。合三邸畜生殆三百人。〇廿九日。兄妹歸國。〇八月十一日。任東京大學敎授。〇卅一日。大學射選。列諮詢會員。〇九月廿四日。陞正六位。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五十三歲。
四月。使長子桂從學進祥山于橡木縣。○八月。携桂廣二子及女滕乃。浴于伊香保温泉。凡二旬而歸。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五十四歲。
二月十六日。陞叙從五位。○三月七日。命長子桂遊學備中興讓館。○八月十日。遊上總鹿野山。遂歷覽岩船村奇岩、八幡岬、大東岬諸勝。遊千葉。十七日歸京。著小園南錄。○是月。養神崎貞三郎第二女。嫁小野靜雄。
十七年甲申。先生年五十五歲。
八月四日。門人齋藤良一奉先生及次子廣。觀横須賀造船場。遂歷遊浦賀金澤。浴富岡海潮。六日歸。著三日文詩。○是夏。作銷夏漫言數十首示諸生。今摘二首。曰。千秋不易是彝倫。文物典章追世新。吾要公平折衷學。斟今酌古適經綸。曰。要識聖賢經世心。讀書泥古是書淫。周時宜講周時禮。孔子生今亦學今。可以窺其學識一斑。○九月二日。長子桂自備中歸。
十八年乙酉。先生年五十六歲。

二月。長子桂應東京大學古典科漢書課試。及第。入學。○四月三日。先是桂欲游學海外。退大學。是日發橫濱。赴米國桑港。○七月五日。午後二時。女勝乃患盲腸炎兼腹膜炎。殞。用神式葬谷中先兆。私諡曰藤乃稚郎姬命。○八月四日。東京師範學校教授囑託。罷。○十一月十五日。中東京學士會院。射選列會員。

十九年丙戌。先生年五十七歲。

三月廿五日。蒙非職命。○是日。南總市原郡今富村千葉禎太郎。迎先生遊其鄉。乃携次子廣徃。宿其梅花村莊。又觀町田桃林。賦詠數日而歸。著南總應酬詩錄。○八月二日。應下野佐野須永元及諸門人招。遊其鄉。訪傍近金山。行道山。唐澤山。磯山諸勝。觀足利學校。遂遊日光山而歸。實十九日也。著印須日錄。○十月十日。講義利合一論于學士會院。

二十年丁亥。先生年五十八歲。

二月十三日。講會人所聚曰道解于學士會院。○四月廿二日。應甲斐都留郡人招。赴谷村文墨會。宿西凉寺。廿九日歸。著南峽詩錄。○七月一日。有故罷長子桂戶主。先生再爲戶主。○十五日。應甲府人招。赴文墨會。遂遊巨摩溪。登身延山。下

富士川、踰函嶺、歷觀七湯、浴塔澤溫泉而歸、實三十一日也、著北峽詩錄、○十二月廿八日、携廣復二子、遊浴熱海溫泉、○先生罷官閑居、嗜讀釋典、作詩數十首、今摘二首、曰、儒論現有老論無、釋氏兼無有與無、至竟皆歸勸善術、區區三道本來無、曰、比較異同與理生、由來學問貴公平、老莊儒佛兼洋教、後聖誰能集大成、可以見其學之不偏於一、

二十一年戊子、先生年五十九歲、

一月十九日、歸自熱海、○三月七日、任檢事、叙奏任官三等、直大審院、專修正新選民法、○八月、司法省傳命、避暑於熱海、修正民法、二日、携廣復二子往熱海、暇浴海潮或溫泉、九月一日、發熱海遊榆島、二日歸京、○先是文部省革學制、專尙洋學、都下講儒術者、皆撤帷、其巋然獨存者、有二松學舍耳、時先生雖在官、每日早起講書、未曾一日廢課、是以書生日進、自始開塾及此、殆乎三千人、○十二月廿九日、乞休、浴池上溫泉、

二十二年己丑、先生年六十歲、

一月六日、從池上歸、○紀元節、陪憲法發布式、○二月、淸國書生張文成唐家楨

馮國勳來學。至明年七月歸國。〇八月六日。携季子復。遊覽橫須賀鎌倉。遂浴熱海海潮。廿八日。遊覽韮山蛭島。浴修善寺溫泉。三十日。觀佐野瀑。夜歸京。〇九月。養大石如雲第六女。十月。嫁大城戶宗重。宗重加賀人。〇十一月廿九日。賜憲法發布紀念章。

二十三年庚寅。先生年六十一歲。

四月。養山田方谷孫女。嫁熊田鐵次郎。鐵次郎舊高梁藩人。〇五月。養妹尾武太郎妹信子。即夫人女姪也。〇八月十七日。嫁養女信子兒島獻吉郎。獻吉郎備前人。〇十月十二日。講古禮即今法說于學士會院。先生久爲判事聽訟獄。又修正民法。在漢學者中頗解法律。故有此說。〇十六日。轉判事職掌如故。〇廿二日。受休職命。以民法成也。更受法律委員會囑。修正民法理由書。先生從是自號風流判事。作詩曰。致仕依然帶吏名。千秋竊比巨源榮。風流判事自吾始。審花問月終一生。〇十一月二日。門人設先生華甲賀宴於淺草鷗遊館。會者凡二百人。編壽言一卷。先生自壽詩云。六十年來何所爲。世途經盡幾嶔巇。遶階流水迂而直。出屋長松老益奇。學不泥時聊自樂。仕唯爲祿豈嫌卑。斯文猶喜未全墜。弟子三千

誤喚師。能識其平生矣。○三日。東宮賜千歳菊一部。蓋以昨冬獻立太子賀詩也。

二十四年辛卯。先生年六十二歳。

春。先生患腸。半月而愈。是歳始畜頤鬚。○七月四日。長子桂自米國歸。其在米國凡七年。歴遊桑港密斯岸小中學校。終入華盛頓法律大學。卒業。爲法律學士。○九月。嫁養女辰子於柳井貴三。貴三舊高梁藩人。○十一月十五日。爲桂娶大隈重信養女。實武富氏。

二十五年壬辰。先生年六十三歳。

一月。新婦大隈氏琴瑟不諧。大歸。○十五日。講勤王在勤民論于學士會院。○五月八日。講孔子自釋仁說于學士會院。○七月。爲長子桂娶小永井小舟女。十二月。有故大歸。○九月。受國學院囑。從敎。○十月。携季子復遊大磯及小田原。著遊湘小稿。

二十六年癸巳。先生年六十四歳。

七月。携成復二子歸備中。展先塋及山田方谷墓。訪兄妹諸親故。遂遊讃岐。九月

歸京。著歸展日誌。○十二月十日。講性說于學士會院。

二十七年甲午。先生年六十五歲。

七月十八日。携季子復遊越後。三十日。從門人數輩航佐渡。翌日。抵相川觀槪鑛山。偶患腦溢血。八月八日。還越後赤倉浴温泉。疾殆愈。九月九日。歸京。著赤倉二十勝記。擬陸遊誌。○十二月廿六日。擧家產分與三子。先生有詩曰。吾少耽斯文。不事家人產。學也祿在中。釋褐入擢選。又辱鶴書徵。尸素負榮顯。老餘下董帷。束脩函丈滿。性唯慣寒素。衣食纔豐贍。餘皆過三萬。懷玉罪難免。一朝分三兒。遺言苦勸勉。不伎又不求。守此戒暴殄。濟貧復故吾。灑然心如滌。猶有養老俸。天恩澤不淺。不飢且不寒。優遊保餘喘。此一詩可以知平生淸儉矣。

二十八年乙未、先生年六十六歲。

五月。養神崎貞三郎第三女。配久保雅友。雅友攝津人。先生至此有七養女。皆得佳壻。自喜賦詩曰。養得螟蛉幾麗姝。視爲眞子愛何殊。更添玉潤七良壻。不恨掌中亡一珠。結句謂曾失愛女也。客歲又爲亡友栖原知定子孫藏假父。娶高島嘉右衛門養女。今歲擧兒。先生往訪。賦詩云。夫妻侍坐勸杯酒。更喜嬌兒珠在手。誰

識恩情假作眞。七良壻又一良婦。先生厚於親戚故舊。可以類推矣。平生推轂人才。亦不下百許人。往往有顯達者。○十月。帝國大學囑托講師。

二十九年丙申。先生年六十七歲。

一月一日。携季子復遊大磯。六日歸。著避寒小草。○三月二日。宮內省命東宮御用掛。準勅任。辭大學講師。先生作詩告山田方谷靈曰。經綸道載在遺書。萬物衆容似太虛。泉下有靈應感泣。傳君學術獻　皇儲。九日。赴沼津。宿靜浦保養館。十日。始謁　東宮于桃鄉御用邸。賜午餐。午後發沼津。抵國府津。下滊車。遊小田原。觀小峰梅林。一宿而歸。○四月十四日。往沼津寓保養館。每朝侍講於東宮。廿五日。扈從歸京。賜金若干慰勞。後以爲例。○六月十六日。任東宮侍講。叙勅任二等。賜三級俸。○是月。

天皇

皇后及　東宮。各賜夏衣一領及金若干。○七月十日。陞正五位。○廿八日。扈從東宮。避暑于日光山。○八月廿六日。賜休沐于鹽原溫泉。九月十七日歸京。○十一月。　東宮賜少尉舊軍服及衛章舊衣裳。○十二月。

天皇
皇后及　東宮各賜冬衣及金若干。每年冬夏例賜之。○廿四日。　東宮避寒沼津。先生扈從。

三十年丁酉。先生年六十八歲。

一月八日。　東宮行開講式於沼津行宮。講畢。賜酒饌。每年以爲例。○三月廿二日。扈從歸京。此行著沼津十六勝記。○六月十三日。講孔子非守舊家辯于學士會院。○廿六日。叙勳四等。賜瑞寶章。○七月下旬。乞休避暑伊香保溫泉。八月下旬。歸京。○是月。撰舊藩主板倉松叟碑文。松叟勝靜號也。○八月三十一日。當東宮第十八回誕辰。時　東宮在葉山。往賀。賜酒饌及物。留侍旬日而歸。○十一月。　東宮賜久保田米僊畫幅。○是歲。板倉本支兩家囑顧問。先生明治四年雖辭家介職。參與板倉氏本支家政如故。至此與名耳。

三十一年戊戌。先生年六十九歲。

一月二日。侍講　東宮于葉山。○四月。侍講于沼津。五月十二日。扈從歸京。○是月。撰川田甕江碑文。○六月。先生爲鼻祖上田公撰碑文。建之備中山田村寨側。

〇七月十九日。扈從于沼津。八月八日歸京。此行。乞暇詣大宮淺間神社。歷探彷近名勝。著嶽麓吟草。〇八月十四日。兒島信子病歿。火化。葬骨於三島氏谷中先兆。〇九月八日。往侍　東宮於沼津。廿八日歸。〇十月十日。　東宮拜西京先陵。先生送到大磯驛而歸。〇是月。中洲文稿第一集開彫。自序曰。七十年來。七轉遷。未嘗干仕。儘隨緣。黃泉若起老泉問。許我平生不夭天。是余述懷近作也。余齡近古稀。門人勸刻文稿。乃釋此詩。自序履歷曰。余以天保紀元生畎畝。幼好學。從方谷山田先生于松山。拙堂齋藤先生于津。又游昌平黌。歲三十。始應板倉侯聘。任松山藩校督學。是一轉遷也。既而自度支副官進度支。專經理財政。是二轉遷也。時侯任幕老。會內外多難。獲罪朝廷。失封土。余與同志鞠躬盡瘁。立新主再興之。而老侯猶禁錮。不忍恬然居官。致仕授徒。新主囑以家令。兼侍讀。是三轉遷也。居三年。老侯免禁錮。余亦徵爲司法判事。時歲四十三。是四轉遷也。明治十年。革制罷官。創建二松學舍。與生徒講學。未幾拜大學敎授。是爲五轉遷。既而任大審院檢事。尋爲判事。專修正新撰民法。是爲六轉遷。民法成。休職凡六年。老病頻犯。無復意仕途。不意昨拜東宮侍講。禁闈之任。不忍背恩。力疾就職至今。是爲七轉遷。

嗚呼余非才淺學叨仕于藩于朝無尺寸効不免尸素之譏是洵可愧矣然耿耿自信之厚未嘗干仕待薦應命隨緣轉遷幸免褻天之譏是則竊所自喜也因歷敍梗概於稿首以諗讀者○十一月十一日東宮歸京賜土宜數種

三十二年己亥先生年七十

一月七日

天皇

皇后出御　鳳凰殿開講筵先生進講周易泰卦賜酒饌及物退而著講義錄又有詩云泰平過處要艱貞恰命儒臣講易經無限恩榮忘不得芻蕘微諷達天聽○八日往侍　東宮于沼津○三月九日請子爵板倉勝達第三男勝輝爲假子更爲備前野崎武吉郎次女壻○十三日先生兄綱正病歿先生遣次男廣會葬自居喪於旅館　東宮賜美饌慰問先生感謝獻詩云客裏居喪獨斷魂何思懇問拜慈恩老吾老以及人老即是平生啓沃言二十日宮內省命除服出仕○二十七日文部省授文學博士學位○四月一日扈　東宮移葉山館于長蛇園○二十一日扈從歸京○五月獻中洲文稿於

天皇
皇后　皇太子。○　東宮賜寫眞像。○六月十八日。門人開先生古稀壽筵于上
野公園梅川樓。

明治卅二年六月十四日印刷
同　年九月十八日發行

非賣品

編輯兼發行人　山田準
東京牛込區原町三丁目八十番地

印刷人　平島曠
東京日本橋區上槙町十六番地

木畑道夫　著

津田永忠君年譜

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岡山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
岡山鉛排本影印

津田永忠君年譜引

寛永九年。我　芳烈公自因伯移封此土。擇賢擧能。鋭意圖治當此時也。挾才學翼賛政務者彬々輩出。藩廷不乏其人矣。而其最冠者爲熊澤先生津田君。先生抱不世出之才。應明君諮詢。立要路獻替可否。良弼之名一時藉々海內。惜哉其參政纔十有餘年而掛冠焉。踵而起者爲津田君。々生岐嶷。幼被　公拔擢。後受　綱政公任用。委身政廷裨補藩治者五十年。是以我備之盛擧偉事。往々出於二子畫策。其益國澤民今猶受其餘蔭焉。蓋　公之明眼善鑒識二子。二子亦賴　公之信任展其驥足。可謂明良之遇千載罕比矣。熊澤先生既有事蹟考行狀等書。其偉勳盛業著于世。而津田君之事蹟以其家深秘之世鮮知者。或至有混淆二子事歷者。余太憾之。頃日承　舊君之旨撿閲古史。涉獵之際。遺事係君之動作者輙揭其槩。纂以年紀編成一書。欲使視者窺虎豹之一斑。若夫性行之美事蹟之詳。及學術言議等。行狀中悉之。今不復贅焉。明治十有五年六月　芳烈公二百年祭前一日

東備舊臣木畑道夫撰

津田永忠君年譜

津田氏系係平氏。資盛之子親眞。爲織田津田二家鼻祖。其十
五代出羽守信勝始稱津田。其子左京亮政景生于尾張國。初
仕織田右府。後並仕我　信輝公。　公薨。　輝政公嗣。慶長五
年　公出征上杉氏。留夫人及諸公子于大阪邸。使左京護之。
會石田三成作亂。左京百方保護幸得免。　公賜腰刀賞其功。
晩年退老號友心。元和四年沒。其第二子曰久右衛門。其子曰
又左衛門。後稱內藏助。承乃祖後祿仕忠雄卿。輝政公二男後轉仕
加藤嘉明。先是友心長男彌次右衛門政長仕　輝政公于參
州吉田。別受祿六百石。慶長十二年沒于播州姬路。男左源太
貞永襲後。歷仕公家四世累被任用。爲人謹勤終身無過失。延
寶四年告老。使長男八左衛門永守襲祿。貞永天和三年沒。齡

〇一

八十八。配下方覺兵衛女。先沒。後娶土州藩士安藤傳左衛門
長重女。生永忠君。初名又六。後改八大夫。又重二郞。及考沒襲
其稱。永忠其諱也。今略敍其事歷如左

寬永十七年庚辰
君某月某日生于備前國岡山

承應二年癸巳
君歲十四。二月十五日始謁我　公。左少將光政公賜本俵每苞容米五斗三
拾苞四口。列兒小性。其月從　公之江戶。八月進側兒小性

仝　三年甲午
君歲十五。五月先于　公反備前

明曆元年乙未
君歲十六。四月扈駕之江戶

仝　二年丙申
君歲十七。五月扈駕反備前

仝　三年丁酉
君歲十八。九月扈駕之江戶。是歲熊澤助右衛門讓家祿于八
之丞公第三子中稱主稅後爲支封改丹波守輝錄初名政倫君。退隱蕃山改稱蕃山了介

萬治元年戊戌
君歲十九。九月扈駕反備前

仝　二年己亥
君歲二十。三月扈駕之江戶。四月爲兒小性橫目。兼掌典籍藥
餌等之事

仝　三年庚子
君歲二十一。六月扈駕反備前。十月更賜祿百五十石。其月加

〇二

元服

寬文元年辛丑
君歲二十二。八月扈駕之江戶

仝　二年壬寅
君歲二十三。七月扈駕反備前。八月補步士頭。加祿百石。付銃
手步士二十人于部下。出入公所如兒小性之時。賜居邸于內
山下

仝　三年癸卯
君歲二十四。三月扈駕之江戶。六月　公詣晃山以假橫目扈
駕

仝　四年甲辰
君歲二十五。五月扈駕反備前。九月補大橫目。加祿五拾石。更

付徒橫目三人步士二十人于部下。始列評定所。十一月承旨
聽邑久郡朝日寺村人之訟。以其葛藤紛紜曲直難判。請副他
吏員。不允。十二月斷定。　公召君與執政賞其明斷

仝　五年乙巳

君歲二十六。二月巡按國中諸山相　先公遷葬地。蓋以參
議公　武州公等墳墓在京師而寺院罹災也

仝　六年丙午

君歲二十七。十月　公設學校于城內。（松平政種君曹郎。君本藩支封右近大夫輝興君男。嘗來寓備前）教文學武技于諸士子弟。使君兼掌學務。其月居猶
于和氣郡木谷脇谷諸山。定　先公遷葬地于和意谷。十二月
先公遺骸到自京。與池田政倫君往迎之片上。假藏于八木
山

仝　七年丁未

君歲二十八。正月奉旨督　先公遷葬之事。二月廢舊量更用
京量。受命董之。其月收　先公遺骸于和意谷。築埋建碑之事
一擔當之。三月有疾。　公遣中江彌三郎（藤樹男。來仕于　公）問之。尋痊。
其月　公更委托和意谷塋域于君

仝　八年戊申

君歲二十九。正月之江戶。四月反備前。其月各郡設習字處。（備前十有九。備中二）授讀書作字算數等事業于村民子弟。以墾田收穫充
其費。使君綜理之。六月免大橫目。總括府學鄉學和意谷塋域
及諸記錄等之事。更屬先鋒銃卒二十人于部下。列評定席如
故。此日　公面命君及泉八右衛門（仲愛）曰。我有過失。汝等直諫
勿憚焉。老臣及諸有司失誤。亦痛董正之。九月以和意谷經營
事竣受酒饌及白金之賜

仝　九年己酉

君歲三十。學徒增盛。以庠舍狹小不可容也。有府學新建之擧。
（收西中山下四乘院舊地及家士邸宅十七區。合爲一區）正月起工。七月落成（其[illegible]城[illegible]于東西。廣于南北。東爲百十二間半。西爲百間。南爲六十一間半。北爲四十五間半。南北設二外門。設番署掌鎖鑰。南門內栽松數十株。壁泮池。架石橋。以通于校門。々庭左右塾。々北架長廊。設以方塘。通于東西兩階。經階躋堂。是爲講堂。東西十一間。南北九間。堂北設中室。東西六間。南北三間。爲祀先聖之處。室北爲食堂。南北六間。東西與講堂齊。面中室。左右架廊。以通于二堂。々之東西隔庭設會。々前栽各種草木。以名會。菊蘭操橘梧桃六會居于東。是爲文會。松竹柳槐杉五會居于西。是爲賦會。堂會設區廨彼此相通。學房五宇。在東舍之後。客舍付焉。調馬埒在西。稱德亭館馳軒在共側。役庭校北。射圃在南。射舍付焉。設皆學齋宅三區。一在南門內東側。二在北門內。左右面文庫倉庫東舍廬廚浴室之類。棋點其間。無一不備。此其結構大略也）其二
十五日延蕃山了介於播州行開校式。是歲付祿二千石于學
校。命君移居校內。八月召向江戶。承旨編輯承應甲午水害以
後諸記及藩士家譜等

仝　十年庚戌

君歲三十一。四月　公歸國。以假橫目居猶。先是和氣郡友延
村墾田成。　公使君摸擬古制開井田于茲。五月　公使君設
學校于和氣郡木谷村。君起土木假設黌舍。以其山水淸閑宜
讀書講學。稟議名曰閑谷。及　世子襲封。更改造其堂宇。至元
祿十四年全成（自岡山遵官道東行七里餘。到伊里中村。左折又行一里。達于黌。其間有木谷村。有閑谷新田。民屋棋置。一徑北向。樹竹陰森。有石門。自是以往。兩山對峙。澗道紆餘。既而望黌。々四面繞以石壁。周圍四百餘間。南開四門。東爲校門。次爲公門。次爲飲室門。最西爲校廚門。校門內宏敞。不種栽一木。倚山有祠。左曰大聖殿。爲聖廟。右曰芳烈祠。祀烈公。岱祠東石壁外有一冢。側椿山茶。蓋瘞公胎[illegible]處。大厦面于公門者。爲講堂。々南有子屋。爲烈公臨學偃息處。堂西有齋蓼齋。飲室付焉。飲室門當其前。室西有文庫。々西有防火池。々以西有官舍敝宇。敝損屋迫等居焉。其他學房客舍倉庖浴室庵府等布區。共間通往來于校府門。四面峩崎廻環。春花秋[illegible][illegible]豎鳥所之外。無復來觸耳目者。閑谷之稱。與爲不盡矣）

仝　十一年辛亥

君歲三十二。正月創工井田。不幾而成。（九井共九町七畝。每一井長百間三尺。廣三拾間。廛合三畝貳拾五步）稱之上井。收租擬古法。貞享元年再起工下井。至元祿初年全成。（九井共九町三反拾八步。每一井壹町三畝拾貳步。廛舍准上井）十月葬備後守（諱恒元。公弟。播州宍粟郡主）君于和意谷執其役。藩庫有付本多氏室人（公長女。歸和州郡山城主下野守本多忠平）湯沐銀千貫目。年逐付五拾貫目爲定約。君建議借之。換米若干。倣朱文公社倉法。每春薄息分貸郡村。年尾收其母子。增殖以備于凶荒扶助。　公可之。使君處分焉。後年各地開墾。大抵資經費於此蓄積餘贏云。且興畝麥之法。（麥秋節。使民戶每畝出麥貳升。貯之藩廩。有窮民告乏者。輙貸與之。麥熟而收之。曾有此法中廢）貯蓄以充救恤。民便之。十二月召到江戶

仝　十二年壬子

君歲三十三。八月八日　公告老。　世子（侍從綱政公）襲封。承旨同水野三郎兵衛山內權左衛門瀧波與兵衛服部與三右衛門（長頁）等。豫算　老公及二公子（信濃守君主役助羽）用度年額而上之。十月　大夫人榊原氏（武州公室）薨于江戶邸。修其葬儀。其二十八日　公及　老公同座命君曰。從今免汝督學與評席列座。專使管掌和意谷塋域閑谷學校井田社倉鄉學及葬祭式等之事。凡此數件汝善體寡人開設之意。須銳意從其事使寡人之意徹底焉。汝職無事于岡山。移居鄉中亦可矣。其日　大夫人柩發江戶。護反國。道中兼判形橫目兩職。十一月葬　大夫人于和意谷。執其役。十二月老公賜所服外套賞其功勞

延寶元年癸丑

君年三十四。七月請移居木谷村。見允。因還嘗所賜邸宅而移

〇五

焉。翌月免其所私有御野郡中村園地之稅

仝　二年甲寅

君歲三十五。三月有旨割和氣郡木谷村貳百七拾八石貳斗五升八合。付閑谷學校以爲學資。九月　老公祀先塋于和意谷。拜聖位于閑谷。視井田。宿片上。召君旅館。賞其處置得宜

仝　三年乙卯

君歲三十六。頻年凶歉窮民告饑。君建議散貯蓄救之。（其人員八萬五千七十八人。附米壹万八千三百九拾六苞餘。麥壹萬貳千四百三拾五苞餘云）九月廢郡中習字所併于閑谷學校。移屋舍典籍什器等于此

仝　五年丁巳

君歲三十八。正月葬豐前守（諱政元。播州宍粟郡主。恒元君之嗣）君于和意谷。執其役

仝　六年戊午

君歲三十九。三月　老公狩于和氣郡鹿喰島。命爲總督。獲鹿四十三。賜其一。其月　公召君及服部長頁喩密旨巡按管內。四月始服役。九月執政傳命曰。道回使諸有司議儉約之制。可暫停國中巡視而參與議場焉。其月執政復傳旨曰。曩者汝所計畫國中墾田之擧。須與郡宰協議以明年從其事。而方今用度有制限。宜以汝所管社倉米供其經費矣。十一月葬　夫人本多氏（光政公室）于和意谷。執其役。尋築壙墓

仝　七年己未

君歲四十。正月葬新八郞（諱輝尹。公庶子）。君于和意谷。執其役。二月上墾關上道郡湊園山海面等諸村沿海斥鹵之地。側開溝渠。從吉井村引東川支派于西川。處々設閘以供灌漑。兼通舟楫。又

〇六

劖鑿寺山內原二村中間山厓別開一支流之議。老公可之。尋起工。八月告成。（墾田貳百九拾五町六畝餘。分之三村。日倉田倉富倉安。名溝渠日倉安川。）此歲二月　老公狩于鹿喰島。命爲總督。獲鹿百六。賜其一。是日老公餽三石。賜所服外套賞其功勞。八月開牧場于和氣郡梔島鴻島鹿喰島而蓄馬。分社倉米充其經費

仝　八年庚申

君歲四十一。二月　老公狩于鹿喰島。　公及信州君亦從焉。命督其役。獲鹿四十五。賜其一。五月嚴有廟訃至。　公遣君于京兆尹戸田越前守。問當祗候幕府否。即日上途不滿五日而復命。　公賞其速矣。六月　公召君賞其和意谷閑谷經營至斥鹵墾闢溝渠開鑿等處置得宜。賜暑衣。九月　公召君及服部長員面命曰。永忠雖居劇職而無厭倦之意。黽勉有年于茲。以故善練熟事務。宜述其所見于議場而莫顧慮焉。且曰。二人視察郡邑其裨補不少。若有少間輙出察知閭巷之疾苦。使無顚沛流離之民焉。二十五日更賜居邸于鷹師町。因請納曩所除園地之稅。　公不可曰。此汝固有之地。宜作別墅維持之。十月　老公放鷹上道郡。賜其所獲墾田之鴈于君。以賞其新墾規模宏壯且完全矣。十一月　老公狩于牟田山。十二月復狩于熊山。君每爲總督

天和元年辛酉

君歲四十二。正月與長員分隊巡按郡村。客歲不登。管內多餓莩。君承旨發倉廩。專用心于賑給。貧民因得免于凍餒。（其人員六万八千三百八拾八人。計米五千四百七拾壹石餘。麥四千貳百三拾六石餘云）此歲幕府派遣巡撿使于諸州。　公命君及長員接待焉。九月三日巡撿使至。按撿管

〇七

內。君與長員隨之以備顧問。十六日竣事而還。十二月　公召二人賜所服小袖。賞其用心民事之厚矣

仝　二年壬戌

君歲四十三。正月　公召君及長員曰。邦國之廣。人民之衆。大樹不能自爲之政。分隸侯伯。而侯伯亦不能獨治。擇吏員以委之。拚察幕府派遣巡使于四方之意。蓋止于視察民庶安否耳。汝等固有牧民之能。自今專任民事。莫敢有懈。若夫永忠所帶和意谷閑谷及其他擔當職務須依舊兼行焉。各加賜俸祿。君增二百石。二人固辭。不可。二月與長員承旨收馬場某居邸。建營廨舍爲郡會所。使郡奉行治于茲。蓋依郡吏散居各地（近郡奉行就其所轄郡中設廨舍。移居執行事務）往々失便宜矣。其月　公同　老公狩于鍋谷山。三月狩于天神山。君每爲總督。各有所獲。此月遷和氣郡木谷村于同郡福浦開田。舊地名閑谷村矣。饑民多聚城下。君承旨造茅屋于旭水沙磧居之。養以糜粥。至麥熟而止。先是　老公有疾。五月朔召君等數人于臥內。有顧命。其二十二日竟薨。　公命君總裁其斂殯葬建碑等事。六月十二日發引。君扈從到和意谷而執事。是歲朝鮮聘使來。到牛窓執接待之役。九月賜　老公遺物數種

仝　三年癸亥

君歲四十四。十月　公賞牧馬蕃息之功。賜所服外套

貞享元年甲子

君歲四十五。正月承命總括管內閘門橋梁等之事。二月俶載于邑久郡幸島墾田（築堤三千三百九拾五間。得田五百六拾壹町七反九畝餘）三月君建議請移和意谷閑谷之民于新墾地。和意谷地高五拾三石三

〇八

斗壹升五合。閑谷新田地高百七拾貳石九斗壹合。及附属山林以社倉貯蓄銀購之於民。永付二谷。以其收租充黌域學校諸費。公許之。使君擔任焉。十月兼統普請方營方事務

全

二年乙丑

君歳四十六。正月幕使小宮山傳三郎來于備前。捡飯河平四郎之屍。蓋信州君因幕命錮於居第者。以故命君接待焉。八月受命同長貝管掌國中林藪。十二月圖上道郡南部沿海可墾闢之地形而上。　公可之

全

三年丙寅

君歳四十七。二月承命編輯諸士父祖及現世勤仕事歷。藏諸文庫。三月蓄馬百匹于郡中。開草萊收其賦供厮養之料。不敢費倉粟。蓋頻年有儉約之制。以諸士不能自蓄而備不虞也。其

月承自今每秋可行釋奠于閑谷黌之旨。八月五日始執行之。譯孝子傳。壽編續善人記併上焉

全

四年丁卯

君歳四十八。五月製陶器于閑谷（就製講堂屋瓦之窯而試之。今猶傳稱閑谷燒）而上之。十二月興後園土工（卜御野郡濱村上道郡國富村之地壹万七千七百三拾步而定區域。元祿三年再加五千貳百五拾三步。總計貳万貳千九百八拾三步）

元祿元年戊辰

君歳四十九。二月有命城代組步士以下至山廻凡二十八人與長貝統轄之。三月以上道郡高濱墾田歷就損壞其主不能維持也。承旨修繕。以社倉米充其費途。（其廣袤十五町貳反六畝貳步）其月使君爲閑谷村田地山林之主。免諸課役及私伐採竹木

全

三年庚午

君歳五十一。三月被允放鷹。九月經營後園茶亭。以社倉米充其費

全

四年辛未

君歳五十二。六月　公面命曰。汝得先君信任。其所負擔素不輕。寡人亦繼遺志。或加汝職務。而日夕竭力不嘗顧身家。是人情所難。況康健耐事。余之所最爲幸也。今加祿五百石屬郡宰于部下。其勉旃。八月轉賜邸于内山下。九月受曩所建議上道郡南部沿海之地墾闢起工之命

全

五年壬申

君歳五十三。正月創工墾田。七月告成。（築隄六千五百拾八間。田畝千五百三拾九町五反八畝餘。其經費米額壹万五千四百拾八石七斗貳升。銀額貳百四拾五貫四百三拾八匁）十月有命綜理平物成貸米湯沐銀京銀郡銀町銀等出納增殖之事

全

六年癸酉

君歳五十四。正月修繕旭川三橋及外下馬橋。七月除騎將。付隊士二十二人于部下。曩所隸屬郡宰及管理事務凡如故。承旨更名佐源太。其月補簡略奉行。處分諸士儉約方法。其法滯士苦負債不能服公役者。收祿于官。計口身給衣食之資。以其贏餘充償逋。若債額過多。其俸祿不足償者。役之公事。別付給料使自資給。又作官舍數宇。居極貧者。使自炊省減用度。謂之簡略邸。其他有催合者。集合諸士餘金。賤息貸與。人皆便之

全

七年甲戌

君歳五十五。正月備中國松山城主出羽守水谷勝美卒。無嗣家絕。幕府使内匠頭淺野長矩收其城。此地以接我西境也。公使君帥隊士銃卒到封境濳備不虞。君屯部屬于備中宍粟。

單騎到松山。面幕使通旨。無幾事竣。四月修理伊庭某故宅。以爲評定所

仝　八年乙亥

君歳五十六。二月築石隄（共長二百間餘）于邑久郡牛窓港。以備于風浪洶湧

仝　九年丙子

君歳五十七。二月督吉備廟造營之役。六月起工。七月有旨許肩輿

仝　十年丁丑

君歳五十八。正月吉備廟成。十六日行遷座之儀。　公賜章服賞其勞。六月承旨製備前國全圖上諸幕府。是歳美作國津山城主美作守森長成卒。無嗣家絶。十月幕府遣右京大夫田村某收其城地。　公使君帥銃卒護衛國境

仝　十一年戊寅

君歳五十九。起土工于和氣郡大凕島。爲船艦碇泊之處。鹿喰島爲罪人流竄之處。是歳備後國福山城主水野松之丞夭。無嗣家絶。六月幕府遣播磨守青山某收其城地。　公使君到備中淺口郡口林村受幕使之旨而進退。君帥銃卒而往焉。事竣。面幕使于片上驛而還

仝　十二年己卯

君歳六十。是歳幕府有丈量備後國水野氏舊領地之擧。命諸我　公。　公使上阪藏人及君總裁其役。五月發岡山向福山。十月竣事而還。（備中備後兩國共九郡二百四拾三村。舊檢地壹万五千四百貳拾町九反五畝貳步。新檢地壹万五千九百五拾四町五反七步。舊高拾万石。新高拾五万五拾貳石三合。新舊比較。加地五百三拾三町五反五畝五步。

高五萬五拾貳石三合。蓋舊檢每間六尺五寸。新檢六尺壹步。故有此差云）十一月朔賜饗饌及時服二領。以酬其勞

仝　十三年庚辰

君歳六十一。二月同池田靭負（檢地總督）上阪藏人、檢地奉行七人。攜丈量簿册赴江戸。二十七日上諸幕府。三月二十三日幕府召靭負以下十人于牙城檜間。閣老傳台旨賜衣金以酬服役之勞。君領時服四領白銀五十錠。即日上途將還。遣　公東觀于駿州沼津。　公賜謁客館。特賞其功。六月簿册繕寫告成。其九日同諸職員攜到福山。告示社寺所私有田地山林除税仍舊之旨。延村吏于客館。授地租改正簿册而還

仝　十四年辛巳

君歳六十二。播磨國刈屋城主内匠頭淺野長矩有罪賜死。幕府遣淡路守脇阪某肥後守木下某等收其城地。刈屋接壤于我備東部。　公在江戸。飛檄命君先到國境偵其動靜。三月晦帥部下之士屯片上以備不虞。四月十九日刈屋諸士開城而退。二侯亦去。君迎謁而還

仝　十六年癸未

君歳六十四。十二月特旨加賜祿五百石。且命曰。自今免汝郡代職。若夫閑谷和意谷社倉井田等事。須綜理如故。移居閑谷退老以養餘年。若有大事。重煩汝之拮据焉。且賜親書

寶永元年甲申

君歳六十五。三月上疏請曰。願還家祿與屬士。拜受閑谷墾田貳百七拾餘石。納府下第宅于官。移居閑谷單督學事。若夫閑谷和意谷井田社倉四項事務。先公遺命使臣負擔。且有客臘

嚴命之在。管理仍舊固矣。唯所屬銃卒臣有微意之在請如故隸諸部下。　公使執政傳旨。其書曰。永忠之言猶似早矣。而以老者志願亦不可已也允其請焉。其二十八日更賜祿七百石長子永恭三百石次子永倫。四月移于閑谷

仝　三年丙戌

君歲六十七。冬有疾來于永恭家而保護焉

仝　四年丁亥

君歲六十八。二月五日卒于岡山。輿尸歸閑谷。葬之和氣郡吉田村温谷山中。其在職也。每歲四時廟祭忌日祀典無不干與。且和意谷墓祭閑谷釋典每執其役。是以其爲定例每歲不記載焉

語曰。雲從龍。風從虎。我　芳烈公之股肱羽翼。前有蕃山先生。後有津田君。二君風雲際會之鴻業。可傳可記。而無完全備具之書行于世者。我備操觚者之責也。本年友人片山孟卿有蕃山先生年譜之著。今又有此盛擧。於是雙美兩全無遺憾矣。然而蕃山先生之事既顯於天下。津田君之蹟天下之人知者蓋鮮矣。此書一出。併讀兩書。始有知其彼此功業之優劣難易

壬午八月念五　　孱知　西　毅一妄評

聞東備名臣有津田佐源太君久矣。然未有詳其功蹟也。及今閱年譜始得知大梗。起校舍也。營塋域也。畵井田也。創社倉也。壓斥鹵也。是其事功之尤彰著者矣。其他內之諫輔之美。外之牧治之術。其詳雖不可得而聞。亦可以類推而想見也。蓋君有幹事之材而尤長於經濟。加之以練達。行之以忠誠。故能獲任用於二代。遺惠澤於後世。余嘗拜備侯墳塋於和意谷。寓所謂閑谷黌一年。當時惟歎其規模宏雄結搆壯麗。而不知出於君之營爲也。今而憶之。二谷山翠邐迤在眼。而君杖策往來跋涉之狀恍然於想像間。嗚呼君豈止東備名臣哉。稱謂本邦名臣無不可也已

明治十五年九月中浣　　阪田丈妄評

刪冗提要。故事莫不載而文不繁。可謂取舍詳略得其宜者矣

丈又識

津田叔子行狀

津田叔子諱永忠。自少有大節。而慨然志于道義矣。時儒士泉仲愛能澤正興歎賞於其秀逸焉。十四歳而奉仕于備前國侯故羽林君侯。君奇其材異于群兒而眷遇殊渥矣。及年稍長。而勸仕之餘力則必讀書學問以致思於窮理。若其有發揮則隨筆記。以備于他日之遺忘矣。夙夜致忠於所事。以期大裨補于國家。故君允其忠容其言。以使之拾遺補闕焉。後來遂命監職以使之司諫諍。叔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敢有其身焉。直言正諫而不少回互矣。故君嘗欲興建學校。又改葬先塋也久矣。叔子逢迎君意而裨成之。乃與泉仲愛共承命裁制古法以新造學校。又特巡撿于封內。相改葬之攸。歸以告之。故君乃躬詣于和意谷以卜其地。因命叔子營築焉。其墳碑誌表之制亦無不竭其心矣。又稟命試井

田于和氣郡友延。模倣九一以垂諸後昆矣。故君嘗欲營學舍于鄕里附以學田使學者講道修德以永垂于不朽矣。叔子承其命。而剪草萊夷崎嶇。號之閑谷。殿宇堂舍棟柱椽屋致堅極確。經營百方。深慮惓々無不竭其心力矣。當君繼世之初。國內荒歉而民間艱食。君深憂之。而使叔子與服部某巡撫郡邑焉。於是叔子一盡心於民事。具告于上而改紀其政矣。先是郡官、各居郡邑以治事。而多害于民者。故使郡邑官皆移居于城府。置郡監數員及農監數十人。更設官廨而數會郡吏及郡監以議政事聽獄訟。故君嘗賑恤窮民以惠政無不至。故每歲須施救米壹萬五千餘斛于郡邑。小民貪一時之救濟而不勸業。惰游之民或媚官吏而求利已。而官吏亦或相附托以私于其所親。其餘害政事亦多矣。故叔子以救米壹萬五千有餘石歸其半於官。而留其半以修其溝洫以備旱澇。貸銀米于民。以使之買牛屜力備糞壤。或利農器使民專勸力于根本。以戒其懈惰。是以民力足而賦亦不減於時。却稍倍他日。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先世嘗每郡麥秋日使民戶每畝出麥二升以貯之官。春間艱食之時假之民。至麥熟則收之。謂之畝麥。而中廢弛矣。至是再興而大利于民。又故君嘗有伯姬君之銀二千貫目。叔子乞而借之。買現米二萬石。準朱文公社倉之法以周旋。數歲之後母子相倍而爲四萬石。乃歸納千貫目之元利于姬君。假其息米二萬石民間以救其窮乏。利其農力。每年使郡吏及築吏議撿郡鄕水旱損亡之地。簡堤防灌漑之利。或鑿沼池決溝洫。或通渠以運漕。夷險阻以舟行。是以磽确不毛悉爲良田。又山林藪澤嚴有厲禁而不猥剪伐。且使民宅地植桑麻或樹果實以利其生矣。初民或疑是爲欲增其賦。而今不然。是民信從而懷

其惠。故山林暢茂民居潤澤。而無旱乾水溢之患矣。嘗又免民間之役而不違農時。若役使則隨其役而予之米錢。嘗數戒里長及郡胥。若有窮民則使伍家食之。伍家不能則使一村養之。一村不能則告于郡官以給其食。故郡邑無餓莩。而一人無毀產離土之民。每歲使郡吏及郡監審考戶籍點撿民數以驗其實焉。而每歲貢稅不待督責而刻期上納。以無少遲滯。又無敢欠逋者矣。郡邑民力略足。以不必待濟救。是故散社倉米。屈民興役。築堤防於上道郡海中以停潮。新墾田堤防長四里許。其地高凡五萬石餘。又作廐。飼馬百餘疋。使役夫五十餘人養之以備不虞。且常使、諸士之子弟習馳驅焉。是每郡預開田收其賦以給秣料。而不敢用官米。又諸士多借金而不能、官仕者。隨其所請而收取其祿。計其家口以給衣食。以其餘償借金。若借金甚多而祿不足者。使其人勸

公役。以別給其料。又作廨舍而各隔其房。使極貧者居焉。使與妻子自炊以節費用。而隨其借金之多寡以作其簡略之年數。其制有數條而便於諸士之貧者矣。又隨諸士之所欲。使之各出其銀以聚之。而賤其息以稱貸之。其官仕之勤。或婚姻營作。凡吉凶之費不能自給者貸之。謂之催合。其簡略人每年隨米價之貴賤而所償之銀。額外有餘亦取之入催合。以稱貸之。簡略人之借銀有高息。則易之以催合或社倉。是以其借金償之亦速矣。簡略年數已滿。則反其催合銀以給公務或營居之費。故士家免其債以官仕者多矣。先世賑恤窮民以惠政無不至。是以每歲郡邑之救米。殆壹萬五千石矣。叔子承郡縣以來。告官以反納其半。而受其半以供民間溝洫田畝築作之費或耒耜耕牛之具。而不苟事賑濟。以使民各專力于農業也。先是惰游之民苟利救米而不勤力者

多。故抑節之矣。惠而不費也如此。然百姓足而賦稅不減於曩時。却比舊年稍增益其數矣。又新造大小船凡三十餘艘。以備不時之用。又獻銀數千貫目。以待國家不虞之需。是皆郡縣或社倉羨餘之所出也。其志專欲富國敦本使士民各得其所以正風教矣。及其終也。主君賞叔子之勤勞以增五百石。賜祿都千有五百石。免其職事。以使之優游休養焉。然以先君閑谷之命甚重。故辭其厚祿。以乞閑谷學領地高二百七十餘石。退居于閑谷以守學舍。其志專守故君之命。重任于閑谷。而欲傳永世而不退轉。以無不盡其術。雖至瞑目之際而不敢忘矣。叔子嘗建聖堂奉聖牌以修釋菜。立東堂以納故君之衣冠弓矢書及什器。又託洛下仲村愓齋。以鑄聖像。躬召鑄師某以鑄故君之尊影。竊藏之於學庫。而欲以時告主君以安置于兩堂。而未果矣。市浦惟直蒙閑職之日。乃審達之公聽。而賜許允。得奉兩尊以安置各殿。又賜大成芳烈之篆額。乃遂成叔子之志矣。可謂其堅志徹金石也。日置老草也嘗言。津田永忠可謂剛直忠貞之士。當其處官議政之際。苟有害理之言。則雖執政重權而爭之不少枉。及往復三回而未止矣。如故者未曾有之。若有之而與永忠共同其事。則裨補於國家爾。惜乎永忠一人而無保助之者。又或曰。叔子墾田野修堤溝利民生之功亦大也。然有人或爲之者乎。其司郡務以來循々田野治民業饒而國中無一人破產失所者。然賦稅漸增而國用不乏者。最非人之所及焉。可謂民政之龜鑑國家之基本矣。故東武巡撫及郡宰之履歷本邦者。無不稱美邦治嘆賞叔子者。而其名譽才幹亦達于武都城臺。以愛其退居者間有焉。其事親亦有孝。若依官務出經宿。則必使人問安否。或寄珍羞佳味以慰親意矣。親以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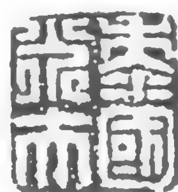
終。擇墳墓于釆地。而其棺椁石碑盡心以安措之。買墓田以寄附之。又築祠堂于宗子家。以使宗子節時祭祀矣。平生以忠孝爲踐履之要。而教誨諸子亦必以之爲要爾。叔子嘗言。人能奉行父母之遺體以不辱則臨其死而可喜悅矣。可謂格言也。臨其將終而言。唯恐身體手足失其正焉。乃遺命于諸子。棺椁衣衾致其誠信。以配葬于和氣郡之釆地温谷先塋云

余之編永忠君年譜也。會津田永央見示此冊。受而閲之。叙事懇到詳備可據以槩見其爲人矣。此書雖不詳係何人之撰。而就行文際推測之。其成于當時舊藩文學諸子之手又不容疑。因繫諸年譜後以備參考焉。永央永恭之後而君六代之孫云

木畑道夫識

明治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御届
全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岡山縣士族
著作兼出版人　木畑道夫



岡山縣下備前國岡山區岡山
西中山下百九十四番邸

岡千仞　著

欽仰録

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東京三省堂鉛排本

據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
東京三省堂鉛排本影印



欽仰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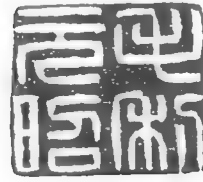


標秀

丁未秋日

元昭敬書





叙

北白川宮能久王殿下曩在我時習舍以就學于學習院殿下才德夙茂行為遠出於同舍生之右吾輩出常所欽仰不措也項者錄其行狀一斑以使在舍生有所務式此編是也顧華冑子弟其才學德行往〻不及士庶人者耳生長富貴輕暖自足甘旨常飽是已逸豫自處不曾知發志氣勵學業宜矣其不及也殿下令在江田島海軍兵學校則其

明治四十年



異日大成可期而俟也凡來入我舍者
讀此書以自奮於下風則其學業德行
必亦將有大可觀者焉嗚乎是豈獨我
舍之榮也哉

明治四十年十月
時習舍長大郎德敬謹識

玉木享敬書




美とりなる竹のみそのゝ萬代に。
なほもときはのかけそまけらん。

民部卿爲家

欽仰錄

初毛利元德公留心於敎育。常憂其一族子弟敎育未洽。父兄長上指導不得其宜。曰。凡我一族。勤學修業。紹述先德。莫或失墜。相與戮力。庶幾不墜家聲。可以報國恩之萬一矣。元昭公嗣立。乃遵遺訓。設家塾。命曰時習舍。蓋取之論語學而時習之語也。

元昭公謂我一族子弟。與他人群居。輯睦親和。切劘學業。長短相濟。此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使人皆樹修身行道。齊家報國之基。於是貴族富家子弟。欲入舍者。許之。不必限

一族子弟。明治三十年十二月。擧開校之式。委一切監督井上侯爵。以大村子爵爲舍長。寺島榮太郎爲舍監。而岡百世。田淵友彥。渡邊世祐。春日井佐五一。鈴木鐵藏等爲之敎授。生員多名門子弟。晝學於學習院若他校。夜則溫習所學。而舍規所重。特在去傲慢怠惰。奢侈淫靡之習。修飾儉質樸。勤勉謙讓之德。以養成其性格高潔之風。今揭舍規一斑。令以知其槪。

每晨五時三十分起。手鐵啞鈴行體操。凡十五分時間。五時四十五分至六時。浴於冷水。掃除居室。六時十五分振鈴爲號。上講堂以行朝禮。禮畢就食堂。各携行厨。登學習

院若他校。
午後三時。給茶及點心。四時至五時。上講武堂學柔道。五時三十分入食堂。食後取浴浴畢。散步近街。限以七時。七時至九時。溫習。或豫講明日所學之業。九時聞鈴上講堂。以行宵禮。九時三十分就寢。
井上侯爵每晨浴水。其間五十年。未嘗一日廢。其行血脈。强皮膚。大資健康。乃使塾生倣之。塾生皆名門子弟。其在家也。出入乘車。及入舍。使之徒步。食必麥飯。朝一菜一羹。晝肴一皿。夕一肴一蔬。每週日洋食二次。其行厨一日。糖果麵包。一日肉麵。侯爵曰。浴水徒步麥飯此三者。皆富豪子弟動所不

堪。然使其堅忍心情。强壯軀幹。無過此者。
北白川宮輝久王殿下。故能久親王第三子也。明治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入時習舍。時年甫十四。班學習院中學第二年級。殿下在舍凡四年。拮据勉勵。不敢一日懈。學藝之茂。品行之嚴。衆仰爲模範。咸曰。若殿下。自有此舍以來。未嘗見之。可以知其爲人矣。
當今學生不論男女。節儉質樸。勤勉謙讓之風。蕩然掃地。漸流傲慢怠惰。奢侈淫靡。牧野文部大臣嘗憂之。特出令飭之。殿下入舍以來。浴水徒步麥飯。以至彼行厨諸事。一遵舍規。大村子爵以下大嘉之。塾生使丁莫不贊歎。皆曰。殿下猶然。

況吾輩微賤乎。殿下年猶弱冠。德器夙成。接其風采者。皆薰
若德。而俊邁之氣。毅然不可犯。非上侯爵一見偉之曰。苟得
其殿下其人者。以爲皇室藩屏。實國家之福也。
學習院距舍凡二十餘町。殿下必徒步而登校。其登校也。未
嘗失時。其勵精刻苦。不獨於學事。如柔道之技亦然。鈴木柔
道教師屢稱殿下善其技。殿下常曰。柔道強壯其身。且可以
備不虞。殿下在舍四年。未嘗一日廢其課。三十九年六月九
日。卒學習院中學第六學年之業。以成績優等受賞。同年秋
將入海軍兵學校。凡皇族入學者。不須考試。其不須考試。而
入學者。或謂殿下曰。既得無考試而入學。何苦勉強。殿下不

肯曰。余將同他學生受考試。於是專攻英語數學。且曰。漢文
習字二科亦不可忽。則溫習加一時間。以學漢文習字。其勵
精率此類。殿下自持甚嚴。遵守舍規。每晨早起。終日勉學。餘
力運動。疲極就寢。學生當直者。先起時。巡呼各室促起。至起
時再振鈴巡呼。間有不起者。殿下入舍以來。聞巡呼之聲。而
後起者。止兩三次。當直者每至其室。殿下既已起。不復煩呼
起。
殿下儉德。亦可以爲模範矣。舍規有勤儉貯蓄之條。殿下導
守匪懈。凡舍生諸費一月定爲三圓。每旬給一圓。衆皆苦其
不足。殿下每旬所費不過五分一。其餘以充貯蓄。此固雖由

郎吏給日常需用品。自非殿下儉德。安能如此乎。一日中央新報記者。隨寺島舍監。觀溫習室。時有一少年端坐。手簿記數字。素朴不飾。服銘仙衣。穿小倉袴。衣袴既皆經澣濯者。一意勉强。如不知人至者。渡邊教師語記者曰。此爲輝久王殿下。殿下徐起。禮之。記者惶恐失措。出語人曰。今日謁殿下。追憶能久親王薨于臺灣之役。涕泗交頤。不能自禁。蓋悼能久親王不及見殿下之成立也。聞者皆泣。

舍規曰。整頓寢具。掃除室內。必躬親之。殿下室無點塵。其洗布巾。濯襪。必亦親之。有不得已者。則婉辭以命使丁。使丁有不解。則反覆丁寧。中喩將有所托。會使丁操他事。則曰。俟事

了而後可。未嘗以威嚴臨之。使丁復命。則必謝之。平生溫顏接人。不如他人役使丁。是以使丁皆樂爲之用。殿下每出舍。整頓物件。值休課日。出入嚴守時。未嘗失之。憐病者特深。嘗渡邊教師有寒疾。殿下望其顏色曰。先生方病。請速就寢。乃不終教課。辭而入室。方今諸生傲惰自放。一聞殿下風。可以少愧也。殿下聰明。綜核諸學藝。凡諸生之於學。好惡任意。且欲速成。殿下則不然。日夕溫習諸科。盡力之所及。其最所熟習者爲數學。未嘗參考他書。了解數理之大意。其敷算命題乘除。不復煩師傅。他科亦然。常謂。學藝進步之法。要虛心聽教師之言。傾耳默記。不敢一日忽。則有所漸進。積漸彌久。而

後學業可成也。一日與渡邊教師。散步郊外。一問一答。悉操英語。其用心於學事。概皆如此。夜間溫習。不欲妨他人之質問。在傍端坐。得間則請教。學科諸書。率皆誦之。應酬東國字英文。各從其來書答之。擲管立書。未嘗澁滯。又謂。人在學校。勉强匪懈。固無論耳。假令學已成。器局不可不大。氣魄不可不厚。品性不可不高。而處世之法。亦不可不講。蓋其意以爲。他日立朝廷。參大政。可以當皇族之任。何以盡輔弼之責。始終以此爲念。故其發於外者。和顏溫容可親。可愛。而大山巖巖之氣象不可得而近狎也。殿下身體壯健入舍以來。未嘗服湯藥。每日午後歸舍。未嘗失時。運動不怠。夜必溫習。起

臥飲食浴水體操。一行一動。皆有常度。不失尺寸。舍員嘗聞殿下自持之嚴。及親接音容。殆過所聞。世之學生。鑑於殿下之言行。人誰不與欽仰景慕之念乎。

舍規每晨課水浴。浴室所引水。冬時鐵管氷結。烈火煖之半時。水始噴出。而入浴槽也。再復堅凍。生徒晨起。割氷而浴。殿下。則四年之久。未嘗一日廢也。

膏粱子弟。動輙羞飲食之奉不若人。夫君子食無求飽。聖訓具存。而舍生往往以飲食粗薄爲言。高貴之家。食膳豐美。子弟輩習慣成性。一旦入舍。朝夕麥飯蔬菜肉一盂。其所不耐。動則爲不平言。殿下四年之久。而無難色。人皆不知殿下食

嗜好。耶吏亦不言殿下飲食之所嗜。天性淡食味。可以知也。世以喜怒不形於色。爲聖賢之事。殿下接人溫乎。和氣可掬。舍生德川義親。四年間與殿下同起居。未嘗見殿下之慍色云。

舍規冬夏二季之休日。不許諸生之歸家。夏則舍長教師率之。爲修學行旅。就實從物。一一講說。且使貴族子弟通於下情。備嘗辛酸以養成其忍苦耐辛之性。冬則會集於井上侯爵興津別業。日夕親炙。情如父子。元旦擧杯互祝。且就事試其人格。每年爲例。侯爵謂。嗜于算數者。不爲世用。算數不必究深奧。適實用而已。故算數首試利息算。如英語先使讀外

國新報。皆爲供其實用也。諸生不能答其問者。至夜答之。或俟明答之。一日侯爵問諸生曰。卿輩異時欲爲何事。蓋各言其志。其答有不明者。侯爵變色叱曰。蓋遄去爲乞丐。其聲如雷。衆皆戰慄而退。故學術不進。言行不正者。一念憶起興津訓戒。不寒而慄。不暑而汗。既而侯爵溫顏謂曰。叱卿輩如此。亦所以警醒親愛之也。富豪權勢者。頤使而命。使人低頭至地。今使貴族子弟而無人色。侯爵之一喝。可謂對症藥石也。親炙於侯爵。被其薰陶如此。宜矣在舍者。品行之正。學藝之進。爲他校之所推重也。

殿下在舍不待以皇族。冬日避寒興津。夏日旅行。皆與衆無

異。其試考則至。衆皆孜孜矻矻。唯獨非上侯爵謚是恐。而殿下綽綽有餘裕。不異平日。其考試成績。常爲優等。暇日或擠銃乘艇。出獵。鳬鷗出沒波間。風起艇動。殼道不定。殿下照射一發。即中。衆皆服絶技。非上侯爵以智德體三育法奬勵之。殿下用心於此。常曰。此三者缺一不可。平日講柔道。暇時出遊運動。服膺弗措。尤巧庭球之技。夏季春秋二季旅行。健脚捷步。不後他人。其遠行駕汽車。則常三等。殿下旅裝草靴革幣。人不識其爲貴人。其儉素如此。忠言逆耳。人情之常。況貴族子弟乎。殿下虛己從人。方正自律。無過失可擧。時有告其微過者。則微笑立改之。臨事勇決果斷。胆氣超人。嘗登妙義

山。路甚險阻。石稜嶙蹲。殿下信足而進。無少畏難色。又嘗夜攀函嶺。行故道。道極峻隘。會風雨晦冥。使丁把松明者。跌且仆。殿下列先登班。衝暗而前。又嘗登晃山。自足尾至中禪寺一條樵徑。頑石橫道。利侔劍戟。殿下先衆而進。不一蹉跌。殿下入舍。年甫十四。與衆遊鎌倉。宿某氏別業。別業在光明寺畔。一夜天晦。濤聲洶湧。松杉皆吼。鬼氣逼人。衆曰。盍各試其膽之勇怯。乃拈鬮定次。登寺背山。殿下次登。寺島舍監虞其顛墜。竊從其後。不令殿下知。夜暗咫尺不辨。行十數步。殿下俄止。舍監追至。殿下顧曰。先生歸矣。不然余不復進矣。舍監驚而止。忽聞山上有聲。殿下既在其所擬之地。衆皆聳懼。蓋

殿下體之壯。氣之勇。加之以健脚。是非所勉強得爲也。殿下
嘗語人曰。余所得於時習舍極多矣。明年將入海軍兵學校。
必能堪困苦。何則學課之嚴。規律之正。所素養也。殿下勇決
果斷。一往勇進。既驗乎拮据之時。他日造詣。果爲如何。
殿下嘗欲同田淵教師德川義親二人。往觀宮內省之雅樂
會。會則必携票片爲證。殿下爲二人多方求之。一年之後。得
三票大喜。會値海軍大學校教授進講之日。即與其票上野
伯。不復顧惜。自非好學之深安能如此。
殿下至孝出於天性。凱旋觀艦式日。教員舍生乘舟往觀焉。
王妃在高島嘉右衛門邸。有旨召殿下。此日士女闐咽。海陸

觀望。無立錐之地。陸眺不若自舟中之近接。而殿下聞召上
陸侍王妃。且殿下夙志海軍。而此日觀艦式千歳之一遇。一
聞妃命直赴。此一事可以類推其至孝也。王妃教訓甚嚴。殿
下休日有事。不得歸舍。則必遣使告故。蓋舍規不許外宿。是
以王妃乃爾。殿下入海軍兵學校之期既迫。王妃欲殿下在
邸小住。寺島舍監亦然之。殿下謝舍監曰。在舍四年。凡百訓
誡自今不得數之。幸有所匡正。其言悃切。出自肺腑。殿下反
躬。自視歉然。率此類。舍監感泣久之。
殿下在舍。如前所記。其在學習院亦然。山口院長。和田教授
皆曰。殿下在學習院也。起居動作。學生皆取法於殿下。殿下

之意謂。我皇族也。學藝不可不超卓。品性不可不高潔。躬行實踐。德日加進。與殿下同級者。凡四十人。殿下自就學至卒業。其席次不下第三。皇族諸王。與殿下同級者。曰鳩彥王。曰稔彥王。曰載仁王。曰成久王。凡五人。而鳩彥王以下。或入陸軍幼年學校。或入海軍兵學校。皆半途退院。其卒中學之業者。獨有殿下一人而已。凡考試設甲乙丙丁四等。以定其學術品行之差。檢定之法。自百點以下。八十點以上為甲。謂之優等。殿下卒業。每學課皆八十點以上。院長特呈賛詞。不獨卒業之時為然。其學年考試。莫不皆然。殿下平生勤勉溫習。其在講堂。應教師之不時呼名。一一答辯。不少差誤。學術品

行。為一院學生之模範。凡考試優等者。擢為班長。請殿下為之。院有勤務學生之制。每操練。殿下掌小隊長之任。乃上級生徒指揮之幹部也。每有行軍等事。命高等學生為之。以殿下為學生模範。特請任之。與殿下同級者。自薰其德。情義親密。常勝他級生徒。殿下在時習舍。修學行旅。為一學生。在院則不能為學生微行也。沿道縣官人民。聞之奉迎。特定旅館。其他悉與學生同。

殿下學德行為。實為學習院時習舍模範。雖由其天資之美。抑亦有所原焉。蓋基於故能久親王之庭訓有素也。親王為近衞師團長。其征臺灣時。方盛夏。炎威鑠金。而親王與士卒

分勞苦。草鞋帶劍。攀斷崖。捫絕壁。蠻虜懼其威。三軍泣其恩。而教其子弟。嚴肅不假。不幸陣歿。王妃殿下性聰明。體親王之遺訓。而十數年間。膝下訓育。欲使殿下與他子弟相與切劘。乃使男爵松平正直。請井上侯爵入時習舍。其在舍也。與華族平民子弟。切劘勤勉。學德日進。超然拔群。世稱親王及王妃之德。亶有以也。

邸西北數百間。樹木蓊欝。中有一小屋。環竹垣。長廊接大屋。垣內庭園數間。鋪沙爲體操場。親王爲大阪師團長時。命家宰恩地某築之。以爲讀書之室。是稱學問所。惜親王不及見其成而薨。是時恒久王十四歲。成久王九歲。殿下八歲。其他

二王子。一爲二荒伯爵。一爲上野伯爵。王妃繼親王遺志。居三王子兩伯爵於學問所。乃請學習院教授齋藤恒太郎氏專任教育之責。朝夕定省之外。不許其歸邸。如食膳朝夕饋餉。飲食起居。自幼時皆離婦女之手。王妃慈愛嚴肅如此。後恒久王入士官學校。成久王入近衛砲兵聯隊。兩伯爵各成長。殿下將以明年秋入海軍兵學校。邸內學問所。今無所用。唯留五脚徽標椅子以爲紀念。蓋王妃善繼遺志。教育諸王。使其至成立。親王可以無憾也。

王妃聰明仁慈。教諸子有法。恒久王在士官學校。成久王在近衛砲兵聯隊。殿下在舍暇日歸邸。三王在膝下。或論學。或

嬉戲。團欒怡怡。孝友之情。藹然可掬。王妃悅甚。
語曰。斯父而有斯子。親王之志。因王妃而成。殿下之有今日。
固非偶然。殿下之入海軍兵學校。學術品行爲衆所欽仰。猶
在時習舍學習院之時也。殿下學德之隆。天下所知。他日殿
下爲國家干城。將帥模範。始可副天下億兆之望。以藩屏皇
室也。

殿下居室在樓上。既卒學習院。入海軍兵學校。衆皆曰。記殿
下行履。留樓上所居。以爲名門子弟鑑戒。使後入舍者必就
讀之。師殿下學術品行。此爲舍生模範可也。

名門子弟在舍者。前後若干人。而皇族入舍者。殿下一人而

欽仰錄 二十一

欽仰錄 二十二

已。同舍皆以爲榮。而殿下四年間。勤勉匪懈。學德與年共進。
爲世人之所欽仰。後之入舍者。善學殿下之刻苦勉勵忍耐。
以修其業。以立其身。進可以報國家之鴻恩。退可以保父祖
之光榮。如此則不獨副元德公之志。冀長無黷殿下之高德
矣。

世皆曰。風俗日卑。夫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加之風。無不偃之理。天潢貴冑。有如殿下。懿德純行。以
立人上。率朝野。於振頽俗。何難之有。周南召南爲風雅
文首。俗字從人從谷。山谷小民之謂。所謂小人草偃者。
風俗之字義。固如此。如之何。今所指名。大臣巨公。不多

見用心於此根本。風俗卑々。日下一日。無足怪也。

丁巳六月八日夜於鵠沼海荘燈下

道人千仭

欽仰録終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行





著作兼發行者　末廣清次郎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一番地
印刷者　龜井忠一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河岸十二號地
印刷所　三省堂印刷部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一番地
發行所　三省堂書店
（振替貯金口座一五九七番）

植松金兵衛 著

佐倉宗吾義民傳

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
東京鉛排本影印



屈于一時

伸于萬世

敬宇中村正直





序

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是天地之常道、宗吾者、[屈于]一時往而[信于]萬世[來]者也、嗚呼殺身亡家則愚、[似][然]爲神爲靈則智、然則謂智乎、將愚乎、曰、非智非愚即義也、夫宗吾執義救民、々以義祭之、所謂往來相感者也、余亦有感于斯、[因作][成]此[一傳云][卷]以[序焉矣]、

明治二十一年五月

植松敬治撰

中村正直評

義民傳例言

一當徳川氏執政日、英雄續々輩出、就中尤著于世者、播磨有大石義雄、下総有佐倉宗五郎、然而鳩巣室氏著義人錄、義雄之論乃定、取惻怛不能已之至誠矣、如佐倉宗五郎、世知哀泣之、而不知論之、俳優怪誕、愈失其實、故余忘不文、成斯編名曰義民傳、取救世不能已之至情矣、

一或問、宗五郎敵官抗疏、子以爲義乎、曰、叫訴于官而已矣、夫上野介者守令也、徳川幕府者官府也、守令爲暴政、故宗五郎訴之官府、何得謂敵官哉、若當時官府處之得其宜、當宗五郎脫阨、堀田氏不亡矣、

一或問、宗五郎怨靈爲祟、堀田氏爲之亡矣、眞乎、曰、否、宗五郎何關焉哉、堀田氏自招而已、爲暴則天必滅之、自古然、何堀田氏哉、且以苛刻殺人、其心已不快、不快則心氣虛矣、心氣虛則淫病乘之、何在宗五郎哉、

一余欲編此傳日久矣、無傳記之可據、近頃得聞訴平安錄、讀之頗似得其實焉、遂據以成斯卷、若有誤謬、則覽者其恕焉、

植松氏識

義民傳

佐倉宗五郎

佐倉非姓也、以佐倉侯之民、人稱焉、今暫隨俗、

北總銚子　植松金兵衛　著

佐倉宗五郎、下總印幡郡上岩橋村人、父爲京人高間左門、左門嘗通公家某女松虫、松虫以通賊士、受父怒、不能居家、遂與左門出家、旅舍二年、松虫有身至下總印幡郡松虫村藥師堂、將分身難、左門患之、已而有一騎士過、左門泣呼曰、君若有藥請投焉、騎士不省、又有一騎士過、左門呼之如前、騎士止馬、投印籠曰、第二籍有煉藥、可進、余爲公用、不暇省、汝、左門乃進之、松虫飲而治苦痛矣、無幾

騎士歸、左門不知前騎士、誤謝投藥、騎士怒曰、汝乞面徒侮我乎、我是佐倉藩士鳴川藤三郎也、謝不投藥者、嘲我也、將拔刀斬之、左門愕然防之、松虫亦痛驚擧聲、時後騎士轡馬歸、藤三郎思後于彼、納刀去、左門雖免虎口之難、松虫悶絶、左門驚、進煉藥、復開目遂生子、後騎士到焉、問藥功如何、左門俯服謝之、具告藤三郎之無狀、騎士曰、彼與我爲同寮、其心常不善、汝能免焉、及病愈則避焉、騎士遂去、左門遙拜其形影、歎曰、嗚呼鈞是人也、善惡邪正之異、其如斯乎、是卽松浦友之丞也、兩士皆爲後大見矣、已而松虫亦悶絶、左門雖進藥、不及遂死、年二十、左門抆淚埋其屍、負赤子去、到彼家、問斯門、請乳飲一週間、竊謂、我身不能自給、何暇養赤子哉、果然到佐倉城北將門山松下、聚木葉爲席、舍赤子及印籠、記生日去、印幡郡上岩橋村名主惣左衛門、年及五十、無子、夫妻患之、一日之佐倉廳、歸途到將門山、有呱々之聲、觀則赤子也、記某日生、毋死、浪士難育舍焉、請神護之數字、傍有金蒔繪鏤梶葉紋印籠、惣左衛門悅謂、是天賜我子也、遂携歸家、告妻氏、々々悅名惣太郎育之、惣太郎及長、英敏能通學、年二十父毋忽焉逝矣、遂襲父職爲名主、更名宗五郎、年二十五、國守堀田侯、命領內二百三十六村割元職、時人榮焉、先是上

岩橋村有木村要者、不知何許人、與其妻來、開村塾、敎子弟、生一女子、名阿三、年十有五、毋氏死、要與阿三、營生計一周年、村老不忍觀其貧、醵金以給焉、要不欲妄用之、託之名主惣左衛門、阿三有容色、遠近屬目、隣邑有砧權次者、常好賭博、其徒凡一百人、悅阿三姿容、挑之再三、阿三不肯、一日權次過于父、請許嫁、父亦不可、明日權次賭博失敗、竊謂余請阿三許嫁、要不可、其爲耻不少、且彼有醵金若干、乘斯時欲殺要報宿怨奪該金、一夜入要家、要病宿痾臥床、阿三爲迎醫不在家、權次刺要病床殺焉、暫阿三歸家、有人取燭、捜索甚矣、觀病床流血淋漓、阿三慘然

謂此賊殺我父者、遂決意欲報父仇、秘小刀、斬權次右腕、權次起欲蹴、阿三又斬右足、權次不能起、遂見殺矣、阿三高聲呼人、擧村皆來愕、名主惣左衛門父子亦來、徐問阿三、阿三具告其狀、惣左衛門含淚訴佐倉廳、葬要兒、携阿三歸家、視之猶子、明年妻惣太郞、是卽宗五郞妻阿三也、

當此時、佐倉城主堀田加賀守卒、子上野介立、寛永十七年幕府思父忠、登庸任老中職、上下呼万歲、臣隷有驕色、遂多費用、姦臣相集爲聚斂、設課稅如左

一家內人員自十五至六十男女一日一錢

一家疊一疊一月一錢

一居家有五間者一歲一錢

一着絹布（冒長衣外套類）者不問貴賤一歲一錢

一家人自十五至六十一人一晝夜繩一房

一家人自十五至六十一人一月草鞋十足

一有馬者一疋一歲三錢

一有船者船一艘一歲三錢

一酢醬油太物荒物小間物類一歲商金高金百兩則金五兩

一人有生入籍則應其人納稅有差

一年始五節句歲暮類祝儀料應其人納稅有差

一寺院一歲金一兩

一此外至野菜大根烟草味噌類課稅凡三十三條

右條例發布而來、人民或會議、或誹謗、莫行而不在、無家而不歎、斂吏怒眼、村吏呑聲、或有棄田畝遁者、或有親棄子走者、有子舍親逃者、有乞于市者、其濱亂如左

一逃亡男女七百三十人

一亡家數九十二戶

一荒田高千三百石餘

一荒畑高千四百石餘

一棄山地高八百石餘

一廢寺院十一

雖未經年月、敗潰散亡、慘色如此、不忍見、若經一兩年則人家變爲狐里、嗚呼佐倉領二百三十六村人民塗炭誰其慨焉、一日村吏相會議、若不免稅、則可不退、遂到佐倉廳上書、鳴川玄蕃、淸水主斗、投書叱曰、汝等犯上輕君命者、若再上書、則下汝等於獄、村吏恐怖不能言而退、上岩橋村割元名主宗五郞、擬領主之賦課法及人民之騷擾、稱病不出、人民察其狀、疑與斂吏同意、一無協議者、一日宗五郞欲散幽欝出門路傍有士、蓋深笠、疾苦焉、宗五郞

日、君來弊廬、瘵之、士與宗五郎到其家、脫深笠、宗五郎驚曰、子非松浦隼人乎、曰、然、何輕身乎、隼人不對就坐、宗五郎夫妻護病厚矣、取印籠進藥、病遂愈、隼人問曰、此印籠、子之舊藏乎、宗五郎含淚曰、先父臨死遺言曰、汝非我子、余齡比五十、行將門山、有赤子及印籠、余取以歸焉、此印籠、汝父之印籠也、今與之於汝、言畢死矣、隼人曰、憶昔距今四十年、吾齡比十七、過松虫村、藥師堂內有人呼曰、吾妻臨產難、有藥則給焉、余無暇指授、投印籠去、及晚歸、則自堂出謝之、且陳誤謝鴨川氏受給賁狀、明日余伴僕行看、則人不在、堂側有新塚、不能審其跡而歸、是卽其印籠也、宗五郎俯謝返之、宗五郎問隼人曰、方今自增租設新賦課、人民騷擾、救之如何、隼人曰、余亦思之、爲探民情、密行而已、談移時及夜半歸、當此時人民散亂、不可制、村吏或議或會、斂吏覩然不省、領主漠然在老中職、誰其鎮之者、於斯印幡郡瀧澤村名主六郎左衛門、相馬郡勝田村名主重右衛門、相議謂、上岩橋村名主宗五郎、身在割元職、稱病沈默、心在聚斂乎、將在救民乎、請覘其意、一日將訪宗五郎、候其門、家僕傳語官吏自佐倉廳來、兩人耳語曰、是卽聚斂之徒也、竊入庭內、欹耳廳之、會隼人歸、兩人叩戶入、謁宗五郎、謝竊入庭內不敬之罪、且謂曰、僕等疑

君久矣、故今犯罪壁聽、初得君之誠實、猶闇夜得燈、吾等爲人民悅、願君盡心、宗五郎唯々焉、二氏與宗五郎熟話數刻、偶有人叩門、宗五郎出迎之、覩則小原村名主半十郎、千葉村名主忠藏、高野村名主三郎兵衛也、宗五郎別席問曰、深夜來訪、何也、三氏曰、抑自新課稅發布而來、領內騷擾、君之所知也、君在割元職、稱病屏居、無一協議、何等意、與斂吏同心乎、將欲救人民乎、敢問如何、宗五郎曰、余亦非不思之、諺曰、難勝於啼兒及地頭、故沈默耳、三氏曰、嗚呼子非割元職乎、比他名主尤重、然而其言如此、何足託大事、遂欲刺之、宗五郎面色自若焉、六郎左衛門、重右衛門、自傍開襖戶曰、公等何喧噪、余輩、與公等同志者也、宗五郎氏之實心、吾等能語焉、公等其聞之、抑宗五郎氏之稱病沈默者、爲上思領主、下救人民也、足下輩勿疑之、三氏跪謝曰、吾等不明、爲斯誤解、請宥焉、遂相議、到天明、明日宗五郎饗酒食五氏（指半十郎、忠藏、三郎兵衛、六郎左衛門、重右衛門、後倣之、）乃頼宗五郎、傳檄相馬郡七十七個村、印幡郡九十八個村、武射郡十七個村、期寬永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會上岩橋村東光寺、三晝夜、有荷糧者、有自炊者、寺內騷然、議不決、宗五郎召五氏曰、衆議不決、徒費數日何益、吾輩請決焉、先可訴之佐倉廳、若不免稅、可訴之江戶邸、復不免稅、不

若訴之幕府、雖然無資金、無事可爲、宜謀之衆、五氏告之衆、々皆併諾、偶有人致書、觀則松浦隼人之所贈、書中言率衆可來訴、衆不堪感喜、同月二十八日、二百三十六個村老幼相率、會佐倉城下、歎訴、宗五郎命五氏、制凶掠、嗚呼領主上野介使之乎、將姦吏使之乎、時人無不寒心、脊負簑笠、手持鍬鎌、腰帶干飯、以五六箇村爲一屯、屯城外及市中、歎訴之聲、如海河之湧、商家閉戸、旅人側目、五氏擧聲曰、稅課發布而來、人民塗炭、生計難立、敢及歎訴、伏願有免除焉、家老矢柄平馬、目附松浦隼人、藤岡金吾、郡奉行磯貝脩理之進、地方掛鳴川玄蕃、淸水伊織、代官壷

內傳右衛門、竹間仙右衛門、宮城喜左衛門、以下二十七人、於城內大廣間會議、矢柄平馬曰、自先君至于今、勸老中職、他領人民且畏焉、况領民乎、而今徒黨强訴必有故、畢竟新課法、出與江戸邸協議、則以我等意見不可免也、鳴川玄蕃首肯曰、余惟、此衆徒必有其本、一犬吼、則萬犬從焉之理也、請諭示使歸散、若不去則斬巨魁數十人、復不去則發炮焉、松浦隼人曰、吾惟、君者父也、民者子也、未有父而不愛其子者也、今忍食君之祿、以些少之故殺其民也、且先君已任老中職、未嘗有增課、今主君亦任老中職、未聞有費用闕乏也、然則人民之强訴、非無其故、諸君

請熟思焉、鳴川曰、領主豈有闕乏哉、當平世、探隴地餘步、爲本田、設新課稅、皆爲君、是之謂忠、松浦曰、今城下之騷擾、焉在爲忠哉、鳴川怒曰、足下思民不思君、受民之賄賂者乎、松浦亦怒曰、余豈受賄賂者哉、夫民者國之本也、不培本則枝葉危、千丈之堤、自蟻穴壞、今日之事、聞于江戸、則主君之耻辱不少、故吾憂焉耳、爭論旋久矣、松浦察家老郡奉行亦無意於救民遂已矣、此夜馳使於江戸邸、翌三十日使者歸致書、言新課不可免、人民騷擾於其地可處焉、矢柄平馬曰、斯衆徒容易不可散、爲之如何、鳴川玄蕃曰、城內惣員整裝、臨人民屯所、嚴諭則必散去、諸員從

之、人民滯城下三晝夜、或勞或慍見官吏之出、悅謂是必免稅焉、不圖受叱咤、鳴川玄蕃大呼曰、汝等輕上徒黨强訴、罪當死、以寬典使散去、且新課稅難免、自今經五七年、則或有免除、農時不可怠、速可歸、數万之人民、應聲曰、救焉、助焉、若不能救助、則殺焉、歎訴之聲、響山林、猶碎城壘、惣吏員無可爲而退、城內復會議、鳴川曰、殺人民雖不欲、不得已、發炮殺十數人、松浦曰、士而殺愚民、所不欲也、我請再論焉、松浦竊謂、數會之議、我言不行、今將到用炮矢、嗚呼當治平之世、佐倉一國、爲鎭人民、發炮殺人、則主君之耻辱、且對幕府如何、遂遣書上岩橋村名主宗五郎曰、

今日之形情、不如使退散、宗五郎亦思之、命五氏含焉、於是松浦隼人素服與同僚藤間金吾、到人民屯所、懇諭曰、汝等徒黨強訴、甚不善、先歸鄕、可待時再願之、余亦徐謀焉、人民含宗五郎之命、且常聞松浦之賢、遂從其言、皆俯謝散去、家老以下諸員、忌散去之速、疑松浦與人民通意譏之江戶邸、遂沒收其家祿、逐松浦、々々携妻子晦跡去、嗚呼賢者不得時可憫焉、松浦出佐倉行常陸、問知音、々々已死、遂轉寓居下總成田村、松浦雖受嫌疑、家無一錢之貯、或典家器、或賣衣服、以營生計、終欲賣印籠、託茶亭老婆、有一僧熟視曰、吾請買焉、給金三分去、蓋知印籠有故緣也、隼人病、女阿室祈之不動尊、一日有老人、聞阿室之言、流涙給金一分、阿室驚喜辭、老人強之乃領焉、問其名、老人曰、余稱船橋村桔梗屋五郎左衛門、營娼妓者也、阿室聞之、竊謂、賣我身療父病、遂伴歸、告情父母、々々迫窮鬼、流涙任其意、五郎左衛門給金三拾兩、携阿室去、宗五郎不知之、尋松浦久矣、同年七月十日千葉村名主忠藏、小原村名主半十郎、之江戶邸、歸途喫飯于船橋桔梗屋、有一女、酌湯茶、姿容溫和、不類常人、忠藏熟視、無得所考、半十郎戲曰、君誠好色者也、忠藏又問他女、曰、彼女自何許來、曰聞自成田來、浪士女也、忠藏想得、潛聲曰、是松

浦子之女也、半十郎愕然、松浦子之女、何到于斯也、密問之亭主五郎左衛門、五郎左衛門告以實、兩氏急報之宗五郎、宗五郎流涕曰、嗚呼忠士不得時、到貧苦販其女乎、卽訪五郎左衛門、償金送阿室于松浦、且謂其父左門、左門此時來成田爲僧、買松浦氏之印籠、想有其故緣訪松浦氏、遂遇實子宗五郎、議移時、宗五郎憫松浦之陋室、使人轉居新勝寺之別室、斯時垂新課税徵收佐倉領民會議、將訴之江戶邸、各定旅舍、八月五日二百三十六村名主會船橋桔梗屋、議宗五郎所認訴狀、皆謂、若不免税、余等二百三十有餘人可死江戶邸門前、遂各分路向江戶、宗五郎以宿痾居于家、同月七日、五氏及二百三十餘人到西丸下堀田上野介侯邸門前、上書世嗣之門族、請除税、邸吏愕然、告之其侯、々使大目附品川定右衛門入衆徒于邸內、衆徒含宗五郎之言、不肯入、定右衛門告之侯、暫定右衛門出告曰、書旨得其意、翌九日可到別邸麻布百人町、衆徒信之乃退、同月九日、衆徒到麻布、家老小島式部、大目附品川定右衛門、吟味役町野源之烝、告曰、汝等願望難許、復可願之其地方、遂閉門退、衆徒歎訴之聲、雖叫于天、邸內闃無聲、衆徒無可爲而還、於是瀧澤村六郎左衛門、千葉村忠藏、急到上岩橋村、告之宗五郎々々々曰、余

過矣、自言之不及夕身書君到西丸下、不入門内則良策、退其場則失策、若不退其場、則領主恥于人、或有除税、於斯宗五郎決意出府、乃召常州時簡村治郎左衛門、同國水野村藤四郎、（二氏即宗五郎女婿也、）託後事曰、余出府則生死難測、為數万人損軀何悔焉、長男宗平、僅十一歳猶幼、次男源蔵、喜八、三之助、皆不辨東西、爾等夫婦與家妻善攝家事、八月廿六日跨馬到船橋桔梗屋一宿、翌日自行徳入江戸、三分旅舍、覗形情、居二經月、同年十月七日、會二百三十餘人淺草並木幾千世亭、謂曰、大衆滯江戸無益、請委我等六人、（指宗五郎及五氏、）我等代數万人、投一命、

何悔焉、二百三十餘人頓首委託、各告別歸郷、一日宗五郎謂五氏曰、余等先衆作事、死不悔、為今計者有前後二、前一計、六郎左衛門、三郎兵衛、忠蔵、三氏其為之、半十郎、重右衛門、二氏、余別有所使用、後一計、余自當焉、先訴之領主同僚久世公、事不成、則復訴之幕府、公等其勉焉、五氏唯諾、於斯宗五郎認訴狀、其文曰、堀田上野介領民、二百三十六箇村惣代、瀧澤村名主六郎左衛門、高野村名主三郎兵衛、千葉村名主忠蔵、頓首再拜、上書久世大和守閣下曰、領主堀田上野介殿、自先代至父加賀守、憐民愛國、々民唱萬歳、及上野介殿、自去秋地租増加、到今春、

設三十三箇條新課税、領内村々窮于斯、或有捨田畝移他領者、或有棄妻子者、有乞于市者、有寺院棄住職者、慘色不忍見、將人家變為狐狸、人民難數及愁訴、不敢許容、故今勞閣下之心慮、閣下垂愛憐、得除新課税、則幸甚、不獨我等幸甚、領内五万三千有餘生靈之幸甚矣、伏願閣下其容焉、頓首謹言、三氏懷此書、正保元年十月廿三日待久世侯于下馬先、無幾久世大和守到焉、六郎左衛門、三郎兵衛、忠蔵、俯伏挾訴狀于竹頭上之、從士叱、三氏為不聞強之、侯取之、輿中使從士携三氏、伴行其邸、（世間之[illegible]）訴、久世大和守退朝、熟視訴狀、愕然謂、嗚呼我國、未曾有

若暴政也、堀田侯為之乎、抑姦吏使之乎、余未見其理然也、我與彼為同僚、面説之則耻辱無所措、乃使佐島儀太夫、山崎伊織、捡三氏、曰、汝等上書寡君、事不順、罪不輕、直贈之其侯、則汝等罪不可圖、故今火斯書、抑堀田上野介掌幕府政令、膝内如此、則何面目立天下哉、汝等勿恨寡君之不容、三氏俯伏曰、僕等訴貴君、萬死猶輕、然頼貴君得除新課税幸甚、佐島山崎曰、汝等志可憐、事達上聞、堀田家存亡不可計、寡君亦憂之而已、汝等其自慰焉、遂附之堀田家臣品川定右衛門、定右衛門伴之其侯邸、下獄窮問首領、三氏曰、我等而已、問其徒、則曰、二百三十六村

而已、預期其死、意氣自若焉、於斯堀田家臣相議、欲探首領、同年十一月廿日、使品川定右衛門、最上磯太夫、到佐倉與家老矢柄平馬、郡奉行磯貝修理之進等議之、皆謂、先入民家、撿貯穀、十一月廿七日分遣吏員百餘人于四方、急入民家撿焉、人民不知爲何事、或匿于山、或遁逃、老幼叫于途、婦女泣于山、吏以民家人不在、入于山或捕縛、或入獄、領内騷然、村吏急報之宗五郎、宗五郎設一計、遣半十郎、重右衛門、布竹頭爲旗、或放空丸炮、或携竹鎗六尺棒、時々擧鯨波聲、吏觀此狀、大恐不知所爲、各竄遁佐倉城、半十郎、重右衛門觀吏之退、大悅、亦出府、城

内吏員茫然無可爲、竊聞上岩橋村名主宗五郎爲首謀、先捕之、則餘不足慮、然今不在家、宗之江戸、遂相與伺宗五郎之居動、宗五郎亦慮之、移居淺草田町、同年十二月五日、三氏相會飲、宗五郎佯病腹痛、之厠、堀田家臣、突然開戸、捕重右衛門、半十郎、窮問宗五郎所在、二氏對不知、宗五郎竊聞喧噪之聲、出厠走、入觀音堂、待天明、明日移千住旅舍、詐爲商人、徘徊于都下、將直訴之大樹公、其文曰、誠惶誠恐、頓首俯伏、謹奉訴大樹公幕下、堀田上野介領民、二總四郡二百三十六村、人員五万三千餘代人、上岩橋村、割元名主宗五郎、哀訴曰、領主上野介殿、自先世

至父加賀守殿、法令嚴明、仁愛之政、莫一不浴其恩者、然而至上野介殿、猶依先勳、被命老中職、諸民皆賀之、上野介殿不顧幕下恩、日行不義之政、遠忠臣、近佞人、使人民陷土炭、僕不忍觀、敢達之上聞、夫貢米者、一歲增一歲、去秋地租增加焉、諸民請免除之、不省、到今春則被命新課税三十三條、心志惑乱、不知所爲、抑自先代遺法已定矣、然而到今代猥增加之、且課税三十三條例、其法方男女日一錢、自家居至牛馬船男女出生慶賀酢醬油味噌油大根野菜、一切收税、居民日貧月困、有親棄子々舍親而遁走者、或有乞于市者、離散轉移不可勝言、於斯二百三十

六村名主相會、數請免除、不省、遂之江戸、訴之吾侯邸、亦不省、至十月、瀧澤村名主六郎左衛門、高野村名主三郎兵衛、千葉村名主忠藏、相與至寡君同寮久世大和守、上訴狀、久世侯附三氏於寡君、々々怒、下三氏於獄、拷問日甚矣、且今寡君居要路、與聞天下之政、然而使我領民陷斯土炭、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可堪慨歎也、嗚呼僕雖代數万人死、事于斯、何悔之有、然僕死、苛政不除則死亦無益、伏願幕下垂愛憐、仰望使寡君悔過萬民免土炭、臨訴不堪泣涕、誠惶誠恐頓首敬白、

懐斯訴狀、待大樹公出、（將軍家光）正保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公將來上野東叡山寬永寺、宗五郎前日穿穴三枚橋東柳下、寄其身、水髮一重衣、祝曰、一殺多生、所願必成、天神地祇、其垂加護焉、時已天明、前後殿蹕、威儀整肅、市中寂然、宗五郎挾訴狀于竹頭、直呈幕下、從士驚叱、宗五郎不恐又進焉、從士捕之、取訴狀、公已入東叡山、從士奉之于公（世謂之直訴）公命之老中井上河內守々々々撿之於殿中、老中以下諸員熟覽了、與之堀田上野介々々々失面目、慍訴狀退朝、召家臣小島式部、品川定右衛門、嘆曰、嗚呼我德薄乎、汝等失臣道乎、今日於殿中、見寄此書同僚井上河內守、汝等其熟視焉、抑宗五郎者何人、我領民也、汝等又何人、我家臣也、當其愁訴之時、與佐倉吏員熟議則當不到于斯、余公事齷齪、不暇省私事、遂使達之上聞、事到于斯無可如何、且我身受天下之大任、裁六十餘州之是非、然而禍難起于蕭牆、有何面目立天下哉、嗟唏々々、終入寢室、諸臣視目與目、如履薄氷、寒心而已、堀田上野介雖暴主失面目、稱病不出、獨自謂、我臣不臣、固宜矣、上岩橋村名主宗五郎者、未曾聞有前代其人此行也、我之窮于斯皆彼之所爲也、族滅其家解我慍、遂請宗五郎於井上河內守、與五氏送佐倉、又捕宗五郎妻子五人下之獄、日々拷問、宗五郎及五氏、一無悔色、遠近爲之無不悲泣、

上岩橋村東光寺院主法隨、請赦宗五郎之妻子、不省、又請之江戶、亦不省焉、堀田上野介稱病閉門一經月、正保二年正月十五日、幕府命出勤、一藩大悅、開門初迎春、於是君臣相議謂、宗五郎爲魁首、可與妻梟之、其子死刑、五氏追放、增租課稅免除焉、獨小島式部曰、宗五郎之子未十五歲、處之死刑、余未見其可焉、且東光寺請助命、幸主君其垂愛憐、上野介不可、同年二月十一日梟宗五郎夫妻印幡郡江原臺、斬其四子、妻阿三在梟上、見其子之被斷頭、顧宗五郎曰、余等固分死、兒童何罪、余聞、人臨死、還念能爲祟、宗五郎曰、吾亦念焉、此日天大曇、時人無不流淚者、遂被殺、宗五郎年四十一、妻阿三年三十八、寺僧法隨雖請小兒助命、憤不見赦、抱其首投印幡沼死焉、二婿葬宗五郎親子及法隨於東光寺、領主沒宗五郎家名、收其財產（後領主使女婿立家名、且除其地稅、今稱木內利左衛門）上野介竊謂、我取耻辱、皆由家臣之不善、遂追放家臣四十二人、復召松浦隼人、命家老職、隼人辭焉、遂任郡奉行、上野介雖悔過革國政、今不及、侯妃有身、至同年七月、一夜夢宗五郎夫妻負磔木一僧抱子、叫而氣絕焉、自是夜々妖怪幻出、邸內震動、同年十一月妃遂死矣、上野介亦大怖、聘讀佛經、妖怪少止矣、二百三十六村人民、立一社將門山、尊爲宗吾大明神、

以二月十一日定祭日、祭其一週間、詣者續々不絕、且立碑江原臺（在今公津邊）表面記宗五郎法名、曰德滿院涼風道閑居士、裏面記妻子五人法名、上野介聞之大怒、使毀其社、人民遲疑、松浦隼人酌民情、之江戶、請宗五郎社如故、上野介曰、壞神社佛閣、我意所欲也、況於抗我一匹夫乎、宜早毀之、於斯遣吏員毀其社、而來復妖怪百出、日逼上野介、々々々備刀于枕頭防焉、慶安元年上野介心氣大勞、如發狂、諸臣大怖、請再建社、上野介許之、人民讙歡、復建大社、忌宗吾字、稱口宮大明神、上野介爲建石花表、刻堀田上野介五字、一夜無風、而折於字頭、松浦以鐵輪繕

之、自是妖怪漸止矣、慶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野介刃酒井石見守於殿中、翌十二日石見守死、上野介大愕、歸邸如狂者、日暮將乘馬出、小島式部扣馬諫、不可、乘馬去、邸內愕然、不知所之、遂單騎欲入佐倉城、夜半城門閉、不能入、妖怪復見、馬不進、上野介拔刀、衛卒驚、告之家老池浦主斗、諸臣聞領主之夜來、一城騷然、幕府視斯狀、爲據佐倉城反、命水野攝津守、五嶋大和守、討之、兩將陣白井驛、遣使曰、汝上野介、害人殿中、罪不輕、今又據佐倉城反形已顯、故幕府命我等問其罪、汝其圖焉、池浦主斗、松浦隼人、請切腹謝之、上野介遲疑、幕府以兩將遷時日不進

兵、更命小笠原壹岐守、永井飛彈守、於是前兩將上書幕府曰、臣等獲上野介、視其情貌、癲狂不似常人、故害人殿中而已、冀幕府有寬典處之焉、幕議送之江戶、遂附秋元但馬守、水野攝津守在佐倉、使城人解散、堀田氏亡、幕府使土井大炊頭領佐倉、大炊頭入佐倉城、聞宗吾之靈、自詣將門山拜之、且謂人民曰、自今可奉稱佐倉領內氏神、人民悅服、明年大炊頭任少將、又奉記口宮大明神五字額面、慶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將軍家光薨、會大赦、封堀田上野介嫡子伊織下野宇都宮（領八萬石）稱堀田筑後守、先是五氏（六郎左衛門、忠三、半十郎、重右衛門、三郎兵衛、）雖免死刑、傷宗五郎親子之

橫死、行公津村江原臺、日々流紅淚、言語如宗五郎在世、五氏遂剃髮稱道心、設堂公津村、迎宗五郎之實父善椿法師、六氏相與供香花、（一說廻國僧來宿、及夜深、藤田道心、持堂金三十兩歸、供之案上、僧見之、欲奪取走、反側、失其氣、自言我鴨川玄春也、遂數其罪百端、天明、六郎道心、覺有匠樹掛廻國僧攫金屍、得懲許之官、於是官賜金僧宗吾之靈云、）

義民傳終

跋

身爲匹夫、非有勢權、慨然擲一身、救億兆之塗炭、赤族不顧者、其惟宗五郎乎、吁訴百端、不適上意、遂死梟上、豈不悲也、當其吁訴之時、艱難誰能辨焉、當其在梟上、哀痛誰能解焉、辨解無人、怨魂彷彿、天爲之催悲、民爲之建社、長使爲人民鎭撫之神、不亦偉哉、頃日父君長野乘穉史之失其實、成斯卷、命余跋焉、

明治二十年七月

男　植松金太郎謹識

明治二十一年九月卅日印刷竣功
同　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下總國香取郡佐原町五百二番地
發行者　朝野利兵衛

下總國海上郡芦崎村九十六番地
著作者　植松金兵衛

同　國香取郡佐原町千九百四番地
印刷者　小倉富次郎

東京日本橋區通二丁目
發賣所　稻田佐兵衛

同　京橋區南鞘町
正文堂支店
同　朝野文三郎

田村維則 著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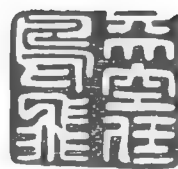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東京鉛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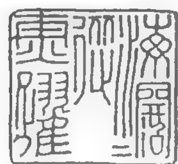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東京鉛排本影印

壯遊

千古

正三位源國武題





田村維則殿

侍史

福嶋安正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

清香田村維則編

君諱安正。福島氏。幼字重太郎。及長號運治。以嘉永六年九月十九日生於信陽松本。藩士安廣之長子也。爲人弘毅果决。好讀書。頗有慷慨之志。雖軀幹不甚大乎。而肥滿强健過之。年甫二歲亡母。慶應三年遊東都。學蘭式兵制。又入爪生三寅之門。通學大學南校。修海外之語辞。後遊早稻田北門社。當時學資缺乏。寒夜被單衣鬻錢雪。後寄寓於江藤新平之家。明治六年四月補司法省十三等出仕。七年轉任陸軍省。專究地理。九年奉命莅米國費府大博覽會。十年西南之役。命爲征討總督本部附屬。十一年任陸軍步兵中尉。十五年赴朝鮮及支那。十六年爲清國駐剳日本公使館員。巡歷支那內地。觀察其地理兵備。著隣邦兵備畧二十卷。

及四聲聯珠六卷。十八年日清韓交涉之事起也。參議伊藤博文持特派全權大使之旌節。赴于支那。君從焉。十九年赴印度緬甸。著印度紀行。廿年爲普都伯林日本欽差公署員。廿一年累遷少佐。廿二年叙勳六等。廿三年叙從六位。又受海外各國之勳章前後八個矣。君通于英佛獨清之語辞。又少解露語。君在普都伯林也。巡遊嗹馬。瑞典。和蘭。伯耳其。瑞西。墺匈二國。塞耳伯。羅馬尼。貌我利。土耳其。希臘。芬蘭。伊太利。魯西亞等之各國。君自出郷貫。算日則在海外。倍於居海內云。君之將任滿皈朝也。欲踰烏拉山嶺。過露都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入西伯利亞。進踰阿爾泰山脈。入蒙古。轉達浦鹽斯德。更經清國天津上海。而皈朝。夫五大洲中。地相連續者。歐亞二洲而已。土地最廣。未曾有單騎跋涉此間者也。君

孤劍獨行。欲經過四千里之地。其膽氣可知矣。君之此行也。欲不顧艱難之如何。不意千障萬碍。以顯靖州軍人之本色。斃而後已矣耳。其意蓋不外于尊王愛國也。眞供一身於國家之犧牲者。其任可謂重且大矣。君之發普都伯林實在于明治廿五年二月十一日。會屬紀元佳節。我公使館高揭國旗。翩飜于雲霄。各國士女。欲觀君之風貌。來集于館前者如堵。內外知友送行者。亦來會。君先拜辞兩陛下之尊影。次告別于衆人。悠然跨凱旋。辞館。豪氣堂々。威風凜々。歡呼如湧。拍手震天。三千八百餘里之行程。山河隔絕。雲烟渺茫。君則一鞭疾馳。遠沒于雲烟縹渺之中矣。以今茲廿六年六月念九日皈朝。閱月十有七。算日五百。時或踏破堅氷白雪。或冐炎天熱暑。或涉深林無人之境。或蹈猛獸毒蛇之巢窟。或

過虎疫猖獗之地。其卒酸可想矣。君之東方論曰。歐洲强國逞弱肉强食之慾。亞弗利加大陸率歸其呑噬。進蠶食亞細亞大陸。而亞洲中僅有其一部者。本邦及支那。朝鮮。暹羅。安南。亞富汗。波斯。土耳其等八國而已。然安南有其名無其實。可勝慨哉。我邦雖屹立于亞洲。在于世界全局之塲。想其狂瀾怒濤。將不出十數年而波及我日本帝國神州。人衆地饒。若一朝得機。則可以與歐洲强國比肩伸張國威矣。國家盛衰之所岐。實在其規畫處置之如何存焉。先哲曰。及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迄今宜視察宇內大勢與隣邦情況。以畫攻守之策。豈可等閑視哉。君初欲跋涉之線路。跨亞細亞亞弗利加二大陸。嘗贈書于稻垣滿次郎。畧曰

啓者。足下清康。欣慰奚如。伏惟皈朝以還。爲邦家鋭意竭力。敬

服々々。今見贈高著一卷。多謝々々。我邦人繙之。則破其頑冥。可知矣。足下諒僕之宿志。爲忠告。是荷是感。僕行旅之資。無道于支出。僅齎經過魯西亞中央亞細亞之北部蒙古西比利亞。滿州及直隷之資金二千圓。欲以明年一月一日起程。騎馬輕裝。目擊露國冬時之實況。以四月中浣。到烏拉嶺下。想應白河凍合之期。達于天津。只憾不達宿望之全豹耳。爲偉圖者。遇阻碍。古今之通義。不足怪也。匆々拜復

廿四年九月七日　　安正

稻垣賢兄

君又上書于有栖川宮參謀總長。畧曰

安正稽首再拜。謹上書于殿下。安正皈朝之途次。受命遠征。其

地爲烏拉山。東部西伯利亞及蒙古。而冬季數月之間。到處積雪堅氷。實皚々之廣野而已。民皆廢農工貿易百般之事業。恰如往無人之地。假令雖蹴雪破氷而進。所益不多。故欲以四月上澣出于烏哈。自一月至三月之間。不駐伯林。則居魯京矣。則其得益多而省冗費。不爲尠。乃將以明年一月一日發伯林云々

君受旅行之允可也。喜達其宿志。自以爲。單身行于長途。不如騎馬之便。且自古欲立殊功者。不可無非常之事。歐亞兩陸交通。幾十年于茲矣。未曾聞有單騎横過此地者也。吾請試之。此行也。不得不携魯國政府之旅劵。乃與井上代理公使。俱詣伯林駐劄魯國大使。請以旅劵付與之事。其回示旬餘未得報。君以謂設魯國政府不諾。則取路於波斯及阿富汗。經伊犂新疆。達其目的之萬一。遂不待其回答。以明治廿五年一月四日。告普國外務省。以本國政府召還之事。明治廿五年一月十二日。普國皇帝延見君及兒玉少將。特授赤鷲三等勳章。君感激與少將仝抵伯林宮中。告別。皇帝更賜敕語

朕嘉卿之久在我國。而親密兩國軍隊之好意。今卿去此土。又失我軍隊之一良友矣。朕深惜之。卿致此意于貴國皇帝陛下。朕祈卿之無恙達于本國。爾

君接此鳳音。感泣不知所措。廿四日魯國政府特授旅劵。於是兒玉少將報告本國曰。今也福島少佐。將單騎經過魯西亞西伯利亞滿州支那諸國。此遠征也。普國擧朝野。所共驚嘆。新聞紙上。無

不日揭此事。遂喧傳于歐洲全土。軍人及地理學者殊感賞焉。一月十二日。小官與福嶋少佐。拜謁於普國皇帝陛下。帝賜以優渥之辞。且少佐所拜受之勳章。超常格。是賞少佐壯圖之所致也。又伯林駐劄各國公使館武官。爲少佐張宴於大旅館。是亦爲異數矣。少佐及購騎馬。乘馬會社主。嘉其偉圖。半價鬻之。以表義俠。少佐因命馬曰凱旋。盖欲萬里遠征爲國家有所盡也。普國騎兵將校。皆賞感少佐勇敢。謂此行關騎術進歩。非僅少也。地理學者亦云。此行得地理學上之要旨。盖以少佐備學識經驗膽力三者。且通于數國之語。稱賛不已也。又我同胞二十餘名。爲君張宴祝之。

君起拜祝規曰

不肖安正。今也將遠征。幸得同胞諸君之賛同。享此待遇。安正

之榮曷加之。夫此擧也。固非欲表區々一身之功名。知安正之心者知之矣。設雖遇難苦。安正所志。欲爲我神州斃而後已矣耳。然前途遼遠。山河險惡。此間危害可知安正固不期完身而生還也。若幸因昊天之佑護了此行。達安正之微衷以得與諸君異日再相・見於日本。則眞望外之幸耳。至其成敗。在今後一年之間也。諸君幸記焉。若安正發程後。消息有不通。則安正之屍。横于大陸荒野上矣。安正微衷之所在。幸告之我郷閭同胞。是所以安正之深請諸君也。云々

語々悲愴。句々壯快。滿場爲肅然。嗚呼聞此辭。而不感泣者。非人也。少焉一齊拍手。聲震于滿堂。明治廿五年二月十一日午后五點鐘。君發程。爾來冒風雨。蹈氷雪。君自入魯京瓦爾召。暴風積雪。

寒威滋甚。寒温器下於零点以下十四度。然君不用毛帽。冒冱寒以爲西比利亞冬日之行旅。亦不足意也。凡騎馬之時間。自七八時至十二時。然毫不覺疲勞。旅中雖罹寒疾。常得不用藥劑而癒。

夫君之遠征也。宇内列國所注目。其擧動數顯於各國新聞紙上。以故君愼重。自誓不汚我國威與軍隊之名譽。魯國之待遇君也。極鄭重。每過駐兵之地。則軍隊將校。送迎數里之外。或將校誘之其邸宅。遇以賓禮。每宴祝我聖主之萬壽與軍隊之隆盛。併祈君遠征之達其志。或贈紀念章。以表其榮譽云。三月廿四日到聖彼得堡。陸軍學校將校數名。歡迎君于府外數里之地。校長親出誘君。懇饗之。此校教育騎兵士官。學生百五十人。君寓于此。就獸醫究乘馬之攝生及蹄鐵之要務。併製蹄鐵器具。然不知乘馬果能

耐跋涉蒙古西伯利亞之地否。是其所顧慮也。當時聖彼得堡之寒氣。上下于零点。君訪我公使館。面館員。致伯林駐在諸氏之書。此日始沐浴。自覺体量之減。然爲風雨所侵。面色如鐵。不失軍人之眞相。其夜宿於公使館。詰旦君與代理公使大前氏倶。訪外務陸軍兩大臣。參謀本部長。警視總監。衛戍司令長官。聖彼得堡府知事。皆面接。質旅中之事。見厚遇云。廿六日君就我代理公使請謁魯國皇帝陛下。廿七日魯國外務大臣贈書。告皇帝賜謁見。三十日君駕滊車。赴牙知那離宮。皇后先賜謁。談以英語。皇帝用佛語曰。卿以何國之語爲易乎。君答曰。英語可。陛下終始用英語。後忝陪食之榮。小人嫉之。外字新聞記妄誕不稽之事。欲傷君名聲。乃揭于普都新聞紙曰

福島少佐。欲自普都伯林單騎歸日本東京。今也其計畫變矣。三月十八日到晏士諸伯爾。騎馬之行。則以聖彼得堡爲限。若越之。止于莫斯科。將駕滊車。達浦鹽斯德。搭滊船。而皈京。少佐体疲神勞矣。大膽之遠征。遂屬水泡云々

伯林之知友。覽此記。贈書于君。問其信否。君以電音答曰。予之心志必不變也。此行唯有生與死耳。君復贈書于伯林之知友。畧曰

命九日以電音達貴聽。本日拜辭牙知那離宮。皈公署。會閱芳墨於机上。其書云。獨逸某新聞紙上。信細人之說。揭僕之騎行云々。此兄未知安正也。安正設雖蹈水火。平日之決心。毫不可動。只期斃而後已矣耳。晏士諸伯爾停滊車之所。此非我經路。誤謬亦甚矣。又僕自莫斯科。搭滊車到浦鹽斯德云々。嗚呼迂

哉新聞之記事。不知鐵道線路之所在。可笑。望此一章載錄伯林新聞紙上。幸甚

君在魯京聖彼得堡。十有五日。四月九日發程。正午寒溫計七度。道路泥濘。不便于騎行。太古森林。蓊鬱于路傍。午后投于一農家。寢室甚不潔。君終夜不能眠。亭主爲讓其寢室臥之云。十一日發途。沿道皆寒村。三日三食。日食鷄卵三十顆耳。十二日抵諾峨羅特。警官教員等來觀者如山。步兵聯隊長某來訪。蓋相識人也。十三日發途。此日某亦來訪。贈一紀念章。將校數人送君於市外。樂隊整列。奏日本進軍之譜。來迎者。則新聞通信者。警官。州廳書記官是也。一警官拉三令孃。驅三馬之橇。訪君。三女皆妙齡艶美。頗慰旅情云。廿日達某村。會融雪河流暴溢。君冒危險。渡激流。投于龍騎兵第一聯隊營。廿一日河中氷塊充塞。不能濟。廿四日達莫斯科。君贈書于友人。略曰

四月九日發聖彼得堡。會洪水。駐馬二日。此地不便于騎行。然十六日間。過日本里程百八十一里。遂達莫斯科。此間宿農家者三。家皆不潔。除鷄卵麵包茶之外。無可飲食者。其困苦不可名狀。又駐兵之樂隊將校迎僕者四。得紀念章三個矣。足下試思。東京與信陽上田之間。無市街宿驛。僅有路傍寒村之在。則其寂寥可想。自魯京至諾峨羅特。日本里程六十五里之間。每六七里。寒村僅存耳。雪深人稀。如四月十六日。僅逢橇七臺與人五人耳。足以想像其一斑矣

君在莫斯科。十有二日。五月六日發程。時會雪融。道路泥濘。凱旋

頗有疲勞之狀。聘獸醫施治。然凱旋卒不能步。君牽馬而步。其困苦可想。比抵博爾地諾。凱旋不能步。殆呈死狀。乃聘獸醫療之。君以爲。今期之全治。則空費數旬。不如購新乘。然世人若聞吾欲購新馬。駕流車。或恐謬傳廢騎行。乃裁一書。致在伯林我公署。十二日午后。獸醫警官亦來訪。獸醫曰。治療二週日許。而凱旋可得步。然不勝乘用矣。君吞涙棄凱旋。欲購一良馬。而不得。皆曰。欲得良。則孰若還莫斯科。君發電音于所知聯隊長某。問良馬之有無。接其返電。直駕流車。赴莫斯科。十四日正午抵兵營。訪聯隊長某。々引君食堂。饗之後示良。令一兵卒試乘。馳驅如飛。君大喜。乃投金三百五十羅布購之。此夜宿某家。十五日滯在此地。十六日辭某家而去。某令一兵卒護送。君之去也。就厩數見凱旋。々々擡頭。如欲訴者。君爲流涕訣別云。十八日午后一時半發程。到烏拉地米爾。其所乘之馬。名烏拉。強健不劣凱旋。然未馴遠行。君深注意于馬之健全。僅四十露里之間。休憩二回云。此日郡長警官貴婦人等。驅馬車及自轉車。歡迎君于數里之外。或携酒肴饗君。繫烏拉于消防隊之厩。懇切無不至。是日駐此地。與副官某倶。巡覽學校兵營等。昇倶樂部。駐在將校又饗君。此府人口凡一萬八千。市街綿亘丘陵。風光頗美。五月廿一日到土露圖巴村。正午寒溫器列氏廿二度。路傍無綠陰。其不便甚於寒天。君爲烏拉休憩二時餘。前是。君脫獸皮外套。換以春衣。此日俄覺衣重。流汗濕身。此地旅舍無椅卓寢臺。雞卵麵包之外。不能復下咽云。廿二日憩一小村。會溽暑如焚。烏拉稍疲勞。廿五日正午達窩爾噶河岸。乘流船達

尼直諸峨羅特。投旅舍。旅舍枕窩爾噶河。風景可喜。滯留三日。地方政廳。常俾一警官護君。待遇頗懇切。廿七日午后七時半。抵這努哈村。投郵便局。學校教師僧戶長等。聞君之到。來會交問荅云。五月三十日經留哥窩村。六月七日抵斯維惹克村宿焉。此間海暑甚。日中不便騎行。十一日間。僅過四百四十五露里。六月八日達喀森府。顧尼直諸峨羅特以東之道路。所謂築推道是也。其幅大約五十二米突。中央車道四十米突。左右人道各六米突。其規模廣大。於歐洲各國。未見其比云。然人煙稀踈。少行旅。幾不過供驛車農馬往反之便。故到處生蔓草。牛羊來食。又人道植樹綠陰連亙百餘里。尼直諸峨羅特喀森二府。四百四十四吉羅之間。三小市街旅店之外。無寢具。又乏飲食。纔賴警吏之力。得購一雞。喀

森府爲露國飢饉地之中心。故丐兒徘徊。人心不良。宿泊料錢不廉。然露國內務大臣。以特付一警吏于君。不難求宿。雖然飢饉之餘。弊害百出。雖警吏不能制也。一日君憩於驛舍。一老夫入。君之室乞哀。君不解其意。呼巡吏問之。巡吏荅曰。是村人也。今乞哀于貴官耳。而巡吏不敢叱之。君微笑與錢二十。老夫大喜。拜神畫十字於胸而去。時驛舍之主。頻有欲得茶價之色。君臨發投錢六十。主人歡極忘謝辭。匆卒懷錢云。其飢餓之情況可想矣。在喀森四日。睡眠休神。肉食養体。六月十三日發程向白耳穆。時方暑威酷烈。道路無樹陰。徒加馬匹之疲勞耳。喀森以東。至阿慕斯克二千餘吉羅之間。晝眠夜行。自午后八九時。至明朝四五時。投人家。午睡云。此間雖暑氣酷烈。夜間稍覺冷凉。此地森林綿亙。以故常過

樹間。猛獸强盜出沒各所。君納短銃于外套。供緩急之用。廿八日達白耳穆。豫備步兵第二百三十四大隊副官某。來迎君於十露里之地。將校樂隊來奏本邦君代之譜。又送君于將校集會所。饗晚餐臨去。大隊長某。表該隊之名。贈一紀念章。君在白耳穆四日。七月二日發程。憲兵大佐錫露古布氏。驅馬車送到八十露里之地。又州知事。令沿道護君之行。渾固爾市。位于白耳穆之南八十八露里。豪商土比仁氏。誘君于其邸饗之。且贈紀念章。君發此地。警官豪商等。驅車鞭馬。送到市外數里之地。喝采之聲動天地。七月九日達額喀特林堡。警視監派一警吏于二十露里之外迎君。待遇極厚。又豪商巴固烈斯幾氏。贈一紀念章。君之去也。數騎駢轡。送到十露里之地。開行厨于原野。舉觴祝君之健康。君過達里

察也。紳士貴婦。騎馬乘車。以送君云。白耳穆額喀特林之間。即所謂烏拉山也。山頂拔海面五六千尺。地勢漸高。無巖峰峻嶺。傾斜緩漫恰如行高原。車馬之往來甚便。故人或不辨爲歐亞兩陸界之山脈也。唯有一石碣刻以亞細亞爲東。歐朗巴爲西之文字耳。君之過此地也天候屬酷暑。白晝不便于騎行。道路松杉鬱茂。無數毒蟲襲人馬。馬匹頗疲勞。三百九十五吉羅之間。費八日程。日行大約不過五十吉羅。雷雨數起。霖雨雖濕衣。身無更衣。每以体溫乾之云。君素鐵骨。病魔不能犯。故不恐蒙古之沙漠。與西伯利亞之嚴寒。唯欲十月以前過蒙古。何則蒙古高原積雪之時。車馬跡絕。四顧皚々。不覩山河。是以欲降雪前達庫倫。然算日。則僅七十五日。而里程尙有五千吉羅。一日不可不騎行七八十吉羅。蓋君

之乘。不能堪此也。君更欲得良馬二頭以達阿慕斯科而未獲也。此間君安眠者二。纔欲眠則無數臭虫來襲。一夜床板上敷草秣而臥。家主授一寢布臭虫復來襲。徹曉。八日間得肉食者二。飲食無常。君在額喀特林堡五日。七月十五日發程。十七日騎行百三十吉羅到喀木舒羅布地勢平坦。道路最良。叢林田圃相交。頗便騎行。然路傍無樹陰暑氣炎々。又乏食物爲臭虫所襲。不能安眠七月廿三日到朱緬府城係于魯人嘗攻擊西伯利亞時之創建人口壹萬五千餘商家學校病院兵營旅館銀行等。家屋駢列。繁榮之市街也。此地爲郵便及貿易之要路歐魯之貨物悉賴滊船以運搬于各地水路三千二百吉羅米突也。西部中。稱貿易繁昌之地在朱緬一日。七月廿五日發程。向阿慕斯克此間曠漠之平野

也。丘陵起伏。人煙稀疎。有牧場少田圃朱緬之東。即西伯利西之西部也。午后二時。寒温針昇九十五度以上數矣。八月一日發都舒露土巴驛經惡疫猖獗之地投鄂爾魯巴驛此地惡疫殊甚。村民不辨衛生之爲何物室內頗不潔。蒼蠅群來。不能眠。厩隅有空車欲敷草就眠。暑威酷烈。煩悶甚。有一車夫誘君于一室此室蠅少。假睡至午后六時翌三日午后六時半發程。過虎列刺猖獗之地少憩焉。再發程。時會暗黑纔借星光騎行。伊錫穆河右岸。道路險惡凹凸。悲風動小樹唯聞虫聲唧々耳。時雖有嚮導者唯畏懼以隨焉。故行一二露里。而逃走云。君按地圖期應進行於南而反見北極星因欲閲地圖無燈火欲就電線所在之地暗夜不能認。彷徨進馬。一露里許。遂得達電柱之下驅馬六露里。越一阪路時

乘馬頻嘶。顧視則一驛夫手短銃欲迫之君微笑而過。蓋渠聞馬嘶以爲盜來。爲之備者歟自是道路平坦。騎行甚便。數十露里之間。人跡全絕。乾坤獨有君耳。時波斯之地虎疫猖獗。越裏海侵入魯國襲西伯利亞西部君經過其地大約千六百吉羅。或宿病者家或途上施藥于病者此間村落亘數十里無醫師藥鋪以故警察之令。不普及人民不知豫防之法病勢愈猖獗。君之不感染其病者。眞可謂天幸矣。八月八日午前六時。達阿慕斯克高原三省大總督。騎兵大將男爵達烏白氏。派警官于津頭且命旅舍準備。衙門文官喀比也布氏。能解支那語爲君斡旋周到。君之發此地。總督令管下知事圖其便。君駐在阿慕斯克五日。理要務。八月十二日發途。向賽密巴拉廷斯克路概沿額爾齊斯河右岸西連西

伯利亞大高原途次宿驛之外。無遮眼界者。一望千里之草野。悉適牧畜沿道村落。皆爲哥薩克屯田駐牧之所君頗如惹感覺者。時老少男女集于村頭或整列于街路。爲敬禮農衣或裝戎衣騎而先導君云。駐西爾諾巴羅喀驛一日。三十日達賽密巴拉廷斯克知事參謀少將喀爾勃氏。命一警吏爲嚮導又派一文官于七十五露里之地迎君于豫備步兵大隊野營地將校集會所饗午餐又參事官馬舒固布氏。以能佛語爲嚮導在賽密巴拉廷斯克五日。九月五日發途。十六日達阿再臺斯克賽密巴拉廷斯克以東。四百餘里間。山嶺溪谷。絕無樹木草野一望無涯。幾爾吉斯人牧場爲尤多。自此漸進。山野多杉樹峻嶺冠太古之積雪聳于雲外風光絕佳。此一帶之地。在數十年前。屬清國版圖云。向亞爾泰

山而進。地勢漸呈波狀。又數上下丘陵。地勢益加高度。不便于騎行。烏斯乞喀細諾固斯克。位于賽密巴拉廷斯克之東方一二露里之山間。人口大約八千許。一小市街也。枕額爾齊斯河。蓋扼科布多搭爾巴喀台兩道之要地也。屯常備步兵第一大隊。西伯利亞哥薩克騎兵第三聯隊一中隊。與山砲兵一中隊。蓋此兵則魯西亞帝國中。僅不過二中隊云。賽密巴拉廷斯克之沿道。有一條電線。南至齊桑市。君之行旅。自是無電線之設。齊桑市隔一帶山脈。西南接搭爾巴哈臺。爲魯清國彊界之鎭府。駐屯常備步兵一大隊。哥薩克騎兵第三聯隊四中隊。及野砲兵。車馬可通搭爾巴哈臺。屯集清國內地之防備兵。且駐在大臣。以西方十數露里。堺魯國。此地有魯國領事館。君攀烏蘭達巴之峻嶺。踰阿爾泰山。大

約百露里間。道路最險惡。或攀峻阪。涉溪水。或蛇行峽谷之間。懸巖絕壁壓頭。巨岩魂石橫路。騎行頗艱。自烏斯乞布夫達爾明斯克驛。再沿額爾齊斯河之右岸。地勢漸高。險阪峻嶺之間。車馬往來。而阿爾臺斯克驛。則挾于峻嶽之間。三十露里之平野。接科布多彊界。頗爲要衝之地。駐屯哥薩克騎兵第三聯隊一中隊。有稅關及郵便局。此地爲魯國郵便局之最終點云。經烏斯乞喀細諾固爾斯克之時。步騎砲兵之將校二十餘騎。來迎君於二十露里之地。饗晚餐。臨發奏名譽行軍之譜。警視監郵便局長俱誘君於文官俱樂部之旅館。饗之。迫發程。數騎送君於第一驛。郵便局長爲之誘導者云。君屢遭道途之困難。費資滋多。達喀細諾固爾斯克。時所餘僅二百圓許。而欲跋涉蒙古。再達西伯利亞之境。尙有

里程三千餘吉羅。洹寒日迫。不可不求防寒之具。又過無人之沙漠。不可無强健之馬。前途遼遠。萬艱踵至。會自浦港電報至。曰旅費已送義爾古德斯克總督之處。君有蘇息之思。乃受金七百羅布。鼓勇向蒙古。君在阿爾臺斯克二日。九月十九日發程。此地邊境之一小村。僅有郵便局及稅關耳。然文武官懇切遇君。貴婦人令孃等。冒霪雨。送君于十餘里之地。此地雪峯聳于天。山麓紅葉爛斑。風光可喜。衆乃敷毛布于枯草上。汲溪水。煮沸之。開所齎之行廚。談笑擧盃。祝君之遠征。人皆諒君蒙古旅行之困難。以故更加懇情甚云。廿一日冒風雪。騎行烏蘭達巴嶺六十露里之嶮路。

九月廿二日君自阿爾泰山中。贈書于鄕里某氏。其畧曰

踰阿爾泰山之險。明日將入蒙古。疇昔行六十魯里。道路嶮峻。

又會大雪。頗感困難。然較之胸中所得。亦聊足以償之。體軀益健。旅中日本里程百四十里間。無一人家。間十二三里。惟有帳幕耳。

書於亞爾泰山中八千五百餘尺之雪中帳幕內

安正

某殿

想君草此書時。氣息將窒。手足俱龜。不堪把筆歟。亞泰山上堅氷積雪皚々之狀。亦足以想察矣。廿三日午前達絕頂。山拔海面九千三百八十尺。是爲魯清二國之疆界。自阿爾泰斯克。至烏蘭達巴。百九十五露里。尙到科布多。則更添三百五露里也。君停馬于頂上。攀巨巖。用小刀。刻大日本帝國陸軍步兵少佐福島安正經

過此地之十九字。為登臨之紀念。因撫𢧐獨語曰。爾阿爾泰。其名雖高于天下。今予高於爾數尺矣。從是進入外蒙古之地。眼界一新。形勢頓變。自烏蘭達巴嶺至科布多之間。概屬險阻。巨岩大石橫于路。騎行頗困。山無樹木。曠漠荒野無人家。唯有所逐水草遊牧蒙古人之帷幕耳。且蒙古人心不良。地方官吏不庇助。欲借土人之帳幕而宿。亦不易。故騎行不如意。三百五露里之騎行。費九日云。十月一日達科布多。君自阿爾泰驛以乘馬䭾馬各二頭發程。因塞密巴拉廷斯克知事之力。得嚮導者二人。是無他。自阿爾泰驛至科布多。五百餘露里之間。山道積雪皚々。與蒙古之交通已絕。國境硝兵悉撤去。寒威凜烈。馬糧亦絕。以故要䭾馬與嚮導者云。時露國行商阿查諾氏。在科布多。頗懇切。君宿其家。藉氏之

力。得一嚮導。又科布多辨理大臣桂安氏。令一兵計駐幕之便。幾爾吉斯人。亦頗懇切。到處酋長常從數騎而隨伴。至無人之地。則設帳幕。供宿泊之便。厚待遇云。十月四日向烏里雅蘇臺發途。時寒温器羅氏十二三度。少覺温暖。然寒冷日加。又數遭暴風降雪。部落遼遠。道路荒廢。其困苦可想。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之間。乃傭一蒙古人。為嚮導。科布多參贊大臣。亦派每臺蒙古人一名。嚮導君云。此間山嶺多石礫。而乏水草。不能飲于馬。君所牽曳四頭之馬匹。皆駿良。雖能踰烏蘭達巴之峻嶮。耐科布多街路之困難。過此而來。困苦益加。疲勞愈重。一馬肉瘠骨露。殆將斃。十月十二日達烏里雅蘇臺。與其疲馬于魯商。更購蒙古馬一頭。在此地二日。十月十五日向庫倫。自是欲橫貫喀爾喀之二大部。即三音諾顏

親王部。及土謝圖汗部之中心。跋涉無地圖所載之道路。乃備四百四十斤之飼料而發途。夫蒙古部落。皆逐水草轉居。故雖有嚮道者。得其便少。不敢要之也。定邊左副將軍。以每臺派出二卒。君率之。得探蒙古之事情。然一馬遂斃于途。露國政府訓令科布多參贊大臣。及烏里雅蘇臺定邊左副將軍。保護君也。其旅行劵中。唯有查撿放行之文字。而無可庇保之明文。然露人懇篤。每臺派出人夫云。蒙古人盲昧不文。今世紀所稀見也。水草牧畜之外。不解一事。又少通支那語者。以故君記旅中必要之蒙古語百五十餘言。纔得其便。自科布多至庫倫之間。少降雨。樹木疎。雖有湖水。泉源甚乏。又不見河川之大。烏里雅蘇臺庫倫之間。到處雖富水草。以牧畜盛之故。帳幕近傍無青草。加之寒威凜烈。溪流結堅氷。

乏飲水。故不得長騎行。到帳幕之地。則先休馬。夜間放數里外之野。詰且曳來。與食。然幾爾吉斯產之健馬。竟不堪其疲。途而斃矣。此日寒風劈膚。而途尚遼遠。乃負斃馬所荷之行李于他馬。纔賴星光。數渡水溪。午后十時半一睡帳幕中。詰朝購一馬發程。時二馬已斃。獨亞爾泰與安之二頭。能得堪此難。零點下二十度前後之寒夜。出數里之外。喰枯草。每朝自還。君繫之幕外。俟嘶與燕麥。霜露頻降。馬毛殆呈白色。嘗雪咬氷。僅得不渴矣。如此者二十有八日。其行路則當我二百四十八里。而無一日休憩。鋭意前進。能保其健康。十一月十二日遂達庫倫。君之入蒙古部落也。巨犬覘君先大吠。蓋蒙古之俗。人死則棄死體于地。使犬肆咬之。以故其犬最兇猛。他人來則忽迫之。危險不可言。諸部落之帳幕。多不過於

十個。畜馬百餘。牛四五十。羊三四百頭。又豢一二犬。備盜兒云。又聞蒙古之一部。有死者。則投遺骸于沙上。餓狗爭啖之。嫌其殘餘。來于帳幕中。於親族之面前。啖之。不敢怪云。人若來則犬忽吠。主人聞之。出于幕外迎客。導入幕中。其妻纏襤褸。坐爐邊之土。据鐵鍋。投汚穢氷雪于鍋中。摑牛馬乾糞。投爐而焚之。粉碎茶片。投之鍋中。入牛乳于其中。和之。又移之藥罐。而與客。々受以木椀。喫後以舌甜椀。藏其椀于懷中云。君入幕中也。主人見其單身無所恐。老幼男女群來。問君之健康。語辭不可辨。彼見外人。則曰俄人。猶如往昔本邦人。指外人謂唐人也。土人呼清帝云滿州汗。呼魯帝云俄羅斯汗。故問君。以爲某汗人。君乃應曰。日本汗也。衆皆或疑或笑。有奇異之色。是無佗。彼唯知宇內有滿州與俄羅斯耳。又問

海岳遠近。不能答。如不堪煩者。及其漸馴撫君之頭足。又品評衣帽。問所携物品之價値。若見食物。必乞分與。以故旅中囊中麵包。五六日而盡云。迨其請晚餐。主人自幕隅塵芥中取羊肉。唾靴皮。礪小刀。割肉于膝上。投之鍋中。糞火烹之。其不潔不可言。然餓則不撰食。偶得煎麥煎栗。則大覺快云。土人則團坐于爐邊。右手把小刀。左手握肉塊。或割或齧。其醜態不可名狀。帳幕以駝毛布蔽之。然寒威酷烈。夜半寒温器。昇降于零點下十度。每朝妻女先起。開幕頂之煙突。以取明。燃馬糞。煎茶全家出得。則用茶椀盥漱。又以其器喫茶。君每就眠命翌旦早起。彼頑然不介意。又不辨暦日之爲何物。以故概每朝九時發程云。九月十九日自發亞爾泰驛以還。駐于科布多及烏里雅蘇臺之逆旅。各二日。其他宿于土人

帳幕中。常如在野營。然體軀剛强。健全不異平日。或至食羊肉二股。然以不食野菜穀類之故。腸胃不和。身体發熱。頗覺困苦。凡蒙古山中庫倫之外。無醫藥。其道程則二百八十露里也。無由治癒。食慾漸減。僅飲牛乳。若欲得煎麥煎栗。土人吝而不與。雖困臥爐邊。彼等無毫救護之意也。如此者十有餘日。沍寒徹骨。風雪劈肌。不能施醫藥。只僅纏外套。臥幕隅。見糞火之明滅。聞兒犬之吠。轉感無情云。十一月十一日達庫倫。無旅舍。宿于露國代理公使之館中。人馬得無恙。君在庫倫六日。十一月十八日向義爾古德斯克發程。十二月九日遂得達義爾古德斯克。此地位于昂噶剌河之右岸。西伯利亞之一大都府也。東部西伯利亞總督駐于此。兵營宏壯。人口有三萬二千。有舊教寺院。巍然聳于雲際。殆有別天

地之想。君在此地七日。十二月十七日發程。三十一日到上烏廷斯克。一月十五日到乞搭。三十日達斯圖勒爾喀。寒威加劇。人馬呼吸窒塞。瀕于死數矣。三月八日達黑龍江州伯拉照夫琛斯克府。此地丘陵圍繞。人口六千。貿易繁盛之地也。君在此府也。昇任中佐。以促皈朝。爾來絕君之音信。蓋徵參謀本部刊行西伯利亞地誌。考君所跋涉。則如左。凡冬期既至。飛雪埋原野。無寸巖尺樹。禽獸絕跡。地上不見一物。初寒後。至氷点下四十五度。人畜或不能生息。森林喬木鬱茂。不餘尺地。喬木腐朽。而新樹發芽其上。空滊乾燥之地。多産樅松落葉松等。樹幹長大。空氣濕潤。恰如在蒸氣中。且多湖水。蚊虻生育其中。害人畜。土人常以網覆顏。以免其害。若欲安眠。則先以薰煙。充塞于室中。又飼牛馬者。至于夜焚燎

火以防蚊虻云。凡森林之地。寒威極凜烈。或降于氷点下四十五度。然大氣靜穩。雪片不飛散。犬聲遙聞。四方寂寞。或野鹿千百屬集。互取温氣。犬則棲深穴。見行旅吠之。雖會此嚴寒。土人毫不恐。或出獵焉或遠游焉。然甚畏風。降于氷點下十五度。雖被温袍。不能防之。唯燃火取暖。以纔禦寒耳。若至暴風捲積雪。天色爲暗。則不能開眼進步。故行旅恐失途。伏橇下。待風止。若久而不止。遂不免凍死也。西伯利亞曠野之一部。地質泥土。至夏季則受日光而腐敗。惡氣充滿于曠野。啻不害人類而已。雖禽獸亦避之。其惡氣附着于草葉者。化爲露。帶紅斑含鹽味。獸類好食之。數發疾病。世稱之西伯利亞之疫云

嗚呼君以東洋之安危。爲念久矣。宜以爲。歐洲諸國虎視耽々。窃

覘東洋。蓋歐洲大陸之平和。則係于東洋危殆之日也。豈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而可乎哉。今也魯國南下之勢日迫。鋭意促西伯利亞鐵道之竣功。一朝告成。則國防商業之關係于本邦也大矣況魯清爭境。又角力於雞林。既久矣是以君請于參謀本部。企前古絶無之遠征。陛下特嘉賞之。賜內帑金二千圓。君乃查察其風土人情敎育地理兵制等之如何。或筆之於書。或藏之於胸裡。就中地理探究之事。莫不精細周到。資我國防兵備。蓋非鮮少也君在伯林也。學寫影之技。其所撮影山河之形勢。城市之實況。不下數百種云。蓋此偉圖畢竟。出于一片愛國之至情。溢至于此耳。事固以渉軍機。不得悉其詳而窺其細。止錄其紀行之梗概而已。夫護比之炎熱如熾。烏拉之氷雪蒙古之冱寒。其辛酸可想矣。君留

殊勳於異域。齎功績於我國。天下識與不識咸壯之。川村純義井上毅等。首設歡迎會于東京。其他日本經濟會。東邦協會。各地有志等。歡迎君。有欲傳芳名於千載之擧。於戯可謂亦偉矣

後進之士。繙此書則自勃興愛國之情與堅忍不抜之志。確然立志也可知矣。是予所以草此編公于世也。若夫郡司海軍大尉之赴占守島也。雖有少蹉跌。至于愛國之精神。蓋在與君伯仲之間耳。大尉之功績。雖未能觀之於今日。後世利於國家。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嗚呼是可謂共國家之干城焉耳矣

書福島安正君傳後

靜陵　淸香田村維則

皎月跨鞍。夜踰烏拉之嶺、鐵蹄蹴雪。黎明渡蒙古之曠原、猛獸毒蛇不加害。瘴烟癘霧亦不布毒。於是徐觀察內地之形勢、或宿於虎疫猖獗之地、或沐浴于風雪、不浴三旬有餘。不眠六晝夜。或渡氷塊激流之間、或過沙漠渺茫之中、或入深林、或攀峻嶺、渴無飮。飢無食。愛馬凱旋遂斃矣。君意氣愈剛。一意欲表我瑞穗國之名譽、勇進奮勵斃而後已矣耳。夫丈夫一決志。則雖蹈水火不辭者。是大日本帝國軍人之本色也。横行彼歐亞大陸、輝名聲於寰宇、以鼓舞我軍人之志氣、豈可不謂十九世紀新日本之英雄乎。是功蓋雖由君之赤心所致。抑莫非因我神州祖宗之威靈。與叡聖文武皇帝陛下之威德也。我蜻州巍然。屹立于東亞、元慶之間。碧眼奴竊窺我邊陲、勝海舟翁達觀宇內之大勢、斷然致江城、永欲獨立我帝國、而絕海外之覬覦焉。今也陸軍有福島中佐、海軍有郡司大尉、其雄圖遠畧。求之坤輿列國、不多視其比、如此而不已。則海陸之戎事。不足復憂也。予竊爲邦家賀之。爰聊經緯其小傳及紀行梗概、以酬君勞云爾

明治廿七年十一月廿　日印刷
明治廿七年十一月廿三日發行

編輯發行者　神田區仲猿樂町五番地　靜岡縣士族　田村維則
印刷者　神田區西小川町二丁目二番地　積山之和
印刷所　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八番地　八尾活版所

片山重範 編

蕃山先生年譜

明治二十三（一八九〇）東京平野献太郎刻本

據明治二十三（一八九〇）
東京平野献太郎刻本影印

蕃山先生年譜

序

辛巳之春。重範過古河。謁蕃山先生之墓。墓表傾頽。在荊棘中。拜畢。低回歎息久之。及還東京。告之我舊岡山藩主池田公。公大驚使重範修理之。工既竣。別封舊生阪藩主池田公聞之。喜謂重範曰。予家與先生有舊。歲時享祀。嘗欲修其墓。有故未果。今子之舉。可謂成予志矣。子盍作修墓碑銘。幷叙其出處大節焉。重範答曰。若金石文不敢當。至叙出處大節。則所不辭也。夫先生之參岡山藩政也。其功績不可勝數。其致仕也。著書立言。以惠後學。而幽死葬于他鄉。無人展其墓。即有之。亦無由知其出處大節之詳。可勝歎哉。益欲詳其出處大節。無如詳其言行。欲詳其言行。無如撰年譜。而先生之事蹟。散見諸書者。不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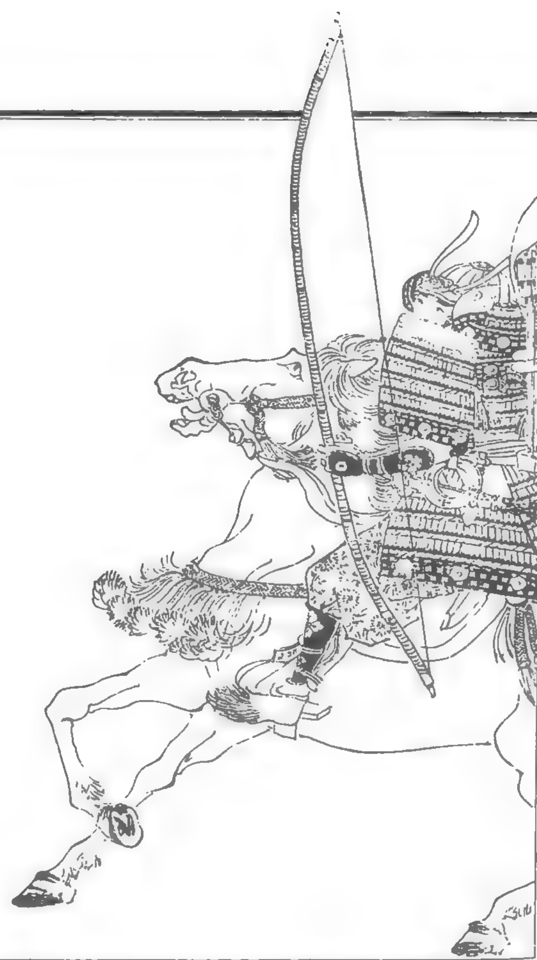
一言一行。其總本末者。有儒林傳慕賢錄伯繼傳。而各異其所據。歲月事實。頗多異同。今撰此編。專據先生著書。及池田家記錄。旁徵之伯繼傳諸書。採其可信者。附系譜。以應二公追遠之盛意。然猶未免挂漏。謹俟大方是正云。

明治壬午二月

備前　片山重範撰



大和國三輪
神社所藏
蕃山先生肖像縮寫



予編此書也。小山慎卿爲予言。京師人淸水某。多藏先生遺書。因介慎卿。借覧之。中有先生戎衣騎馬画像。威儀儼肅。凛有生氣。蓋先生之時。距元和偃武未久。而既有文弱之弊。先生深慨之。常曰士君子當文武兼資。以濟世用。吾寧爲一介武夫。不願爲儒家者流也。今對此像誦其言。先生音容。宛然在目矣。古人云。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詳其言行。併觀此像者。其感發何如哉。因縮寫一本。弁諸卷首。

蕃山先生年譜

先生諱伯繼。熊澤氏。本氏野尻。其先尾張人。曾祖諱某稱將監。祖諱某稱備後。共事織田氏。考諱一科稱藤兵衛。事加藤嘉明。致仕寓京師。娶熊澤氏。生三男三女。先生其長子也。外曾祖諱某稱平三郎。尾張丹羽郡稲本莊左瀬部人。事徳川氏。歿味方原之役。外祖諱守久稱半右衛門。事福島正則。正則之竄也。將士離散。守久周旋備至。未嘗失臣節。正則死後寓京師。晩仕水戸藩。先生有故冒熊澤氏。因略序二家世次。而先生之道德事業。則表年以揭焉。

元和五年己未某月日。先生生於京師五條町客舍。名左七郎。

八年壬戌。四歲。岐嶷如成人。

寬永三年丙寅。八歲。從母氏如水戸。養於外祖熊澤守久家。遂冒其氏。

按儒林傳云。守久養先生爲嗣。據水戸系纂附錄。守久事威公。給祿三百石。長子半右衛門襲祿。爲書院番組。其不爲守久嗣也明矣。

十一年甲戌。十六歲。事岡山藩主芳烈公。内膳正板

倉重昌主膳正京極高通薦之也。
十二年乙亥。十七歲。從公在江戶。先生身體豐肥。適見人之拳養過厚。肥笨不便起居者。謂如此無執刀槍以應不虞。因節酒食絕滋味。寢不解帶。痛自刻苦。每宿直。儲木刀草履於臥具中。候深夜人定。輙出中庭試刀法。或上屋疾走。以習防火。
按儒林傳。以節衣食役身體。爲復仕後之事。據集義外書。自十七八。至四十歲。常如此云。
十三年丙子。十八歲。從公歸藩。日夜演武技。暇則提弓銃。游獵山野。不避風雨。

十四年丁丑。十九歲。從公在江戶。時島原賊起。西海諸侯。率兵討之。久不奏功。公受應援之命。點定武士。先生以未冠故。不入其選。大憾焉。
十五年戊寅。二十歲。二月公就國。先生自加元服。潛歸請從役。未及出師。賊平。有司議先生犯法。公以其志在討賊。措而不問。將大用先生。先生謂學不兼文武。則不可以事君。致爲臣而去。之近江桐原。寓伊庭氏。氏祖母所出也。
是歲。一利君以處士。從鍋島氏于島原役。力戰中銃丸。浴壹岐溫泉而愈。歸于近江。後老于備前和氣郡寺口村。
十六年己卯。二十一歲。受兵書於一利君。日夜刻苦。殆成病。
十七年庚辰。二十二歲。初讀四書集註。有所感發。
十八年辛巳。二十三歲。至京師求師。不得其人。遂如近江。謁中江藤樹。請受業。藤樹辭以不足爲人師。
十九年壬午。二十四歲。七月再至中江氏固請。藤樹辭不見。宿其廡下二夜。藤樹母憐其志。謂藤樹曰。懇請如彼。傳汝所知。誰謂好爲人師。藤樹乃引接。因問道質疑。九月三至中江氏受業。通孝經大學

中庸。
按先哲叢談儒林傳諸書。概以先生入藤樹門。繫二十三歲。據集義外書。爲二十四歲。蓋藤樹屢謝先生之請。則其初謁藤樹。二十三歲。而得入其門。以二十四歲爲正。
二十年癸未。二十五歲。業成。四月歸桐原。見世之服縫掖者。心竊鄙之。謂其高者以道學自標。耿介絕俗。號爲儒者。非士非民。與方外異端同歸。其卑者博學多識。以干祿仕。文勝其質。夫學所以明人倫也。非儒者私業也。今使聖賢修己治人之道。遠於

實用。是誰之過也。士君子當文武無資。以濟世用。吾寧爲一介武夫。不願爲儒家者流也。會一利君官遊江戶。先生與弟妹。奉養母氏。盡其驩心。而家甚貧。糅飯以百合艸根。楮紙衣。木綿被。僅取掩體。先生處之晏如。人慮其或飢寒致死。勸仕不聽。屛跡近江。獨學者五年。會藤樹得明人王守仁書而讀之。因舉致良知之說。以誨先生。先生了其大旨。

正保二年乙酉。二十七歲。先生才德。爲公所深知。公欲復聘之。六月由京極高通致其意。

四年丁亥。二十九歲。更稱治郞八。復仕岡山。公與語

大悅。給祿三百石。命爲側役。公又以先生故。尊信中江藤樹。聘之不就。後招其二子。待以賓禮。二子前後皆委質。

按伯繼傳諸書。據實錄行狀等。概以先生復仕。爲正保二年。而池田家記錄云。正保二年。公在江戶。與京極高通談及先生。謀其復仕。又云。正保四年丁亥二月十四日。給祿三百石。集義外書亦云。歲二十四。從學藤樹。明年歸家。獨學五年。不出鄉里。筭之則先生歲二十九。當正保四年。與舊藩記錄合。其謂正保二年復仕者。恐由

與京極氏謀。而訛傳耳。

慶安元年戊子。三十歲。先生與公語。公有所感悟。除諸課役。

是歲。藤樹歿。公使先生弔且賻。先生因薦其門人中川謙叔加世八兵中村又允山脇佐左山脇又右等。皆來仕。祿各二百石。謙叔以直諫顯。多所匡救。

二年己丑。三十一歲。先是先生以鍊心爲務。三年不讀書。人莫知其學。至是稍々知之。名聲漸著。謗亦隨之。目以異學。或請逐先生。公親究其所由。知出

讒誣。信任日厚。謂有王佐之才。

三月從公赴江戶。諸侯以下。雅聞其名。爭詣門求見。執弟子之禮者數十人。

三年庚寅。三十二歲。五月晦。擢爲番頭。參與藩政。加賜祿三千石。更稱助右衛門。先生新爲騎將。軍賦不給。借三歲之祿。具弓銃夫馬。以備不虞。

按伯繼傳。引常山紀談行狀等。謂公與語大悅。旬日間委以國政。食三千石。時歲二十七。或謂歲三十一。爲參政。共似失實。今從池田家記錄。

是歲。公用先生議。分士大夫。守四疆要害。和氣郡

八塔寺村。與播作二州。犬牙相接。尤稱要衝。先生請自當之。且曰。警備之方。無善於使士卒土著。臣請試之。乃徙士卒數十百人於八塔寺村。人具一馬一槍。相地墾田。警備大整。國老某謂公曰。臣見公與伯繼議事。不可曉者。十常八九。公曰。苟欲曉之。須讀書。

是歲。弟泉仲愛去平戶藩來仕。

四年辛卯。三十三歲。從公赴江戶。慕其道者愈多。閣老某延先生爲上客。至與抗禮。德川賴宣松平信綱板倉重宗久世廣之板倉重矩松平信之堀田

正俊本多忠平中川久清等。尊信最厚。大將軍大猷公。亦將召見先生。會薨而不果。先生常爲天下後世。畫備邊策。且曰。神州之所以挺出萬國者。以地靈而人傑也。昇平日久。上不知政。山林歲赭。而川澤日涸。人之生其間。稟氣自薄。黃金白銀。天地之精氣。今妄采之。以供外舶互市。竭國土膏髓。易無用玩物。非長策也。加之耶蘇之禍。將乘我財用之窮。與人心之惑而起。而天下偷安。武備日弛。粮米年耗。邊疆有事。何策處之。恐後世必爲北狄所窺矣。其言果驗。

按大學或問。備邊策曰。往年爲某侯某侯陳之。而今則其人皆亡矣。雖不的知其爲何人。爲德川賴宣以下之諸侯可知也。故揭其大旨於此。

先生嘗詣某侯。門見一士人。威儀特秀。容貌非凡。相與注視久之。不交一言。既見侯曰。今見一士人。渠爲誰。曰處士由井正雪。先生正色曰。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焉。他日正雪亦見侯曰。前日見某衣形人。未知其爲誰。曰岡山藩士熊澤伯繼。正雪正色曰。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焉。是歲。正雪果謀不軌。伏誅。

伊豆守松平信綱嘗語先生曰。予與柳生但馬角槍技。眼光如鏡。氣勢鷹揚。不啻不能敵不能敢仰見。先生徐答曰。使但馬反鏡內自照。則高更一層矣。信綱默然良久曰。可謂至言。又問曰。有奉使命者。路遇其仇。如何處之。曰。有父仇者。不可事君。信綱稱善。

承應元年壬辰。三十四歲。公常憤僧徒驕奢不律。察封內有崇儒賤佛之機。而欲除之。慮先生爭之。口不敢言。而意既決。先生知之。時諷諫焉。常退而歎曰。除一國之佛則易。奈天下之佛何。若一熄而再

燃。則其弊十倍于今日。不如不除之為愈也。今佛者似熾。而其實皆衰。我道王道也。王道猶江海。異端一小支流耳。我受而不辭。何拒之有。若欲拒之。是自小也。苟行仁政於天下。天下各得其所。則佛亦復其舊而已。

先生既為參政。地位益隆。而家人雍睦。治生儉素。妻女或執薪水。夏日唯有二單衣。見一老婆窮。脫衣而與之。身着浴衣。命婢取其一。婢曰。浣濯未晞。因別製一衣。其儉如此。而多養丁壯蓄良馬。軍事之備。可比萬石家。常言齊家之道。不可不知歲計。

若千石祿。以六百石。供公私之用。三分其餘。以一備不虞。以二為一歲盤費。則不患不給也。平生愛客下士。閑燕談論。日夕無倦。壁間常懸源義經畫像云。

先生常患郊外寡樹林。雲雨不應。頻年槁旱。是歲大發役夫。植樹於半田龍口諸山。培養得宜。未數年。條達暢茂。夏雨屢至。無復槁旱之患。先生又選老東河村平太渡部助右等十人。授陰陽五土說。及撿田法。於是貢法始得平準。

二年癸巳。三十五歲。從公赴江戶。騶從甚盛。途宿大津。學友笠原竹友。葦苞塩魚腸。掛杖頭。躄躠徒步。詣逆旅求見焉。主人見其狀。不為禮。久之得通。先生曰。笠原子來耶。何不速告我。倒屐出迎。竹友不拜曰。吾疲矣。直踞階隅。先生手解其鞋。竹友笑而謝。相携升堂。開尊命酌。乃出所齎魚腸為下物。終宵話舊。罄歡而罷。主人驚異焉。

三年甲午。三十六歲。公就國。請幕府過京師。訪一條氏及板倉重宗。先生從焉。重宗竊謂先生曰。卿既以其君顯銳意從政。失在專任。恐致蹉跌。勿復之江戶。先生稱善。後果與諸大夫隙。

七月洪水。備前備中二國。餓莩載路。公召群臣。議賑恤。老臣等不知所為。乃委事於先生。先生悉發府帑。又勸公遣梶田清右衛門。因天樹夫人。請幕府。借黃金四萬兩。始得周賑。先生遍巡封內。察民疾苦。傍問孝悌篤行者。具狀以聞。公深善之。柴木村甚介僧要是等數十人。賞賚有差。

按伯繼傳云。先生獻策。自至江戶。據池田家履歷。此時使江戶者。梶田清右衛門。而非先生自往也。

是歲。公置理匭於城外。使士民言時政得失。亦用

先生議也。

明暦元年乙未。三十七歳。歳大饑。先生與郡吏巡視村里。日夜不休。盡心賑濟。民因以蘇息。先生妙解水利。毎霖潦。旭川漲溢。民被其害。乃建議卑城北之東堤。殺水勢。導之東流。南折注于海。後修其支流。呼曰百間川。自是無漲溢之患。又疏八丈岩平瀬鑵弦法界笹瀬諸川。其他通溝洫造隄防。以備旱澇者。不可勝數。先生常騎馬督視。指説利害。其言莫不驗。人或問水利。輙曰。治水之事。不如土人與老吏。予唯取於人而已。

二年丙申。三十八歳。獵于和氣郡木谷村。馬逸陥壑。傷右臂。自謂不能鞭悍馬彎強弓。無以供武事。因乞骸骨。不聽。乃因國老池田伊賀。請公第三子主税君承家。公許之。蓋謂恩遇之渥。不可棄去。然非世臣。不可傳禄於子孫。故有此請。尋改食邑寺口村曰蕃山。取諸源重之筑波之歌。以寓遯世之意。學者稱曰蕃山先生云。

三年丁酉。三十九歳。八月二日。迎主税君讓家。衣襆一包。自老於蕃山村。先生在重職八年。治水植樹。抑奢侈。禁賭博。除課役。薄税斂。賑窮困。表孝悌。開言路。通下情。明聖人之教。嚴四疆之備。功績不可勝記。雖致仕之後。毎有大事。必參與焉。

是歳。長子生。名三太郎。以蕃山爲氏。後更稱右七郎。名繼明。傳世子曹源公。

萬治元年戊戌。四十歳。在蕃山村。侍養父母。主税君年致米三百苞。爲養老之資。先生嘗夜歸失路。村醫某導之。先生他日往謝。曰。報酬唯汝所望。某辭強之。乃曰。僕常視病於諸島。得一小艇則幸甚。先生笑曰。謝導路以舟。不亦奇乎。乃與之。某語人曰。威而不猛。先生有焉。先生爲人。温良寛厚。而威儀

嚴正。公侯大人。望之肅然改容。至接兒女野人。則藹然之氣。溢乎言面。

按慕賢錄伯繼傳。皆謂先生歳三十九。致仕歸京師。儒林傳以爲四十歳。而齋藤一興所著略傳云。歳四十。卜居蕃山村。後又去寓京師。蓋先生之辭職也。主税君承其家。一利君夫妻在蕃山村。況毎有大事。必參與之。則其謂辭職之年。直歸京師者。恐非。當以略傳爲正。

二年己亥。四十一歳。寓居京師。稱蕃山了介。學雅樂。習國典。一日微服吹笛。安倍飛彈聞之曰。此非常

人也。性情之正。發於聲音。飛彈以雅樂名者也。先生與僧元政善。愛其爲人。而惜溺於異端。時以儒道誘之。元政亦欲得如先生者。共救浮圖之弊。歎曰。今世僧侶無狀。釋迦之罪人已。先生曰。何獨僧侶。使孔子見今儒者。其謂之何。嘗會其稱心庵。先生鼓琵琶。小倉公實起彈琴。而元政賦和歌。各遣興。先生又好聯歌。與大納言中院公通茂從一位飛鳥井公雅章。及里村玄祥交。玄祥以聯歌聞。家藏先生獨吟二百韻。先生嘗著紫女物語。以發源氏物語微旨。中院公歎賞不措。

按先生寓京師殆十年。其言行可錄者。蓋不止于此。而不傳。其偶傳者。亦不詳歲月。故揭其概略。

寛文六年丙午。四十八歲。先生仍寓京師。講道著書。左大臣一條公教輔右大臣久我公廣道以下。名公鉅卿。及四方之士。問道者甚衆。常語弟子曰。古無儒名。其有之。始於周官。乃爲文學者之稱。然人之學道。豈獨儒者哉。今之爲儒者。率溺其所習。而失其本。不若師堯舜。師堯舜而過者。未之有也。大抵今人所師。不過宋朱子與明王子。夫晦庵大儒也。發揮經傳。嘉惠後學。陽明文武之士也。良知良能。求其放心。學問事業。不二其途。學者得之可矣。然理學失於博。有支離之弊。心學過於約。有固陋之患。其宗晦庵者。一意崇信。苟稱爲朱子語。不問其合聖經與否。猶釋徒奉日蓮教過於佛。其宗陽明者。陽儒陰佛。遂爲異端。此豈二子之本意也哉。是歲。岡山藩翊設學校。毀淫祠。糾治不律之僧徒。使祠官司葬祭。封内靡然。捨佛歸儒。而僧徒或歸怨於先生。以其著書有闢佛者耳。

七年丁未。四十九歲。去京師隱于大和吉野。作山櫻歌以見志。其詞曰。古乃波留波。與志乃迺也。末能。也末毛里登。奈里天古曾。志禮。婆南迺以呂加遠。尋遯于山城鹿背山。先是所司代牧野親成。信讒憎先生。又有妬其才學者。流言益行。先生去京師原于此。

九年己酉。五十一歲。日向守松平信之。延先生於其邑明石。先是板倉重矩請執政酒井忠清。使信之招先生。先生乃徙寓大山寺側。名其居曰息游軒。自是如備前近江之外。不妄出廬。先生雖在困厄。其心浩々焉。琴書自娯。旣而讒構之徒。稍々失勢

罹禍。人皆快之。先生曰。小人爲惡。其惡可惡。其人不可惡。今遭天譴。亦可憐耳。何快之有。初大山寺僧。誤聞先生在備前排佛。竊憤之。及見先生氣挫心服。遂慕其德。

正月公命主税君。以先生長女爲妹。妻宮野某。二月又命以二女爲妹。妻池田内膳。

是歲。岡山藩移學校於中山下。公召先生。議定學制。七月行釋奠儀。國老以下會者一百六十人。先生督其事。以爲永式。九月世子臨學。十月開校。先生講經聽者滿堂。

十年庚戌。五十二歲。正月五日。公臨學。先生率文武教官。拜聖位。講孝經。亦以爲永式。

四月十日。母氏没于蕃山村。享年六十九。先生用儒禮。葬于左古田山。

六月二十六日。先生辭還明石。

十二年壬子。五十四歲。公別封主税君。食一萬五千石。列爲諸侯。後任丹波守。敘從五位下。

延寶七年己未。六十一歲。松平信之移封大和郡山。先生從徙焉。或問曰。先生嘗爲池田公臣。今他邦君或以儒招先生授祿。先生受之否。曰予既致仕。不可復爲人臣。苟非與吾有舊。不妄受諸侯供給。萬一幕府召吾。亦當肥遯爲野人耳。

先生嘗假笛於山城守中川久清。笛名木枯。是歲。作木枯歌還之。其詞曰。補茂多加久。不記津太迩多留。古加羅志迺。無何志仁何迩留。師良遍他賀布奈。久清亦尊信先生。先生嘗應其招。久清郊迎十里。待遇優渥。先是先生弟野尻一成。事中川氏。

是歲。納母衣能於三輪社。以示無意於世事。

八年庚申。六十二歲。八月二十二日。一利君歿于蕃山村。享年九十一。先生用儒禮。葬于左古田山。公

賻贈甚厚。

貞享二年乙丑。六十七歲。六月松平信之移封下總古河。下野守本多忠平徙于郡山。忠平尊崇先生。不異信之。

七月二十二日。蕃山繼明歿于岡山。葬于津高郡大岩村某山。無子家絶。

八月二十二日。先生上書曹源公。陳藩政得失。以斥小人。親君子。愛百姓。振士氣爲主。其言諄々。公嘉納焉。

四年丁卯。六十九歲。大將軍常憲公將見先生。八月

使信之子忠之招先生於古河。先生移居待命。忠之待遇加厚。先生齒德益隆。天下識與不識。欽仰無不至焉。會有門人謄寫其著書者。傳播于世。中有答幕府執法官田中孫十郎問條。執政牧野貞成論曰。處士議政。爲罪大矣。十月禁錮古河城外郭。宥議許携妻。孫十郎坐免。先生自是不言時事。人或語及之。黙而不答。把笙吹之。又常炷香彈琵琶以自娯。有人弔其幽鬱。先生曰。是天寵異我也。古人云。無罪而觀月於謫所。予常愛其言。苟獲罪於天。雖居富貴。白日猶昏。今予雖蒙譴。俯仰無愧。

静夜觀月。月光清明。使人有象外徜徉之想。是非天寵異我乎。又有慰其寂寥者。先生曰。古人爲善。惟日不足。苟敬義主乎心。則梳髮洗手之際。亦足爲善。敬義不主乎心。則執天下之政。亦徒爲耳。何寂寥之有。

按儒林傳纂賢録。伯繼傳。皆謂上封事議時政。忤旨獲罪。或云封事即大學或問。以先生獲罪。門人改名大學或問。二說皆非。或問非上書體裁。固不待辨。先生在大和。答人曰。若幕府召予。當爲野人耳。先生之不上封事於幕府亦明矣。當時誤認著書獲罪。爲上封事耳。

元祿元年戊辰。七十歲。八月二十二日。配矢部氏沒于古河。享年五十六。用儒禮葬于城外大堤村鮭延寺之域。其疾病也。先生執手曰。静心以歸盡。矢部氏開目曰。妾豈忘平日之教。但先君而死。是可憾耳。曰。人命朝露。何前後之有。曰。妾過矣。妾今順於天。而死於天。復何憾焉。先生曰。善。戒内外避席。乃絶。先生入擧哀。

四年辛未。七十三歲。禁錮之後作易解。未卒罹疾。八月十七日歿。忠之聞之慟哭。會門人親戚。用儒禮

葬于鮭延寺之域。墓表題曰熊澤息游軒伯繼之墓。夫人墓表曰息游軒妻矢部氏之墓。左右及背。並無文字。高各三尺。方一尺弱。先生之訃達備前。丹波守輝録君大悼之。安神主於其家廟。後建祠堂於蕃山村。寶永中移之綱濱村別莊。春秋祭祀。

配矢部氏。姫路藩士矢部七右衛門女。生四男七女。詳于系譜。弟泉仲愛性敦厚。稱爲有德君子。野尻一成亦名當時。

荻生徂徠與藪震菴書曰。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嘗聞其人太聰明。蓋百年來儒者巨擘。人

材則蕃山。學問則仁齋。餘子碌々。未足數也。徂徠高邁負才。鮮所推服。然評古今名家。以先生爲經國之才第一。

太宰春臺復湯淺常山書曰。夫烈公不世出之英主。得熊澤子。而任國政。明良之遇。實千載之一時也。

服部南郭曰。讀熊澤之書。議論平易。意味深長。一語不苟。以出實踐也。非世儒不踐其地。而放言高論者之比。

山縣周南曰。熊澤翁在備前。大獲其君。蓋有善政

焉。予未之詳聞也。嘗過其國。見城郭廬舍田野溝洫甚脩整。其俗亦勤儉。有當時遺風。可想達者手段也。有王者興。必來取法。

湯淺常山曰。先生經濟。出自老子。其說似迂濶。然以年後多驗視之。實非世儒所及也。

又曰。先生天資雄傑。聰明絶倫。其爲學略觀大意。不拘章句。短于文辭。而長于政事。恒以識時處位三者爲先。而其爲政之要。則貴米穀而賤金銀。官制其輕重。無使商賈操貨財之權。寓兵于農。以省冗費強武力。殊國容于軍容。以定制度抑奢侈。賦斂之制。以貢法爲善。學校之設。合文武爲一。如此之類。爲之有漸。不欲遽駭人視聽。而德化之極致。專歸諸禮樂之妙用。

藤田幽谷曰。熊澤伯繼抱王佐之才。而位不過陪臣。雖有經世之略。不能施諸本朝。猶以區々之備。立政成教可傳後世。後之學者。皆稱其足酬平生之志。其然。豈其然乎。屠牛之刀。試諸割鷄。盛名難處。身以讒廢。悲哉。昔者賈生不容於孝文時。而其治安策。終漢之世。莫不皆驗。伯繼既歿。而其言尚立。斯亦足以不朽矣。

著述書目

易經小解　未定　易繫辭傳小解　二卷
孝經小解　二卷　孝經或問　八卷
大學小解　一卷　大學或問　二卷
中庸小解　二卷　論語小解　八卷
孟子小解　字佐問答　二卷
三輪物語　八卷　夜會記　四卷
集義和書　十六卷　集義外書　十五卷
紫女物語　葬祭辨書　一卷
神道大義　一卷　三神託解　一卷

五倫書　一卷　二十四孝評　一卷
大和西銘　女子訓　五卷
女子訓或問　源氏物語外傳　五十四卷

系譜

野尻氏　姓□

○某　稱将監　事織田氏

某　稱備後　事織田氏

一利　稱藤兵衛晩號一丁　母伊庭氏妻熊澤氏○事加藤嘉明

伯繼　熊澤氏稱左七郎　幼養於外祖熊澤守久

仲愛　泉氏稱八右衛門號泉窩　初為平戸藩士岩田治左衛門所養　後事芳烈公食祿五百石

某　稱藤兵衛夭

某　稱文之丞後更八右衛門　襲父後食祿三百石有故致仕去　備前○初仲愛養姫路藩岩田又　右衛門子十太夫為岩田治左衛門　門後分與祿二百石及八右衛門　去備前十太夫奉仲愛祀

成　野尻氏稱藤兵衛號沉慭　仕豐後岡藩食祿五百石

女三人　適岡山藩士森川九兵衛重之　適岡山藩士南條伊太夫正興　適近江國高島郡小川村處士岡田某

熊澤氏　姓源

○平三郎　幼名萬　妻淺井氏長政姪女　事徳川氏死味方原役享年二十三

守久　稱喜三郎後更半右衛門　初事柴田勝家後事福島正則晩年仕　水戸藩食祿三百石歿于京師

某　稱半右衛門　襲父後食祿三百石為書院番組無嗣　家絶

女　適野尻一利

熊澤守久外孫

○伯繼

熊澤氏幼名左七郎後稱治郎八及助右衛門晩稱蕃山了介號息游軒野兄一利男妻矢部氏事芳烈公食祿三千石

輝錄

池田氏幼名八之丞稱主税名政倫後任丹波守叙從五位下芳烈公第三子後襲伯繼後食祿三千石後別封食一萬五千石

繼明

蕃山氏幼名三太郎後更右七郎妻都築氏事曹源公別給祿若干無男家絕

女

某

野尻氏稱左七郎仕明石藩

某

熊澤氏稱武七郎仕郡山藩

某

熊澤氏稱左内仕明石藩

女七人

適備後守池田恒元臣宮野平九郎適岡山藩士池田内膳武憲適近江國滋賀郡栗原村處士畑某其餘不詳

明治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印刷
明治二十三年九月廿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編纂者　岡山縣士族　片山重範
山形縣山形市旅籠町六百四十五番地寄留

發行者　岡山縣士族　平野猷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帝國大學寄宿舍寄留

印版者　弦巻直吉
東京市芝區三島町十番地寄留

發賣所　弦巻文店
仝所

門人　編

蕃山先生行狀

天明七年（一七八七）刻本

據天明七年（一七八七）刻本影印

蕃山先生狀

先生。姓熊澤。諱伯繼。字次郎八。後更助右衛門。其先紀人。中世關左人。祖考熊澤某。字喜三郎。與其父居尾州。勝國之時。事神祖。後仕水戶侯。考某字藤兵衛。本姓野尻娶喜三郎女。生先生於平安。維元和己未也。此時。祖考未事神祖。居平安五條。遂育其家。爲喜三郎嗣云。曾祖熊澤平三郎。屬神祖。先御方原之役。神祖賞其忠。令臣隸松某者。徵某兼子云。寬永十一年甲戌。先生歲十有六。始仕備前侯。是板倉內膳正。京極主膳等之所薦。十五年戊寅。先生歲二十。辭退其官。寓江州桐原。前是肥州島原賊起。備前援兵之伍。先生亦其一人也云十八年辛巳秋八月。適江西書院。請受教於藤樹先生。藤樹先生固辭不許。故空歸矣。冬十二月。再往江西。寓邑人淵田氏之家。而經日。於是藤樹先生感其志。而始謁之。得其所志。隨居江州數年。其考野尻君。其弟仲愛君。號八右衛門冒泉氏流憩君。名一成。冒野尻氏女弟三人。倶居此。一女後嫁森川氏在備前。二女嫁岡田氏在江州。三女嫁南條氏在備前正保乙酉。備前侯依京極主膳。再求以祿之。于時先生歲二十七。備前國政大革。先生俸祿至三千石。承應甲午。備之前中二州大飢。窘迫及九萬人。國老不知計。爲乃委事於先生。先生出命施政。民大賑。尋修隄池。畜瘠磽。上下得所安。遂設庠序之教。其擧皆出先生。及其家弟與焉。上世履仲之朝。置史。文武帝設校以降。列國皆有庠序。中葉廢之爲國分寺云。制減佛寺。壞淫祠。上世物部守屋。中臣勝海。三輪逆君等。所議遂空。中葉三善清行。菅原文時等所表遂不行。皇朝且時勢如是。況輓近列國有此擧。可謂盛矣。慶安己丑。先生歲三十一。從侯於東武。侯伯大夫士。大欣慕其道。不可勝數。

猷廟聞而寵之。侯伯之稱門弟子者。紀伊大納言賴宣卿。大小路伊豆守信綱。板倉周防守重宗。久世大和守廣之。板倉內膳正重矩。松平日向守信之。堀田筑後守正俊。板倉內膳正重道。松平備前守□□。淺野因幡守長治。中川山城守久清。松平備後守恒元。織田內匠頭信房。久世三四郎廣也。板倉市正重元。荒尾平八□□。水野周防守忠增。本多下野守忠泰。松平若狹守直明等云。明曆三年丁酉。先生歲三十九。繇病辭備前。居京洛。前是先生狩轉山中。手足傷。

故辭武事云。備前侯令其季子池田輝祿爲先生之後。自是先生更名稱了介。居京師。學雅樂習國典。一日微服吹笛有安倍飛驒者聽之。曰。非常人。其心情之正。卽發音聲云。先生所學出小倉大納言實起卿藪大納言嗣孝卿云。先生嘗發揮紫女物語得其微旨。後傳中院通茂卿。洛之公卿大夫顧事先生者。一條右大臣教輔公。久我右大臣廣道公。油小路大納言隆貞卿。中御門大納言資熙卿。伏原三位宣幸卿。中院宰相通躬卿。野宮中納言定緣卿。野宮中將定

三

基卿。清水谷大納言實業卿。押小路三位公起卿。久世中納言定淸卿。諸君云。寬文丁未。先生歲四十九。京令尹某。信讒逐先生。先生遷居城州鹿背山。己酉先生歲五十一。播州明石侯。松平日向守。受　縣官之命。待先生於其封內。於是居明石太山寺之側。名其軒曰息游。門人遂稱之。延寶己未。從侯移和州矢田。同州郡山侯。本多下野守。賓敬先生。不減於矢田侯。貞享四年丁卯。又從侯移總州古河。冬十月。上表演政事忤　旨。乃禁錮。元祿四年辛巳秋八月十七

日。殞古河。壽得七十有三。正室矢部氏者。元祿元年八月廿一日先殞。其買其地邑大隄鮭延寺之土。大隄者。古河城本在此。城主鮭延越前守居之。遂以爲寺名。以儒禮葬之。諡曰蕃山先生。先生之在備前以食邑蕃山。故爲諡字也。先生生四男七女。其所出矢部氏也。一女厚。二女載。各適播州人。伯某字右七郎氏蕃山。仕備前侯。仲某字左七郎氏野尻。仕明石侯。三女留適江州人。四女咲適備前人。五女房適江州人。叔某字武三郎。仕本多下野守。季某字左四郎仕明石侯。六女俊適播州人。七女某也。

四

會喪門人

中根次常

伊勢直幹

北小路石見

松平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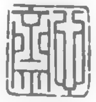
山本廣足

從者　野田勘左衛門

友人問於余曰熊澤先生之事蹟未審之尚久矣請決于余。余曰先生之於世如在山陽西中　遊識內遂謫于閑居所在門人所紀不一唯從之曾子要之生茲丁未請上梓余竊僅傳先生之外篇者故若之是是　暫任其請辭於先生碣者之人也此狀之行於　世方　懼後先生之意

草加定環謹跋





東儀　草加與々軒著　二十巻
周旋篇使謁篇刻出

熊澤先生行餘錄　草加定環著　嗣出

天明七年丁未八月

大阪順慶町五丁目
柏原與左衛門

江戸石町十軒店
山崎金兵衛

豊田小太郎 著

松岡先生年譜

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水戸豊田伴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

水戸豐田伴鉛排本影印

豊田靖著

松岡先生年譜

完

盍簪舍

聞說羌胡窺海甸
廟堂誰折敵人衝
揮翰苑生花筆未試
昆吾切玉鋒萬國風
雲娯耳目三杯醽醁
豁心胷何時
恩詔布春令先向深
潭起卧龍

豊田亮

我松岡先生眞蹟、其詩係文久癸亥作、今揭之卷首以代題辭、

孫　伴　識

一

豐田天功墓銘

吾友藤田斌卿之沒也。余既銘其墓矣。後十年而哭豐田天功。天功以文化乙丑生。斌卿以丙寅而生。余之生在丁卯。自幼與斌卿相識。而天功在民間。未嘗相識。余十一二歲時。先人夜歸自外。挑燈細書。旣成朗誦。即豐神童歌。余始知有天功。已而神童之名聞一時。本府賜之廩祿。來寓幽谷先生門。斌卿即先生子。天功與之相

切劘。余亦始識天功。先人爲礫邸總裁。策問諸生。天功年十九。作禦虜對。讀者驚嘆。尋不得意而還鄉。刻苦讀書者十年。適　烈公勵精圖治。奬擢人才。召天功爲學識。兼彰考館編修。尋撰佛事志以獻。　烈公驚異。以編修委之。尋又獻氏族志。方撰兵志。而　烈公致仕。斌卿囚居。天功憤激。與同志赴江戶。詣閣老辨寃。以是獲罪。禁錮於家。五年而解。又四年而　烈公之寃始

雪。天功再補編修。爲總裁。尋撰食貨志。又撰兵志以獻。會　公薨。　今公繼述。命天功畢其功。刑法志尋成。其餘未成者。將陸續綴輯。而乍嬰篤疾。以元治元年甲子正月二十一日沒。年六十。痛哉。天功爲人剛果。彊力絕倫。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史學。證據今古。論辨是非。如蠶吐絲。及其操翰。辭鋒健快。如風檣陣馬。天功既有軼羣之才。而又有數十年之積學。其學也苦。故

得之精。其積也深。故發之銳。蓋自　西山先公建彰考之館。已二百餘年。人才輩出。而近世人物學問如幽谷。文章如先人。皆振耀一世。而志表未成者天也。天功生於其後。不幸而沈淪者再矣。然學問之該博。考據之精奧。儲積之深厚。辭章之雄健。皆基於此。然則天之所以苦天功。乃所以成先輩未遂之功。而識者固嘗期全功矣。而中道奄忽。可勝歎哉。當　烈公時。天功斌

卿之名聞天下矣。斌卿以才。天功以學。皆奮其所長以事　烈公。公中道而摧折。數年而奮蟄。未幾斌卿沒矣。公亦再獲讒責。轉盼之間。登仙不還。今天功亦逝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天功著述極多。如北島志。　烈公行實。皆奉命者。其餘論修攘者。有靖海全書。自述憂憤者。有明夷鷄鳴二錄。晚年留意經義。有論語時習錄。新進小生。見天功著書之易。或欲以淺學摸擬之。豈

知其蘊蓄有淵源哉。天功諱亮。稱彥次郎。號松岡。實伴氏之裔。父曰信卿。好讀書。天功終於班持筒頭。食二百石。娶黑羽氏。生六子。長靖好學有父風。次鴨之介夭。次司馬三郎亦夭。次友德出嗣小松崎氏。次輝。次達。靖乞銘於余。余何人而銘天功。然兩世舊識。誼不得辭。爲之銘曰。

彰往考來。實有　先公。紹述累世。未見全功。天功力學。何其雄也。勵志擔當。何其忠也。天乍奪之。厥業不終。問其鄉里。深荻之村。問其葬地。常磐之原。爲箕爲裘。自有子孫。遺文炳耀。萬古長存。

友人　青山延光撰文

松岡先生年譜

男　豐田靖稿

先生諱亮、字天功、稱彥次郎、伴姓、其先出道臣命、世爲朝廷大臣、著名國史者、不可勝數、至貞觀中大納言善男獲罪流竄、伴氏不復振矣、善男子員助爲參河幡豆郡司、因家焉、其族蔓延參河遠江之間、設樂氏富永氏最著、皆因參河地名以爲氏也、其居遠江豐田郡豐田里者、曰豐田氏、戰國時常屬今川氏、慶長中、七世祖近江君從今川某徙常陸、遂爲常陸人、祖曰市之衞門君諱時義、考曰清三郎君諱信卿、世居久慈郡坂上里、（坂上今改深荻、當時松岡郡寧所治、因稱松岡鄉、先生之號、蓋取諸此也、）業農、清三郎君好學、教授鄉里、號帶經堂、常有欲興家之志、禱於鹿島神生先生、先生嘗欲作弘安殲虜圖獻諸神而不果、實爲報賽先考之宿願也、

文化二年乙丑、先生生于坂上里、少名丑松、幼有異稟、嘗與群兒游嬉、有術士過、閱視之曰、總不中用、熟視先生良久曰、是眞人物、後必成名、因贈以果、先生髫髴記其事云、（此當先生五六歲事、以其不能確知年月、姑附于此、）

九年壬申、先生八歲、　始從小圷尚寛受句讀、尚寛國井里人、來寓先生家、故從學焉、觸目輒記、背誦如流、尚寛歎曰、此兒才敏絕倫、若更數年、則吾不能復教焉、

十年癸酉、先生九歲、　始詠歌、大爲尚寛所賞、

十一年甲戌、先生十歲、　始作詩、　武公聞其名、賜以小學國語、（賜曾在十一歲時、推名某云、）

十三年丙子、先生十二歲、　始作文章、時聲名藉甚、稱爲神童、賓客來需詩文書字者甚衆、先生天性恬退、厭其紛沓、因閉戶讀書、一切拒絕、不應其需、是歲或介先生見藤田幽谷先生、幽谷試令之讀明鑑綱目豐太閤征韓條、先生朗誦無滯、幽谷大嗟賞、初幽谷起身市井、至史館總裁、博學宏材、喜奬掖後進、一國推爲泰斗、後先生遂入其門、學由是益進云、

十四年丁丑、先生十三歲、　青山雲龍先生作豐神童歌贈先生、其序云、今春上巳余過藤田子定宅、見豐神童者、年纔十三、能屬文、子定試出元史使讀之、五行並下、一覽輒解、既而又出客歲所作雜文數篇示余、余受而讀之、理致清遠、機軸出己、自

成一篇文字、非步驟雕琢者之所能及也、人才之美、未見其比、嗟呼文運否塞、人才凋弊、而荒壞僻邑、乃生若異材、可謂奇矣、蓋我　上公負不世之姿、才德夙成、則神童之出、天意必有在焉、斯豈可不賀哉、遂爲歌云、

文政元年戊寅、先生十四歲、　官賜二口粮、是歲入幽谷先生門、

二年己卯、先生十五歲、　與藤田東湖先生往江戶、見府下諸名家、從岡田十松學劍、

三年庚辰先生十六歲、　十二月釋褐爲史館務歷

事、班留附、幽谷先生薦之也、

四年辛巳、先生十七歲、　加元服、改今名、（先生幼稱丑松、名松字叔京、至此改今名字、稱名某云、）自是留寓師塾數年、先生常憤世之不清、有入山深藏之志、屢乞假歸鄉里、幽谷遣人促之、乃出、至文政九年幽谷沒之後、先生亦有疾危篤、踰歲不愈、

六年癸未先生十九歲、　青山雲龍先生爲江戶惣裁、策問諸生、先生作禦虜對、議論卓絕、名聲益振、

十一年戊子、先生二十四歲、　正月上書請解職、五月免爲小普請、（小普請猶言散官、有俸祿無職事者、）於是決然辭去、歸鄉養病、々少愈、仗劍西游、豆駿、北跋奧越、所至與高人名士交友、既而歸家讀書、刻苦淬勵、不窺其園庭者殆十年、先生自謂、吾平生學問於此獲力最多云、

天保三年壬辰、先生二十八歲、　三月　烈公始就國、公襲封已四年、維新之政、次第施行、中外引領、望中興之治、而偷安之徒多不悅、爭騰浮言、六月先生上中興新書、大意謂、中興之業、古人所難、況當承平下阪之勢、欲挽回衰運、以復前古之盛、非容易可致也、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天之

生　義公于古、又生　閣下于今、有不偶然者、是殆國家中興之機、　閣下不可不深自任當以期必成之功也、治國必以擧賢才爲急、欲擧賢才、非知人之明不能、是知人者實治國之本、爲人君者於此不可不最盡心焉、其既知人而用之、當委任不疑、以責其成功、不宜以一人之譽而擧、以一人之毀而黜、朝令暮改、以致紛更也、學問之道、所以長養德器、不可以其有弊而廢棄焉、　義公脩史之業、不可不及今而竣功焉、今日之事、不須他求、唯能法　義公、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末論門戶

之爭、今國中人才非立原之門人、則藤田之弟子、分門立戶、交相傾軋、其爲弊已久矣、臣者本藤門之弟子、以臣揚其美、固不免黨同之嫌、然人物臧否、必經天下公論而後定焉、今天下之評二人、遂不無軒輕也、則其美自有不可誣者矣、家庭之訓尚存、在其子彪、衆皆允以宰輔之器、是 閣下所宜任用也、內擧不避親、外擧不避讐、今臣所以敢布腹心盡言至此者、獨惟恃 閣下之明、萬物無所逃其誠僞焉耳、豈有一毫偏黨阿私之情也哉、

是歲先生娶黑羽氏、

四年癸巳、先生二十九歲、 六月再補史館務、班留附、十月坐事免爲小普請、

是歲七月、東湖先生答先生書云、去月十一日、獲國中友人書、審我兄復職之事、大失所望、料我兄胸中何如、十六日又聞兄在健齋宅、使酒鷲俗一件、爲之愕然、自後北來書莫不說兄事、或目爲狂、或斥爲愚、或以怙才之所致、或謂泄憤之所爲、紛紜評說、不遑枚擧、今接兄書、喜而開緘、書中所言、殆如決死生、見託後事者、再三展讀、疑其割腹居腹、或爲亡命匿跡之計、則大以爲憂矣、已而復得友人書、方覺思慮太過、兄未必以此決死也、書中二桃三士之喩、以其跡論之、則畧相類、然察其實、決不然也、如今次之事、不佞實不能解焉、料此必出於偶然、非故有意爲之也乎否、目今文網繁密、憲官擧劾、恐不能免、若使兄再蒙屈辱、益愈憤怒、此可大慮也、兄或視不佞爲件食充位不可否事者乎、未可知也、然目下形勢極艱極險、太行蜀道不啻也、嗟乎斯懷非我兄而誰訴焉、幸少照察、則二桃之喩亦知其寃也矣、

九年戊戌、先生三十四歲、 十一月四日、淸三郎君

沒、

十二年辛丑、先生三十七歲、 五月特擢爲弘道館務班馬廻、六月先生移居府下、七月兼掌史館編修事、

十三年壬寅、先生三十八歲、 九月佛事志成、自義公剏國史、至此垂二百年、志表之撰最難其任、前後修撰、竟未有克成者、先生稿佛事志、纔八十日輒成、 烈公大賞其敏速、謂成就志表、非亮則不可也、即命解弘道館務、專任修史之事、

十四年癸卯、先生三十九歲、 八月、氏族志成、十月

進班次番、先生上書論修史事甚長、此不具載、十一月爲國史志表編修頭取、

弘化元年甲辰、先生四十歲、　五月國難起、時先生草兵志、將成、聞變、遂投筆矣、先生深慨　明君被寃、中興之業、一朝破壞、屢投書侯伯麾下有志之人、辨解　君寃、或慫慂國中之士、爲挽回之計、拮据盡瘁、至廢寢食、其愛君憂國之狀、殆有非筆舌之所能盡者矣、

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遂與桑原信毅海保芳鄕等五人、挺身詣閣老福山侯上書、請解

君寃、閣老喩以規制、命官吏護送歸國、囚於中街空宅、五月就家禁錮、（即逼塞）　九月褫職給三口糧、不許出門如故、（即遠慮小普請）

三年丙午、先生四十二歲、　秋著明夷錄、述國難之事、明夷取諸箕子之明夷也、其書有云士之處危難之間、亦甚難乎其道矣、不宜死而死、雖死何補於國家之事、不宜生而生、何面目俯仰天地之間邪、又云、　君寃不可不雪、正人之厄、不可不救、一旦意外之變、不可不深思而遠慮、則佯狂垢汚、以避形迹、鞠躬盡瘁、以圖回挽、是余素志之所大蓄、而固不易與新進不解事者道、故作爲此書、以待時會之來、若此生不了事、固將附與後人而爲之、明夷之有錄、夫豈得已哉、夫豈得已哉、先生微意所在、蓋如此云、

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三歲、　六月著鷄鳴錄、以繼明夷錄、鷄鳴者言君子在亂世不改其度也、

嘉永元年戊申、先生四十四歲、　十月著精忠新錄、輯宋岳飛之事也、

二年己酉、先生四十五歲、　十一月官命解禁錮、

三年庚戌、先生四十六歲、　三月著靖海全書、（海寇首末、

觀世年表、靖海策、癸丑歲所著防海新策、合衆國考、亦編入全書中、）先生早歲洞觀宇宙形勢、察外夷爲中國大患、既遭國難、廢黜閑居、遂專心研究、以作爲此書、其料時運、審形勢、建靖海之大計者、往々驗於後日、則有識之士、必有以諒其苦心之所在矣、

四年辛亥、先生四十七歲、　修神記世書、後不果成、（先生自閉居後、已絕望於官撰國史、既而有私撰之學、二書補綴、與志類不同、而其實則不異也、如癸丑告四方同志書、實爲此而發也、未幾國事一變、復職修史、則私撰之學、覺不竣功、而止、修撰二書前後數年、因不止此歲、今以其難確指年月、姑係于此、觀者幸察焉、）

五年壬子、先生四十八歲、　先是閣老稍悟　烈公

之寃、聽　公稍預國政、然尙禁其辨別邪正、大有更張、國中當路、皆害　公、百方沮撓、　公不能有爲焉、二月先生作頷天錄、贈某侯及麾下某、詳辨

烈公被寃之繇、宜從前罪譴明白洗雪、輔導今公、與俱爲政、否則一國訖無平治之期矣、十二月補徒士、先生自獲罪閉居凡八年、已釋禁錮、尙不出門、有多謝親朋勸出門、出門豈有事堪言之句、

六年癸丑、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又作頷天後錄、辨群小誣罔離間之計、請騰用廢黜諸正士、未幾合

衆虜之事起、則閣老亦深悔不用　烈公、甲辰國寃至是始昭雪矣、四月作告四方同志君子書、道欲藉衆力探討天下神祇之意、先生常謂神祇之事、世人多視以爲迂闊無用不切於時務者、而余獨謂不然、神祇則神州之大本、國體所由而立、方今之時、欲正風俗、一人心、奮揚威武、震讋夷狄、諸莫急之務、莫不皆淵源于此、余將網羅天下之書、集成一部之書、以闡明千有餘年湮晦闇胃之神道、此余所以報效天下國家之職分也、既而內外多故、先生不能專力于此、所請四方之書、至者亦

不甚多、事竟不成、可勝惜哉、（按安政丙辰八月先生上　烈公封事謂修史之難、莫出於神祇地理、臣積年熟慮、欲究神祇、莫若請　幕朝寺社府、號令御內祠官、凡式內三千社、祭何神、行何祭、沿革異廟、悉令獻其皆則此事一舉可辨、臣先年以此說松平豐州之臣、其而不見用、今開　幕府將有修復　廟陵之舉、則此事亦與之相類者、豈謂無神益于世道人心乎、願乘斯機、闕獻寺社府、有志之人、以有底成、惟閣下留意焉云、今其開獻松平豐州之臣者、未詳、在何年、然以時勢考之、當在子丑間、今附于此、）六月合衆虜入江戶內海、跋扈殊甚、先生憂憤、上防海新策、論御戎事宜、屢有所建白、九月著合衆國考、贈諸四方有志之士、十一月進班次番、復掌編修之事、既而　烈公命先生、考究北虜及北島風土沿革事跡、

安政元年甲寅、先生五十歲、　正月合衆虜復入內海、先生贈書細川侯老臣長岡某、極論和戎之非、勸其爲掃攘之擧矣、長岡有材幹之名、時率國中兵、來在江戶、故先生及此也、九月北島志成、　烈公賜書褒賞恩意鄭重、加以銀幣、（銀幣十五枚、丙辰獻北虜志、賜書及銀、亦如之、）

二年乙卯、先生五十一歲、　九月進班小納戶上座、賜祿視百五十石、十二月復進班小姓頭取、

三年丙辰、先生五十二歲、　七月爲史館總裁、復奉命編修國史、八月北虜志成、

四年丁巳、先生五十三歲、　十月食貨志成、　今公賜書及衣服、十二月賞累歲功勞、改賜本地百五十石、

五年戊午、先生五十四歲、　五月兵志成、先生憂編修不速成、上請留彰考館、自六月至九月而止、時　烈公再蒙難、人心搖動、先生奉命屢有建白、

六年己未、先生五十五歲、　五月奉命抵江戶、謁今公、六月詣駒邸、謁　烈公、　公手賜鶴卵杯、命刪定息距編、八月　烈公就國、　今公召見先生、有所賜賚、暫留鎮人心、九月歸水戶、

萬延元年庚申、先生五十六歲、　七月息距編成、八月　烈公薨、　今公就國、奉命修　烈公行實、
公召見手賜三所物、（小刀等三品曾用飾佩刀謂之三所物）　十一月進班持筒頭、增賜五十石、通前二百石、

文久元年辛酉、先生五十七歲、　十月　烈公行實成、十一月賜公服、（即上下服）是月刑法志成、

二年壬戌、先生五十八歲、　十月論語時習錄成、是歲先生刪定靖所稿職官志、既而靖疾、至明年疾愈、先生亦疾竟弗果成、

三年癸亥、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　今公朝于京師、時有修復　山陵之擧、　詔求　山陵事實於　烈公、先生奉命輯纂、旬日竣功以獻、三月有疾、上書乞骸骨、至冬患渴、絕食涉旬、先生自壬寅歲始掌修史、至此凡二十餘年、中間多難、旋作旋輟、從事修撰者、僅五六年、然方其奉職、早起登館、拮据勞瘁、不少懈怠、刻盡還家、則復凭案討刪、猶公服儼然坐館中、至日沒而止、及疾已甚、尚勉強起坐、筆削職官志、未嘗就枕、其勉勵如此、

元治元年甲子、先生六十歲、　正月疾益甚、自知不

起、口授親作墓誌、未成、至夜靖等侍枕上、先生開目呼靖曰、疾已至此、幽明分手、斯意何有窮極、今吾去矣、汝審聽此言、汝學業未成、經歷尚淺、自後益自奮勵琢磨、勿墜吾志可也、言畢、頃之悠然而逝、二十一日卯刻也、嗚呼哀哉、先生屢遭艱難、苦心盡力、終之不得一日優游養閒、用延天年、以至此、將天乎命乎、唯其得際會　明君、陪侍　閣下、揚眉吐氣、論陳國家之大計、以伸胸中所懷抱、雖中興之績未全就、而其勳業赫奕、亘萬祀而不磨滅者、得親睹其事、親參其議、可謂終身之幸焉耳、

嗚呼天之生　明君、又生之股肱心膂、豈偶然哉、後之君臣、苟克纘其志、繼其業而弗失墜、則與隆中國、殄滅夷虜、護　寶祚於无窮者、要非難致也、先生之生、豈謂無裨補於天下哉、況其至公血誠之志、聰明絕特之識、垂諸簡編以啓誘後生、流惠海內者、傳乎千載斷而不可疑、則先生雖亡猶存、古之所謂死而不朽者、豈先生之謂邪、天下後世、其必有知余此言之非諛者也、

先生少年氣銳、已憤外虜之爲患、慨然有功名之志、不欲爲章句之儒、常好與四方豪傑之士交、上下其議論、屢跋涉關左之地、既而覺立身揚名、治亂異勢之理、遂專力學問、刻苦勉勵、以成後來之業、然少壯之志、至老不渝、英氣勃々、壓倒一世、每把杯雄談、驚四鄰而弗顧也、嘗作詩云、空揮翰苑生花筆、未試昆吾切玉鋒、萬國風雲娛耳目、三杯醞釀心胸何時　恩詔布春令、先向深潭起臥龍、可想見素心之所在也、

先生爲人、剛毅方正、疾邪如讐、容貌嚴厲、音吐如鐘、素行極謹愼、無論其奉上事君之際、敬重縝密、必戒疏漏紕繆之失、雖瑣屑應酬人事、明詳忠信、必戒鹵莽苟且之過、其對賓應接、議論飆發、氣勢壓人、懦者遇之、多懾伏不能出氣、賢者見其表裏洞徹、毫無掩飾、則深愛信、雖時見觸忤而竟不忍棄也、先生常論戰國人物、屢稱上杉謙信、其爲人正直光明、用兵如神、眞奇男子也、蓋先生之於謙信、聲應氣求、有相感而然者也、

先生治家敎人嚴恪、少所假借、如靖等之不肖、蒙不屑之敎誨數矣、然設法易簡、不喜煩碎、蓋度風土之宜、以爲之節、不敢倣齷齪儒生之爲也、平生尤惡游惰驕奢之弊、勵精率先、儉素奉己、雖身已在

仕途、常有山林樸茂之氣、澣衣粗食、終身不改其樂也、

先生自謂、幼而多病、常恐不能至三十、每刻苦讀書、疾輒發作、屢瀕危殆、至三十後、稍健於舊、知命前後益健、以獲略了素志、靖所逮事、止三十年間耳、觀其耗神疲精、有衆人所不堪、而先生處之晏如、病苦艱難、未嘗廢學、蓋其養生之術、亦多自學問中得來者、是以平日所爲、傷生與養生相須而行、非衆人所能也、

先生彊記之性絕人、雖數十年前之事、一々暗記、每

對友話舊、其人多遺忘、先生疊々擧示、詳悉無遺、人皆驚服、臨作文引典故錄往事、先就胸中所記下筆、數千言立就、然後更就其書校之、就其人正之、至毫無差謬而止、其精詳亦如此、

先生既蒙　烈公知遇、每在　公前陳事、侃々昌言、不少回避、　公深愛重、謂亮者國之寶也、每疾輒命醫療治、或授以養生之法、賜奇藥珍膳之類、前後不可勝數、　公素惡飮、謂必至傷害性命、以先生嗜飮、屢戒其勿過量焉、　公愛才每如此、嘗召對言詞明晳、聳動左右、　公亦爲之傾耳、先生退、

公顧左右曰、如亮者眞不易得也、嗟賞良久、

先生喜與奇才異能之士交、無論國中賢者、悉皆相親善、四方游士至水戶、必來見先生、前後締交者不可勝數、常稱華岡某、（畿內人、未詳爲何州、）佐藤某、（阿波人、）爲其傑出者云、至如侯伯麾下諸藩士大夫、雖未嘗交臂接顏、然時贈答論說、猶莫逆之交、如此者亦甚衆、川路司農嘗稱先生經濟有用之學、其爲人所欽羨如此、

先生評戰國間人物、最稱北條早雲之雄才、毛利元就之寛仁、上杉謙信之剛明、小早川隆景之知勇、建櫜後人材則熊澤伯繼、政事則新井君美、德行則伊藤維楨、學問則荻生茂卿也、

先生常謂風土之弊、在勇有餘而智不足也、其見義不明、猖狂妄行、抵死弗悔者、往々有焉、當其一旦激發奮起、如大水俄至、不易抵當、而不能堅忍持久、以期克成焉、其才鋒發露、乏含蓄渟涵之態、斥深思長慮畫遠大之策者、以爲迂緩不及事、是皆風尚所使然、雖其長不可廢、然其短亦不可不知所補也、

先生之學出幽谷、先生常稱其學問淵深、才識絕倫

二百年來、國中人材、莫出其右者、講學之旨、斷々不可易焉、而其所發見、往々有與師不同者、未嘗泥守其說、每哂世之固滯太甚者、謂活動天地無窮之理、人之於學、不容如此、試看　烈公之事業、與　義公不盡同、則爲學之與治國、豈有異哉、學者不可不審斯意焉、

先生少壯慨然、有翊贊　皇道、扶植　神州之志、十九著禦虜對、既已可見其一端也、故畢生學問於此最盡力焉、凡數千年間神祇氏族兵政、以至制度沿革治亂盛衰之理、莫不悉皆考其原委、究其

本末、因明。　天祖照臨。　聖神經綸。亙萬祀而無渝。尊　皇室。明神道。尙武勇。三者。萬古不可易之義。立以爲爲學之原本。至如漢儒之名教。釋氏之性理。西洋之利用。亦莫不皆貫穿通曉。辨析萬國之長短。會萃古今之精英。折衷斟酌。以爲天下之用。焉故其所著述。如神記世書之類。專明神州之大本。靖海全書之類。明時務之最急者。時習錄之類。明儒教之補於國。凡作一文。筆一語。莫不皆裨益國家之事。視諸空文浮辭沾々自喜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矣。

先生聰明絕倫。每自誦聖人人也。我亦人也。我盡吾力。學之。聖賢之域。一蹴可到也。其篤學勇往直前。不少屈撓。孜々矻々。少老如一。蓋孔子所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先生庶幾焉。嘗謂老子權謀術數之祖。釋氏離人倫而立教。非士君子之學。儒學之弊。博而寡要也。支離不明晰也。至如朱氏之學。失於束縛纏繞。王氏之學。至於猖狂恣睢。盡廢講學之道。二百年來。學者輩出。學問之道。視古有光。然其趨向率皆在漢而不明大本。到底不免爲佛者之歸也。國學者出而爭之。忿戾乖錯。不免

懲羹吹韲之失。要皆非中庸之道也。嘗有詩云。道家寶訣探精蘊。濟洞玄文見性眞。名教何如師孔孟。英靈只合仰　皇神。蓋自道爲學之梗概也。

先生常謂。爲學之弊。最在大本不明也。學佛而愛其識心見性之理。則一心信向。斥　神爲佛之奴隸。學儒而愛其禮樂文章之美。則亦自貶爲漢之附庸。古來豪傑之士。大抵不免此弊。蕩々流風。至今未熄。爲學多執一偏。先入爲主。自是非人。或至陷異端而弗悟。禍天下而弗顧。豈非惑歟。故學者必鑒古之佛者。不獨以佛爲弊害者。則爲學之方。可

得而知也已。夫學者學所以盡忠孝之道也。天覆地載。莫非　天祖之所照臨。血氣含生。莫非　日嗣之所煦育。人々所宜盡心竭力。以圖報答者。措此無有也。天下之爲臣子者。事君父以爲忠孝。爲君父者事　日嗣以爲忠孝。　日嗣事　天祖以爲忠孝。然則忠孝者道之大本。萬事萬物莫不淵源于此。天以之覆。地以之載。人以之立。雖千萬世不能得而易焉。苟斯義之不明。而能忠孝於君父者。未之有也。不忠不孝於己君父。而能忠孝於　天祖者。亦未之有也。脫其深爲先入誤。

猖狂恣睢、悍然自略而弗顧、鼓邪說妖言、以眩惑蚩氓者、眞　神州之亂臣賊子、不容一朝居王土食　王粟、是人々所得而斬戮屠滅無赦為者、天下豈有是人哉、取於人以為善者、固天祖所以立　神州之意、然其溺而不返者非也、其排擯棄斥者亦非也、大本一立、則天下無不可之學、天下之學、皆有長短得失、不可不知其所取捨也、夫漢之學固善矣、然學天下守之、未足以護神州於千萬世也、唯其與　神聖之道符合、通萬世而不可廢者、即孔子之教、至其餘、則往々不免有弊、不可不擇也、佛氏之為道、固非正路、況其貽害　中國不細、則有志之士、人人欲禁絕斷滅而後止、誠非刻也、然平心論之、其大害國者、終竟古人過信之之所致為、至若其所長、則儒者或不能及彼其不遽廢者、理固有在、其害與否、要在我待之之術何如為耳、至如洋學、則其利害殆非佛之比、而又有必不可盡廢之理、非淺學小才所得而預知焉、由是觀之、則知學之不明大本、則天下莫非害　中國之學、苟能明大本、則天下莫非利中國之學、是所以學之必以明大本為第一先務

也、嗚呼先生之為學、網羅宇宙而弗漏、明　神州之大道、以立萬世之防、豈子思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非邪、書以待論定之日云、

元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不肖男靖泣血謹識

我王父松岡先生、深受源烈公知遇、職在史官、編纂不怠、著書極多、皆未及刊行、伴之生也晩、王父先人之風采、猶且不能知、安得悉其詳細、嘗聞之吾師栗田翁、當公勵精圖治、設學校奬勵忠孝、王父極言讜論不少回避、有意氣咆勃口角生沫之概、既而公參與幕政、鑄巨礮造大艦、苦慮焦心無有寧居、王父悲憤慷慨書策萬言、時投筆蹶起、戟手罵洋夷、觀者或怪以爲喪心狂疾、蓋其忠憤之氣、勃々不能自制而已、自王父捐舘、今既三十年、墓木已拱、不能無蒿蔦悽愴之感、因印刷先人所編年譜一卷、頒之同好君子、庶乎可以見王父平生一斑矣、

明治二十六年三月　　孫伴謹識

明治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二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出版



著者　故人　故豐田小太郎

著者相續人兼發行者　茨城縣士族　豐田伴
茨城縣水戸上市並松町拾九番地

印刷者　島連太郎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二十六番地

印刷所　秀英舍
東京市京橋區西紺屋町廿六七番地

宮内默藏 編

箕山浜野先生行實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
東京鉛排本影印

箕山濱野先生行實

君名王臣、字以寧、通稱章吉、箕山其號、濱野氏、考諱義篤、妣緒方氏、文政八年乙酉九月十九日、生於備後深津郡福山東町、家世仕福山藩主阿部氏、君之生也、外祖小川儀助君祝曰、此子冀以文章顯於世、因名曰章吉、生未周歲、健步破履三、土俗周歲誕辰、行踰三步者、製巨餅、俾負而自倒、君則負餅尙能步、因推倒之、幼好讀書、甫八歲、從鄕先生習句讀、每夜往學、雖風雨未嘗廢也、及十二三歲、從學渡邊橋南、講誦每超儕輩、嘗讀韓文原毀、質疑義、橋南時事彫刻、持刀弄印、意不在書、君乃發憤曰、吾豈不能獨解乎、從是不復質問、反復考索、文義迎節而解、然資性善忘、或人呼爲遺忘生、君因作遺忘齋記、文頗可觀、其人大驚、當是時、門閥世官之風、牢不可破、君自顧其世系、無

由出身、不屑終身僕僕爲下吏、因有辭家遠游之志、作時務策二千餘言、痛論時弊、年十七、游於安藝廣島、師坂井虎山翁、翁喜君才學、欲養爲嗣、義篤君亦不忍以君爲俗吏、乃諾其請、而藝藩廳議、以無他藩人爲義子之例不許。於是、翁曰。汝既非福山人。又非廣島人、則爲王臣、而汝姓濱、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義亦相稱、請名汝曰王臣、字汝曰以寧、以寧吾少時字也。以祈汝安寧。且明爲吾義子、因作字說與之、時虎山文名大噪、四方來學者甚多、而藝藩子弟受業者、日數十百人、門人以次相授、君亦膺講讀之任。久而厭之、一日讀蘇洵上歐陽修書、至曰閉門終日端坐讀書七八年、慨然曰。此法當學也、乃斷髻散髮、入一室不出。欲暫爲奇行、絕人事以專心讀書、而物議紛紛、翁憂之、君乃歸福山。不出戶外者、三百有餘日、脛毛長殆及二寸餘、

讀書有疑。質之翁、郵書往復不絕、文之與學大進、作時務策第二篇、論學政、有校中置參議生、國政大事諮問。以救門閥之弊之說、君之歸鄉也、欲閉居讀書、以及三四年、而翁屢致書招之、不得已而還廣島、居一年餘、適伊勢津、學於齋藤拙堂土井聱牙二翁之門、時周防僧月性漫游四方、訪諸名家來津、君與之親善、月性乃拉君及拙堂嗣子誠軒、游大阪。出入篠崎小竹廣瀨旭窗與野小山諸老之門、於是。君文名寖著、既而還津、有所感作歸農對以自解、又有秦始皇漢武帝。諸葛孔明論、求才策諸作、聱牙翁激賞之、時年二十二矣、虎山翁又趣歸鄉、自是之後、常往來藝備之間、與坂井氏爲通家之好、嘉永三年庚戌九月、翁沒、君自福山走弔、心喪展墓五十日、君憂虎山沒、而山陽文章無復資進益、與書仙臺齋藤竹堂、論文詞交、偶聞齋藤土

井二翁皆祗役江戸也、乃東行、入昌平黌、月餘而去、時昌平黌學生某、致書齋藤拙堂翁、誹譏其學行、君爲翁作復書、辯駁之、將生葛藤、羽倉簡堂居間解之、居本鄕丸山邸、見儒官門田堯佐、論藩學之弊、責堯佐以學政更革之事、堯佐使筆述其論旨進之藩主伊勢守正弘君、參政齋藤貞兵衛、度支藤田與一兵衛、公用人武田小藤太等贊其說、始有興文武學校、更革學政之議、藩主給君學資俸五口、遣堯佐於藤堂侯邸、請使君寓其邸內、就二翁學、於是、移居下谷邸、君之在伊勢及江戸、從游士井翁三年矣、文成示之、不佳、則改削數回、未嘗受一字雌黃、其聽講僅原道一篇而已、然翁雖戲言詼語、每出於人意表、多所啓發云、時同藩門人田邊昌六、渡邊邦太郎二子從君、同寓於藤堂邸、爲執薪水之勞、以敎學相助、嘉永六年癸丑二月、與昌

六同從拙堂翁、發江戸歸鄕、九月復拉昌六游津、安政元年甲寅、藩主遂建文武學校、行考試、廢限年就官之方、如採用君之建言者、而至其學制則大異所見、乃更論教養公子、置議員、及革句讀講説習書之諸弊、作萬言書、託江戸邸執政某、上之藩主、而其言竟不行、君亦不能自屈就縄墨、於是、藩特設文章寮、使君教育其子弟、亡何、廢寮爲散官、給七八口、使在家教學自適、當此時、海外諸國相繼來請互市、國是未定、物論騷然、君不復欲以文學立身、潛思砲臺及船艦之構造、刻苦積年、靡財不少、後翻然悔曰、是專家之事、非吾輩可爲、始傾意殖産興業、欲待時施行、而時事日非、君乃奉命、偵察四方形勢、掌報告、與參政齋藤甚右衛門、(後號柔軒)同寓京師油小路、接諸藩士、因持國論、文久三年癸亥七月、長藩犯闕之變、與參政近藤圖書、俱趣江

戸、八月還京師、時同藩憂國事者數名在京、銜謀朝幕協和、切冀幕府反省、執政山岡治左衛門（後號秋涯）安藤織馬、（後號藤齋）吉田助左衛門（後號水山）連署上書於會津守護職、及板倉閣老、陳時宜、不報、會藩主主計頭正方君、受征長之命、出軍屯于廣島、幕府急召君於江戸、途遇閣老某上京、謂君曰、聞貴藩二三大臣以下數名、倣外藩妄論時勢、宜加嚴譴、君曰、某雖不肖、内外之事、莫不與知、彼等所爲、皆出於憂國至誠、非有他心、如有觸忌諱、罪在某、謹待後命、時君年十六、閣老以其辯疏有理、不敢復問、然閣老既有此言、不得無措置而止、於是山岡安藤吉田諸執政、及參政齋藤甚右衛門、大監察大森操兵衛、皆命退隱、君亦自期不免、而幸得無事、安政戊午大獄之後、縉紳及諸藩志士、受幕府嫌疑者、多至死、而福山藩有志、譴責止於此者、蓋以君主賢

明、自引罪而不辭也、不然、則君等皆不免捕戮之慘矣、藩內有志、旣受嫌疑、不得有爲于外、君因建言、欲大開拓管內山林原野、使士族子弟土著、以爲國防、與吉田水山、齋藤素軒、首試之、築茅舍於山中、伍農夫而耕種、提鳥銃驅野獸、朝出暮歸、頗亦勉矣、旣而時事益急、君復入京、掌偵察、幕府遂奉還大政、慶應三年十二月、君急歸福山、造藩廳、痛論大義名分、執政諸有司、環坐聽之、無敢可否者、獨儒官江木晉戈曰、君之論恐負德川氏舊誼、使人欲涕泣、君曰、餘人尙可、先生而有此言、吾亦欲涕泣也、東照公遺訓有之、曰、我日本國歲入約二千萬石、以千二百萬石、分與大小諸侯、其餘八百萬石、德川將軍領之、以護禁闕、然則將軍職權、及八百萬石者勤王之資也、况於大政奉還之今日、唯當顧大義何如耳、寧暇問其他哉、論及日暮不決、期

明日而退、將出去、大監察河村九十九、招君曰、不圖世趣文明如是、其夜前執政安藤藤齋寄書曰、今日之論、積年雲霧始霽、明日當贊子說、及再會、藤齋首表同志、無復異議者、明年正月德川舊將軍在大阪、令本藩警衛其領邑倉敷、藩議不遽應命、使武田平之助與君同往問其故、七日、舟發福山、偶大風不可進、九日始達兵庫、會大阪城兵火、炎焰燒天、到安治川口、則執政某等避兵在舟中、君與平之助論爭曰、是非舟中傍觀之時、趣還土佐堀藩邸、執政既入藩邸、即夜使君赴京師、則戰方畢、幕府敗兵、死屍縱橫道路、與丁辭行、乃與金四十兩而發、比曉、到犬塚、則見一大牌、大書錦旗東征之令、聞君發福山後二日（正月九日）長藩陸兵、圍福山城、薩藩海軍、迫鞆津、贈戰書、問國論、前執政吉田水山、參政三浦義建、側用人石川和助、迎長藩參謀杉

孫七郎、今手碩八（今之井上伯爵）於城内、問答數回、竟領擧國勤王之意、解圍而去、其不至啓釁者、蓋君之持論、與有力焉、未幾、齊藤素軒、武田平之助、皆來京師、會江戸邸藩士、脫走入東台、應彰義隊、君與素軒議、致書於江戸及福山執政、使脫走之徒復歸藩邸、以故闔藩無一人蒙賊名者、然尚不免當路者嫌疑、素軒壓見越前春嶽公、及參與廣澤兵輔、具陳事情、竟得無事、先是、藩主正方君、病卒于福山城、無子、時屬多事、祕喪不發、而江戸邸執政某、請德川氏、以支族某爲嗣、來京師、將申奏之太政官、君等駭愕曰、是大事、請者與許者、皆不辨名分也、德川氏而猶執諸侯廢立之權、何大政奉還之有、論諍不已、某默然、臨去、使京師駐劄官、作新居函根關門通劵、欲傍記新主名氏、君等又爭不可、戒記者曰、腕可斷、主名不可苟、使記阿部主計頭家臣某、

既而執政某歸江戸、廢新主、繼嗣未定、君與素軒、白吉田水山、謀之於藝藩寺尾生十郎、將請淺野長勳侯弟元次郎君、而舊友山中春助、傳岩倉卿旨、諭以於薩長宗支藩中求之爲得策、君與素軒、以藩議既定辭之、遂上請得允可、而始發喪、元次郎君得入立。今之伯爵正桓君是也、明治元年十二月、爲督事官、兼會計幹事。大更革學制、平生持論、漸得施行、君之學、專勉讀書、不用講說、大抵與物茂卿之說同、而又稍異其趣、曰、本邦漢文環回讀、音訓相半、而凡係訓讀者、皆譯也、解也、一讀直可了解者居半、讀之愈多、則解之愈易、不必須逐字句講說、又曰、學文、猶學言語、在都必都言、在鄙必鄙言、是自然之理也、只其所讀書、不可不撰、讀而得之於心、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自宜、既訓之聲、必要發聲朗讀、又須同訓點一聲調、與衆共之、此猶

與人併力舉物、人多則物輕、是以不知倦、然發音不一、則又猶學物力不協、左支右吾而物益重、雖人多、爲何用乎、且漢文自與和文異、但環回讀、故不得不用和語以訓之、是其所以雖便於解書、不與原文襯和、而讀書每有隔靴之憾也、故欲學漢文、要務省和訓、不省則多附者間言冗語、與原文相去益遠、今之附訓點於漢書者、不獨不留意於此、却欲多混和語以一原質異者、是兩害焉耳、君之見如是、故其督學也、漢文有訓點者、一切廢斥、代以白文、其導初學、先授爾雅釋詁釋訓二卷、曰、是猶洋學自短語始、一字一句、順讀易記、比之四子逆讀、難易自別、且豫爲他日解書之便也、行之未周歲、福山城市、童幼婦女、唱爾雅、如時謠云、時人或有目以異學者、君之說、異則異矣、然其異者、皆屬古人未發之見、行之久、則安知無有洪益於學者耶、

君又欲卜安那郡山野村馬乘觀音山、設藩學支校、使學生、講習之餘、跋涉山間、或從事開懇、艱楚備嘗、以矯文弱之弊、將起工、需木材、坂路險惡、難運搬、唯觀音堂前、有巨松數十株、可適用、村民呼曰天狗松、無敢下手者、君曰、學校非游戲之場、其卜地於此者、將教育人才、以爲國家之用也、想是天狗所不惜、若有祟禍、余獨當之、命伐採、是以工事立辦、未閲月而竣功、乃使學生徙寓、每旬更代、馬乘距福山六里餘、君及係官、月數回、騎而往來、以監督之、福山管內、各村有學校之設、以此爲始、先文部學制、二年餘矣、振文教、既如是、其如武備、則養五大隊兵、警衛各所、尋又出軍函館、加之以凶荒、用度窮迫、不知所出、君乃建議曰、諸藩往往濫造金銀貨幣、以救一時之急、是不可傚也、然欲支不貲之資、勢不得不出於非常之舉、今若增製楮幣、資

之、拓斤鹵爲鹽田、定價售之、以收復楮幣、且待北國商船來、以鹽換金、則兌換有備、是化紙爲田爲金之策也、用度庶幾可支、議遂決、然福山藩楮幣、自天明年間、以大阪富豪五氏之名發行、稱五家銀主、藩府遇之甚厚、楮幣增減收散、殆墜其手、不得以藩議專行、適參政吉田豊文、與君同其見、俱往大阪、說五家銀主、以時勢不得復株守舊貫、自今以後、楮幣之事、藩府專任之、五家不復與之、然姑依舊貫存其名、以保倚信、五家皆疑懼不肯應、君與豊文、曲諭事由、約以楮幣一萬兩、報宿昔之勞、竟領收印刷器械、而豊文留大阪、主監楮幣事務、於是、用度始裕、開拓之業大興、當國家多事之時、其能養多數之兵、充器械彈藥之需用、且藩士削祿、減上而足下、使下士卒不遽失活路者、皆以楮幣助國用之所致也、二年六月、及藩治制定、爲少參事

時、東京當局者、有唱廢漢字用假字之說者、大參事岡田吉顯、三浦義建、主張其說、胥議欲改學制、君曰、廢漢字、是廢道學也、非我所與知、因請罷、乃趣君東上、給月俸若干圓、不與職事、嗚呼明治初年、既有廢漢字之說、尋又設假字會羅馬字會、多雷同者、而竟不振、頃者又有唱言文一致者、有欲製新字者、紛論百出、不知所底止、蓋其意在計育教之便、而其便未必便、或恐其流弊有不忍言者矣、君之言、確不可易也、四年辛未五月、改爲權少參事、尋藩廢、九月舊知事阿部正桓君、移居東京、福山奸民、託名留舊主、蜂起放火各所、君家亦罹災、蕩然如洗、書籍文稿、皆爲烏有、十二月、補深津縣九等出仕、此歲太政官、令諸藩具申楮幣種類、及其發行額、有司議曰、戊辰以來、增加楮幣、不爲少、其中、凡二十五萬兩許、開拓竣功、直可償却、不足以累

政府、乃減數告之、而功未及成、會廢藩、不復得着手、因不得已、具申事情、舊知事及舊大少參事等、皆被譴責、君曰、我爲之、吾當任其責、乃與舊大少參事、連署上申、略曰、當維新前後内外多事之日、國用及出兵之費不貲、提封十一萬石之小藩、而養過制之兵、器械彈藥糧食稱之、以奔走朝命者、七八年、加以凶荒、每歳用度、出入不相償、理之宜然者也、要之、奉國力不當之朝命、故不可不養國力不當之兵、遂至用度不可支、不得已而有楮幣增加之擧、幸奏函館討伐之微功、所餘兵器、悉輸送熊本鎭臺、尚滿十五艘、是皆由楮幣、聊達勤王之志者也、況償却方、確有成算、雖事似隱蔽、實出於不欲多貽政府之累、願以開拓資金殘額、使得成功、太政官允之、於是、小田縣更命舊大參事三浦義建、岡田吉顯、齋藤素軒、少參事猶崎新藏、權少參事

津川右弓、爲修築掛、君則以小田縣權典事、兼任監督、給資金而責實效、殆將至成功、而六年癸酉七月、會大風災、沼隈郡高須、今津、松永、水吞、深津郡川口、津野下諸村、數百町開墾地堤防、多破壞、資金不支、更請八千餘兩之增資、至七年某月、始竣功、而楮幣全額凡八十萬兩、則大藏省悉兌換之、當是時、政令日新、更革相繼、其改地租、發行地劵也、民情危疑、地價頓下、鬻地所得之金、不及所期之十一、不啻不當增加楮幣償却之數、至充舊藩士族所醵、開墾地負債、尙生欠負、因更請其補充金、大藏省以其違前言、責問事由、君乃又代舊大少參事、草辯明書、曰、明治三年開拓着手之時、地價一段五十兩、今下爲十兩、最下則十餘錢耳、僅僅三四年間、低昂之差如是、洵如可怪者、然近三四年間、朝廷新令、相繼而出、自政體歷日稅法、至衣服

飲食之末、無一而不改舊貫者、則此三四年間之更革變遷、猶歷三四千年者、何獨怪地價之有大差乎、書上、大藏省遂許其請、而功過相償之責、全畢矣、八年八月、小田縣廢、君亦解官、初君之將應深津縣之辟也、與縣令矢野光儀約、欲大勸奬養蠶以立殖産之基、故赴任以來、以此爲一大要務、曰、是本邦天賦之物産、非以此爲國計、決不可與海外諸國幷立、且今欲使五百餘萬無職無産之士族、爲有用之人、莫如俾養蠶、夫生糸者、外人之尤所好也、内外貿易益盛、資産相通、利害相關、勢不得啓釁隙、假令生物議、事亦歸平和、養一兵、寧不如植一桑、至有廢全國稻田之半、爲桑田之説、或人説君曰、備中川上郡布賀村、多山桑、可以養蠶、欲募資金起業、何如、君大賛其説、首投百金而助之、遂得同志數名、而從事飼養、布賀爲山間一村落、距

廳下笠岡、十有六里、運輸極難、而君與同志輸送養蠶器械、而供其用、及成繭、山桑不繼、蠶悉斃、衆皆沮喪、委棄其器械、任土人使用而去、自是之後、川上諸村、養蠶製糸之業漸盛、初三備地方、無養蠶者、君自試數年、常曰、人皆以養蠶、爲奧羽信越專業、而不適中國風土、是大不然、蓋本邦自古以米麥爲國計、而中國之田、多有米麥二毛之收穫、樹之以桑、其利極薄、且從來藩廳亦禁之、故罕飼養者、中國風土、固勝奧羽信越、其蠶業、豈有不若彼之理乎、今也、海外貿易、需用最多者、無如生糸、生糸之貴、其量與銀貨之量價相若、間或有過之者、（今則生糸之量、與銀貨比較、其貴殆居五倍以上、）是樹桑養蠶、猶地上拾金銀也、君之所見如是、時內務省勸業寮、創設製糸場於東京虎門、君建白縣令、遣職工、倣其規摸、以設製糸場於笠岡、又遣女工、習泰西製糸之方、本邦府縣、

製糸場之設、實以小田縣爲嚆矢矣、於是、君草拾遺篇二卷、詳論養蠶之利、頒之管內、有同僚異意見者、曰、欲貧、須樹桑、力反君說、而君不以爲意也、後有大阪綿糖共進會之擧、追賞讚岐國製糖創業者某氏之遺功、賜金牌、其略傳中、叙創業困難之狀、時人爲諺嘲之曰、作糖兮、先作菰、糖成兮、當被菰、佐登宇津久良婆、故毛加良津久禮、佐登宇天起多羅、古毛加無禮、蓋謂製糖者、其終必至失產爲乞丐也、君聞之、笑曰、有是哉、古今同感、寧我被菰養蠶、使人被絹、今也其言果驗、本邦蠶業大進、至與海外諸國競其盛、廢稻田爲桑園之說、殆爲勸業家常談、而誰知三十餘年前、君爲之首唱乎、九年十月、應內務省之辟、東上、十一月、補內務十等出仕、十年一月、任千葉縣三等屬、縣令柴原和、委君以開墾地窮民授產之事、維新之初、民部省、諭東京富豪三井八郎右衛門、小野善助等、三十

餘名、設立開墾授產會社、驅府下窮民及四方浮浪之徒、移住下總國小金佐倉原野、賦人荒地五反、使開墾爲產業、而規約曖昧、半途而廢、土地悉爲會社之有、於是、數千窮民、與會社爭地、苦訴百出、奸猾之徒、居間煽動、窮民携老抱幼、累累到內務省、乞救恤、洵爲縣內一大難事、君乃建議、請資金於內務省、購土地、且使會社低價賣與之、以履前約、縣令可之、凡君之所計畫、無不聽、其稟請內務省、及辯疏訴答諸草按、莫不出於君手、更柴原船越二縣令、而難解之訴、始平、君之奉職、殆與之爲始終、千葉縣賞其功賜物、十五年七月、任內務一等屬、掌地誌編輯、十九年一月、爲非職、君之奉職千葉縣也、以勸業課長兼開墾地授產掛、其所施設不少、然其人游惰事健訟、故雖不至大成、至今日、管內殖產之最顯著者、爲落花生、輸出金額、旣不下

五十萬圓云、見明治三十三年讀賣新聞第八千百二十二號初君到東京四谷勸農局試驗場、始見落花生種子、知其適瘠土、以爲開墾地下種無愈于此者、因請局員町田某、得數苞種子、播種之於管內郡村、奬勵莫不至、人民試培養、其收利出意外者、則自祕不敢言、其下種鹵莽而不顧、或被野鼠之害、收額少者、則携斗升種子、迫縣廳請買之、其與產困難之狀如此、管內有落花生、實始於此時、而今則所到莫無之、遠近來請種子者、陸續弗絕、若通算及他地方之產額、則將不止數百萬圓、自昔、殖產遺惠、及永遠者、以靑木昆陽之甘藷爲稱首、自今而後、落花生之產、愈益蕃殖、則余未知君之遺惠、與昆陽其孰爲伯仲、是蓋君壯年廢學以後閱歷之梗概也、君之爲非職、時年六十四、友人片山重範、見其閒散而身未衰、推薦第二高等學校漢學講師、君以久廢學辭之、

重範懇勸之、遂應其囑託、二十五年八月赴仙臺、掌倫理科、二十八年九月、任教授、高等官七等、叙從七位、十二月辭官歸東京、住本鄉西片町阿部伯邸內、二十九年六月、賜恩給金年額百七拾八圓、三十年三月、應陸軍幼年學校教授囑託、三十二年三月解職、君之官階、僅止于此、如與其功勞不相稱者、然其天稟、則老而益壯、三女一男、無一有缺者、自爲第二高等學校教授以來、舊學再放光輝、其於倫理講義、根據聖賢格言、布衍詳說、務應世用、殆有化腐爲新之妙、其精神氣力、不似他人老而偸安者、其尙欲有所爲也、可知、蓋天將以壽康報其陰德、以所缺於前者、補之於後歟、君爲人寬宏、善容物、常曰、吾眼中、不見惡人、人之善惡、皆自取之已、以此待人、故雖有惡意者、久而服之、又善安分自遣、雖遇困厄、不甚介意、獨悔少時習書之過、

以爲畢生之恨、曰、使吾終身悶悶者、則書也、吾聞死於惡瘡者、爲瘡神、蓋罹不治難症、百方療之、竟於治瘡之術、有所發明也、余少小學俗書、所謂和様稱御家流、一習慣性成、不可復救、深悔其素習之過、故又深知其受病之原、嘗試左手運筆、與右手苦艱負別、於是、益知右手之無力、一坐於幼時習俗書以指運筆之逆施倒行焉耳、君之論書、殆如醫家講病理、指畫證明、娓娓可聽、因作習字解、皆係獨得之說、與他書家者流、論高而難實施者大異其趣、不知者、或疑其言之荒唐、然君之筆跡、右手雖不免艱澁、左手則健筆飛動、宛如出於別人、欲改習癖者、從其說試之、往往有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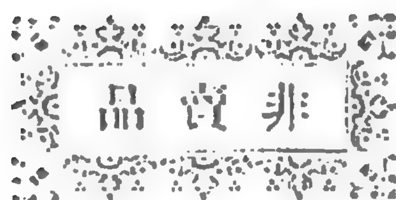
右箕山濱野先生行實、據其筆記與口述、編製之、先生少時從關西諸鴻儒學、蚤有文名、後鞅掌藩國之事、尋出仕于小

田縣于千葉縣于內務省、其功績可傳者、不尠、如夫明名分、理財用、開物產、皆爲可特筆大書者、余嘗一日謁先生、請作之行實、先生曰、吾儕駑下、無一事可稱、若有可記者乎、蓋棺之後、幸計之、余曰、人壽修短難期、蓋棺誰知其前後、今實非其時乎、先生曰、然則以子之筆、記子之意、吾亦何問焉、但有一言告子者、維新前、奔走國事之際、與吾共事者、爲齋藤素軒、吾之言、多出素軒之斷而行、吾猶服之有驂也、素軒即世、既垂二十年、吾不忍其行事湮滅、欲有所記述、然事與吾相關、有似自揚、故不敢執筆、負地下良友者多矣、今我事蹟、由子之筆而傳乎、素軒之行事、亦爲明白、吾心乃降矣、先生謙謙之意如此、是余之所以不顧僭越而草之也、余亦有所感焉、夫維新之初、薩長藝備四藩、始起勤王之師、以問中國諸

藩之向背者、實自福山藩始、而以國論一定于勤王、不至啓釁、從是之後、王師所向、如崩厥角、無敢一人抗之者、復古大勢既成矣、雖名分已明、强弱異勢、其決去就之速、豈知無非有所式於前者而然耶、且王政之初、諸侯繼嗣、經奏請而定者、蓋亦以福山藩爲始、於是、諸侯廢立大權歸於天朝之實、表襮于天下矣、邇者覩而傚之、遠者聞而知之、此豈曰無少補于維新中興之運乎、乃其冥冥中、焦心苦慮如先生者、亦不可不謂之勤王之徒也、嗟乎先生之志業功績、既如此、而位不副其器、末路沈滯、寔爲可惜、然先生之志、在于實効、區區榮爵、何足以輕重先生哉、余與先生、以同門之故、夙辱其知、頗得悉其平生、義不可默止、因一言及此云、

明治三十六年癸卯十月　辱知生　宮内默藏　謹撰

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發行



東京市牛込區白銀町三十二番地
編輯兼發行人　宮内默藏
仝市小石川區掃除町三十三番地
印刷人　水野孝作
仝所
印刷所　文昌堂

安積艮齋 著 木澤成肅 評

加藤清正傳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刻本影印

安積艮齋著
木澤成肅評

加藤清正傳　全

觀道處藏版

序



審其源流察其脈絡可蓄者涵而傳之可疏者浚而通之大小長短廣狹深淺皆有程度盖評文猶析水利焉苟不得其法輕易興役勿卒從事水

則不能得灌漑之利文則不能成達意之用也艮齋安積先生以鴻儒碩學著名幕府風著艮齋文畧文名藉甚友人木澤君成肅嘗評先生所著加藤清正傳示余曰僕平生

愛先生之文頃不自量叨評此傳幷補纪事未備者將以便初學也余受而閲之分章析句條理明晰先生之文無復餘蘊矣苟使學者反覆沈潛詳其法度以從事文章譬諸讀

水利之書考隆窪高低之度然後興造土木衆工悉集一呼應命也余聞加藤公亦精於水利其治肥後也溝渠縱横遍及闔州灌漑疏通以利於民雖老土功者夏乎不及矣吾且

取為讀此傳法

明治壬午十月

學海居士依田百川識





加藤清正傳

艮齋安積先生著

男　安積重允校

後學木澤成肅評

清正立身之本、胚胎於此、遷居

加藤清正大織冠公之裔也、祖父清信居于尾州犬山、隷齋藤山城守、齋藤與織田信長戰、清信死之、父清忠遷居于尾州中村、未仕卒、清正早孤、母某氏與豐臣秀吉之母爲從妹、時秀吉尚微仕織田氏、受采地百貫、因往依焉、豐臣母氏常置其側、撫愛甚、稍長、謂母氏曰、某承鞠養、今年既十五矣、願剪頂髮而執役焉、母氏悅、告秀吉、秀吉亦喜曰、

英雄能知英雄

清正能通兵機、晉州及蔚山之役、可併見

彼兒姿貌魁秀、眼有光芒、酷類祖清信、後必就功名矣、賜秩百五十石、給事左右、嘗有殺人匿於肆者、挺刃自衛、邏者畏不敢前、清正擊而仆之于地、秀吉喜其勇、加賜二百石、爲小傒人、天正九年、秀吉爲中國探題、攻因州鳥取、遣蜂須賀家政覘形勢、清正從焉、清正曰、城東林莽蓋有伏兵、君何不率衆往邪、家政弗從、既而伏兵起、清正取弓於腰、左右馳射、敵不能進、乃下馬揮刀與家政奮擊、各獲首二級還、秀吉喜曰、清正雖少、眼慧氣雄、家政殆不及矣、賜黃金一鈑、加秩百石、時清正年甫十

行文極簡極勁

八、屢與城兵戰、多獲首級、秀吉圍備中冠城、命清正視杉原七郎左衛門所攻、清正與伊賀諸士俱行、見北門壘壁不固、大呼先登、諸士爭上、遂拔之、山崎之役、先鋒高山友祥欲專以一隊取捷、直過寶寺南門、秀吉危之、令清正往視、明智先鋒伊勢與三郎內藤半助連發鳥銃、銃甚高山不能支、清正奮大刀、斬半助於萬衆中、以其首復命、秀吉討勢州瀧川一益、圍龜山、士爭登城、城兵近江新七勵士衆發銃拒戰、木村十三郎擧槍欲刺之、清正自傍馳至、鎗新七肩、十三郎大怒、貫其腹、新七斃、

勇而讓

忠勇奮發、千載之下、如聞其聲

吉語雜戲謔、即是賈吾餘勇之語氣、尤妙

清正顧曰、我雖先刺、而斃之者子也、不取其首、秀吉嘉其能讓、各有賞、天正十一年、柴田勝家與織田信孝通謀、掠江北、秀吉將出師、信孝又擧兵於岐阜、因圍之、連日雨甚、不能攻、俄而飛騎報勝家將佐久間盛政率精騎、攻中川清秀壘、秀吉亟徇師疾發、清正奮曰、此役天下大事、而賤岳相去遠、苟不及焉、我無以見吾公矣、策馬疾馳、馬疲、谷兵大夫見之笑曰、子馬瘏矣、安能一日走二十里邪、清正曰、我有天生兩脚驢、雖一日行百里、奚難焉、且我於酣戰中、奪駿馬騎之、不亦壯乎、乃弃馬脫

一句寫出盛政倨傲之狀極巧

山崎賤嶽二役皆大戰、就其中特拔擧關清正者、故布置似稀疎、其實大得史家詳略之體

欲揭賤岳七槍、故歷擧福島以下六士

按朝鮮之役、兵結不解、秀吉欲自往

甲、披蚍晴徽章白背子、健步如飛、初更三軍悉至賤岳、則盛政既殺清秀、而目中無羽柴氏矣、黎明秀吉令師衆發弓銃、矢丸如雨、北兵惶駭、秀吉擧扇麾左右進戰、清正舞槍、與戸波隼人鬬、猛氣咆勃、一躍刺之、益鼓勇衝擊、當其鋒者、莫不摧靡、福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爭進、各斬敵將、北兵失氣、奔潰蹦藉、死者相枕于道、遂滅柴田氏、是日、清正諸士勇動軍中、世稱爲賤岳七槍、秀吉稱其功、各賜秩三千石爲隊長、又命改其稱號、清正初稱虎之助、至是改主計頭、天正十二年、秀吉軍敗於長久手、收兵入樂田、清正及堀尾吉晴爲殿、士寇蝟興、追躡甚急、二將身自搏戰、全師而還、十五年、秀吉伐島津義久、筑後肥後諸城、聞風奔竄、令清正守肥後宇土城、義久降、九州平、以佐佐成政爲肥後守護、十六年、成政有罪賜死、讚州國主尾藤知定亦有罪國除、秀吉召清正曰、汝屢立戰功、頗有將帥略、今賞汝以國、不識汝欲得讚岐歟、抑肥後歟、初秀吉以織田氏疑忌功臣、故欲取明及朝鮮而爲自全之計、信長滅後、戡定海內、而猶鬱鬱不樂、至是經略

征之、長政犯顏直諫、至以秀吉爲狐憑、若長政初知秀吉有伐朝鮮之意、盡伺其機、徐徐諫之、使秀吉至起無名之師、且雖欲以二將爲朝鮮先鋒、何必賜肥後而後命之乎、長政密告之云云、可疑、蓋賜肥後者、賞累年戰功耳、非有他意也

參補尾藤二洲曰、清正嘗選保侶騎二十人、令部下擧其可用者、有坂川者、而自薦、清正及老臣皆怪問之、坂川曰、臣父爲君衞銳、摧堅、非不善戰者、而臣不能識其果堪保侶否、知人之難、父子猶然、況敢薦他人邪、若我身則知之、熟信之厚、此臣所以自薦也、其言從容、其色自若、清正歎稱用之

之志益動、淺野長政密告之清正、乃拜謝曰、殿下不以臣不肖、錄其微功、賜以大國、恩寵至渥、臣不宜有所擇、然均受國也、敢請肥後、秀吉大喜、因復召小西行長、分肥後、賜清正二十五萬石、行長二十四萬石、他日二將爲朝鮮先鋒、蓋兆于此矣、清正就國、居熊本城、辟成政帳下壯士三百、祿之、悉改苛政、誅不稟命者、伊津將監據小森城、不肯降、清正攻殺之、封內帖然、小西行長亦就封、令部內士民修宇土城、志岐林泉天草伊豆守不就役、行長遣伊知地文太夫將兵三千、乘戰艦攻志岐城、主林泉驍勇善戰、全軍沒、行長大驚、身自將兵六千五百、航海乞援清正、清正遣佐佐平兵衛古橋又助等、率步騎千五百、會行長於袋浦、城兵循海來、罵曰、東兵京兵何不交槍、豈徒爲守鎧郎歟、佐佐古橋諸士憤恚、出師格鬬、古橋又助與宮部忠彌相刺、忠彌斃、又助傷胸、城兵遂走、林泉堅守不出、城絕嶮、天草又以銳兵爲援、小西晝夜攻之不拔、清正度之、率兵一萬、絕海營城外山上、志岐告急、天草山木彈正率弓手三百步兵二百赴援、屯清正營外山上、天草主水率兵七百、屯小西營

形容清正勇敢、如見筆力快爽

匆忙中插此一閒句、文勢殊優美

鼓舞兵士勇氣、與織田公桶峽戰時同、可謂有將略

以從女牆云云三句、形容防禦之強、故攻者之勇、以蹀血一句盡奇拔、頓挫出人意表

外山上、與城兵約夾攻、時行長縱反間、城中多叛者、及期不能出、主水知事不濟而還、獨彈正不退、初彈正出天艸、自誓必戰、欲襲清正、清正使人謂行長曰、吾子能圍城、勿使出兵、我當與彈正鏖戰、乃分諸將為二隊、清正自引麾下繼進、諸將競上山、清正危之、親率十餘騎入先隊半為弓手所攢射敗走下山、清正叱之不可、於是怒甚、橫槍突陣、四面奮擊、庄林隼人亦善鬭、有一騎挾弓見清正徽幟、呼曰、非大將邪、予即山木彈正矣、敢請獻一矢、清正曰、大將適相見、而以長兵從事、何怯也、捨

槍攘臂迓之、彈正亦投弓相向、清正急取槍拋之、貫其腿、彈正墜谷死、敵兵大崩、斬首四百六十三級、是日清正十字槍折其一枝、云清正梟所獲首級於海灘、林泉乞和開城去、乃進攻本渡城、天草伊豆守所據也、城險不能拔、清正會將士語曰、諸士幸努力、明日必當拔之矣、因命酒、拍掌起而舞且歌曰、人是一世、名則萬世、壯哉武夫之志、將士皆激昂、翌日、清正驅兵肉薄上城、城兵從女牆列槍叢刺、死者相藉、將士奮不顧、蹀血緣堞、城遂陷、斬首七百三十餘級、伊豆守殺妻子自盡、於是小

武夫而有桑梓之情、是清正所以盡忠二代

清正疾惡已甚、以旗章辱行長、與以茶燕之事答三成同、是武人之意致

參補　齋藤拙堂曰、朝鮮役諸將以狀報于名護屋、連署花押、加藤清正花押字畫煩重、良久而成、福島正則曰、花押易書為妙、不然則病褥作遺書不得辨、清正微笑曰、我必欲扰戈戰死、遺書無所須也、押字煩重亦何妨

西封內悉平、實清正之功、而行長不肯謝、由此有隙矣、十八年、秀吉滅北條氏凱旋、清正迎謁於參州岡崎、曰、殿下以神武平定天下、振古所未有也、尾州中村、實為殿下梓鄉、幸息駕以為一鄉榮、何如、秀吉悅、清正多與金吏民、行殿屏牆一夕而就、秀吉益悅、賜民田千石、復其身、文祿元年、秀吉大舉征朝鮮、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賜清正兵書一卷旗一道、旗署法華經題號、秀吉封播州時、織田氏所賜也、清正退而謂行長曰、吾子旗章將作何狀邪、行長曰、吾旗惟畫朱圈於紙囊足矣、行長本泉

州界藥鋪、故云、然秀吉知二人有隙、故竝命為先鋒、欲其相競立功也、四月、行長清正等列戰艦航海、騎步十三萬餘人、各分道而進、是時、朝鮮恬嬉日久、武備廢弛、民不知兵革、我將士皆歷百戰、兵仗精利、旗鎧鮮明、如涉無人之境、行長潛拔其軍、先諸將而發、抵釜山、攻其城拔之、又陷東萊、鮮人莫敢拒其鋒、清正抵釜山、已後行長三日、大怒、乃略熊川、攻慶州諸城、拔之、斬獲三四千、留兵守之、偕黑田長政鍋島直茂、會行長于忠州、議取京城、行長曰、都城已近、請拈鬮分路而進、清正曰、違軍

罵以賈豎、故犯其所忌、不似將帥之語氣、當時武將桀如此、描出現況妙

令、先發貪功、今復不讓而欲竝進、惟利是視、何其類賈豎也、行長大怒欲刃之、直茂居間和解、行長謂清正曰、自此至京城有二道、東門百里而遠、南大門不過百里、但有江阻焉、惟子所取、清正曰、雖有江我取其近者、遂分道而發、清正托宗義智請嚮導、義智爲行長外戚、故以不諳地利者與焉、行

宗義智受托、故以不諳地利者爲嚮導、小人忍所不能忍可惡

長又陰使人奪江船、清正發忠州、爲嚮導所誤、路既迂、至漢江、又無船、朝鮮都元帥金命元守江、聞清正至、張疑兵而遁、清正望見鳧鷖戲北渚笑曰、敵已遁矣、命善泅者取其船、遂涉至京城、則王李

昖既逸、而行長據之矣、清正嶙齗久之、因與諸將

巧描清正不勝忿怒之狀、如聞其嶙齗之音

會議、分兵追王李昖、入咸鏡道、屯永興、鍋島直茂尋至、路傍有標牌曰、王遁入大明、王子兄弟從此去、清正喜、將追王子、伐兀良哈、直茂諫曰、鮮人所標、安知非詭計誘我邪、且孤軍冒炎瘴、跋絕險遠入不毛之地、非計之善也、清正不聽、留直茂鎭其地、追王子、至安城、虜其二人、使先導、皆辭、清正立斬之、其一人懼從之、於是從谷山、經老里峴、踰鐵

危險中又遇強敵而不屈、所謂膽生毛者

嶺而北行、北道兵使韓克咸、以六鎭兵與清正戰于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左右馳突、我軍

臨機應變之妙、皆自剛毅不動心中生來

不利、會日暮、收兵入倉中、韓兵來圍之、矢下如雨、清正列倉中穀粟捍之、多發銃、韓兵牆立、中必疊雙、死者千餘人、克誠退、屯嶺上、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旦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戰、伏兵四起、敵驚潰、陷泥澤中、殆殲焉、克誠遁入鏡城、又攻而拔之、遂擒克誠、時二王子走入會寧府、朝鮮極北也、清正竊追及之會寧府、王子及從臣嬰城自守、清正諭之使降、許以不死、王子悅、請清正入饗、因齎酒食而入、從兵奔馳、鮮人疑其紿己、彎弓圍繞、清

以言語不通、授印證之、臨時妙計

正執王子爲質、且授印爲信、鮮人捨弓羅拜、清正

幽王子及從臣於鏡城、令兵士警衛、遂率師入兀良哈、攻一城、城據山甚險、乃率兵六百、攀山瞰城發砲下壘石、城將驚恐乞降、森本儀太夫貴田孫兵衛爭先登、怒欲相刃、清正美其勇和解之、儀太

按二人怒欲相刃、蓋昨日之事、其翌曉儀太夫蓐食至城也、似有闕文

夫蓐食至城、孫兵衛亦至、森本先乘城、斬城兵、有一兵、軀幹鴻偉、貴田與之格、見殺、清正退軍河上、戒師曰、聞都城不遠、意當寅夜斫營、夜半敵兵奄

戒師備夜襲以破敵、思慮周密、文亦周密、無所不到

至、三宅角右衛門、坂川忠兵衛等奮擊破之、清正追北、黎明登山、下視人煙頗殷、蓋國都也、急令士衆吹螺吶喊、銃矢齊發、都人大駭、爭開門逃竄、諸

可追則追、可止則止、進退不失機、非學而得之、皆是實踐之功

乃去二字、頓挫絶妙、下繼以次郎云云閑話、最妙、譬江河一急一緩、流水之妙、於是益顯

猛將有仁惠、當時武將所罕、宜乎得人望也

仁而知禮、當時除小早川隆景之外、莫與比焉

士欲追擊、清正不許、火城而還、依山結營、兀良哈來攻、兵可三萬、擊鼓列弓弩、呼聲如狼、清正爲圜陣外嚮、和田備中井上大九郎大木土佐先衆進、敵兵奔潰、後繼將至、會凍雨甚、乃去、清正收師入青州、俘民後藤次郎本邦松前人、漂風抵此、留住二十年、頗能諳朝鮮地理、清正以爲嚮導、次郎曰、天極晴、見我富士山甚近云、清正還鏡城、以王子赴橘州、韓南人梅天擁兵二萬、據梁養山扼之、吉村吉左衛門森本儀太夫等攻破之、抵安平、鍋島直茂相良長安迎勞、更築一城、使清正居焉、自橘

加藤清正傳　九

州城至安平、定爲清正部内、收租税、清正盡心撫愛鮮民、衆戴、六年正月、明李如松陷平城、諸將撤寨、會王城、清正獨在咸鏡道、聲聞不通、明經略士宋應昌以經略使在遼東、聞之曰、此可以虚喝服焉、乃使馮仲纓抵安平、自言明國聘使、清正汎掃營内、盛戎服出迎、仲纓使譯人宣語曰、大明皇帝憤秀吉寇朝鮮、遣精兵四十萬討之、小西行長捨平壤而走、天兵蹙之都城、浮田秀家以下殲焉、維爾存心仁義、恤民無犯、大明皇帝嘉之、不忍殺汝、汝其還王子兄弟、速收兵而歸、苟不奉敕、天兵忽

文氣愉快、眞箇清正口吻、

彼以虚喝來嚇我、以實力答之、安得不縮慄遁去

昂身起坐四字、見長人益長、侏儒益短、波瀾之妙

至、殺汝勿赦、清正應之曰、王子我所擒、豈可不白太閤而輒還之、此地峻嶺横前、巖徑嶮巇、能踰而來者、日不得過一萬、每日斬一萬、四十日可了、然後渉鴨緑江、擣北京、俘明王、猶取物於囊底耳、汝勿多談、仲纓縮慄遁去、元帥浮田秀家監軍石田三成等發間使、召清正回師、會朝鮮及兀良哈兵圍橘州城、清正擊卻之、與直茂倶還王城、營南門外、諸將來見、三成曰、韓南人據開城、絶餉路、我兵乏食、不如退而守釜山也、清正曰、非稟太閤命、不宜棄王城也、我提孤軍八千、破兀良哈數萬之軍、

加藤清正傳　十

區區韓南人、何足畏乎、三成曰、然則子何不親破之、清正昂身起坐曰、子欲使我破之乎、我誓當破之、即勒師衆而出、時夜參半、策馬疾馳、大風且澍、韓南人皆解甲甘寢、清正舞刀直入、斬其渠帥、營中大擾、諸士奮擊、斬首虜不可勝計、先是明人沈惟敬抵行長營、議和、將封冊秀吉、二國罷兵還王子、行長常忌清正擒王子、又懲平壤之敗、因元帥秀家報秀吉、秀吉信之、兩使往來、和議遂成、令清正還王子、惟敬本市井無賴、欲以講和圖富貴、百方欺我而行長秀家等不之察也、清正素不欲和

【參補】津坂東洋曰、清正渡海遇颶、舟欲覆沒、水手稍長訴曰、海神祟甚、無所禱、敢取人投與、庶幾可以免矣、公毅然正色曰、人命至重、貴賤皆同、殺人自救、豈忍爲哉、必也無已、則以汝當充之、於是水手奮操舟、無何風波歇、卒得無恙

議、至是不得已還王子、王子寄書于清正臣加藤左馬允、以謝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自壬辰年四月二十四日、爲日本大將軍主計頭清正所擒、卽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頗至、又稟關白殿下、到釜山浦、許還京城、其慈如佛、眞箇日本中好人也、況關白殿下、雄傑無比、待隣國王子諸官、稱存舊意、愍其渡海、使復于京、其恩海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主計頭、少有背負之意、非人也、天地鬼神共罰之、和議旣成、諸將將退守釜山浦、秀吉下令曰、牧使徐禮元守晉州

自我師入朝鮮、攻陷城堡無數、皆省文、至此記攻守之狀詳悉、以見所以清正勲爲第一

清正不特勇於戰鬪、亦有巧思、與諸葛亮造木牛流馬相似

城敗我兵、須拔之、然後班師、清正素憤行長還王子、欲伐晉州沮和議、乃先驅攻之、浮田秀家毛利秀元黑田長政諸將續進、凡六萬餘兵、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發鳥銃如雨、城將姜希輔金千鎰黃進張潤等能拒守、黃進最驍健、我兵乘夜登城、進血戰、卻之、我兵造土山、俯攻之、進封築高阜、用大砲破我營、晝夜百道攻之、凡十五日、進中丸而斃、城兵奪氣、清正造大櫃四輪車、其製以堅木爲櫃、形如龜甲、及生牛皮裝之、繫大繩進退、號龜甲車、乃以此撥城址、牆壞八九丈、森本儀太夫先登中

不怨其君、不明誠忠、莫比

銃而墜、黑田長政臣後藤基次繼登、飯田角兵衛把後藤甲帶跳上堞、建徽幟、諸軍蟻附而上、城遂陷、斬首六萬餘、清正勲第一、秀吉賜書賞焉、清正素與三成不和、又與行長有隙、及明使聘于我也、清正士卒刼之途、三成以爲口實、讒搆百端、秀吉怒、召還清正、清正不以此怨望、日夜修城壁付之直茂、乃皈直抵伏見、秀吉不見、人或傳將賜死、清正詣增田長盛、語之曰、我在朝鮮數年、致死力建勳績、奈何爲彼治部所譖、將賜死、增田曰、吾子勳勞天下莫不知、雖然石田擢寵俱隆、若不與之和

稱石田曰治部一句、雖似贅言、以見當時人皆懼三成之狀、況着色最妙

復曰彼治部、描出不勝憤怒之語氣、妙不可言

怒三成還之長盛、勇猛之人、天眞爛漫、往往如此、以見記事之巧

不屑非不懼罪、以見視死如歸之氣象

則禍不可測、且天下豈有稱石田曰彼治部者哉、清正悵然太息曰、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彼治部者恃寵作威福、雖在朝鮮、未嘗挺身接一戰、惟諸將之私是索、媒孽成罪、其心術鄙陋、犬彘所愧、我寧伏斧鉞、不忍屈節於彼治部以自汚也、抑吾子亦非忠信之人也、我暴露異域、今方皈國、不之他而惟吾子之問、吾子乃不倒屣相迎而坐延之、朋友之義固如是乎、不辭去、長盛大愧、人皆危之、清正不屑也、是歲慶長元年七月十一日夜、畿內地大震、山崩壞裂、民屋覆墜、人畜死傷不可計、伏見城

忠臣思君之情、自忘罪在其身、君安得不爲感耶

殿宇毀壞、死者數百人、清正登時率步兵二百、馳入城、則太閤及夫人諸妃、皆席庭而坐矣、清正謂侍臣曰、今夕大震、恐棟榱覆壓、因率士卒以警之、秀吉及夫人嘖嘖賞其忠誠、於是清正抗言曰、臣自航海入朝鮮、日夜被堅執鋭、跋履山野、不避祁寒隆暑、今已五歲、賴殿下威靈、虜王子兄弟及諸從官、孤軍長驅、深涉不毛之境、入兀良哈、殘破醜類、又戰於橘州、摧數萬之鋒、親擒大將、其他傳奏館晉州城功皆不落人後、而殿下不之察、顧乃聽小西石田之譖、使臣就死、臣不敢惜一死、但自知

從燭影覘之、如不視而視之、秀吉憫清正之情如畫

而進字寫得妙、

蒲伏而入、恐非實事、然得此句、三成

無罪可死、使欲一仰清光、披露肝胆、故隱忍至此、臣心如皦日、闔棺後當白於天下耳、秀吉聞其言忠悃、惻然心動、從燭影覘之、形貌枯瘠、顏色黧黑、積年苦戰狀可想、因益憫之、泣數行下、既而顧侍臣曰、夜間恐有不測之變、命予舊臣守闥、勿使外人入焉、侍臣以命清正、清正令其臣加藤傳藏加藤與左衞門大木土佐守四門、少焉石田治部及列侯皆朝、守者不納、治部進自稱姓名、守者進曰、某等乃加藤清正之僕也、三成大驚、清正出颺聲曰、侏儒來何遲也、命啓扉、三成蒲伏而入、明日秀

驚惺之情、有生色

攬涕曰云云之語、既自昨夜欲咄咄突出

蒙譴向死之人、忽得無雙恩言賞賜、不得不感泣

吉令大臣召清正鞫訊朝鮮兵事、皆三成所誣枉、清正據實置對、詞氣慷慨、感動左右、秀吉攬涕曰、汝何酷肖我也、汝少長吾側、能識吾韜略之要、臨陣應變、悉合機宜、賜姓豐臣及寶刀一口、清正感泣而出、八月、明冊封使楊方亨沈惟敬來、秀吉見之伏見城、僧承兌讀誥文、至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勃然怒曰、我欲王日本何假彼力、行長謂彼以我爲明帝、故班師、乃反覆如是、因欲斬行長及二使、承兌等諫止之、於是秀吉與清正諸將相議、復用兵於朝鮮矣、二年、清正先諸軍入朝鮮、復竹島

參補 齋藤拙堂曰、朝鮮之役、加藤肥州從全州還、路經密陽、密陽守將戶田民部少輔、與肥州有舊、清城設具、迎而饗之、使其家老候之四里外、迎騎以韓地略定、皆不我服、妙法章旗翻風而至、旗下將士皆擐甲冑、烏銃五百盡點火以先、啓行、肥州栗色鎧、黃金盔、袴鞾艸鞋、背佩銀馬蘭腰旗、乘驄馬、馬上勞迎使、儼然如赴戰狀、迎騎馳還、告民部

舊壘、與原雷釜山兵合、攻梁山城拔之、使加藤美作守焉、沈惟敬在南原、憂和議不成、以爲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曰、三國講和、將能無爲、足下勸太閤敗之、明主命邢總督以精鋭七十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每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較、今當明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爲、乃因行長欲啟化、明總督邢玠在遼東、聞之令揚元要其走路、捕而誅之、和議遂絕、清正略西生浦入全羅、沿道城堡望風奔潰、與行長合兵圍

民部迎入之、纔使小姓跋其結束、又解甲、得一革囊、沈沈甚重、見之米三升、錢三百、壁致在焉、民部愕然問曰、此間飲食無一歒、何裝之厳乎、肥州曰、然某聞禍生于懈情、我非不欲自逸、然事弗可豫測、若無副急之備、則萬一蹉跌前功空矣、且士卒之情欲逸、見我不甲則必至解衣帶、我一身實為三軍視傚、豈可自懈乎、民部感歎久之

登壇祭告云云、文字故鄭重、以見總督期必克且此一戰彼有大關係、而清正大破之、清正軍功之大、益可以見、作者用心之密

以土木未竣之城禦大軍攻擊、而克之、清正防禦之功殊大

黃石城、一鼓拔之、獲其將郭越趙宗道柳文虎、我師遂分道赴南原、浮田秀家步騎五萬、清正為先鋒、韓將權慄等屯雲峯、聞清正至、軍中驚呼曰、夜义上官復來、皆奔竄、遂圍南原、芟城外雜草稻禾、積牆壁間、衆砲亂放、飛丸如雨、城兵不敢外窺、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牆内外與城齊、我衆踊躍而登城、中火起、敵兵爭逃、我衆扼路亂斫、敵兵俛首受刃、適月明、脱者無幾、城將李福男任鉉金敬老等皆死、諸將沿海為營、互為犄角、清正居蔚山城、諸將胥議、欲修蔚山城、據其要害、使舟路來往、

清正董其役、又欲修舟路諸城、往西生浦、留加藤清兵衛小代下總等及秀元兵士、在蔚山修築、十二月、明諸將邢玠楊鎬麻貴高策等相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之、則餘迎刃而解、乃大會兩國師衆、邢玠登壇祭告天地、乃留高策、以絶釜山援路、而楊鎬李如梅等悉萃于蔚山、期於必克、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幸長、太田一吉、宍戸元繼將入蔚山、屯彦陽、留斥候五百人於河上、高策與惟忠掩殺之、幸長怒欲戰、宍戸太田

纔得入城、此句清正審入蔚山之線路

恥弃其守兵之言、即所以部下踊躍發船之本、將帥之言、感人之深、可以見

清正英邁、視數萬明兵如蠢虫、故從兵勇奮、所謂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

以衆寡不敵止之、幸長年少氣鋭、策馬而進、宍戸太田繼之、明兵見我兵寡、圍之數重、幸長力戰突圍走、為追騎所處、被數創殆危、會部將龜田大隅殺敵將、加藤清兵衛開門相迎、纔得入城、時我卒有為敵所俘者、問清正在城否、紿之曰、在焉、敵懼稍退陣、清兵衛幸長幸之、欲遣使招清正、難其人、幸長近臣木村賴母請往、馳詣機張告急、清正曰、彈正托幸長於我、今急矣、不可不救、令部下亟艤船、部將諫曰、我兵在蔚山者過半、今又留兵焉、則從士單寡、以此當大敵、徒死爾、不如合諸將而援

之、清正曰、不然、蔚山我所鎮也、諸將來會、必曠數日、明兵以其間陷蔚山、人將曰清正畏大敵棄鎮城、并弃其守兵、則恥有大於死者、且明兵出師千里、屯營未整、我以寡兵出其不意、彼不我虞、必無憂矣、部下踊躍發船、清正從兵僅五百、著銀帽子兜鍪、挾眉尖刀、立艫指揮兵士、意氣凜然、舟馳如飛、明兵數萬畏其勇、倚壁而觀、莫肯邀擊、遂入蔚山城、城兵勇氣百倍、明日明將合諸隊來攻、城中寂然待其蟻附而上、即投木石發銃矢、死者山積、是夜清正提數百騎斫營、殺傷無算、明兵起飛樓

勇而有智、且有膽略、亦是秀吉之長處、能學得之

極敘困難之狀、所以顯城守之功

分數箸與士卒、是所以能守城、亦清正所化

使讀者不勝企望、而後筆出赴援之事、殊妙

發大礮火箭、百道竝攻、城壘震裂、清正善禦之、一日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明兵自北山俯瞰、以佛郎機狙擊之、死者數人、衆愕眙欲避、清正堅坐叱曰、勿動、既而丸復至、迸丘下、清正自若、明兵謂準低、乃擡架更發、丸從頂上過、清正曰、可矣、衆爭起而下、明兵望見、大喜、準此皆虛發、衆服其胆智、明軍四面圍之、地淖且時際窮冬、士衆瘴瘃、我兵日夜發礮、用藥煮彈、中者輒死、或謂楊鎬曰、此城水道甚艱、粮運難繼、圍守絕之、可不戰而屈也、鎬以爲然、列營分屯、周匝圍繞、於是城中汲餉路絕矣、

夜汲濠水、濠多屍、水混血、飲之以救渴、或嚼紙煮壁土而食、或食牛馬、牛馬亦盡、潛出城外、取戰死者腰間粮、將帥得一飯、輒分數箸以與士卒、天大雪、守陴者凍餓莫能興、而清正意氣自若、然外無救援、城中益困、乃欲以謀緩師、使人紿楊鎬曰、兩師相持、死傷甚多、請與子會議罷兵、楊鎬喜、將伏壯士擒之、及期清正欲出、幸長諫曰、虜情不可測、萬一有變、君雖勇無所施矣、諸將亦諫、因遣人謝楊鎬、鎬大怒、欲急督兵屠城、未幾沿海諸將各聞急赴援、而楊鎬失氣矣、黑田長政遣人偵明軍、知

是役云云、應邢玠登壇祭告期於必克

雖有隙、不棄而救其危、若使與行長易地、必幸之而不顧、君子小人之別、可以見

風餐雪臥四字、含蓄多少艱苦、殊妙

優逸者云云、惹起三成憤怨

其將遁、告諸將濟河、與明軍戰敗之、楊鎬先遁、餘衆二萬、猶留在河上、長政又進擊之、清正開門夾擊、明軍大敗、僵屍盈野、委棄甲仗如山、是役明人悉兩國精甲、圍孤城、一敗塗地、而清正威名益震矣、三年八月、秀吉薨於伏見、遺命還師、黑田長政石田三成赴覇家臺、遣德永壽昌入朝鮮、密計諸將傳遺令、諸將各撤營而還、行長爲明將劉綎所扼、殆危、清正與島津義弘返擊拔之、相偕上舟、達那古屋、長政三成見諸將慰勞之、乃發喪哀臨、三成謂諸將曰、羣帥復命、必皆就國、明年秋請之期、

當以茗燕相邀、清正曰、我在殊域、風餐雪臥、既經七年、固不得與優逸者比、無茶無酒、惟將粺粥相報、三成默然益銜之、行長德清正之救己也、欲釋前憾、清正曰、予亦欲之矣、奈子善治部何、由是行長亦益嗛之、清正與諸將抵伏見、謁後主秀賴就國、四年、朝謁秀賴、必謁東照公、饗待殊優、以清正無室、養水野和泉守女爲子配之、是時東照公威德高天下、三成行長等妬之、將作亂、密聚黨與、煽動列侯、列侯多從之、五年、上杉景勝起兵於會津、東照公帥師東征、清正適在伏見、使人謂曰、公官

貴望重、不宜輕動、不如遣臣及黑田、細川福島池田等討之、若恐不克、須使伊達政宗助之、猶不克、公自將六師、以征之、未晩也、何者、三成候公至關東、然後作亂於畿內、以來攻之、詭謀灼然、公豈可輕動、東照公謝曰、吾子之言是矣、然予生於將門、又總軍國重事、乃不自將而使他人當之、是示弱於天下、以辱家門、予不忍爲也、吾子智勇超衆、且爲吾姻戚、故欲使守茲城、然九州恐有禍亂、吾子其就國、便宜從事可也、於是清正還熊本、既而三成果擧兵、天下震動、清正發兵略行長封內、宇土

清正雖不屬東軍、戰於関原、亦侵略西軍巣穴、顯然東軍之黨、一由於與

石田小西有隙、一由德川氏之牢絡

留守南條元宅驅藩臣妻孥入城、三宅角兵衛狙之、以槍刺頬、元宅握柲相掣、元宅從士來救、三宅退、清正勵兵薄城、森本儀太夫欲一鼓拔之、清正曰、姑待之、我將不血刃而取焉、無何東照公飛報至言、九月十五日與三成行長等戰於關原、大敗之、城兵聞之乞降、清正辟小西臣南條等祿之、三宅嘗有罪見放、是日潛入陳立功、清正復之、東照公以清正不黨三成、加賜小西封內二十四萬石、於是築大城於熊本、其制悉出於意匠、崇墉浚濠、爲九州最、十年敍從五位下侍從、十一年朝大坂

清正曰不血刃取之者、蓋欲使人說喩城將降也、而適會捷報到也、関原之戰不更敍、附飛報之言非此傳所主也、詳略得體

見秀賴、偕淺野長政來江戶、見東照公、時修拓江戶城、與清正議之、以其女配公子常陸介君、其後東照公傳職於世子台德公、老駿河、清正朝大坂抵駿河謁東照公、公命酒井忠世土肥利勝饗之酒闌、二將謂清正曰、肥州英武冠世、然猶有可規者三焉、不知肯聽否、清正請其說、二將曰、肥州朝覲宜先詣江戶謁將軍、一也、鬚髯雖美、亦甚髼鬆駭人、宜剔之、二也、方今天下乂安、又何所虞而遠途騎從者三百人、冗費不少、宜不過三十騎、三也、清正曰辱諸君厚諭、然此皆不能奉教也、予本一

二將之規、似受家康內旨、先謁將軍是主、省從者其次、剔鬚髯全是陪而已

清正察其出內旨、極陳欲報秀吉之

恩於秀賴之意、是以家康深憚之、是所以有鴆毒殺清正之疑

介賤士、叨承豐臣公殊恩、膺大國之封、每自感激、欲致忠盡焉、今先江戶而後大坂、無乃玷臣節乎、剔鬚髯最是易事、然於結冑纓甚便、故存之以見不忘武也、方今寓內嚮治、然不可保其無虞、一旦稟命征討、安得徵兵於數百里外乎、苟有精騎三百、雖勍敵破之不難矣、予平素所以尚儉朴存贏儲者、正爲此耳、若以此爲冗費而居貨積金、是商賈所爲、予以深恥、凡此數事非私、乃社稷之事也、諸君宜相共勠力贊成、而反沮之何哉、二將憮然而罷、十六年三月、東照公宴清正於二條城、淺野

京攝之人、恩望豐臣氏、故使都人拜觀、亦是慰安淀臺之一策

幸長與焉、公從容語曰、某居危疑之地、浮議搖動、久不見秀頼君、意者君年寢長、予甚欲見之、二子幸能調停得以相覲、則浮議息矣、二將許諾、還大坂告之、淀臺疑焉、清正誓之曰、主公設有不虞、臣等不敢生還、於是意稍釋、秀頼駕樓船入洛、福島正則稱疾不從、惟清正幸長率鋭士警衛、東照公使人候迎、冠蓋相屬於道、從伏見乘轎、清正攝衣冠徒步從、東照公命揭轎窻、使都人拜觀、至則饗待備至、款悟久之、清正扶以拜辭、還大坂、是日幸長抵伏見暴病、獨清正護而上城、視瞻詳雅、威儀

天下美之、見天下之心未去豐臣氏也

出利劒於懷、應上文不生還

煩燥不能言、猶以後主爲念、至誠至忠、千歲之下、使人感泣、此一段猶畫工畫人物畢點睛

至哉文也

呈東照公遺書中、必有縷縷托後主之言

材武絕倫、忠義出於天性二句、評盡清正爲人、無餘蘊、武門之美、亦盡於此

甚偉、天下美之、旣還、清正出利劒於懷、捧之泣曰、吾乃今而復太閤之舊恩矣、是年就國、道病、至熊本熱甚、煩燥不能言、然會召諸臣、奏散樂相娛、且謂曰、我以後主見內府公、釋天下之疑、事將和諧、遽遇劇疾、豈非天邪、病革、全身焦黑、命侍史作遺書二道、一以呈東照公、一以告戒諸臣、乃卒、年六十一、實六月廿四日也、遺命擐甲冑佩雙刀以斂、葬中尾山、建廟焉、子廣忠嗣、後有罪國除、清正容貌魁梧、材武絕倫、忠義出於天性、自幼在行間、善用兵、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朝鮮晉州之役、斥候

自幼從豐公、經歷戰場、故投機敏捷、察敵情分明、皆是豐公所薰陶

鮮人受其攻伐、不怨而敬愛、庶幾有來蘇之意

言、城空人絕、諸將欲爭入、清正曰、彼潛伏誘我、未可測、兵法、日午而伏、至昏必出、請少緩以察之、果如其言、蔚山之役、明兵解圍、火楯而退、城兵欲追之、清正曰、是設伏也、薄暮伏兵稍稍出、圍復合、兵士問、將軍何以知之、清正曰、軍後無殿、火楯示退、所以知其僞也、其達兵機、率類此、所過法令嚴明、秋毫無犯、鮮人畏其勇、呼爲夜叉上官、至怖兒啼、又懷其仁、繈負息肩、致租稅、不肯背叛、二王子及從官雖纍囚踰年、感其禮遇、回送後、使畫者寫清正眞、祭之禮司李榮春尹起莘等、與秀吉謝清正

以重幣厚祿、聘驍健之士、本出於平居儉素不喜聲色

[參補]津坂東陽曰、清正晚年勤學、延藤谷先生者受業云、嘗語人曰、前田利家及光好學、一日招宴淺野幸長及余、爲誦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感歎者久之、時余不知學爲何事、殆馬耳之東風也、近者

恩書有曰、壯武勇略、男子中之眞男子、博愛寬洪、君子中之眞君子、其爲鮮人所敬愛如此、平居儉素、不喜聲色、惟以重幣厚祿、聘天下驍健之士、待之甚有恩、故麾下若加藤清兵衛、莊林隼人、木村又藏、飯田角兵衛等、皆一時之選、每戰必冒矢石、以死爲榮、由是所向無堅敵矣、大木土佐、本佐佐成政之士、仕清正、受三千石、深感恩遇、及其卒殉死、金官者本朝鮮人、清正攜歸國、受二百石、清正沒、悲不自勝、亦殉、其得士心、亦此類、晚年聘碩儒藤原肅、師事之、大閤薨後、與浮田秀家諸將會讌、

頫仰今昔、相視慨然、因爲之語曰、曩予詣故大納言前田利家、利家言、臨大節而不可奪、此語宜服膺、時予方少、不甚領會、近讀書、知此語出魯論、乃就惺窩叩之、始知義理正大、丈夫誠不可無此志、大納言蓋邃於學者、伊人尚在、天下應無此茫茫、豈不惜哉、秀頼暗弱、天下兵馬之權、自有所皈、清正預知之、搆大廈於熊本廣千席、臨死遺命忠廣、迎後主使居焉、大坂之役、秀頼自盡、或謂城陷之日、忠廣潛迎之、匿艙内以歸

野史氏曰、豐臣氏起自布衣、駕馭英雄、鞭撻寓内、遂爲諸侯之伯、位極人臣、而征韓取明之志、既已鬱勃於胸間久矣、是以天下甫定、即用兵於海外、先後七年、至身薨而後已、雖曰窮武黷兵、然雄略大材、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不可謂之不世出之英主乎哉、當此時、清正感會風雲、展材力於一時、播威名於殊域、斬將搴旗、屢立奇績、而讒臣萋斐、禍殆不可測、幸而天降地震之變、得以爆其忠義之心、豈不奇哉、昔者宋岳飛用兵如神、忠誠貫金石、率數萬之兵、大敗金人、方且唾手恢復疆土、而秦檜讒之、高宗不悟、遂下獄而死、吾每讀史至

知讀論語、朝夕玩覽弗措、始深感其義矣、若使利家至今而存、學術之効爲何如哉、蓋有所爲而言也

憂豐臣氏之深、乃有此慨嘆

嘆利家之死、爲幼主惜也、今也兵馬之權將有所歸、而已亦將死、其苦心何如乎、如見雖勇猛之將、涙不能禁

大坂之陷、有島津迎秀頼之説、忠廣迎使居于熊本城中之説、未知據何書

清正戰功雖多、征鮮之役爲最第一、今欲贊其功、不得不本於豐公雄略大材、條理整然不苟

先叙豐公之所以爲英主、承之以當此時三字、輕輕喚起清正戰功、筆力敏捷

岳飛秦檜比得頗當、但豐公古今英

此、未嘗不慨然掩卷而泣也、夫清正之忠勇不讓岳飛、三成之讒、有類秦檜、而豐臣氏乃能開悟於一夕立談之頃、其過高宗萬萬矣、蓋清正自幼在側、其愛之深而知之久矣、故誣枉之罪易明也、嗚呼英武忠烈之士、其亦有幸不幸歟、熊本今爲細川侯治城、往年城牆爲風雨所壞、將易其柱、柱隱隱有文字、曰是良材不易得也、沈在城外某澤中、後世易之者、可取用焉、遣人探其澤、則材木果山積矣、其深慮遠算、猶董安于之於晉陽、梁武之於檀溪、非翅忠勇可稱已也

主、高宗古今暗君、非可以過不及論、況豐公愛清正最深、所以三成之讒不行

以熊本城外預貯材木之事、贊清正深慮遠算、文思乃妙、自有餘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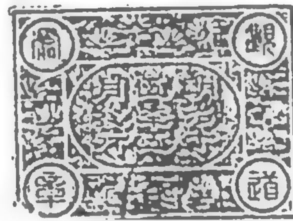
噫加藤公之忠勇、兼先生之雄筆、凜然可畏敬也

予竊欽慕加藤公之爲人、嘗得此傳於先生之男某、喜而誦讀不能休、於是也妄加僭評、多罪多罪

加藤清正傳　終

明治十五年十月五日版權免許
同　年十二月　出版

定價拾五錢



原著者
相續人　東京府士族　安積重允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三丁目六番地

評　者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木澤成粛
東京下谷區下谷西町壹番地

發兌人　東京府平民　阪上半七
東京日本橋區呉服町十二番地

會澤正志齋　著

水戶烈公行實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東京德川昭武刻本

據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東京德川昭武刻本影印

天皇我詔旨良万止故權中納
言從三位源齊昭朝臣尓詔
倍止敕命乎聞食止宣布素與利
文事乎修免常尓武威乎振
比身乎殆危尓寄勢力乎治
道尓盡志神州乃將汚乎懼
礼百姓乃欲患乎悔美歡念
乃不安乎酸美忠心乃精誠
乎致須其志旦夕尓綏怠留古
登無久其謀寤寐毛停廢留古
登無志才智衆尓勝礼英雄
世尓顯流可久正直岐良臣

奈礼波皇朝乃輔佐奈利度有礼
志美多能母志美思保之門門大
坐坐間尓此國乎離而彼國
尓罷退奴歲時積往麻尓麻尓憂
傷弥添比日月累行麻尓麻尓悲
歎數益留猶毛明淨岐情乎
歡感給比功勞乃事乎褒賞
給布故是以權大納言乃官
從二位乃位尓昇賜比贈賜
布天皇我敕命乎遠聞食止
宣

文久二年九月十六日

先大父薨之三年
朝廷褒其功勞追贈官位
宣命如右及
今上登極又嘉其紹祖先遺志存心
皇室以身任天下安危明治二秊十二月加
贈從一位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特賜祠
於水戸與其七代祖贈大納言合祀號曰
常磐神社嗚呼先大父之被
寵章如此實可謂希世之榮矣今謹掲
烈公行實
宣命置諸行實之首曰併録是事以垂永世
云
明治七年八月
昭武謹識

水戶烈公行實

公姓源朝臣諱齊昭字子信號景山又號潛龍閣小名敬三郎　武公第三子也母外山氏寛政十二年庚申春三月十一日癸亥生於江戶小石川邸初名紀教後改今名　公年四歲擧止如成人嘗請　武公曰其不須乳母侍養願以士人代之武公乃命近臣二人爲屬是歲始讀孝經明年始作和歌及長學大進著書作文議論風生往往出於人意料之所不及究極義理洞見形勢鑿鑿乎中其款要矣　公年九歲始習鳥銃後學釼槍射御拔刀眉尖刀諸技究其蘊奧天姿英爽卓犖不群嘗疾行屋頂上觀者爲之股栗而　公顏色自如謂人曰視屋頂如平地則神閒意定萬無一失矣又嘗與侍臣試健步侍臣勉強疾走再三終不能及

文化十三年丙子年十七歲秋閏八月武公薨　公哀毀過禮欲服喪三年以哀公礙國制不服　公獨服則嫌於專擅故不得已服心喪三年

文政元年戊寅年十九歲心喪闋冬十一月始學吹笙迨後學神樂郢曲箏笛舞樂高麗樂悉皆練習無不通達及晚年學伏見家琵琶

七年甲申年二十五歲　公演習鳥銃一日千發自蚤朝從事至日晡其功既完衆人皆驚其精敏自是本藩諸士往往傚公之所爲研究銃砲至有百發百中者此事近臣皆謂公二十五六歲時事不能的知其歲月也姑係於此

十年丁亥年二十八歲冬十一月小石川邸災時事起倉猝邸中震擾　公佐　哀公指揮部分衆爭奮效力無有一人死傷者　哀公大悅初　公步庭上視蟄蟲動樹木發烟謂人曰是火氣之所感祥兆先

見必有祝融之災至是果然
十一年戊子年二十九歳春正月　公以火災故徙居駒籠邸邸中士人有汙稲荷祠者尋為狐所魅　公以世俗謂狐為稲荷神使乃遣使神祠諭其宜宥赦罪過狐魅立除
十二年己丑年三十歳秋九月　哀公疾病　公時居駒籠邸請徙小石川邸侍湯藥不解衣帯者累日　哀公薨遺命以公為嗣　公哀戚過甚作和歌言志辭意感人冬十一月十八日謁　大將軍文恭公尋叙從三位任左近衞權中將明年拜參議
天保元年庚寅年三十一歳春正月賜書羣臣曰文武為人之大道群臣當盡力研究故不數數下令唯其勤惰當後日精覈以施賞罰凡諸臣欲言事者當作封事不拘所由呈進以開自是後言路大開諸臣

民爭言事矣　公自襲封来黜陟諸臣悉當其宜鋭意革弊圖所以振政教裨時務者屢召内外官問事或言不宜問外官公曰凡我諸臣無内外大小皆一也若有可問雖歩卒召之何不可之有衆人皆服無有復言者　公久為公子稔聞上下放縦貨賂公行羣飲沈酗風俗大壊状故首革驕奢淫佚之弊崇尚儉素戒飭甚至乃定淫聲慢聲之禁尋禁門松初午端午等禮俗之過侈秋九月下令使家臣在國者悉皆綿服（綿服謂木綿衣）在邸者除詣營禮儀外衣服務從儉薄以贍甲冑兵器之用矣是歳省作宮殿費用手書引古人箪醪投河使衆迎飲之義以其金賜之賑封内鰥寡孤獨窮苦無告者
二秊辛卯年三十二歳春正月合郡奉行所轄常磐濱田紅葉八田大里大子河原子七部為東西南北四部東北仍常磐濵

田舊廳新築西南二廳於梅巷二月禁上
已雖飾奢侈夏四月六日娶有栖川織仁
親王女
三年壬辰年三十三歳秋八月二十五日
公以寛政中 幕府命故使諸臣乗海舟
銃撃鯨魚以習防海之備
四年癸巳年三十四歳請 幕府獲允就
藩春三月五日至水戸城即日召見執政
以下諸臣翼日臨彰考館使總裁會澤安

讀大日本史作梅花歌題之楹柱賜宴而
罷自是後每月朔至彰考館試儒生講經
參府後命総裁試經以為恒例二十三日
作告志篇諭國中諸臣其大意謂予以無
似玷三位列三藩日夜戰兢思所以安定
國家撫育士民者恭惟
天朝以
天日嗣照臨宇内 幕府承 東照宮之正
統予亦為 威公之裔冑卿等宜體乃祖

乃父之意弼予不肖各效忠力使吾不負
天朝 幕府之鴻恩顔淵曰舜何人也我何
人也有為者亦如是孟子説性善言必稱
堯舜吾欲學古之賢君良將卿等宜學古
之忠臣義士君臣一體圖顯揚於後世不
亦可乎自元和建櫜来二百有餘年上下
大小飽食暖衣坐享太平之樂是果孰之
力也其可不思所以報荅焉耶蓋孝經所
言自天子至庶人各從地位以行孝道若

夫舍目前之君父欲效力於
天朝 幕府者非僭則亂其罪不可逭也夫
忠孝一本文武一致此天下之大道人人
之所當勉勵若謂外此有大道者皆是異
端邪說誣世惑民者概不可從也所論凡
十餘條文長不具載秋八月朔日大風民
家倒壞者一萬二千餘 公即日命恤諸
臣縱鷹鷂發内帑賑民人被災者十五日
聽儒臣講經畢謂鈴木重矩等曰曩命崇

尚倹素君臣悉皆綿服吾固不欲使卿等服賤人之服然士大夫為民之表率上行下效不可不慎凡飭武備敦道藝非贍財用則不能也況今秋暴風五穀不稔卿等宜體吾意益崇節倹修飭武備以轉禍為福其諦聽毋忽又諭臣室有別業田園者宜使家臣土着之意冬十二月始置櫻野牧

五年甲午年三十五歳春三月　公詣鹿島香取神社上殿奉幣夏四月參府秋　公以太祖山陵荒壞臣民悲慨故建議于　幕府欲及二千五百年期自　太祖辛酉元年至天保十一年歳實二千五百年也圖其修復以祈寶祚無窮武門昌熾蓋繼　義公之遺志也　公又以蝦夷北接魯國西隣滿洲為　中國北門鎖鑰屬島遭魯國蠶食後來隱憂叵測且本藩以尾紀封疆狹小交際儀物

彼是相同國用由是日絀故請賜蝦夷為封地躬自臨莅開拓鎮撫驅遏異類長綏北方議皆格不行是歳置磯濱友部大治三所防海兵友部大治物頭率步卒出戍磯濱物頭自府下遥制指麾以時巡視至壬寅歳亦移住其地如友部大治例

七年丙申年三十七歳春正月　公以國用窮匱請以　公女嫁臣下省進奉之物減儀衛之數乃謂有司曰夫三家以下諸侯居江戸邸以衛護　幕府防備非常故也諸家臣皆以營法勤戍不容少有怠懈今世人誤認旅寓以為本宅若一朝有變則兒女啼哭張皇百端必大妨忠勤宜定番上交代之制發遣邸中諸士歸國有司議論紛紜　公催督不已自春至秋執政至諸士當留者留當歸者皆上道北歸乃剏新莊於城西以賜歸國諸人無家者夏五月命山野邊義觀為海防總司築助川

堡以備外寇是歳大饑　公一日詣營視饑民斃於道甚悽悽還召有司曰人無貴賤一也吾豈忍視蒼生之饑餒乎汝等盡力賑濟勿使國民一人餓死諸人聞之感泣郡奉行乃發稗倉穀（稗倉公所建）義轉富者粟變糴糶法所以賑救存恤之甚至　公與君夫人躬食饘粥痛自貶損潔齋禱鹿島吉田靜神　公之精誠用心政事如此故凶荒雖甚乎封内之民皆安堵樂業無有餓殍流離者

八年丁酉年三十八歳　公謂諸臣曰吾使卿等崇節儉非爲裒貨財也欲省無用之費充不貲之備耳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方今兵備衰廢外寇可慮加以年穀不稔安知無流賊竊發之患哉乃請　幕府獲允春三月十二日　公與諸臣皆戎服拜東照宮所賜寶鎧以行軍禮未幾兇賊作亂於大坂諸國騷擾侯家或有違命繕兵器者我藩兵備盡飭戎裝皆完則人心帖然安靖諸人皆服　公之前識秋八月任權中納言

九秊戊戌年三十九歳春三月西城災　公獻臣材一萬及龍盤　大將軍大悦明年賜二寶刀（義景吉次）賞之先是　公有惡夢慮大城之災諭老中以戒慎預防之意又使郡奉行吉成信貞等預備材木幾西城罹災　公即日獻材陸續載途　幕府驚其神速故有此寵錫也夏五月始置床几廻以國中游倅可用者百人爲之是歳　公上書　幕府論天下大計後屢有所建言

十一秊庚子年四十一歳春正月以經界學校等故請　幕府就藩　公以戎服行禮未足以習戎事欲大蒐於原野以試坐作進退奇正分合之節乃請獲允三月二十一日命諸臣均服蒐於城南千束原旌

旗連空鎧甲耀日觀者自四遠而至溝衢塞野不知其幾千萬馬因獻所獲禽於莫府是後每春以為恒例（辛丑歳則以文恭公薨故轉春蒐為秋獮）夏五月小石川邸災秋七月十八日　公蓑笠衝雨至野口村二十日至成澤村觀郡奉行丈量田畝路程七里馳馬頃刻而至二十二日命郡奉行以萬金糴穀運之倉廩八月以學校未成請弛在國一年期　幕議允之冬十月命倉奉行脩常平倉法以為非常儲蓄十一月以士人貧窮故許借官財者悉皆除放不償貸私財者逐年完償不出子錢定借貸不許收重利不得典兵器當金銀等制是歳

上皇崩　公聞之建議請上謚號復古制

廷議從之遂上謚曰

光格天皇

歴朝宿弊一朝而改　公之力也

十二年辛丑年四十二歳春二月使諸臣

書其職掌所當務及古今沿革同異進之三月二十三日至大能村閲牧地二十五日踰入四間高鈴二高山山路極險艱　公舍馬而步緣巖沿谷蹻捷如飛經助川堡循海而南至那珂港而宿路程九十八里是日諸臣或困頓不堪而　公意氣自如夏五月命鑄工鑄巨礟於神崎鑄工盡力為之然從前慣鑄鳥銃不慣鑄巨礟故失費精銅無算慙懼欲自殺　公曰始鑄巨礟錯謬當爾非鑄工之罪也宜再三鑄造以成為限及再鑄復失　公恬然不怪命重為之鑄工益慙惶伏地請罪　公曰自今後吾當一一指揮以就其事若有缺失則吾之過耳不關汝輩也乃數數臨視指授方法至明年重鑄則一舉而成秋七月　幕府有命許　公在國抂延至五六年　公奉　義公遺志經營學校使諸臣議所當祀之神衆議紛紜不決　公曰道

之大原出於
天祖歟
天祖
天子祖至尊無上人臣安得踰分而祭之其
天祖之大業留威靈於茲土者　武雷神也
宜建　鹿島之祠明唐虞三代之道為君
臣萬世之師者孔子也宜營聖廟乃造記
明言其義撤第三郭士大夫宅剏學校名
曰弘道館如文武禮樂射御兵法銃砲操

練醫學數學等各建館設場文有講習居
學寄宿等寮武有對試（世俗謂之試合）併（如一刀流新陰流真陰流合為水府流八重垣流凉天覺清流長東流合于長剏流類）新
剏（如神發流常山流類）諸事射則用大侯銃則演騎
砲九所以使諸人脩道藝務實用者其經
畫條理井井乎大備矣是後文武師職督
率諸生課業試藝日夕無懈至秋季冬初
公親臨視較其能否行黜陟賞罰歲歲以
為恒例及　公致仕後則執政大臣代莅

告今公以行黜陟是歲　公獻所著丙
丁録　慎德公手書言忠信行篤敬六大
字賜之
十三年壬寅年四十三歲秋九月以　幕
府號令嚴飭海備故命大鑄巨礮先是
公以巨礮為防海必需之物每歲出内帑
鑄造至是謂群臣曰封内土瘠民貧常憂
財用不給然　幕府大命實銘心腑不容
不欽遵恪守也昔者松平信綱毀佛像以

為錢吾意欲鎔銅鐘銅像鑄砲佛以捨身
利人為教必當協其意也乃諭封内佛寺
進鐘像鑄攻守諸大銃藏之武庫冬十一
月命鈴木重固山國共昌等始肄銃陣名
曰大極陣
十四年癸卯年四十四歲夏四月　公從
慎德公謁　日光神廟五月　慎德公賞
公勵精政事親賜寶刀鞍鐙黄金副之老
中傳命書有宜繼　義公遺志益勵誠忠

之語　公深感悦思所以報答　大恩者
乃有崇神道排異端之命六月就藩是歳
弘道館中醫學館落成　公親作賛天堂
記言宜明　大己貴　少彦名二神之道
中國藥物自足不必須海外諸物產之意
設藥園養牛場於館側凡所製奇藥如酥
酪紫雪紫金錠千金錠等類甚多　公夙
喜種痘術以世俗拘泥舊習執迷不悟試
之　世子即今納言公及諸公子播其術於國

烈公行實　十五

中及獲牛痘法益用心勸督命醫官巡行
分種是後人民絶無痘死者恩澤沛然遍
被於一國矣初　義公以國内多淫祀僧
徒不律故明禮教定法制沙汰澄清風俗
一變至是淫祀復盛僧徒多放縱無頼
公乃命寺社奉行申明舊章修神祠之荒
廢賞僧徒之善者諭破戒者歸民其尤甚
者謫罰之至明年春改　東照宮原廟祭
法以遵　義公遺意是歳獻八洲文藻於

天朝　莫府
弘化元年甲辰年四十五歳春經界竣功
賞賜執政以大班士大夫田禄初自　威
公行均田之政以来既已歴二百年之久
故經界紊亂田疇易所富者税輕貧者役
重兼并豪奪貿易爲奸流弊滋生不可勝
紀　公深憂之與諸臣熟議就國以蔵其
事乃置掌縄者毎部各八人二人爲偶率
吏民從事乃以縄索丈量田畝度其廣狭

烈公行實　十六

長短辨其善悪肥瘠郡奉行與會計官定
三等賦法執政參政以時巡視督勵決衆
議之紛紜凡大小戮力黽勉從事閲五歳
其功始成乃大作諸臣采地文書凡秩百
石以上　公親自頒賜或有憲百石以上
其數寔蕃　公倦於頒賜者請賜小臣使
執政代之　公哂曰人君賜臣下俸禄何
樂過之吾固欲多賜與至於勞倦也乃悉
親頒賜士大夫在國者其在江戸邸者使

世子代焉夏五月六日　公以幕府命
參府致仕孫于駒籠邸　世子襲封高松
守山長沼三侯輔政
二年乙巳年四十六歳在駒籠邸秋八月
先是　公著明君一斑抄至是作序遺之
老中伊勢守阿部正弘大意言宜以仁為
本禁奢侈用人言刑期于無刑治不忘亂
排異端攘戎狄等當今急務正弘荅書稱
公之誠忠且言其書既呈　大將軍閲覽

矣
三年丙午年四十七歳在駒籠邸
四年丁未年四十八歳在駒籠邸
嘉永元年戊申年四十九歳在駒籠邸
二年己酉年五十歳在駒籠邸秋九月二
十一日　愼德公臨小石川邸以孝文夫
人係　公妹故也　公率諸公子謁焉
恩命鄭重賜物甚多
三年庚戌年五十一歳在駒籠邸

四年辛亥年五十二歳在駒籠邸
五年壬子年五十三歳在駒籠邸春二月
以大日本史紀傳剞劂悉成　公親作跋
使今公獻之
天朝　幕府且遣使告　群公廟夏六月上
表獻地球小様於
天朝
天子甚嘉賞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被召詣
營謁　愼德公是歳始築神勢館於細谷
村（砲場長五町世俗稱曰五町矢場）使士大夫練習銃砲
以便防海之備以省勞民之費凡自教師
至諸生銃卒工人所居及廳屋倉庫製藥
所類大小盡備用民力每日三百工至明
年落成又明年開館從事

六年癸丑年五十四歳在駒籠邸夏六月
三日洋舶入内海老中伊勢守阿部正弘
來問措置事宜　公作書論十條五事又
諭今公獻巨礮七十四口時承平日久

怗熙爲習人民不識巨礮爲何狀聞　公奉獻盛事爭來聚觀且請牽其車以助故道路無阻不日達江戸又有由水路而至者　公盡獻之以供防海備邊之用且獻地球小様秋七月　公以台命與聞海岸防禦機務自是日日詣營初辛丑歳　公以巨艦爲禦戎必用之具請下令製造以飭海備　莫府以擬舊制不許不得已使洋學者譯洋書造洋様小船藏之船廠時

時練習至是邊警日棘　幕府變通允所請首造旭日船乃命　公掌其事　公使家臣鱸重時作之專一委任責其成功重時盡心力爲之至勞勤得疾以死迨丁巳歳巨艦遂成有服章金幣之賜是後諸邦放效造巨艦者甚多冬十二月　莫府嘉公忠勤歳賜廩米五千苞是歳徙居小石川邸

安政元年甲寅年五十五歳初　公以退老後預大議中心不安故陳情辭免不允春三月有司與米人會議於横濱開長崎下田箱館三港　公固請解任夏四月
幕府諭以有事則當詣營是月
皇宮災秋九月改築那珂港礮臺冬十一月　公以
行宮湫隘外患迫切故思有紓
宸憂手製琵琶一面因關白鷹司公政通獻之

二年乙卯年五十六歳春三月　莫府賜望遠鏡一架　公作文以紀寵榮　公以從前軍制不合時變多年深思新刱銃陣前後中堅各列大銃使小十人歩士掌發放其長官指揮焉盡廢弓手長柄手陣制已定夏五月召福地廣延即神勢館教師演之於後樂園中即所謂太極陣法也秋八月　莫府復命　公聽軍國之政增賜廩米五千苞　公固辭不受冬十月地大震殿屋

第舎崩壊壓死者甚衆　公露坐園中畏
愼天戒賑恤被災者嘗憂耶蘇邪教之爲
後世大害閲明人所著破邪集親製序文
命上梓播之天下尋復使儒臣纂息距編
至庚申歳而成
三季丙辰年五十七歳夏六月復練銃陣
於後樂園下令戒飭狙擊齊發裝銃演放
諸事秋九月使小十人兼磯濱河尻河原
子防海銃務鄉士六十人副之

四年丁巳年五十八歳以　莫府命故三
遣使老中言措置米國事宜冬十二月下
令戒飭併合調練砲戰槍戰事
五年戊午年五十九歳春三月
天子以夷狄爲　神州大患國家安危所係
深軫
皇情
勅令三家以下諸侯各進所見夏四月老
中傳命　公言宜嚴京坂江戸警備以衛

護
君上六月　公贈書大老老中論馭夷事宜
二十四日　公與　今公及尾張公俱詣
營言條約宜聽
勅旨以從事秋七月五日　公以　幕府
命重孫于駒籠邸
六季己未年六十歳在駒籠邸秋八月二
十七日　公以　莫府命徙居水戸城
萬延元年庚申年六十一歳在水戸城初

辛丑歳　公患胸痛歳餘方痊至是大發
作狀　公天資豪邁飲啖不衰精神如舊
故亡論外官雖近臣暬御醫師類亦不謂
其深可憂懼也秋八月十五日夜與諸公
子閲樂譜諸公子退俄而疾大作命召執
政大臣是夜三更晏然薨于正寢國人聞
之皆哭泣失聲如喪考妣　納言公請
幕府獲允日夕奔赴居喪哀戚追慕無已
命羣臣議謚僉曰惟　公有神明靈異之

大事建議於　幕府必躬親起草作疏投諸老中故群臣雖執衆近侍皆不能知其所言爲何事也其在國每朝必遥拜　其府及孝文夫人甲辰歲以　台命屏居駒籠則閉門戶禮服儼然端坐終日侍臣恐其盛暑坐暗室有傷身體請稍從優寛不聽至戊午屏居亦然其禮服至終久皆破弊而弗易及徙水戶始脫遺之　今公其敬恭　台命如此　公博綜文武材藝絕

倫凡劒槍射御禮樂書數歌詩之類莫不精究冣善銃砲有百發百中之妙嘗鍛刀劒獻之　幕府用爲日光拜　神時佩刀又遺之老中大久保忠真水野忠邦等諸人皆驚嘆其精利及營建弘道館好文亭神勢館等　公皆自經營規度作圖指授及落成莫不悉如其意其他散樂放鷹燒窯彫刻等事　公皆優爲之然是其緒餘耳今不能殫紀　公嘗曰婚姻忽人地而

德然人臣之分遵奉禮度固不得以神爲謚　公夙秉忠誠深慮夷狄之爲患震耀威武以揚英烈衰俗改觀後人慕仰謂宜謚烈公　納言公曰善謚號於是乎定矣九月二十七日遵喪禮葬于瑞龍山先塋之次是歲元夕弘道館武庫災七月大風城垣傾倒　公所手植廣島祠後杉樹枯衆謂爲不祥至是　公薨　公風儀端莊顧眄燁然英敏天成知人善任經綸之務

無時而或倦信賞必罰令行禁止故積歲宿弊一朝丕變國人駸駸乎皆嚮於義方矣平居愛客好士談笑怡怡無少長皆盡忻懽其所交遊如鍋島侯齊正伊達侯宗城眞田侯幸貫某某等皆一時之俊傑也

公秉忠孝大節尊

天朝敬　幕府如正歲拜

闕詣營等諸禮儀盡遵　義公家訓凡上表必盛服稽首執翰書之不使人代焉有

論貨財養子舍血脈而取權勢非古之道也傷風敗俗漸不可長乃命定法禁又嘗言鎌倉英勝寺以英勝夫人故建設夫人實子養南龍公 威公吾捨女為尼而紀伊則否 武公欲除弊事有宜廢住持之命以大姊之請不得已養内女為尼即今英暉院也時年幼無知言予為尼剃髮則將加簪何處乎侍女聞之皆哭泣夫以幼弱為尼廢綱常絶倫理非宜忍為也今後長從禁止假令養女斷不許為尼乃使令井惟典書其事藏之寺社局 公用心經濟有閒暇則親執筆著作使諸臣討論潤色如景山詩文集景山詠草八洲文藻不愠録要録丙丁録不忒雜纂潛龍閣雜録武家女誡景山藥方山海庶品仙傳祕方明倫歌集息距編等類其他撰述甚多亦不能殫紀後人就書推究則其徳業庶幾乎可窺矣 公資性節儉不喜華飾除朝

儀大禮外澣衣麤食供賓客不過鹽豉汁飯鷄卵羹在國必紫布外被伊賀袴國人翕然化之屢下令或飭袪淫奢浮靡之習肰至於稗補國家救濟生民之務發英斷而為之雖費鉅萬萬計莫顧也故無論其營建學校如舩製作所造硝所陶器所反射爐前後大功作可以見已嗚呼 公之盛徳大業至矣盡矣蔑以加已其料天下之大勢慮夷狄之大患所建白論説於幕府者無不皆驗於數十年後焉 公之明遠矣哉其撫閭國之臣民敷無涯之恩澤恵鮮涵育日夕不懈故大小悦服爭效心力及其薨也皆慟哭喪氣或有憂傷殞生如李平廖立者 公之仁至矣哉其當天下之大難禦國家之大菑剛斷果決確然不動實為中流之砥柱故臣民欽慕英烈砥勵節義奮發激昂至于今弗衰 公之勇至矣哉若其論建獲用志業得遂則

振　神州之威武絶戎狄之覬覦固非難
事而措世於泰寧躋民於仁壽復上古淳
風之盛亦可跂而及也何昊天之弗弔一
旦奄忽使後人揮千古之悲涕謂之何哉
嗟呼　公則逝矣然其聰明正直之資深
計遠慮報效國家者豈云如此而止矣哉
其至剛至大之氣磅礴欝積充塞兩間者
豈云如此而止矣哉想當作明神左右
帝側降福降災護佑萬姓威靈顯赫亘千祀
而如新猶菅原相公也否則

皇神之遺訓聖人之所言皆絶無徵驗覆載
之内豈容有此理邪　納言公荼蓼之痛
念念無忘既下繼述之令復命臣等編纂
公之行事夫　公之德業至矣盡矣如前
之所言者臣等譾劣何足以窺其萬一然
其純忠至誠恪勤藩職鞠躬盡瘁終始一
節對越天地無所愧怍者雖臣等亦明知
之焉得緘默無言而已哉唯平日所聞見

善政善教九百行事欲殫而紀之固非朝
夕之所能辦也因擧其綱要録爲行實一
卷謹呈　左右以待後命

文久元年辛酉夏五月

臣　會澤　安
臣　青山延光
臣　豐田　亮
臣　國友尚克謹識

林忠（羅山）撰

惺窩先生行狀

天保三年（一八三二）中村直道抄本

據天保三年（一八三二）
中村直道抄本影印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行狀

惺窩先生行狀

先生姓藤原諱肅字斂夫播州細河邑人也其父曰爲純所謂冷泉家也世食邑於細河故先生生於此永祿四年辛酉也幼穎悟不常甫七八歲投龍野景東明長老誦心經法華等皆諳焉人呼爲神童一旦祝髮爲浮屠名曰舜東明師景雲寺長老成九峰姓大江氏所謂儒而入佛也先生從事筆研其所出自可知矣博學禪教兼見群書弱歲

來洛洛之相國寺普廣院泉和尚者先生叔父也當時推泉爲強記泉嘗謂衆曰我對舜首座則難開口其所居曰妙壽院後歸播見赤松氏善遇之故從赤松氏遊于洛于伏見之間先生雖讀佛書志在儒學天正十八年庚寅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黄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來貢豐臣秀吉公命館之紫野大德寺先生往見三使互爲筆語且酬和詩時先生自號柴立子許箴之爲之說以呈焉有一相者見先生曰公是精神滿腹太聰明唯自聰明可也太字如何相者曰是公之癖也先生笑而

不言十九年辛卯博陸侯豊臣秀次給長老周保聚五山詩僧於相國寺題詩聯句先生初一會而後不復赴衆強之不肯或諂秀次旨而詰先生先生掉頭曰夫物以類聚如韓孟相若而後聯句可也若否則如隻脚著木屐隻脚著草鞋歟其不稱也必矣吾不欲稱千偏也秀次不悦先生避之赴肥州那護屋見豊臣某金吾金吾者秀吉公之猶子曹豪少年也時時潑水激入滿座如雨以爲歡笑毎見先生必敬之傳此戯一日金吾拔童刀削撒金匣府金盤如視艸芥先生諫曰公子雖富貴

而不宜爲之事則不當爲也金吾納其言是時有
朝鮮之役秀吉公在那護屋列國諸軍從之
源君 御諱公 同來會先生始獲謁見既而先生行
遊豊之後州爲西海之壯觀文祿二年癸巳赴武
州之江戸執謁於　源君命令讀貞觀政要閑暇
作四景我有文爲東閑之遨遊又旋洛僑居環堵
蕭然讀聖賢性理之書思當世無善師而忽奮發
欲入大明國直到鋭陽泛溟渤逢風濤漂著鬼海
嶋先生常慕中華之風欲見其文物雖然其盛志
不遂而歸先生以爲聖人無常師吾求之六經足

矣慶長之初少將豐臣勝俊號長嘯子好詠倭歌且多藏書聞先生名而招之共晤語評論六義風流蘊藉又摘莊老數語以告其崖略朝鮮刑部員外郎姜沆來在赤松氏家沆見先生而喜日本國有斯人俱談有日矣沆曰朝鮮國三百年以來有如此人吾未之聞也吾不幸雖落于日本而遇斯人不亦大幸乎沆稱先生所居爲廣胖窩先生自稱曰惺窩取諸上蔡所謂惺惺法也本朝儒者慱士自古唯讀漢唐註疏點經傳加倭訓然而至于程朱書未知什一故性理之學識者鮮矣由是先

生勸赤松氏使善沉等十數輩淨書四書五經先生自据程朱之意爲之訓點其功爲大又取文章辨體考之本集加寫釋箋且增其所未載者數百篇用捨隨意撰定爲編名曰文章達德録後以今時人不知作文規格故据集古今名公詩話文評撰著達德録綱領若干巻使田貞順栢允等繕寫之世醫意庵宗恂見先生先生問其術相共語歷及曆數運氣病論方劑之事恂技術有進以此先生戯語人曰我非問彼彼來問我而已先生以爲我久從事於釋氏然有疑于心讀聖賢書信而不

疑道果在茲豈人倫外哉釋氏既絶仁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爲異端也於是赤松氏聞之遣童男婢奴奉仕焉先生不拒又勸別構一室安聖牌以擬大成殿試使負順等諸生肄釋奠禮此禮既絶久矣庶幾以微漸而後遂大行也四年己亥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居佐保山使戶田内記某召先生將往而不果明年庚子三成敗死於是赤松氏自殺先生甚慟秋九月

幕下入洛先生深衣道服謁

幕下欲聽其言時有浮屠和尚承兌及靈三者與先生舊相識頗自負文字嘗侍秀吉公公歿仕于

一日先生在御前之語應改在幕府前豈以家康得為御前哉　道春有蓋

幕下時兌爲僧司録謂先生曰有眞有俗今足下棄眞還俗我不唯惜執拂拈鎚手而已又爲叢林惜之先生曰自佛者言之有眞諦有俗諦有世間有出世若以我觀之則人倫皆眞也未聞呼君子爲俗也我恐僧徒乃是俗也聖人何廢人間世哉兌不悦或人招先生承兌靈三壁間掛草書一幀皆不能讀先生即能讀之或曰凡草寫者難讀眞書者易讀先生曰不然能讀眞者亦能讀草衆益不悦一座皆驚一日先生在　御前讀漢書及東萊十七史等或時兌謂先生曰今若勘合船渡大

諂使工人手

明則以足下爲事對乎曰遺明使亦有利乎曰有曰有利則知尚自爲之豈其使我爲之哉先生亦不欲出意謂夷齊雖不仕周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亦當知高帝之恩況於草莽乎遂隱居放言人罕見者九年甲辰賀古宗隆偶居洛道春初見先生于宗隆宅論道學評文章床上有論語大全開之叩以數條先生爲之辯析且告曰今所問我亦十餘年前嘗有此疑也又曰我非翅嘉其利智只嘉其志而已伶俐者世多有而立志者寡矣又揭陸毋二字令道春作說不覺日之晩也

辭去翌日寄手簡曰深衣一領道服一領以備製法深衣兼依國服之式春遂製逢掖以著之且作陸舟說以呈之先生語宗隆曰近時皆驢鳴犬吠也故久廢筆研今夫道春起予者韓山片石可共語耳自茲往還不絕春呈四書新日錄先生曰此吾未見之書也不日而還曰道春且從注意而看歟春同母弟東舟子永喜初見先生先生曰令弟亦志學乎可謂奇矣先生欲見象山文集而世罕有焉春始謄一通以示之先生悅使紹元者寫之又欲見周禮儀禮全經春從捜周禮全經于秘

府以呈之先生愈悦十一年丙午長嘯子在東山
別墅招先生吟風弄月信宿而去此歳先生赴南
紀蓋太守淺野幸長招之也其所待尤謹弱浦有
菅神廟太守請先生誌其碑銘又爲太守抄經書
要語三十件許添倭字之註解爲一小冊便于寅
楮備於顧諟是爲致之存心資治之守約也太守
甚喜此時元右栢允從行戸田帶刀爲春永原松
雲等屢來訊請先生講古文眞寶其以太守貺賕
渥厚故遊于紀今往春還者有年矣一旦道春惜
別而餞先生手自執延平答問書曰此延平工夫

之心法紫陽傳習之門戸也今我示之非無意也乃謝去既而道春遊宦赴于駿府其後意庵之子如見杏庵正意得庵玄東道庵三清等有時而謁見先生十八年癸丑秋八月紀州太守淺野幸長不祿先生哀之乃往弔之以埋太守齒骨於高野山故先生遂登鼎峰哭畢而歸先生好山水愛花草嘗與貞順遊西山順父了意有心匠決桂川漕自丹波先生駕一葉以泝洄焉所到所見題其名而賦倭歌所謂群書巖氣象巖浪華隈島船灘觀瀾磐陀是也道春歸自駿州往訪先生先生植竹

於南庭庭前有都勾樹故其徃覆尺牘自稱曰竹
處又稱都勾墩洛北市原山中有百餘弓地先生
欲與道春俱行遊市原春有公務而不果先生時
時獨徃乗興吟詠春與後藤郎共叅白請建庠序
於洛教授生徒乃許令相攸擇勝以縱觀之
幕下謂郎曰道春自欲居庠序歟別置誰歟對曰
妙壽院歟時適有大坂之軍而其事遂閣不果有
肖推寺某者家頗藏書來問先生者數矣或時某
見窓前蜂窠欲殺之先生以其無螫故止之某起
揚扇頻欲撲之先生遂放蜂後與肖推寺絶交戸

田左門氏鐵問通鑑綱目先生開首卷講温公名分論先生所居在相國寺東鄰爲春道庵同里開故先生毎病多飲道庵藥掌戲曰拔無藥價彼不責價道圓新鋟白氏文集先生毎一二卷板成不待全部先取而見之曰拔讀香山詩文愛其風流偶爾是可慰悦目下先生常慕彭澤之爲人也故古畫彭澤小影往往題贊焉一且見林兆恩桃源寓言有云武陵人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鱍如魚之悠然自樂也山有小口豁然開朗者謂方寸地雖狹而心本廣大也避秦時亂者謂離俗塵也後

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于後世不行于天下也先生讀之至此微笑曰此所謂陶淵明有志於我道也元和五年己未夏五月　源君（應改家康）御諱公豐自東武而入洛侯伯群卿大夫皆從之細川越州太守忠利聞先生之言論甚慕之忠利與淺野釆女正長重相善長重者幸長弟也共會先生忠利等請講大學先生爲折衷衆說以告之先生闕林子艮背心法有云背字從北從肉北方屬水陰也南方屬火陽也南之而居前北之而居後今以心之火之南而洗之以背之水之北者周易所謂洗

心退藏於密也先生以艮其背無山艮故自號曰北肉山人所謂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爲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斯其爲孔孟之山人也豈巢許者流哉此歳道春以揭夕顔巷三字於小軒告先生先生曰夕顔巷字奇哉於是作倭歌并序以寄道春焉秋九月十二日先生卒歳五十九先是戸田氏等相謀請先生而從遊執事者徐白　幕下　幕下亦嘗知之然以時而來急發先生易簀嗚呼命矣哉昔宋帝召程明道爲宗政寺丞未至而告終君子深惜之又爲斯世惜

焉雖然用則行舍則藏命不足言也斯人如是命
耶非耶先生幼學至壯不怠出入於釋老閲歷于
諸家兼習日本記萬葉集歴代倭歌詩文等其間
讀聖賢書而後棄異學醇如也故精義析理殆如
破竹未嘗勞其力也嘗曰我所讀人所讀其文義
何異然則諸儒註疏凡識字者皆可讀唯所貫則
得之言表而可也凡知先生者推稱中興之明儒
不知先生者妄以爲無師無傳夫道一而已矣人
能弘道不可須臾離也有見而知者有私淑者有
百世之下而興起者有千里之遠而一揆者故百

姓日用而不知昔仲尼没千有餘年周茂叔獨接不傳之統道不在玆乎若先生則是歟是又我朝之景運天下文明五星聚奎之際歟不亦盛乎豈以一時一人之私言疑天下萬世之公論哉春所見聞徃記其畧而況於其所未及見聞者乎先生已没其片言隻字落于人間或獲者珍藏之其殘藁遺書纔存者將行于世先生左眉傍有黒點三寸餘眼有重瞳子平居雖斷髮不冠然或餘其頂髮不厭長人甚異之而憚其嚴不能問其故性嗜酒然或經旬不沾脣或痛飲輙醉而不亂常不

好往來雜遝然接人欣然則竟日坐談不已或有來問者隨其人品以敎誨爲然如撞鐘則或小鳴或大鳴矣先生不出而道益高於當時先生能言而道益行於後世者乎以此歳某月某日葬先生于萬年山相國寺某院某地某林疊石而封樹之細川氏淺野氏戸田氏其外帰者多矣先生有男小字曰冬有女既笄矣先生歿後明年庚申某月某日羅浮子道春謹狀

按先生作此行狀屢易草藁又有親筆一通參考之則互有詳畧異同然今以行於世

清書ヲ上載スニ於此一ニ

林恕　撰

羅山先生年譜

國書刊行會大正九年（一九二〇）鉛排本

據國書刊行會大正九年（一九二〇）鉛排本影印

羅山林先生年譜（㊀羅山林先生集附錄）

年譜上

天正十一年癸未
八月某日　先生生於京洛四條新町（町在坊門錦小路間）先生姓林氏出自藤氏之餘流其先在加州爲士族其後移紀州其祖曰正勝產三子長曰吉勝次曰信時少曰周堅既而正勝沒三子皆幼隨母自紀州移攝州大坂經年三子共成長自大坂到京師遂住焉吉勝從俗薙髮改名理齋爲一族之長娶小篠氏無子信時娶田中氏產　先生誕育未幾理齋養之爲子小名菊松麻呂小篠氏愛育之猶實子

十二年甲申

十三年乙酉
先生三歲　同母弟信澄生

十四年丙戌
先生四歲八月二十三日遭母田中氏之喪

十五年丁亥
（隨俗用浮屠法諱號妙貞）

十六年戊子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先生八歲穎悟不常頗知俗字有一浪人曰德本常來理齋信時宅讀太平記　先生傍聞諳誦人皆異之

十九年辛卯

文祿元年壬辰

二年癸巳

三年甲午

先生十二歲既通國字讀演史小說粗窺見中華之書記憶不忘時人歎曰此兒之耳如囊其所入不肯漏脫

四年乙未

先生十三歲元服號又三郎信勝乃登東山入建仁禪寺大統庵古澗慈稽長老室讀書時有誦蒙求者傍聞而通習焉既而讀唐宋詩文求東坡全集於市手自加朱句以終編人皆嘆美之（其本今傳在怨文庫）十如院永雄長老者大統庵接隣也　先生時時往遊焉雄多藏書　先生粗就觀之雄稽每考故事故語未得其出處則問　先生得之者數矣此時兩僧在五岳有強記之名其於　先生如此故世人稱曰又三多智如文殊自此夙興宵寐螢雪之勤無敢怠也嘗患眼歸家保養踰月又入東山

慶長元年丙申

先生十四歲今茲永雄講兩華口義其所擬用廣韻　先生校出之雄又講白氏長恨歌琵琶行　先生校雄所藏諸書作之註鈔人皆稱奇才

二年丁酉

先生十五歲在東山既三年無晝無夜吾伊不休學業日新東山僧徒皆議曰此兒不可置於俗間使之爲禪僧則爲叢林之翹楚遂勸出家　先生不聽今茲夏衆僧詣京尹前田玄以訴譬之玄以使其屬松田氏告理齋信時兩翁答曰唯是隨兒意也衆僧謂官既許之乃欲誘　先生剃其髮　先生不喜潛

出寺歸家誓曰余何入釋氏棄父母之恩哉且無後者不孝之大也必不爲之父母皆喜其志之堅也官亦不强之

三年戊戌

先生十六歲在家學問不怠其名彰聞先是讀元亨釋書嘆師鍊之才至是再覽曰彼哉彼哉今玆偶求事文類聚讀之而博識故事該通詩文（其本今在怨文庫）

四年己亥

先生十七歲　頃年借文選六臣註於永雄每日讀一卷六旬而畢又借前後漢書於永雄數月一周覽之其後吉田玄之新刻史記於嵯峨　先生求一部而傚舊點本於東福寺僧手自寫之彼僧深祕之不許輙借之先附一册乃點了返之其次逐卷亦然奚奴來往數十回而期月終功（此本罹丁酉之災）其外借見他本者甚多　先生謂當覽群書其言皆有所由來唯五經不然則歷代載籍無不本於五經者當世學者窺其末不知其本也初余在東山讀唐宋詩文歸家讀三史文選而後知其皆本於五經也自是專志於經學

五年庚子

先生十八歲學業大進聲名籍甚當時淸原家儒者講四書唯學庸用朱子章句而論孟猶讀何趙註皇侃邢昺疏未見集註而五經唯僅窺漢唐註疏而已此時惺窩藤歛夫雖爲儒宗避世不接人　先生獨教徒弟講宋儒之書本朝道學之興權輿於此

今玆之秋有關原之役

東照大神君領關國兵馬之權

六年辛丑

先生十九歲

八月二十九日登母小篠氏歸泉　先生哀慕殊甚有挽詞數篇（川浮居法論號妙珍）

七年壬寅

先生二十歲今秋泛舟經歷西海到肥前長崎寓居經月而歸

八年癸卯

先生二十一歲聚徒弟開筵講論語集註來聞者滿席外史清原秀賢忌其才奏曰自古無　勅許則不能講書廷臣翕然況於俗士乎請罪之遂聞達於　大神君　大君莞爾曰講者可謂奇也訴者其志隘矣於是秀賢緘口自是　先生講書不休加訓點於四書章句集註專以程朱之說爲主信澄亦就先生學問其名稍顯

九年甲辰

先生二十二歲　二月與吉田玄之談朋友交際之事論朱陸異同並大學三綱領先是先生聞惺窩之名有欲相見之志然未得紹价玄之侍惺窩既有年矣故此問答欲傳達於惺窩三月朔日　先生作書寄玄之玄之請惺窩作答書既而　先生揭經說數條就玄之問惺窩今秋　先生初謁惺窩論道學評文章應其求作陸舟說惺窩寄深衣道服先生自是著深衣講書而錄疑問條件呈之惺窩爲之批答所謂惺窩答問是也惺窩嘗語人曰倚俐者世多有而立志者寡矣我非翅嘉信勝利智只嘉其志而已近時皆驢鳴犬吠也故久廢筆硯彼夫起予者乎自此往

還不絕事詳惺窩文集並行狀今年重陽呈啓札於惺窩惺窩嘉賞之其餘所作詩文屢被歎美之

先生講學之暇問　本朝官職事於菊亭右府晴季聽神祇道於東山老僧此僧自卜部清原兩家傳授也　先生家素無藏書初在東山時見永雄慈稽所蓄速歸家或閱書肆求之或借於所相識者寫之數歲之間殆充棟宇凡和漢書不擇新舊觸目則無不一覽披卷則無不終編平生事業今日當務者不延及明日乃至一日之間朝不待晝晝不待暮方夜讀書不限更籌之長短雖燈盡鷄鳴未嘗倦怠奉仕理齋信時無不竭力屢謁惺窩無不盡禮與信澄及愛相睦與親朋不失信義頃間鴻術世業者讀醫書其序論往往有難解則屢就問焉其餘執贄受業載酒問字者日月不絕今年記所既見之書目以自勵益求未見之書其目如左

孝經 孔安國傳 朱子刊誤　小學
大學　論語
孟子　中庸
四書或問
四書通義通考章圖大全
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
梅林臆見　四書知新日錄
四書集註翼　四書程墨訓蒙
小學圖說　中庸九經衍義
庸學指南　孔子通紀
四書人物考　四書通證
擊蒙要訣　爾雅註疏

陸佃埤雅
周易傳義大全附王韓註
詩經集傳大全毛鄭附
書經集傳大全孔氏附
禮記集說大全孔氏附
儀禮註疏　儀禮經傳集註
柯尙遷曲禮全經　柯尙遷周禮全經
周禮鄭玄註　春秋左傳杜林註王氏句解
公羊傳疏　穀梁傳
胡氏傳　春秋集傳大全
李廉春秋會通　高閌春秋集註
崔子方春秋經解　東萊左傳博議
國語韋昭註　左傳正義
左傳測言淩稚隆作
王錫爵左傳釋義評苑

輔廣詩童子問并師友粹言
儀禮圖　儀禮旁通圖
性理大全　性理群書
二程全書　二程粹言
延平答問　朱子文抄
朱子年譜　朱子書節要
南軒集　經濟文衡
伊洛淵源錄　性理字義
西山心經　黃氏日抄
鶴林玉露　薛文靖讀書錄附續
魯齋全書　魯齋心法
醫閭集　理學類編
困知記　天地萬物造化論
異端辯正　學蔀通辯
陽村入學圖說　陽村集

南秋江集　漂海錄
天命圖說　性理文錦
宋名臣言行錄　皇明理學言行錄
皇明一統紀要　國朝儒先錄
象山全集　白沙子
郁離子　學範
漢魏叢書　戰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荀悅漢紀
袁宏後漢紀　吳越春秋
通俗演義三國志　唐鑑
通鑑綱目　十八史略
紹運圖　史學提要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皇明名臣言行錄　歷朝捷錄

東國史記　通鑑論
將鑑博議　帝王事實
聖賢事實　皇明通紀
孤樹裒談　御製文集
龍飛紀略　綱目品藻
蒙求　續蒙求
貞觀政要　帝鑑圖說
綱鑑　岳飛精忠錄
史記一家言　左傳評林
金史　方輿勝覽
大明一統志　萬書統宗
歷朝故事統宗　折獄明珠
卓氏藻林　困學紀聞
湖海新聞　璧水群英
策學會元　涇野文集

空同文選　老子
列子　莊子
荀子　家語
孔叢　劉向說苑
劉子　淮南子
楊子　文中子
管韓卮言　太玄經
鬻子　呂覽
鬼谷子　鶡冠子
抱朴子　尹子
鄧子　公孫子
墨子　六韜
三略　吳子
孫子　司馬法
尉繚子　李靖問答

杜佑通典　博物志
革節卮言　圖像山海經
千字文　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　事文類聚
類說　海錄碎事
勸善書　廣皇輿考
消搖墟引　淑光境目
天主實義　東國史略
陣法　全浙兵制
武經樞要　全相圖書
瑣碎錄　武陵雜纂
聖學輯要
文選六臣注（張鳳翼纂注）
楚詞朱子注（後語辯證）
陶淵明集　唐詩三體

古文眞寶（前後集）　李白集
杜甫集　韓文
柳文　白氏文集
樊川集　歐陽集
王荆公詩集　三蘇文集（并百家評林）
東坡詩集　東坡全集
山谷集　后山全集
放翁詩集　中州集
擊壤集　陽明詩集
丘濬詩集　玉屑
風雅集　詩格
百二十詠　詞林廣記
詩學正宗　唐詩正音
唐詩品彙　唐詩拾遺
玉山名勝集　衢村集

才子傳　瀛奎律髓
風雅翼　岑嘉州詩集
眞西山文集　律賦
鯤溟詩集　花潭文集
劉隨州詩集　皇明詩選
楊仲弘詩集　大雅集
進脩遺集　五雲漫稾
唐音遺響　鼓吹續編
程雪樓文集　錦繡段
百聯抄解　古文大成
古文正宗　文章辨體
文式　宋播芳
源流至論　活套手柬
簡明便覽　歐蘇手簡
東坡尺牘　五先生小簡

容齋隨筆續筆　宋濂文粹
誠齋錦繡策　歐陽論範
文章軌範 附續　文選奇正編
四續文宗　滄溟文選
鳳洲筆記　鳳洲後集
鳳洲續集　古文珠璣
寒山詩集　梅菊百詠
雅頌正音　濂洛風雅
三場文選　國朝文類
續文章正宗　二續諸文品粹
姚鉉唐文粹　牧民心鑑
古今識鑒　爲善陰隲
唐荊川文集　南明文選
列仙傳　續仙傳
張文成遊仙窟　元稹西廂會眞記

長恨歌傳　開天遺事
小坡艷東　秋坡一轉食
鑠金銷滅玉肌論　剪燈新話
剪燈餘話　玄玄經 爛柯經
小學日記　大明律
詞訟錄　便民圖纂
萬家総覽　萬書萃寶
事林廣記　群書鈎玄
錦繡萬花谷　鄉談正音
白玉蟾集　清庵中和集
棊經　玉篇
廣韻　毛韻
韻府　春渚紀聞
搜神秘覽　自警編
翰苑新書　豔異編

欣賞全編
周易參同契
淨明忠孝全書
韻畧
洪武正韻
海篇心鏡
說文
說文篆韻
書史會要
金丹性理大全
合璧圖像
道書全集
軍政集
素問王馬注
靈樞
本草蒙筌
本草綱目
和劑方
醫經會元
運氣論
難經本義
痘疹全書
醫方考
醫學正傳
六祖壇經
臨濟錄
禪苑方語
人天寶鑑
叢林公論
東山外集

如如錄
應庵錄
枯崖漫錄
北磵文集
禪儀外文
中興詩
江湖集
維摩經
大日經疏
編年通論
翻譯名義集
天台四教儀
從義集解
圓悟心要
無門關
佛祖日義
普燈錄
正宗贊
鐔津文集
人天眼目
張無盡護法論
資治佛鑑
藏叟摘稿
敕修清規
雲臥紀談
釋氏要覽
山庵雜錄
諸天傳
大藏經目錄
淨土三部經

洛陽白馬寺記　科注法華經
心經季潭注　金剛經
圓覺經　俱舍
楞嚴經　三教指歸
心經秘鍵　性靈集
元亨釋書　聖一年譜
天龍年譜　寂室錄
容華集　東海瓊華集
蕉堅藁　流水集
蟬闇集　水描手束
小補集　百人一首
梅花無盡藏　花上集
黃闇集　宇陶集丹陽記
臆說　翰苑遺方
帳中香　天下白

桃源史記抄　善隣國寶記
梅溪集　三益艷詞
選擇集　三藏義
觀經玄義　傳通記
日本紀　神皇正統記
延喜式　姓氏錄
倭名類聚抄　職原抄
禁秘抄　名目鈔
童子訓　曆林問答
殘儀兵的　管蠡抄

右四百四十餘部　先生親筆目錄見在惣也文庫　嘗聞昔禪僧周崇十八歲看盡洛中書而赴邊鄙尋未見之書　先生在東山時聞此事遂歸家藏貯倭漢之書猶以爲未足故尋求藏書之人

則不論貴賤親疎借得而讀過焉其中有熟覽全編者有電矚一部大體者至若佛書雜書則見其頭腦以推知其旨於是記此目錄聊雖類次之未必拘次第今據元本不改定之自此以後歷壯強至老晚所見之書可推而知焉當初明船之往來不及今世之十之一故求之太難借之亦不易

十年乙巳

先生二十三歲　今春屢見惺窩講習討論尺牘來往頻繁惺窩呼　先生稱林秀才名之曰忠字之曰子信此時宿儒禪徒有媢疾其才者　先生不屑之惺窩謂友人曰林忠不避嫌忌不改其志者善哉

四月　先生讀春秋傳惺窩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是不在羅浮而在足下明窓淨几之上得古人羅浮之意則隨處有羅浮而已足下讀春秋日用得羅浮之意旨則告我哉我亦同此樂耳

昔羅仲素讀春秋於羅浮山中惺窩之所言是也自此惺窩常呼　先生稱羅浮山人往復書簡表題曰羅浮洞徒弟等皆推崇之稱羅浮先生傳聞於世遂爲家號

先生所作詩文記其名稱羅山子或曰羅洞或曰浮山又稱胡蝶洞稱梅花村其是以所在羅浮山故也當時遊惺窩之門者嘗請曰我輩與羅浮子雖同侍坐予公而其學業有優劣則其接語不可同等欲稱之曰先生然與公無別則不安也不知何以稱彼人也惺窩曰固然宜呼曰提學由

是有林提學之稱然惺窩不同席則皆師事之中其或有先謁惺窩而後見　先生者或有先受學于　先生而後講益于惺窩者

今歲　大神君入洛在二條城時　先生之名一日近臣永井直勝奉　旨俄召之即出奉拜謁焉　大君曰自今可屢來焉經日又登　營極臈清原秀賢相國寺承兌長老元佶長老侍　御前　大君問曰光武於高祖世系如何三人不能答　大君顧　先生曰汝知之否應聲對曰九世之孫也又問曰漢武返魂香出何書乎對曰史漢不記之白氏文集新樂府及東坡詩註有之又問曰蘭多種品抑屈原所愛爲何對曰據朱文公註則澤蘭也　大君顧左右曰歲猶弱而能記憶之可以嘉焉洛中傳稱之無人無不知焉到處以是爲說話

今歲　大神君讓征夷大將軍於　台德院殿居武州江戸城指揮群國

大神君移駿府號大御所

十一年丙午

先生二十四歲

朝鮮國使僧惟政松雲來請和拜　大神君于伏見城松雲留滯京洛之間　先生赴彼客舍筆語問答松雲歎其聰明也

先生屢赴伏見拜謁及　大君歸駿府時有命曰明年可來駿府直到江戸謁　將軍由是促東行之裝　先生告理齋信時曰父母在不遠遊者孝子之常也然普天之下無非官土則無奈之何所謂遊必有方是所以韓子論歐陽詹也今將離膝下以行千里非素

志則方寸亂矣向翁晉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汝其念茲勗哉我期其遠大可以祝之

今茲惺窩赴南紀　先生餞之惜別惺窩手自鈔延平答問以授之曰此延平工夫之心法紫陽傳習之門戶也今我示之非無意也

十二年丁未

先生二十五歳　三月甲子朔發京辛未到駿府留滯逾月四月中旬出駿府到江戶奉拜　台德院殿幕下侍十五日讀黃石兵法漢書高祖紀項籍韓信張良陳平傳既而歸駿府作東行日錄於是侍　御前數月此時朝鮮信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來聘將赴江戶路過駿府午憩之際　先生筆語未半而相別其後賜　官暇歸京且蒙　命不能辭而祝髮改名道春又有　旨赴長崎而歸洛

十三年戊申

先生二十六歳赴駿府日夜侍　御前讀論語三略等賜宅地并土木料及年俸且掌御書庫管鑰縱覽　官本今茲信澄初拜謁大神君及　幕下其後先生及信澄共歸省理齋信時

十四年己酉

先生二十七歳在洛娶荒川氏女（龜淑孺人是也）婚禮畢及秋又赴駿府孟冬信澄有故而赴長崎仲冬　先生歸洛

十五年庚戌

先生二十八歳正月信澄自長崎歸京談去年蠻船沈海之始末　先生作長崎逸事既而　先生赴駿府今茲十二月大明人周性

如來訴海上賊船之事因是議之及勘合事
大神君使執事本多正純贈書於大明國福
建道總督陳子貞使　先生作之其後正純
受　旨遣書於南蠻舶主及阿媽港父老
先生作之

十六年辛亥

先生二十九歲　大神君入洛使列國侯伯
獻誓辭　先生草之既而　神君歸駿府
先生亦赴焉有　命賜洛邊之八瀨二瀨田
中山本祝園梅畑之村爲采地拜戴　印章
歸洛理齋信時甚悅以爲錦榮

十七年壬子

先生三十歲承　命携宜人荒川氏移住駿
府常侍　營中談古今倭漢事跡顧問若干
或聞僧徒論議以取其要而啓稟之且告於
江戶或陪御藥調和之席讀和劑方等解說
之以諭醫者等
今茲信澄蒙　命赴江戶奉仕　台德院殿
麾下常侍　御前脊過日厚蒙改名永喜
號東舟

十八年癸丑

先生三十一歲　五月嫡長子叔勝產于駿
府今冬　大神君遊獵到江戶經歷河越鴻
巢等　先生奉從焉駿府近邊處處放鷹亦
屢扈從

十九年甲寅

先生三十二歲
豐臣秀賴使東福寺僧清韓長老作大佛殿
鐘銘其詞中有不協　大神君之御旨者使
先生議之清韓被罪因茲大坂兵革起先是

先生請建庠序於洛教授生徒有旨可之將相攸擇勝依兵革不果此冬遂有大坂之役先生奉從於軍旅之間此行也講和班師

元和元年乙卯

先生三十三歲春在洛理齋自舊冬嬰病先生日夜侍湯藥正月二十九日理齋屬纊歲七十二葬於洛外某地　先生居喪盡禮信時剃髮改名林人既而除俗忌　先生赴駿府奉旨監群書治要大藏一覽開板之事且承　命補群書治要闕卷此夏再有大坂之役

先生留駿府既而大坂城陷　台旆旋洛求日本舊記於官家而召　先生自駿府驛入洛監之使五岳禪僧等書寫之凡若干部寫了以獻之八月　台旆歸駿　先生奉從焉

到江州水口森雨留　御轅三日　先生侍讀講論語學而篇往到駿府

二年丙辰

先生三十四歲在駿府

正月二十一日　大神君弗豫　先生呂候營中四月十一日應　召陪　御床之傍十七日　大神君遂棄群臣十九日登久能山拜　神廟既而　先生送遣宜人及叔勝於京師而自駿赴江戶而后賜暇到駿府配分官庫御書以附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之家臣而獻日本舊記幷希世官本於江戶而后歸京作丙辰紀行　今茲十月次男長吉產於京師

三年丁巳

先生三十五歲春謁江戶四月　東照大神

自久能山遷座於下野國之日光山　幕府登山　先生奉從焉暫留山中陟中禪寺經歷古跡見舊蹟作二荒山神傳既而歸京此冬又赴江戶

四年戊午

先生三十六歲在江戶賜宅地屢召侍　御前五月二十九日三男春勝產於京師幼名吉松麻呂（後改春德號春齋）十一月　先生歸京此年東西往還雖不安居然講學無怠在京之間屢見惺窩且教授諸生

五年己未

先生三十七歲在京　先生江戶宅庭有瓠花國俗所謂夕顏花是也源氏物語五條夕顏之巷舉世唱其詞　先生京洛四條宅之外有一舍在五條故去歲在江戶扁夕顏巷三字以馳望鄉之思而瓠即瓢也顏子陋巷瓢飲之樂暗合焉今春以是語惺窩聞而甚奇之作倭歌并序寄之自此遂定之爲別號或稱顏巷又曰瓢巷

今夏幕府入洛有　旨沙汰大德寺僧紹長僭書之事

九月惺窩卒　先生作哀詩弔之且編輯遺文倭歌　今年在京之間依人求講春秋傳書傳等日日開筵友朋門生等以下來聽者甚多洛中移風易俗以列其席爲一時之榮故僅窺文字者乃至醫流之徒無不預焉及冬赴江戶

六年庚申

先生三十八歲在江戶

十一月二十一日次男長吉患痘疹而夭未

幾叔勝春勝共嬰痘瘡因其母之保護而平復外祖荒川宗意之力居多　十二月　先生有微疾告　暇歸京先是　先生加訓點於朱子詩傳未畢今般歸家終編

七年辛酉

先生三十九歲四月　先生發京周覽攝州紀州浴於有馬溫湯踰月歸家作西南行日錄而講學之暇閱吉田兼好徒然草抄解其所引用且廣演其說作十四卷號野槌行於世

此時　勅賜宋朝類苑一部京尹板倉重宗殊示　勅本一部傳　詔曰此書不易讀焉可加朱墨以備　叡覽卽補其脫簡正其誤字滴朱露附重宗乃相共詣　禁中賜飲食就中院藤通村阿野藤實顯以奏獻之

十月赴江戶

八年壬戌

先生四十歲在江戶四月從　台駕赴日光頃年公務之暇新加訓點於春秋胡氏傳禮記陳氏集說今春畢兩部之功今年留滯江戶踰年

九年癸亥

先生四十一歲在江戶今夏　台德院殿大猷院殿　入洛　先生奉從歸京今般大猷院殿任征大將軍既而　兩大君還江戶　先生留洛今年點漢書加朱句其紀傳撿舊點而八志并表新點之且求數本以考顏註訂異同詳略加補宋祁三劉說（此本今在恕也）文庫又加朱句於周禮儀禮註疏（此本今在靖也文庫）

年譜下

寛永元年甲子

先生四十二歲在洛正月遊八瀨采地叔勝及門生等從行三月赴江戸異母弟紹信藏主字閒林從之有紀行詩卷　四月十一日執事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奉　旨使　先生奉仕　大猷院殿幕下十三日拜謁　幕下自此日日奉侍焉或講論語或讀貞觀政要或談倭漢故事或援執政之咨詢或赴棠陰之廳永喜奉仕　台德院殿之事亦與　先生相同今年朝鮮信使來朝江戸　先生聞副使姜弘重兼春秋館學士舉疑問三條示之不能答又與進士李誠國筆語唱和誠國號梅庵有能書之名故　先生使彼筆夕顏卷三大字以爲堂額今夏異母弟僧甚性沒於京師　先生聞訃作哀詩　十一月二十一日四男守勝生於京師後改名靖春德

頃年加朱句於通鑑綱目至今茲仲冬畢焉本朝先是未有點朱於全部者此本今在靖也文庫其後加朱句於續綱目全部而周覽金氏通鑑前編及皇明通紀等幷諸家綱鑑

二年乙丑

先生四十三歲　二月　幕府遊獵河越鴻巣時扈從十一月亦禮御獵亦奉從之今冬新加訓點於周易傳義而點蔡氏書傳至明春終編五經訓點皆備此五經合部今在恕也文庫

三年丙寅

先生四十四歲今春亦奉從御獵于河越于鴻巣時聞叔勝在京嬰病獻祭文於河越菅神禱之叔勝既長聰惠好讀書然多病　先

生嘗患之故如此　五月蒙　鈞命撰孫子諺解六月撰三略諺解獻之且作大學倭字抄標出四書五經要語捧之　八月上旬　台旆入洛　先生扈從還家時外舅荒川宗意沒卽會其葬今般　台德院殿在二條城　幕府在淀城　九月　行幸二條城　營內多事　先生往還京淀間既而　兩大君還江戶　先生賜休暇暫留洛其間預議　崇源院殿贈位之事　十一月赴江戶

四年丁卯

先生四十五歲在江戶晝夜官事頻繁偶在家時無不須與讀書加訓點於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爾雅楚辭國語其終功皆是無舊點者也又詠月寶五十題自作之註凡此年所涉獵之書所作爲之詩文甚多叔勝自洛寄書幷疑問件件　先生喜而答之

五年戊辰

先生四十六歲春二月奉從御獵于河越夏四月奉從台駕于日光山　九月遣人於京問林人起居而迎叔勝　十月叔勝來江戶

六年己巳

先生四十七歲使叔勝讀藏書夏五月叔勝因有微恙而赴九相津浴溫泉其病增重六月六日歸江戶治療不驗十九日終命時十七歲　先生甚哀惜之作墓誌銘是月十六日林入殂於京師年八十三訃至時　先生永喜其賜　官暇而歸洛悲慕之十二月又赴江戶　臘晦　台命降　先生永喜其叙法印位　先生以其非儒官故作詩幷序解說之

七年庚午
先生四十八歲正月元日著法服獻雄劒龍
蹄奉拜謁賜緇纚受御衣一襲是爲例式
夏五月聞宜人臥病告暇發途六月七日入
京還家今日宜人產振娘及秋病愈　先生
即東行到勢州桑名偶會酒井忠世土井利
勝爲使价赴洛兩使述　鈞命使　先生相
其入京今般有　即位之事　先生從兩使
入　禁庭竊見其儀使畫工狩野守信圖之
且作倭字記而與兩使同途赴江戶獻圖記
今年冬　兩大君賜郭外上野之内百弓之
地以爲　先生之別墅而賜黃金二百兩將
開庠序
八年辛未
先生四十九歲　今茲　台德院殿弗豫

九年壬申
先生五十歲　正月二十四日　台德院殿
薨逝二月二日、先生蒙　命馳驛五日入
洛逢板倉重宗會三條前內府藤實條日野
亞相藤資勝奏請　前大君謚號十三日到
江戶獻之今冬尾陽亞相義直卿築一堂於
上野別墅安置聖像及顏曾思孟像義直卿
書親筆先聖殿三大字以爲堂額又稱大成
殿且納祭器若干先生擕文庫藏群書數千
卷又使畫工菜圖伏羲以下至孔子十一聖
幷顏曾思孟周子二程張邵朱子像二十一
幅以藏之頃間加給食祿
十年癸酉
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丁日初釋菜於先聖
殿四月十七日　台德院詣東叡山時過　先

生別墅御覽聖堂有 命 先生講堯典賜
白銀若干永喜亦賜時服

十一年甲戌

先生五十二歲 三月賜駿河亞相忠長卿
舊館之內大廈一宇於 先生移建於先聖
殿傍同月執事酒井忠勝蒙 旨登日光山
先生副之沙汰山中制法又預議增上寺制
法 六月幕府入洛 先生扈從奉 旨作
御入洛記八月 台旆還江戶賜暇暫留京
十月携妻兒移家於江戶十一月男恕初登
營奉拜幕下

十二年乙亥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奉 旨抄出倭漢法
制輯爲三卷獻之三月預聞宗對馬守義成
柳川調興朝鮮書簡眞贋訴論之事從諸執
事辨達之而后 幕府前聽以決之調興被
罪今夏會執政等奉 旨作武家法度十九
條幷麾下諸士法度二十三條
秋冬之際再覽十三經註疏加點朱於註文

十三年丙子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預議伊勢內宮外宮
神宮拜禮前後事未決問諸 朝廷公卿僉
議謂外宮可爲先然 先生固執之謂內宮
可爲先檢舊記獻勘文若干條 幕下曰可
也即遣近臣阿部重次持 先生勘文入洛
以奏之 朝廷無異論其事遂定 二月奉
旨獻倭漢荒政恤民法制二卷 四月日光
東照新廟改築造畢 幕府登山 先生扈
從承 教作新廟記 九月賜印章於諸國
社家僧徒凡數百通 先生預議之十二月

朝鮮信使來聘承　旨與進士權侙筆語問
朝鮮官制於信使又揭朝鮮國書中所載疑
問數件示之不詳答之及其歸國草御書且
代執政等作答彼禮曹書先是武將與朝鮮
贈答書使禪僧作之既爲舊例今般初使
先生爲之頃年日夜近侍　御前眷遇殊渥
屢有恩賚

十四年丁丑

先生五十五歲今春　幕府不豫先生夜侍
營中踰月不還家其間或候　御前談倭漢
故事或監諸醫藥劑之事既而　貴體平復
七月執事堀田正盛奉　旨召衆經書之語
爲論題問答之可以達　台聽乃與永喜等
皆議以待其期日公務繁多未果而今冬嶋
原耶穌黨起而其事不行

十五年戊寅

先生五十六歲　今夏永喜嬰病八月十九
日卒歲五十四　先生哀惜爲葬之以儒禮
作碑銘而請執政使其子永甫拜　幕府而
繼其家領采地　今年有　旨開藥苑　先
生獻倭漢勘文　自去歲仲秋讀溫公通鑑
至今夏終編併看胡三省註往往點朱句且
讀了劉恕外紀薛氏宋元通鑑其後再覽朱
子綱目并續綱目南氏前編先是家藏有二
十一史兩部大業一校了初少年之時讀日
本書紀北年寫續日本紀仁明紀文德錄及
三代實錄加朱句其後寫西宮記北山抄江
次第令義解集解類聚格類聚國史扶桑紀
略朝野群載侍中群要公卿補任等涉獵之
其餘神書詩賦小部之書及倭歌家者流之

所傳保元平治以來兵革之小說無不見之
侍駿府時應誦東鑑於當時武家之政務可
併考者數矣乃至寺社所傳之舊記緣起偶
觸目則往往寫之凡自少年在他席見書無
倭漢無新舊披繙之其中抄出者多矣雖壁
畫贊語或諳誦之或寫之歸家載於冊子至
老年猶然

十六年己卯

先生五十七歲　七月奉　命作無極大極倭
字抄獻之　先生天性敦厚不以才名誇人
故在　營中與士大夫語則侃侃也退　公過
子姪門生則誨而不倦講學之暇作爲文章
賦詩聯句則不覺至夜闌自少壯至老晚未
見怠懶之色常謂人曰古來評文章者有云
韓文百篇百樣柳文百篇一樣我於韓柳不
可企及然百篇百樣者聊慕之詩者以少陵
爲宗然吾豈敢哉唯隨其所當聊遣興而已

十七年庚辰

先生五十八歲　四月當　東照大神二十五
回忌　幕府發日光山行大齋會　先生奉從
之承　命作齋會記　今茲臘月謂門生等曰
吾雖老衰然讀書未倦自今春至歲末所閱
者殆七百冊汝輩勉焉以是每歲可准而知
之凡自少年讀書數行俱下至壯歲彌頓敏
至老成益神速也先是二程全書邵子全書
龜山文集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朱子大
全語類性理大全大學衍義并補許魯齋吳
臨川集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蔡虛齋蒙
引學蔀通辯異端辯正困知記等理學之書
或一見或再見往往加點朱至若象山陽明

林兆恩之書亦亀覧之如老莊列荀楊文中子或講之或加朱墨其餘諸子粗渠見之曾加訓點於陶淵明集涉獵漢魏六朝之文若李杜韓柳香山樊川荊公蘇黃後山簡齋集文章正宗宋學士集往歲既熟覧之頃年寫劉禹錫集豫章全集楊誠齋全集其餘古文苑藝文類聚文粹文選文類及唐宋元明諸家隨其所見而無不終編又嘗再見事文類聚全部加朱而如太平御覧廣記文苑英華杜氏通典白孔六帖玉海漢魏叢書百川學海稗編稗海曹氏十二代詩選等大部一考再校有差在兵書則七書講義直解武德全書等既加朱點其餘講武全書武備志等點閲之在地理則水經以下大明一統志廣東通志西湖志名山勝水志岡書等在醫書則素問靈樞據王氏馬氏兩註加點塗朱而校張氏類經且粗閲病源論千金方三因方奇効良方本草綱目醫統正脈等若干部乃至佛書禪錄等讀過不少或有加朱句者和倭書則少年所見猶未多壯年以來尋求於諸方繕寫者殆數車是其涉獵之萬一也且講四書五經者數矣其餘佔畢不遑勝計也闔國既伏其博識而芳聲播於異域然常無自負之意戒門生等曰凡讀書英敏之人恐不能記憶其半然則比著其書者而猶輸其半況亦於未能記其半者哉今學者纔窺文字則輕侮他人我爲之攢眉且有恥下問者猶可優恕之雖上問猶恥之所以學業不進其以是也

十八年辛巳

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有　命聚武林諸家

系譜使太田資宗監之　先生副之既而各獻其家譜議其是非正其眞僞以撰定之蓋寛永諸家系圖傳自今歲之暮起筆　今年承　命撰　本朝神代帝王系圖鎌倉將軍譜京都將軍譜織田信長譜豐臣秀吉譜恕也靖也侍其側草之

十九年壬午

先生六十歲自春至冬編輯諸家系譜綴文繕寫者數十人　先生總裁之作示諭若干條以示諸徒恕也亦預其事且別奉　命撰中朝帝王譜十三卷獻之恕也靖也草之秋冬之際每有暇加朱於馬氏文獻通考全部

二十年癸未

先生六十一歲七月朝鮮信使尹順之趙絅申濡來朝順之號涑溪絅號龍洲濡號竹堂　先生與三使詩簡贈答數回且與進士朴安期應筆語唱和恕也靖也亦然及其歸國作御問簡及諸執政答書如丙子之例

八月十一日恕也嫡男春信生與　先生同支干其生月亦同也其母者倉橋氏也　先生甚愛之　九月寛永諸家系圖傳成漢字倭字都合三百七十卷其始末詳序文資宗進覽之以藏於官庫　同月執事酒井忠勝松平信綱爲使節入洛以有　讓位　卽位之事也有　旨使　先生副之且使恕也從行在洛四十餘日至仲冬還江戶　先生在洛之間永甫宿痾不起死於江戶無子永喜絶後　先生憫之還府乃返彼采地於官

正保元年甲申

先生六十二歲　去年留洛之日求陶氏說郛及續說郛於書肆今春開卷至孟冬一校加朱句了

蒙　鈞命修　本朝編年錄至十月先獻數卷其後隨成逐卷捧之經年至宇多紀其末未成今年有改元之儀以有舊年即位也當家之舊依舊例奏進之即達江戶召於　御前被決之十二月改寬永二十一年爲正保元年同時元老酒井忠勝奉　旨使先生勘進　幼君御諱家綱其反字與　東照大神御諱相同　十二月十四日春信同母弟春常生

歲末恕也初賜年俸

二年乙酉

先生六十三歲　四月二十三日　幼君著袴元服　勅使來賀拝二品亞相位記　宣旨其儀嚴重使　先生作倭字記此時有　旨考　東照大神宮位昇進次第尾陽義直卿獻勘文　先生亦預其事使恕也馳驛登日光山赴久能山寫其所藏之舊章早歸啓達之與義直卿所獻併校之首尾全備既而考　台德院殿位記　宣旨次第

今冬有高野山僧徒訴論之事　先生有病恕也代之預聞焉既而官使安藤重長登高野沙汰之恕也承　旨從行及臘月畢事歸府歲末恕也叙法眼位

三年丙戌

先生六十四歲　自去歲至今年宿痾未愈其間有咨詢之事執事松平信綱來尋數回元老忠勝亦來問其餘近臣數輩或承　旨

寄書或自來就問之至若細小之事則使恕
也登　營辯之既而有　命使信綱携官醫
數輩議治療之事經月得微驗有日光之一
事有　旨召　先生於二丸便殿聽乘輿入
府門至御廚所而下輿進到　御前有所告
而退及秋氣宇平復今秋振娘赴京嫁荒川
宗長　臘月元老忠勝執事忠秋奉　旨召
守勝初登　營而加食祿於恕也且賜永喜
舊宅而以先是所賜恕之年俸被授守勝守
勝素志不願仕官故今二十三歲未曾拜謁
至此聞其名召之

四年丁亥

先生六十五歲　今春恕也修造新宅以移
居　先生以倭漢群書一千餘部授之其中
朱墨手澤多多有之而以副本同類之書七
百餘部分與靖也其餘所自藏猶有數百部
自此又多求書常謂人曰藏書大半既渡與
二子其所餘者可畀嫡孫春信既而先以少
年所誦之論孟古註五經舊板本授春信
今年中院内府源通村在府有日矣　先生
訪之談　本朝歌人唐宋詩人對偶之事及
其歸京有贈答詩歌先是攝家親王諸門跡
傳奏昵近之公卿來府者無不通交此後以
其年齡漸高故世情稍疎而朔望之外不召
則不肯登　府而尋常交際亦不頻繁唯有
同志之招呼則不挪揄之往談遣一時之興
宜人荒川氏常有内助之力故以家事附之
而讀書之外無他乘輿則時時憩息於別墅
乃營詩仙堂以作其圖贊

慶安元年戊子

先生六十六歲　今年四月正當　東照大
神三十三回御忌辰　幕府登日光山修大
齋會如舊式且加以法華八講　勅使及公
卿數十輩自京來會其儀嚴肅　先生奉從
之應　教作記

二年己丑

先生六十七歲　頃年以公務繁務故春秋
釋菜暫闕焉今春二月再興之自此逐年其
儀竊備　自今年至明年再覽溫公通鑑併
胡氏註悉加朱句（此本燬丁酉之災舊本今存在恕也文庫）

三年庚寅

先生六十八歲　今夏五月尾陽義直卿逝
於江戸邸　先生哀慕作挽詞奉悼之初
先生在駿府時既謁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
故三卿共善遇之曾應義直卿之求作神社
考詳節字多天皇紀畧等常談　本朝故事
應賴宣卿之求作棠陰比事諺解且應問法
律之事應賴房卿之求抄出神道要語賴房
卿嫡子羽林光國卿好作詩文屢有贈答凡
在府三十餘年其間侯伯達官士林濟濟或
開講席或設雅筵其交際親疎有差
去歲恕也女子生今歲又產女子

四年辛卯

先生六十九歲　四月二十日　幕府薨逝
奉葬日光山五月　先生登山預議謚號之
事既而歸府八月　幼君亞相任征夷大將
軍此時元老執政咨詢多多其後阿部忠秋
請　先生作大學倭字抄貞觀政要諺解以
獻　幼君　今茲臘月元老執政述　先君
顧命以武州之内赤木村袋村梯沼村加賜

先生以爲采邑

承應元年壬辰

先生七十歲　今秋預議改元之事秋冬之間恕也從忠勝登日光山及還家有五百言六百言贈答

今年　先生口授四書句讀於春信 時十歲

二年癸巳

先生七十一歲　四月正當　大猷院殿三回御忌辰忠勝登日光山監法會之事恕也從之九月　先生携靖也登山拜新廟歸路過其采地有往還紀行令般訪足利學校舊跡借前代上杉憲實父子所寄納之五經註疏舊唐本自今冬至來年與家本一校之改正文字而后十三經註疏全部加朱句往年所考之本既附恕也今所考者晩年所求白紙善本也 此本罹丁酉之災而傳本今在恕也文庫

三年甲午

先生七十二歲　今年十三經周覽之暇日授五經句讀於春信其後教之以左氏傳文選李杜蘇黃詩集且見彼所作小詩屢賜和章春常亦侍側　今年四月靖也妻伊藤氏初産男子先是既産二女今般産後臥病至月末掩糒　先生憫之

明暦元年乙未

先生七十三歲　今春承　旨擇中華歷代名臣三十六人作之贊又撰進漢魏六朝唐宋百人一詩　四月預議改元之事

今茲宜人荒川氏罹病藥餌針灸無不盡其術恕靖晝夜侍側振娘偶歸寧陪枕邊　先生手自考醫書以勞其心今夏執事阿部忠

秋本　旨賜銅瓦庫一宇移建於家塾工匠皆曰不有風雨之罹可無火災之害　先生甚喜先是所未授恕靖之倭漢群書及近年所求者萬餘卷悉藏於此既而就忠秋獻自紙五經註本於　幕府

十月朝鮮國信使趙翠屏俞秋潭南壺谷來朝初至大坂見　先生所作五花堂記相共褒賞之至此入府　先生寄詩於三使贈答數回又與進士李明彬相唱和及三使歸國作御回翰及元老執政答書如前例發府之前夕秋潭寄示扶桑壯遊百五十韻以求府載　先生即日和之口授靖也草之文不加點一人在側淨書之至翌日而成乃馳及小田原而達焉秋潭驚歎其速成作詩作序以謝之　先生又和之追及於途中時人以爲美談

二年丙申

先生七十四歲　今春宜人荒川氏宿痾大漸三月二日遂歸泉葬之以儒禮窆於別墅之内恕靖請　先生私謚曰順淑孺人其顛末詳在事實略五旬而使恕也赴京有告諭姻戚之旨在洛十餘日畢事而歸府既而振娘歸京　先生既以所藏二十一史分授恕靖各一通二三年前又求善本一通藏之於銅庫遂卷見之唯以三史熟爛故一點檢而已自三國志以下乃加朱句謂人曰吾自少壯既知歷代始末而廣覽數千萬卷唯二十一史全部從頭至尾未遑滴朱露今雖暮齡既追納有一周覽之志若幸保三年之命則可以遂素志既而覽晉書宋書南齊書共點

朱句且其間求得希世之好書則一見之今秋 先生請執政携春信初登 營奉拜謁 幕下十二月十二日應召講大學首章於 御前賜御衣若干歲末靖也叙法眼位

三年丁酉

先生七十五歲 元日登 城拜禮獻雄劍龍蹄賜觴灘受御衣如例恕也靖也所獻所賜受亦然 十七日依例詣紅葉山拜 神廟畢事歸家氣宇不常 十八日江戶大火恕也宅羅災文庫幸免 十九日江戶又火本城回祿 大君移居西城餘煙沿天城下大半逢災 先生宅不能免池魚銅文庫幷別庫其燒失藏書及財用皆爲烏有唯靖也文庫無恙於是各赴別墅時 先生輿中所携唯所點朱之梁書一冊而已平生遊次顚沛不廢讀書今春讀梁書過半今日火起時猶點朱及旣急而恕靖保護而出然手猶不廢卷者如此 先生謂銅庫所官賜而其製堅緻可免火災速到別墅猶問銅庫燬否或其免乎末至者曰旣焦土 先生曰多年之精力盡於一時嗚呼命也終夜歎息胸塞氣鬱明日遂臥病此時官醫皆逢災不知其所在偶有所識之醫在近邊呼之進其藥 二十二日使恕也登西城奉問 幕府與居此夕先生疾喘煩悶彌留又呼他醫治之 二十三日恕也告 先生之疾病於執政乃使官醫來診之未到 先生易簀官醫及門而歸此夕小斂訃聞擧世無不哀惜焉貴戚侯伯元老執政達官群牧以下所相識之士林

及朋友門生等弔者逐日多多　二十四日
治棺
二十五日相攸於別墅艮隅穿壙作灰隔
此夕舉棺大斂設靈座作魂帛陳奠供立銘
旌其製法聊倣朱子家禮恕靖肯議私謚稱
文敏先生昔惺窩常稱曰道春博文無雙勤
學頓敏也至老晚其事業不違惺窩所言故
今奉謚之儀如此　二十九日襄事門生等
來會恕靖及春信春常黲衣素服護靈柩至
壙邊祭后土讀祝文上香遂窆之而安神主
作祝文築墳墓神主之製用伊川之式墳墓
象馬鬣封今夕行虞祭歷日製櫝納　神主
有箱有藉其據家禮既而建小石碑於墓前
粗記履歴行實而纍石爲基趾其周圍用栗
杜若干株設戸於碑前以鎖鑰而開閉之而
植樹於其傍順淑孺人墓及永喜叔勝墓亦
在其邊今秋恕營本宅新建祠堂以奉祭不
怠

先生平生事業其顯著者舉世所知載在
口碑至若細小之事且恕也未生以前今
雜收舉故聊叙所聞見以附於文集詩集
之後也其所漏脱者他日可作外傳逸事
以補之

萬治二年己亥十一月晦日

不肖孤恕謹記

林靖 撰

羅山先生行狀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京都平安考古學會鉛排本

據大正十年（一九二一）
京都平安考古學會鉛排本影印

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三

行狀

先生姓林氏實藤原之末裔而其先加州之豪也後爲紀州之族其祖正勝有三子曰吉勝曰信時曰周坚也正勝沒三子其嬰稚其母携之徙居攝州大坂其既長成而乃土著于京師吉勝隨俗削髮稱理齋其室小篠氏無子　先生者信時之長子也以天正十一年癸未八月某日降生于京洛四條新町其母田中氏鞠撫未多日而理齋養以爲子小名菊松丸小篠氏鍾愛猶其實兒　先生孩提岐嶷早言丙戌八月母田中氏沒　先生幼惠不群稍長通用俗字甲州亡人德本偶在京師屢讀太平記于理齋信時宅　先生側聞多所諳焉時八歲人以異之文祿三年甲午　先生十二歲既解國字誦演史稗說且覽中華之錄記見聞不忘世稱此童耳如囊明年改名又三郎信勝登東山人建仁寺之大統庵就長老慈稽而讀書同室有舟伊豪求者　先生不披其卷傍聽背念乃繙舊註五經又覽唐宋詩編偶得東坡全集丁加朱句慶長元年丙申　先生十四歲在建仁一日作白氏長恨歌琵琶行鈔解其援引詳精食言呻童也朝習夜課孜孜不懈凡禪院之制旦暮食時飯頭敲木板以催之合院聚予　先生亦在其中勤讀之時或將終卷或將看畫一節則木板雖觸

耳猶、安坐課畢而赴之、厨湌散而竈煙冷、忍飢而止、其如此者數矣、古人讀書忘食、信然矣、當時禪老施名于世者、亦問典故所出于　先生多矣、明年東山僧侶戲曰、此童使髯拂拈槌、而爲他日之禪狀元則可也、遂薦于京尹前田玄以、而埋齋信時不肯拒之、　先生掉頭歸家、誓不入禪門、然後通讀四庫之書、由來不爲藏書之家、而世上板行甚稀矣、故借請于處處而見之寫之、偶閲于市舖而求之、蓋得一書則不換畠金、讀之終編則天下之至樂也、聞某家有秘本、則多方尋索、或約以期限、一覽還之、或手自謄之、從顔之推家訓之法、而展閲最謹焉、册葉不少則命備書者、隨數葉寫成、而先校正之、不擇筆者之精粗、紙墨之良劣、唯以功之早就爲急務也、乃至末年亦然、其讀書五行俱下、日日概以寸餘爲之制、課業益進、學術光新、遂著眼於宋儒之書、而專精於六經四書、乃始讀朱子章句集註、時十八歳、庚子之年也、六年辛丑八月、養母小篠氏沒、七年壬寅之秋、　先生經過西海、到火前長崎、旅寓逾月、歸途入穴門國阿彌陀寺、歷見平家群賢之墳、而題詩句、乃歸洛、是行舟中亦不廢讀書、洪武正韻是其所點朱之一也、八年癸卯、　先生開筵聚諸生、講論語集註、戶外屢滿、外史清原秀賢嫉妬之、奏曰、自古講書者皆有勅許、今則不然、請督責之、乃啓稟于東照大神君、大君哂曰、庸詎傷乎、各宜從其所好、何爲告訴之淺卑乎、是以事輟、　先生講學愈勉、九年甲辰、　先生聞惺窩藤斂夫有頑儒害學之名、先與其徒吉田玄之、論朱陸異同、並大學三綱領、以寄尺牘、欲達於惺窩也、玄之以呈惺窩、因代之作答簡、今秋　先生初執謁於惺窩、評論道德

文章。惺窩一見如舊識。而後雅談屢矣。啓來往復屢矣。一日揭陸舟字。使爲之說。　先生即成之文詞贍然。惺窩告曰。　本朝學業衰而嗜文字者殊少矣。況於讀經典乎。卿何自而及此乎。　先生曰某昔年偶誦近世小說。解者以爲此語出于蘇黃某句出于李杜韓柳。考諸李杜韓柳蘇黃集。而其所援用。涉于文選于史漢者夥矣。考諸史漢文選。而其所率由。皆上世之文字也。考諸五經。而無出處之前乎此。於是豁然知其爲衆說之郛郭浩然知其斯道之所基。聊慕程朱之餘敎。仰望孔孟之遺蹤。惺窩大歎之。既而　先生著惺窩所寄之深衣道服而講帷頻賓。今茲　先生二十二歲下記所已見之書目。以抒修業之實。且爲他日之左券凡四百四十餘部也。十年乙巳　先生與惺窩師友之誼益熟矣。惺窩名之曰忠。字之曰子信。併告

曰。余信道學。慕中華之文風。有年矣。然世無同志故筆硯塵深。頃來得發舊業。卿是起予者也。先生不憚他之謗譏。不過人之嫉忌。博聞強記日就月將。今夏讀春秋傳。惺窩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是不在羅浮而在足下明窓淨几之上。得古人羅浮之意。則隨處有羅浮而已。爾後常呼。　先生稱羅浮山人。昔羅仲素在羅浮山讀春秋傳。故惺窩云爾。遂爲　先生之家號。門客皆崇尙之。稱羅浮先生。　先生所著詩文自稱羅山子或曰浮山。或曰羅洞。或拆之曰四維山長。又以梅蝶洞梅花村在羅浮山。故各拈出爲別號。其同及于惺窩之門者稱。　先生爲林提學。以惺窩之所指論也。惺窩謂人曰。林忠聰達穎悟最敏。朝不待晝。夕不待夜。夜課不延于明日。當世豈無披帙強記之儕乎。然不如彼之邁勉篤進。今之見讀書者雖

歸平聲而仄韻不分別彼能使上去入聲之不混合會是細事也然其記識之精可類推焉今歲大神君入洛在二條城閒　先生之名俄召之即出參拜之經日又辭府　大君問光武於高祖之世系時侍坐之官儒老禪皆不能對　大君顧曰汝記之否　先生即應之又問漢武返魂香屈原愛蘭之事應對如流　大君感之洛中傳誦之遂彰聞闔國今歲　大神君移居駿府城讓征夷大將軍于　台德院殿居武州江戸城十一年丙午朝鮮國使僧惟政松雲來拜　大神君于伏見城其留洛之閒　先生往彼旅館而筆語惟政稱其有讀書之眼　先生屢拜謁于伏見　大君歸駿府時有　旨曰明歲可到駿府直請江府　先生告理齋信時以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及韓昌黎論歐陽脩之意義兩翁知之乃趣旅裝今茲惺窩赴南紀　先生餞別惺窩手提延平答問授之曰此是延平之工夫晦庵之心傳也殊須用思十二年丁未三月　先生出洛到駿府四月出駿赴江戸奉拜　台德院殿幕下讀漢書數卷及三略逾半月而歸駿府作東行日錄既而朝鮮聘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赴江府過駿府書懇之次　先生筆談怱怱辭去其後賜暇從洛且不能拒官命祝髮改名道春又蒙　旨赴長崎而歸京十三年戊申赴駿府日日奉侍讀論語三略等賜宅地並年支又掌　御書庫鑰歷看官本既而歸京十四年己酉　先生在洛娶荒川氏女（順淑孺人是也）令巹整備逮秋赴駿仲冬歸省十五年庚戌又候駿府是年季冬大明人周性如來懇海上賊舟之事乃有勘合之議執事本多正純蒙　大神君之命贈書於大明國福建道總督陳子貞其作之者

先生也其後正純遺書於南蠻舶主及阿媽港父叔勝產于駿府 太神君比年放鷹于駿府傍隣
邑皆 太神君之旨而 先生爲之十六年辛亥又遊歐江戶近村 先生常供奉之十九年甲寅
太神君入洛使閣仮部主獻誓詞 先生草之既先是 先生請建黌舍於京師教育英才 台旨
而奉從到駿城 官賜洛外之八瀨二瀨田中山可之將擇佳士而大坂兵變起矣業已不行今冬
本祀園梅畑村戶以爲采地佩戴印章還故鄉大坂之役 先生戎衣奉從既和而平元和元年
理齋信時大京十七年壬子 先生稟 命携宜乙卯 先生三十三歲在洛理齋偶冬罹病正月
人荒川氏居住駿府恒侍 營內以中作 本朝二十九日下世年七十二 先生湯藥先嘗至是
古今之履歷啓沃之皆詢類繁前席幾矣夜話屢慟哭葬於洛外某地居喪盡禮信時薙髮改名林
賜飲食或至于親對婚前告達儒書性理之義而入俗忌既除 先生赴駿府奉 命監群書治要
多協 台慮有所不合則再三演之遂雖有不等刊板之事且補足治要闕失之數卷今夏大坂
闇通而未達 威怒往往顧左右曰彼之博識固再舉而城陷 台駕留洛此度 先生不隨戎行
可採焉各宜遇之 太神君常使衆醫調和 御乃自駿府向洛 大君尋覓日本古記居多於
藥又喜聽僧徒之論議 先生受 命預聞焉家官家命五居禪子書寫之 先生監之八月
弟信澄宦遊有年今茲蒙 旨奉仕 台德院幕台駕出洛 先生扈從停 御輿于江州水口者
下于江戶削髮改名求永十八年癸丑五月長子三日以霖雨也先生侍講論語學而篇乃入駿府

二年丙辰正月　大神君不豫　先生常候之廳
傳　御床四月十七日遂薨。乃陟久能山拜
神廟而後送回官人小板勝於京而巷江戶賜
暇到駿城領附　官書于義直賴宣賴房三卿之
家出而獻日本得録啓筆有之哮本於江戶而歸
京丙辰紀行由是而（作）茲孟冬次男長吉產于洛
三年丁巳春赴江戶夏之孟　東照大神自久能
山遷座於下野國日光山　幕府登山　先生從
行少住學中禪寺乃問鄉談尋古記譔二荒山神
傳而還洛冬又赴江戶四年戊午賜宅地于江戶
五月三男春勝產于洛（後改名恕）十一月歸京比年
先生東往西還席雖不煖講誦不息在洛之間數
面於惺窩且教誘徒弟凡平生之詩文惺窩每見
歎賞或批點之或貽札以慫慂焉一日示其所作
南紀弱浦菅神廟碑談及助字　先生之所云惺

窩首肯之其餘比比有焉惺窩語人曰近我門者
可與議倭歌可與說詩文可與論史乘可與話
本朝各有所好所得也林忠則該兼之況又格物
志道之勤固匪餘子之可企及乎又曰事理之疑
滯漢倭之故典有欲問則悉質正于林忠而可也
何勞我乎頃歲洛中自負之學者其相語未必
雖伏于　先生之意在其序者以爲彼此各無優
劣矣　于先生自駿返洛而每其會集也學術才
調固不爲一般於是皆知　先生之高才超輩也
五年己未在洛一日謁惺窩告曰江戶屋砌有瓠
花栖所謂夕顏花也源氏物語有五條夕顏巷之
語喧傳于世今也洛之五條有宅　宇故去稔有
東武揭夕顏巷三字于書堂瓠瓢一也顏子陋巷
瓢飮聊寓微意惺窩大嘉之裁倭歌并序寄之乃
以爲別稱或曰顏巷又曰瓢巷　先生家庭有石

竹故以醉眠爲亭名又堂稱尊經又號雲母溪然其膾炙人口者羅浮及夕顏巷也今歲九月惺窩卒　先生悲感作弔詩他後爲之行狀今般在洛也依人之請講春秋胡傳書經蔡傳每日開席友生門人聯于洛中學業雖呂虛往實歸以爲欣榮迄冬又赴江戶六年庚申十一月次男長吉夭於洛十二月　先生有微恙告暇歸洛七年辛酉在洛養痾　夕喟然曰壽夭脩短者命也不足介懷古人有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今我設無無妄之喜則講學之不得足斯所可恨也既而稍愈四月出京周遊攝州紀州浴於有馬湯泉歷月還洛西向有日錄之作在此時也而後病瘳暇日披吉田篁好徒無草演成其說命示侍坐者曰某事在某書某語在某卷可援證之可解辯之講說語笑之際不費安排不煩搜索而十四卷成矣號野

穗而栞行於世一日　勅賜宋朝類苑新刻一本且以京尹板倉重宗傳　詔旨故謂加朱墨於勅本附重宗献廷臣以達上之十月赴江戶八年壬戌四月奉從　台駕于日光山九年癸亥夏台德院殿　大猷院殿入洛　先生扈從大猷院殿任征夷大將軍而後　兩大君還江戶先生留洛寬永元年甲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洛正月遊八瀨有紀行三月赴江戶四月蒙　旨奉仕大猷院幕下自後日日候侍或講論語或讀貞觀政要或說倭漢故實又陪執政之席又預裳聽之事今冬朝鮮信使來貢江戶其副使姜弘重作秋館學士　先生因記疑問三則示之弘重無答辭又與進士李戌國筆語吟唱十一月四男守勝産於洛（後改名靖）二年乙丑　幕府遊狩于河越于鴻巣于忍府　先生無不從焉三年丙寅五月蒙　命

撰、採子彦解、六月撰三略諺解、又進大學倭字鈔
八月　台德入洛　先生奉從、還家時、外舅荒川
宗意沒、卽令其葬今度　行幸二條城而後回
台興于江戸　先生暫留洛、仲冬赴江戸、四年丁
卯叔勝旣成立、讀書頗悟、自洛屢致疑問、　先生
揭眉答之、五年戊辰四月　台駕詣日光山
先生供奉、九月遣人於京問林入起居、而喚迎叔
勝、十月叔勝到江戸、六年己巳叔勝陪膝下、讀書、
五月有恙赴九相津温湯而篤劇、六月歸江戸藥
餌無效、十九日沒、齡僅十七　先生哭之慟、是月
十六日林入沒于洛、八十三歲　先生聞訃、與永
喜同謁殿、旋京悲慟交加、十二月又赴江戸臘晦
叙法印位、不其爲儒官故　先生作詩並序解說
之、七年庚午正月元日披法服、獻一劍一馬、拜
台顏、賜杯盞、戴御衣一對、而退、是爲恒式、五月開

官人臥病告、　殿發江戸、六月七日入京宅、此日
振娘生、矣追秋官人快復　先生東行到伊勢桑
名時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爲使節上京相値於茲、
乃述　鈞旨使　先生又入京、以今回有　卽位
之事也、登日　先生入　禁闕竊見其儀使盡于
圖之、且作倭字記、與兩使同赴江戸、獻圖記、今冬
兩太君賜郭外上野之中百數十步之地于先生
爲其別莊、而將建學校、九年壬申正月二十四日
台德院殿薨、二月二日先生京、命馳驛、五日入
京逢板倉重宗相會廷臣奏請　前大僧正號、十
三日赴江戸、獻之、今冬尾陽大納言義直卿擕一
堂于上野別業、奉安聖像暨顏曾思孟像、且親書
先聖殿三大字以揭之、且納祭器作件、　先生稱
文庫、藏群書、又使畫工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容顏曾思孟周子二程張

御朱子之賢影、凡二十一幅以藏之、向來食祿加賜焉十年癸酉二月丁日初釋菜於先聖殿、四月十七日　台駕自東叡山過　先生別墅　御覽聖堂　先生蒙　命講堯典首章、賜白銀若干、十一年甲戌三月賜駿河大納言忠長卿舊館之中大庭一字、以移立于先聖殿側、是月執事酒井忠勝登日光山　先生受　旨副之定彼山中之制、六月　幕府入洛　先生供奉作御入洛記八月台幟旋江戶　先生留洛十月携妻兒徒家于江戶以　官命也十一月男恕初登　營拜幕下十二年乙亥正月抄出倭漢法則獻之、凡三卷今夏奉　旨作武家法度十九條並麾下諸士法度二十三條、十三年丙子正月伊勢內宮外宮神官拜禮前後事未決廷臣之所議以爲外宮可先之幕下問之　先生謂內宮可爲先因獻勘文

幕下可之、遣近臣持其勘文入洛奏之、　廷議無異論二月獻倭漢荒政恤民法制二卷、四月日光東照新廟改造　幕下登山　先生從之、既而作新廟記以承　敎也十二月朝鮮信使來聘、旨與進士權侙筆語問朝鮮官制於信使又聚彼國書記之疑問數件示之不能答速其歸國先生草　御書且執政等復彼禮曹之簡皆代作之十四年丁丑春幕府弗豫夙夜侍　營內不還宅者日久矣爾後　貴體復故七月執事堀田正盛傳　命曰揭經書之語爲論題設問裁答可以通　台聞　先生乃製成之待其日期官事雜遝淹滯而有島原耶蘇烏合之亂遂不果十五年戊寅八月十九日永喜卒年五十四　先生甚惜連枝之折以儒禮葬之十六年己卯七月作無極大極倭字抄進之依　命也十七年庚辰四月正當

東照大神二十四回忌奉已　台駕至日光山。十八年辛巳二月有　旨。聚士林諸家系譜。使太田資宗監裁之。先生副之以訂正之。又別承　命撰本朝神代帝王系圖。鎌倉將軍譜。京都將軍譜。織田信長譜。豐臣秀吉譜。十九年壬午。又別奉　命撰中朝帝王譜十三卷。進之。二十年癸未七月朝鮮信使尹順之。趙絅。申濡來朝。先生與三使及進士朴安期贈答多矣。及其賜暇。御回簡並執政答札。先生作之。如丙子之例。八月十一日嫡孫春信生。九月諸家系譜編纂成。命名曰寬永諸家系圖傳。以藏於官庫。是月執事酒井忠勝松平信綱爲使价。入洛依有讓位即位之事也。先生副之。凡在洛四十餘日。先生年漸邵而累歲不到京師。故洛人來紹价投刺來謁者數矣。匪啻覽文字之蠹而已。蓋以名聲籍甚。故欲一見之幸也。仲冬歸江府。明年有革命之儀。菅氏之所奏上乃達江戶。召先生于　御前。被決之。十二月改寬永二十一年爲正保元年。先生六十二歲。是月中旬春常生矣。春信弟也。二年乙酉四月幼君元服叙二品。任亞相。勅使來賀。先生作倭字記。去歲以來蒙　命修本朝編年錄。隨成逐卷獻之。累年至于多紀。而輟季夏而後。先生疾痛積久未痊。三年丙戌宿痾未得神醫之助。每有　與執事信綱屢來。訊之元老忠勝。亦來談而後信綱依　命。携官醫數員來議療養。時人以爲恩榮。既而小效。偶有日光之一件。召先生於二丸便殿。聽乘輿入。營門到官食所而下。之進拜　台顏。奉答顧問而退。識者謂本朝菅清公之後又有此奇遇也。秋來鼎茵如常。遣振娘于京。嫁荒川宗長。臘月男恕加食祿。賜第舍。四年丁亥之春

恕造新宅居焉　先生授倭漢秘籍一千餘部以
副本數百種分與靖也其餘自藏之書猶有鉅累
耳常告曰他後可與春信也宜人荒川氏最有內
助故平生所以家事而諳書自得焉往往流憩別
墅乃備詩仙堂慶安元年戊子　先生六十六歲
四月正當　東照大神三十三回御諱辰　幕下
登日光山　先生供奉焉　命作其記二年己丑
二月釋菜於先聖殿邇歲公私多務此儀暫闕肆
今再脩之法式稍備三年庚寅五月尾陽義直卿
逝于江戶邸　先生慨歎四年辛卯四月二十日
幕府甍奉葬日光山五月　先生登山而歸附八
月幼君任征夷大將軍是度元老執政咨詢夥矣其
後事大學倭字抄貞觀政要諺解依執事阿部忠
秋爲獻　幼君而講之也臘月元老執政述先君
之遺命增賜武州之赤木村袋村柿沼村以爲

先生之采邑承應元年壬辰　先生七十歲二年
癸巳四月值　大猷院殿三周御忌景九月
先生携男靖登日光山拜新廟因拜東照宮歸程
訪足利學校古蹤閱上杉憲實父子寄納之五經
註疏舊刊唐本而傚得之乃過其食邑而歸行紀
行若干篇既而以彼舊本與家藏五經正義校讐
寶定之三年甲午四月靖也妻伊藤氏產男子而
後病不起　先生惻然明曆元年乙未　先生七
十三歲今春承　台諭中華歷世名臣三十六人
作之贊又撰獻漢魏六朝唐宋百人一詩今夏執
事阿部忠秋執達賜銅瓦庫　官建之家塾下人
僉曰箕伯不得摧之屏翳不得干之回祿亦不可
犯之　先生大悅其未附恕靖之藏書連篇累牘
皆輸入焉十月朝鮮聘价趙珩俞瑒南龍翼來貢
既到大坂見　先生所裁五花堂記同感賞之入

府之後拜謁畢而三使賜上官數品子　先生亦
是丙子癸未之舊例也　先生寄詩章而唱酬焉
既而　御回簡執事之役書如前規至將發府而
無揚[illegible]　秋　投示狀桑壯遊百五十韻以求酬響
先生即辰燈下和之靖隨其口占而筆之一人在
側成其數何成而繕書之翌日早發乃速馳達于
小田原秋潭愕然大稱譽之作詩並序以謝之
先生復次來韻追及於中途世皆以爲曠古之偉
事日域之快盛也今茲宜人荒川氏病患淹久暫
有驗而復劇將不起而微效者終年幾度矣藥餌
砭焫萬方求之恕靖旦暮竭心振娘亦自京來侍
先生自檢醫錄與衆醫皆議二年丙申三月二日
宜人遂沒葬以儒禮下棺于別墅之隅恕靖白
先生私心願復儒人五旬之後使恕瑧洛告諭姻
族而歸然後振娘從洛陽春信既十四歲　先生
最鍾愛之頃年日授四書五經等　先生既配卑
家藏二十一史于恕靖而後別得善本有逐一考
閱之起念十二月應召出於　御前書格有大
學蒙覽旨講三綱領一段三年丁酉正月十七日
任例詣紅葉山還家氣宇乖恒十八日江戸火起
恕宅燬矣書倉獨存十九日江戸又火　本城投
煙大君移御座于西城氣焰漫天　先生宅亦
焚如瓦銅庫別庫皆成灰燼靖文庫幸免而已乃
各赴別墅　先生輿中唯有所讀殘之梁書一冊
其不頃刻廢讀書者如此　先生以銅庫滿盡故
嗚咽不止曰百年累之一朝廢之古人以爲他日
子孫之識豈圖今在回祿氏也因以病風官醫各
罹災不辨其所有偶呼一醫於近傍用其湯藥二
十二日遣恕登　西城奉伺　幕府之　尊候是
夕　先生廢湯又呼他醫治之二十三日恕告事

由於執政廼命官醫診之來到　先生精神不亂
殘狀起猶啜稀粥與所把刀圭之醫相語且眷顧
嫡孫及諸孫且命告家人也恕靖存信春常不離
其側采邑之老民聞江府之災馳至焉家人達之
先生曰善哉來也其言語猶明少焉吏部源忠次
聽其危篤使脈子來問之　先生啓眼謝之聲未
甚嘹既而氣息奄奄泊然而逝是日未時之尽也
其終焉之不變動也固如此春秋七十五至是官
醫漸及門而容返此夕小斂而後穿穴灰隔治棺
大斂魂帛銘旌等倣文公家禮恕靖同議私謚文
敏先生二十九日奉葬于別墅之隅門生來會而
馬鬣封小石碑成矣訃聞貴卿侯伯元老執政群
僚士庶等相識之徒弔問甚多而後西京畿内東
州北陸南海筑紫近者遠者四方驚聽述弔殊不
少而闔國歎惜焉既而恕靖度甫就建祠堂安神

主而祀祭盡誠靖等預焉嗚呼　先生爲人恭遜
謹恪内外之出處常常因不改焉以其和順優容
故歷事　幕府四葉未嘗逢其作責而前後執政
各無所誘害以其不夸才故凡百之人皆不嫌忌
之其宦遊多年故貴介侯伯所相識者不少其有
偶遇之則不以貴高之不以枉屈之時措之宜歟
中或有講學問事而所傾接之則亦任其禮際而
已其家儀儉簡周身之奉隨其所當以不整飾而
或招賓客則治其盡意至于尋常門客亦有特飲
食之則不爲粗率凡其往往餽遺之禮亦隨分而
無所缺忘其有所不平則怒形於色然而早解矣
不蓄積忿不念舊惡性不飲酒不放俶流戲起居
之候寒暖之節保養謹焉故偶値微疾而不至增
重者時有之凡一生之際讀書孜孜隨處展看不
必芸房文案也每披作件之卷乃無不終其顛末

臨登　嘗及他往而猶握針管盥與既設矣奴僕既待矣告之再三而整束竣編以出矣者比比然矣迄逗它而更暇即執朱墨凡夜讀逮中宵而不罷或坐睡或盥寐爲其惛妄離而復起也故先不解帶其疑也其臨經筵也舌端既熟是以文義昭晰理趣貫究且答其問質其疑者詳悉而靡靡不倦故執經問字之者皆如鼴飲河而各充其量焉諸撞鐘其小鳴大鳴者隨彼堅木之力而已惜其大扣之者罕矣可以嘆也其所藏之書初未敢秘之牀數笥有人之借見而須還之不納篋不包貼紙隅垢污墨沫點染焉於是不滿意而後不許容易借人雖然依其志之深篤學之精勉而乃喜而示之世俗以爲一偏僻固不必然也凡人呈所作之詩文以乞批改一見知其可否再覽以是正之加兩三語而文之主意一新矣易一二字而詩之

精采頓異矣口中之雌黃筆下之妙削點鐵成金琢不發光者也拙篇惡詩亦得不肯唾棄者多矣昔胡康侯其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也　先生之於恕也靖也亦相同其以流光可惜前修可企而耳提面命之者在友生門人亦丁寧焉　先生之博學不可得言既通五經四書之傳註而覃思于程傳朱義也朱子集傳也蔡氏傳也胡氏傳也陳氏集說也朱子章句集註也新加訓點且讀易而有羅山下記讀書而有源天儀考讀詩而有六義考讀春秋而有贅頭論通明三禮而初墨點于周儀二經乃欲特作曲禮而不果也有論語解孟子要語解大學解中庸解也精誦左氏而公穀之點訓始爲之也玩索孝經數家惜孔氏傳之絕失于中華而作諺解也熟讀儒

雅而朱點之乃欲別修倭雅而不全就也旁通漢唐諸儒之說而潛心于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考亭之下澤且宋元明儒之稗道學翼聖經者莫不審證也象山姚江等陽儒陰佛之學亦能觀破之作輯　書以陽明撰眉名之先漢之史在于世者編之釋之串習三史而陳壽以下之諸史亦轉覽之滿案于朱文公之續春秋合部往往講之為之下抄而續編前編等皆研朱焉涑水之通鑑朱批者前後凡兩本而劉氏之外紀金氏之前編辟氏之宋元等且古今之別乘小史史論史評悉讀過焉老莊之衆家審其得失致其異同以得其要旨而管晏列文關尹鶡冠鬼谷子華揚墨荀卿申商韓呂淮南揚子等諸子皆披瞻而區別之盡讀蘇黃集知其語脈乃閱李杜韓柳遍誦楚辭文選而歷代作件件之類集各家之別集任所有以該觀之風雅之正騷賦之變古文古詩樂府四六散文律體長短之製大體放心之分五七雜言之品世風之不一樣家法之無同途凡文也詩也之錄則筌式辨法評品格眼話談大搜尋之而得之心應之手高步于文壇并揚于詩場凡鉅篇長韻咄嗟辦矣如取囊中物述某事賦某題而思之發于言也油然言之彰于筆也沛然而無所礙無所致也與彼尋常無小目該閑之勤臨期忽忽點檢書冊以為一時之趣者天淵不翅矣其文成而更改吟詠而長吟亦在興寄之所從也　先生嘗曰無材料則屋舍不可得建矣賦文亦然古人取材建安之類是也所謂行秘書也胸中之國子監也五鳳樓修造手也不可不思焉不可不勵焉況有以匠師之良為進學之喩乎況又成周之政教有梓材之書堂構之語乎又泛覽兵家之書其於七書也

孫註十一家施氏講義劉氏直解委曲探窮爲之諺解也又歷觀醫書提其綱雖不㕮咀診視而病狀藥名諦察之當時衛生家之子陪帷幄者不絶矣　先生時時歎之曰中華鴻術者之遺事相見于醫說醫學源流醫學入門然皆疎脫矣近讀意庵宗恂之名醫傳略亦不備也卿曾有意則余爲修醫家言行錄也各稱諸子席上而不起行之故不果也字書韻書亦多攤展之嘗曰說文之行于今者以五音爲次序其卷數又與叔重之元本既不同也孟氏之韻會自卷末見是恨也今世通行之海篇韻略其不探六經之字甚多矣雖爲韓徒之所輯成而胡然無眼睛之至此也哉不足信焉因寫黃氏韻會之正文以寘座右又嘗看道書全集而參同契時見之壯年偶披空同道士鄒訢註本而後欲再覽之遂不得也鄒訢是朱文公之匿名也佛氏之書亦多見其頭腦者初　大神君之召諸宗群僧于駿城也老苾芻默沙門逢先生而語其奥旨要義者有焉故不求而得之不勞而聞之他後其書之題目而參錯以意該之前覽有云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異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眞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佛用其說而陽闢之者旨哉言也其作成擬儒之形勢而中情直向佛域其陽闢陰用滔滔是也嬉讀聖賢之經通信先儒之訓而泛然以爲彼是異端也儒佛不相爲謀也不由宋儒之門戶而何嘗可入乎可謂篤信耶然而不知彼爲何等之說話也
先生既已如此淵叟之初教云云竺僧接承之意云云漸入中華云云羅什之傳譯云云惠遠僧肇之才辨云云教家之流別云云達磨氏之法派云云

玄奘之新譯云云其剽掠老莊云云其與吾道似而非者云云果不可混同者云云其所以苦詆之云云其所以排斥之云云皆歷歷緊緊于方寸地故秩然不紊坦然不疑匪眞知其非而痛闢之者乎且夫周秦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叢書類編稗說雜錄中載斗量凡涉獵之功不可枚計其於本朝也以舍人親王之書紀爲正史參諸馬子安麻呂之兩書自眞道繼繩之所紀至時平善行之實錄從頭看之日本後紀之泯沒也常以爲深憾凡年代之記載廷省之典章官位之敍次氏族之圖系朝野之著述倭字之群籍隨手而閱之寫之不遑縷陳抑清愼公之新國史今世不存是故寬平以後無實紀一旦依尾陽侯源敬之懇請而博訪詳考以作宇多紀略也其欲修　本朝綱目之素志久矣以載籍不備闕年缺考故待　官家遺

陳農于五畿七道之後乃不遂而止可歎也可惜也嘗曰　本邦之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無差等所謂唯一宗源所謂理當心地最可盡意彼卜祝隨役之輩謬傳諱說扇惑流俗剏又兩部習合本迹緣起之談瀆神誣民之太甚乎神社考之作以此又曰官臣之文章不出駢儷之窠臼不免諛膚之譏然而敦厚納或近古也五岳風月之轉子頗窺唐宋之藩籬固有卓超之才然而尖巧儘之餘味也其於倭歌也素不深屬意然而萬葉之古調古今集已下世世之風人人之體固照察之往往自詠以遣興少小而後嗜於挾策不專於臨池故其書體不爲絕奇然而不野不俗惺窩云附且其古文之波點草字之分毫以了知之中華名達之筆樣　本朝諸家之墨痕多所鑑賞也加旃朝鮮國之世紀俗傳人物儒錄篇幾併其與中華

本朝往來之故典、以歷視之、至若南蠻耶蘇之記
亦電瞻之、推其邪端、所謂世間有字之書、莫不見
者。　先生是也。吁嗟至廣矣、至備矣。壯歲口號有
云、脚下風波千萬里、粟田仲滿是男兒、其慕華風
者灼灼矣。　本朝之古、遣唐使之名字煥發青史
粟田仲滿其尤也。是故、及此中世久、廢鹿苑相公
治國之後、禪衲祇此役。儒者慶長元和之際、事不
出此而不使。　先生膺其選也命矣哉。平日間居
歎曰、余非自以爲老子。文學然而得値文物之世
則誘導生徒、隨其所長、而卦爻彖象之學、典謨訓
誥之學、三經三緯之學、三百三千之禮節、勸善懲
惡之四傳、宋儒之格言也、正史之學、編年之學也
文辭之科、詩律之品也、兵之律、覽醫之課、業百家
之隱列也。　本朝之紀年、神道等、各宜指授之。其
如此、而負笈之徒日繁、執業之儔月盛、民俗一變

儒教物興、庠序學校之大道、光啓于烏卯者、可以
期乎。其不降生于中華、而與有德有才之人、講習
討論也、甚遺恨也。否則　本朝昔在、雖無服膺儒
風、而用力之深者、亦是戶戶讀經典、人人携史籍
釋奠施于群國、文藝到處、不爲不有、物倘得托胎于
登時、則猶可也。吁、夫近世文業墜地、其興起旨察
者、惺窩也。余因就而請益矣。下世已久矣。所相識
所來從之、可以議論者、零落歸泉。方今無知己、無
同志、唯是上師聖人、下友群賢、優游卒歲、以忘老
而已。背在病床、手不釋卷。有來訪者曰、公今何不
變事頤性乎。　先生笑曰、世之喜歌舞者、不可一
日無歌舞也。嗜技術者、皆然矣。病中亦以娛悅矣
彼哉彼哉。余之謂、皆不獲暫歇、豈以爲勞煩哉。呂
伯恭垂危病中猶不息于日業、況今不劇重乎。凡
夫痒痾疾痛之切吾身、宜念克己之戒也。　先生

性[illegible]尤實處事不怠。兩眸明朗、久視不瞬。至老夜讀細字不用眼鏡。其記憶亦無減失、而有所偶忘、則[illegible]不以係意。不恥下問。或有見識門生之省[illegible]然曰、汝善諭之。前程勉旃。其不媚猶而扶勸[illegible]學也如此。見有衒才誇能者、則警諭之曰、[illegible]通四書六經乎。弘覽世史通鑑乎。闡究諸子[illegible]乎。博涉百家文章乎。撮知說文玉篇乎。昔[illegible]之事乎。其千萬之一端也亦不得暗記。決矣。假饒如所示、而固不可自賛。況其不然乎。[illegible]之中一事不知、爲深恥者、難中之難也。吾[illegible]責勿憚改過。謝良佐之立志、乃能去一矜[illegible]子之稱美信矣哉。見有慵放倦業者、則戀[illegible]道而廢、是夫子之所責也。自暴自棄、是[illegible]加勸也。慵不可不戒也。心不以可放也。倦[illegible]子勤也。業豈可不修乎。且又余之少壯也、世上書史尤罕矣。傚之謄之、幸若估舶焉。方今萬卷亦軸、固不難得。而每歲新到長崎港者、汗牛充棟。而慢散空閑、斷送烏兎。悲哉。昨非今是、須致思焉。其論學者之雅言曰、夫爲古一理、無古今之差、華夷之別也。天道靈默、不爲諄諄。其代言者、上古聖神也。聖神邈矣。其垂憲者、墳典也。賢哲不常在上矣。先聖夫子刪述六經、其功之過于堯舜也大矣哉。既而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有亞聖孟子出焉。而後道喪千歲、聖遠言湮。惟夫周元公不繇師傳、默契道體、而授之兩程子。此時關有橫渠、洛有康節。而程門之道南矣。道脉三傳、乃至朱文公。其所以集諸儒之大成、固不贅辭。統而論之、其大開斯道、全起聖學者、上之夫子、下之文公也。末俗小儒吹毛吠聲、妄議文公、固不足掛齒吻。凡學文執業者、可深致思。抑博文約禮、博學審問、信是孔氏之

善教也根本固地位定而強記多識固其所也通天地人曰儒不亦然乎所謂反鏡索照買櫝還珠之前訓莫草草看過也　先生之才名初彰於洛宅之降闕乃聞於九重之四時以聲於他境施於東土顯於西州遍布於六十餘州而兒童誦之走卒知之逐達於雞林傳於中朝偉矣哉輿論僉云本朝數百年來間出之碩才也　幕下之士阿部正之一日邂逅語杏庵正意曰聞今時博物者羅山子而其次之者足下也吁難得之才也正意答曰羅山則誠然矣以彼文學生于方今之日域而不得展布也甚可惜焉吾儕十餘輩雖累之而豈望一羅山乎所以可併稱之正之曰予固不學無所辨知今聞所告爾知羅山之不可跂及也足下之直說不夸不耀最可感嘆也仄聞元和年中大明福州人單鳳翔適來京師想　先生之風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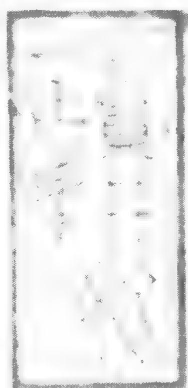
師稱可之寛永甲子内子朝鮮專使之不能答先生之問條者有所素聞其治才而且無遑于當務之多事耶癸未之聘使欲修交齋而不遂矣進士朴安期一見筆語曰不侫在海東聞羅山之名久矣而後詞札往復推之爲老先生且逢　此方之畫手圖其肖影請　先生爲之贊携歸以爲榮也明暦乙未之信使趙珩回簡于　先生曰儒困使行聞鏖直素矣兪瑒曰日域之文章以羅山爲第一皆是不爲溢美不爲虚譽也嗟夫　本朝之古閑學之人世世不乏所嘗流俗競唱不相也迨乎近世猶有藤長親探海之學候象良廣覽之務雖然合併而試察之其所屬手之牙籤軸軸彼各未及此之甚多也耶　先生之琅琅璨璨豈翅鄴侯三萬軸而已哉抑又尊信孔孟之道絶彼之所不足也闡揚程朱之旨廻彼之所未得也近來

世敬聖賢人知宋儒者　先生寔是嚆矢也先鞭也然則可謂高立獨步于扶桑國裏往古來今之際也鈞之是人也而其出類若茲謂之人中鳳凰麒麟也亦可不誣焉世之瑞也邦之傑也其翼之不得張也足之不得展也時也勢也人不知而無慍不見是而無悶　先生有焉然而歷仕之台眷未必爲不遇乎含默恬靜終始如一視夫躁進英鋭之苟誇自瞞者大有逕庭專指揮經生輩人而不得爲校讐之宗主也諒爲　先生惜焉其前脫蒼華者往歲　台旨之固辭而不及躲避而難得也亦惜焉懸車過期内外繁務自驅駸駸亦惜焉　先生既已高年也然而世之入耄涯開九帙迫于期頤而偶或超之者亦不爲無也　先生聰明不衰眠食不損其以黃髮鮐背期之者不獨我儕及族屬徒弟也人朝亦多然矣亦是可惜焉

先生平生詩文囊幾許矣一時之鳴硯即席之走筆乃無稿草者慶長元和之作想可殊多矣其勒成冊子者若干編罹丁酉之災恕也參致副本亂稿而遍搜于諸方靖也助其事而後類纂之凡文集詩集各七十五卷其逐年之事實恕也作年譜而委悉焉且所編著之書極衆矣恕也別記備矣今不贅於此

萬治二年己亥季冬　小子靖謹狀

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三終



林鵞峰 著

鵞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

元禄二年（一六八九）刻本

據元禄二年（一六八九）

刻本影印

鵞峰先生林學士集附錄

自叙譜略

元和四年戊午

五月二十九日生於京都新町宅（在四條坊門錦小路之際祖）父林入名之曰吉松（伯祖理齋幼名也）先考在江戸母順淑孺人育養之外祖荒川宗意殊愛撫之

五年己未

六年庚申 余三歳

十一月次兄長吉疱瘡與長兄敬吉共遊之赴宗意宅二十一日長吉沒（時五歳）既而敬吉及余在宗意宅而疱瘡母晝夜保養共快復自是屢赴宗意宅遊戲

七年辛酉

八年壬戌

九年癸亥

寛永元年甲子 余七歳

先考在洛常抱余屢撫膝上王文度又曰此兒能飲食常不擇五味後必保家戲稱曰常吉 今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母弟靖生

二年乙丑 余八歳

先考在江戸 余就敬吉習讀書

三年丙寅 九歳

八月朔日 先考從台駕入京四日宗意病歿台駕東歸之後 先考暫留講論語余陪座冬先考赴江戸依其命就松永貞徳習國字頃間或人戲曰敬吉繼家業東行可仕幕府二弟唯留洛亦足矣余搖頭不肯其人曰此兒亦不尋常

四年丁卯 十歳

五年戊辰 十一歳

敬吉講大學余陪聽十月敬吉赴江戸余與靖留洛侍母側常受慈訓在洛門人時時來則對之及文字之事且好誦倭字草子

六年己巳 十二歳

六月十六日林入沒於京十九日敬吉沒於江戸二十五日敬吉訃至母悲歎殊甚 先考聞林入訃而賜暇歸洛其間追悼敬吉激勵余學既而

先考東行今歳余有病太瘦藥灸有驗逐年肥滿

七年庚午 十三歳

今春元服號又三郎春勝 字子和後改名恕字之道 既通習五經句讀又登東山讀山谷詩集又過中村氏宅讀東坡集此夏母疾病召親戚議醫藥之事六月七日 先考賜暇歸洛此日妹生既而母病愈 先考爲余講尚書左傳序且口授左傳句讀中秋始作詩 先考賜和及冬 先考東行道逢 上使有官事而入洛又歸家畢事與 上使赴江戸

八年辛未 十四歳

讀史記前後漢書又讀十八史略十餘遍略知歷代治亂興廢且頗知 本朝故事

九年壬申 十五歳

見 先考所作大學諺解而讀論孟中庸大全頗窺五經又見聯珠詩格瀛奎律髓唐詩選唐詩解古文前後集等學詩文召門人稻春碩講論語及古文 弟靖始承句讀於余

十年癸酉 十六歳

時時會那波道圓聽其講孟子又爲余講春秋胡氏傳

十一年甲戌 十七歳

與道圓會如前聽其講感興詩又來余宅講學論文六月 先考從 台駕入洛其間余及靖執謁於元老執政以 官事繁務未遑拜 幕下幕下東行之後 先考暫留洛十月三日攜宜人及余靖并妹赴江戸斷髮號春齋靖自途中有病十一月朔日余始登 城奉拜 幕下土井大炊頭利勝道之松平伊賀守忠晴啓達之歷日見諸執政謁賀歳

十二年乙亥 十八歳

正月朔日登 城奉賀年始拜禮

二月聖堂釋菜講論語首章 夏秋之間患小瘡累月自是在宅專勵讀書一覽事文類聚全部加朱有暇則作詩

十三年丙子 十九歳

在家專學問

今冬朝鮮信使來朝其筆吏全梅隠因 先考之
求而書向陽軒三字以為余號
今歳亦有病起居不快病間代 先考作倭漢軍
談爲田加賀守正盛所求也
十四年丁丑 二十歳
讀通鑑綱目全部加朱且渉獵群書又見日本舊
記凡有公務則在家略預聽之
十五年戊寅 二十一歳
春夏之間 先考新作一宇使余移居焉

是月十九日叔父東舟卒其子永甫繼家自此冬
余及永甫始列棠陰之廳且預寺社訴論之事屢
赴安藤右京進重長松平出雲守勝隆宅而朔望
登 城屢應土井大炊頭之招聞天正慶長舊談
又時時會石川主殿頭忠總松平右衛門大夫正
綱聞 御當家參河遠江開基之事此三叟者直
在其時之人而其所語皆為實説其餘老人之言
亦多聽之◯頃間謁尾張亞相義直卿紀伊亞相
頼宣卿水戸黄門頼房卿及彦根羽林直孝就中

義直卿殊加懇意經年頼房卿亦眷遇稍厚 此
冬講三體絶句
十六年己卯 二十二歳
自三月講山谷詩集并任淵註十一月十五日娶
倉橋至政女
十七年庚辰 二十三歳
四月講畢山谷詩并註總二十卷其後講詩經集
傳有 命編集諸家系圖傳從 先考屢赴奉行
太田備中守資宗宅議之毎日書札來往然詩講

定日不懈
十二月朔日會于誓願寺試系圖起筆今歳 先
考擧百問余及靖有對詢
十八年辛巳 二十四歳
自四月朔日會評定所編集系圖毎日赴焉終年
自是不預棠陰及寺社之事以勞系圖之事無
暇也然執政有殊旨則預往焉永甫臥病不起
余專勞系圖之事頗為 先考之助 其事詳于系圖序并別記
十九年壬午 二十五歳

勤系圖之事如去年今春暇日作七武論
二十年癸未 二十六歲
自春至秋勤系圖之事同前
七月七日朝鮮信使來朝 先考及余靖與三使
并朴學士贈答 有別記
八月十一日長子春信生名懋字孟著號勉亭稱
梅洞
東福門院有欲聞朝鮮來貢始末之旨阿部豊後
守忠秋使余作記而獻京都

九月九日諸家系圖傳悉成漢字倭字總三百餘
卷
同月十四日有讓位即位之事酒井讚岐守忠勝
松平伊豆守信綱爲上使上洛依 命令 先
考及余從兩使賜官金驛馬發途晦日到京十月
三日觀讓位之儀二十一日觀即位之禮十一月
十四日出京此行在京之際古河拾遺上井利勝
寄衣食二十四日歸府 有別記及往還詩卷 此行在京之
際與 先考更日會兩使於京尹板倉周防守重
宗宅讚岐守始知余甚可咨詢謂 先考曰春齋
實是興之家督也自是眷遇日厚歸府之後達於
上聞爾來每有文事公務余無不預焉伊豆守亦
往往加懇意
正保元年甲申 二十七歲
四月七日講畢詩傳
頃歲 先考承 命作鎌倉京都將軍信長秀吉
譜本朝編年錄中朝帝王譜余及靖代其勞但編
年錄未成

十二月十四日次男春常生名懿字直民號整宇
○同月末始賜年俸二百俵并月支阿部豊後守
傳 命
二年乙酉 二十八歲
正月九日始講書經蔡傳
是月宗對馬守義成就執政白日朝鮮守我國禁
擒南蠻耶蘇邪徒護送諸馬嶋乃獻禮曹書簡
二月有 命因對馬守遣回簡於禮曹可感朝鮮
厚隣好也以非私贈答故 先考蒙 命代對馬

守作之與元老執政相議之後於　御前決焉時
有旨改五六字　先考受旨欲退有　命曰卽座
改之余執筆改正備　上覽而定焉此時讃岐守
堀田加賀守候　御前伊豆守授官紙於余阿部
對馬守磨墨在　御前之輩是耳 豐後守忠職不登城　先考預
四月二十三日　今大君元服任官從
其議先是定　御諱亦爲　先考之助
今夏有　東照大神君官位昇進年月之沙汰五
月朔日曉余賜驛馬赴日光翌朝登山逢毘沙門
堂公海寫　神庫所藏太政大臣　宣旨三日午
刻歸府登　城獻之同九日又乘驛登駿州久野
山寫　御官位　宣旨八通而歸到大磯驛命
勅使菊亭大納言經季卿自江戸歸洛告其趣十
二日夜歸宅 往還可九十里 翌日登　城獻之其後經季
卿奏聞補不足而　東照神君　御官位　宣旨
全備矣
頃年有高野山衆徒行人之訴論執政聽之余亦
預焉其後於　御前裁斷之禁錮其長無量壽院

澄榮 寶性院 青山 文殊院 立詮 而有　命遣安藤右京進
於山中糺鞫治其事且尋問古來之寺法余亦被
召於　御前辱蒙　御旨賜官金驛馬蓋是讃岐
守推擧也十月十四日與右京進同途出府下旬到
京會周防守召仁和寺大覺寺東寺寮徒於五味
氏宅問衆徒行人之等品而歷伏見淀大坂泉州
入紀州登山每日議其事召山僧尋問之留山十
日悉見古今舊文寫其切要者册子滿篋終事歷
和州詣三輪初瀨懲奈良拜春日入京十二月歸
府臘末叙法眼位
今冬近臣中根壹岐守爲　上使來　先考宅示
日光文書其中官符內訖　東照社多多余在側
白　先考曰據延喜式神名帳稱社者尋常也稱
宮者殊尊之也如伊勢宇佐鹿島香取是也禁中
尊　東照大神則宜稱宮然稱社者奈何　先考
頷焉壹岐守默不言而去奏其趣於便殿其後松
平伊豆守殊受密旨來問宮與社之差別　先考
獻勘文余侍焉其後酒井讃岐守依命　來詢焉

再白欲旨然欲以直諭決之去年以來　先考有
病未全愈故召自内門別許乘輿而登　城余獨
自徒歩從之既而依　仰於便殿直被問之讃岐
守等候焉　先考畢事而退經日今川刑部大輔
範英爲　上使上洛就菊亭大納言經季卿奏之
及冬經季卿爲　勅使登日光山有故　東照社
賜宮號之　宣命經季卿及範英加倍食祿余在
高野山聞此事然則宮號之事出自余之一言者
乎

三年丙戌　二十九歳
先考自去年至今秋有病故有　官事則余登
城勤之或日光山　東照宮加封戸或草參州瀧
山久能山及河越仙波神領之案或初頭官幣例
年之事又於　御前直讀東叡山寛永寺院號圓
額之名而奏之
十二月八日　大樹出御黒書院讃岐守携余拜
御前依　命登上壇遶　台顏咫尺讀進日光山
印章畢事而退其明日依　召登　城讃岐守豐

後守傳　命曰春齋能勤家業互倍祿賜五百俵
且別賜宅地余拜　命之辱豐後守曰專是讃岐
所執達而　大君之登庸也此日靖蒙殊恩始登
營賜年俸二百俵及月支詳于年譜此日伊豆守有故
不在城
四年丁亥　三十歳
正月余移新宅此乃去冬所賜本是東舟所住也　先考賜倭漢群
書一千餘部
十一月十三日從　御駕於王子村假閣觀大追

物有別記
今年大明福州有乞援兵之事書簡屢至長崎司
山崎兵獻之余依執政之命獨預其返報或讀進
御前或受　命從伊豆守赴彦根羽林藤直孝告
其趣且就　先考日日陪讃岐守堀田加賀守阿
部豐後守阿部對馬守席踰月而後侍紀伊亞相
賴宣卿水戸黄門賴房卿於營中讀福州之書簡
此事皆執政甚秘故余亦不能寫之其記録絶而不詳傳之其略記但存於家
慶安元年戊子　三十一歳

四月十七日正當　東照大神君三十三回御忌辰讃岐守携余先登山及十六日　官駕入山法筵前後次第無不窺見之二十日還御又其餘齋會件件悉畢及月末從讃岐守歸府作記詳叙始末憑讃岐獻之又圖其大要毎段作其辭

二年己丑　三十二歲

七月余罹熱病殆危貴戚元老屢以使者問之既而差　台聽命執政曰其父老莫使彼死宜擇醫療之執政使久保氏到余宅諭　上意讃岐守毎日使來懇問之其餘執政屢問之至九月平復登城辱蒙　徽音（謝病後自記）

今秋久娘生　今冬講畢書經（有叙考）

三年庚寅　三十三歲

正月十一日始講春秋胡氏傳

八月七娘生

今秋應讃岐守求作中華歷代紀略此後又作日本王代一覽又作歷代茶宰錄

四年辛卯　三十四歲

自春至夏余有贅疣病至秋快復（有別記）

四月二十日　大猷公薨奉葬日光山先考登山

八月　今大君任征夷大將軍余若從奉拜之屢願元老執政咨勸（有別記）

頃年讃岐守懇遇愈加依余勸先讀保元以來倭字記次聽東鑑遂聽史漢通鑑等書屢招余談倭漢之事在營中相會亦及此

承應元年壬辰　三十五歲

秋冬之間讃岐守登日光草山中之制法余同行畢事而歸

二年癸巳　三十六歲

四月　大猷公三回御忌辰讃岐守登日光山行法會余從之往還（有別記）

今冬　先考借野州足利所藏之五經註疏舊本與家藏本對校余與靖顔之或朝往而暮休或午往而夜歸或宵往而曉歸累歲終功

自寬永壬午暇日從　先考遊淺草蘭君及友人門生宅有倭漢十題之詠至今歲三千首成

三年甲午 三十七歲
三月二十七日講春秋胡傳畢
八月始開禮記講筵
明曆元年乙未 三十八歲
今春　先妣有病周年未愈夏秋之間移余宅療累數月歸本家
六月蒙　命撰日本百將傳抄五卷獻之
十月朝鮮信使來朝侍　先妣病之暇與靖相代見三使及李進士贈答 有別記 及其登　城余亦入

營觀其儀以　先考齡高且　先妣病故余代其勞日赴執政宅而登　城　御返簡及元老執政同書於余宅淸書之 爾來每有朝鮮之事無不咨詢其餘外國之事亦然
二年丙申 三十九歲
三月二日　先妣易簀以儒禮葬之 有別記 閏四月依遺言赴京五月歸府 有別記 今秋長男春信始登　城謁見
三年丁酉 四十歲
正月十八日余宅罹災十九日　先考宅罹災時

先考有病避災後忍岡別墅二十三日捐世 有別記
六月十九日登　城賜　先考食祿九百石於余以余所食五百俵賜靖
八月江戶神田新宅改作成移居以俗忌既除故講禮記殘編
萬治元年戊戌 四十一歲
春祠堂成二月行春分祭 自是每歲分至之祭不懈 集　先考遺文家稿罹災故搜索於四方
三月賜　官本六十部且賜　官金五百兩爲求

書之料以家藏之書罹今春之災也由是累年之間或買之或寫之數百部
六月蒙　命輯唐百人一詩先是　先考承　命撰中華百人一詩此後又撰三十六詩人配歌仙
十二月承　命書論語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於聖像之上 狩野探幽所畫
二年己亥 四十二歲
正月作本朝甲子會紀論又叙兩朝甲子
二月以三年喪終故行釋菜 有別記 自是每歲或春

或秋行之爲例（昔有別記）
八月十八日講畢禮記
今年所集遺文至百五十卷乃刻於梓
三年庚子（四十三歳）
今秋有河魚疾保養之間口授春信作本朝一人一首
十一月作本朝誓古編一萬言
十二月賜官金五百兩爲 聖殿重修之料
寛文元年辛丑（四十四歳）

三月十二日靖歸泉（詳于天倫家事）
預議改元之事伺也會津中將源正之前橋少將源忠清阿部豐後守忠秋稻葉美濃守正則同坐致仕酒井空印（元讃岐守）亦預其事
六月羅山文集板刻成作序行于世
十一月蒙命撰異朝百將本朝三十六將小傳
十二月廿八日叙法印位　今年講易學啓蒙畢
二年壬寅（四十五歳）
正月始講周易本義

二月 先聖殿重修成行釋菜
今春依安藝世子綱晟求作本朝人鑑圖説（此後綱晟封國有續編之請余諾不果綱晟卒後其嗣安藝守綱長請不止故作續編）
十月元老前橋少將酒井忠清傳可繼成本朝編年錄之 命（有別記）
十二月春信賜學問料三百俵
三年癸卯（四十六歳）
二月十八日憑久世大和守獻羅山文集於 御前蒙 御感（大和守奉書有之）

三月十七日久娘患疱瘡而沒
四月先 台駕伴阿部豐後守登日光山（有于役日録）
十一月講畢周易本義至此五經悉終功
余自始講詩以來至此二十三年其間講職原抄於前橋少將忠清講孫子講義於姫路拾遺忠次講大學論語全部於永井伊賀守尚庸講論語半部於松平主殿頭忠房講中庸於加賀中將講洪範於井上河内守正利其餘或不終編或僅數席者猶有之又與水戸參議光國卿詩文贈答與井

上河内守及其叔父筑後守政重談易論性理識
養祭之禮與加藤内藏助明友談道理屢遊其宅
作文賦詩其餘士林交際見家集
十二月二十六日賜弘文院學士號 有別奏書
四年甲辰 四十七歲
今夏元老執政承 命損益前代法度定新制二
十一條且禁殉死余預咨詢五月二十三日諸大
名并一萬石以上應 召登 城余先於 御前
讀新法度而後從諸老出前殿高聲讀之侯伯城

主等共謹聽之
七月二十八日編年錄續補事夾永井伊賀守尚
庸爲奉行 有別記
八月五日被定 麾下法度二十三條召隊頭群
士告諭之余又讀之議制法者會津中將源正之
姫路侍從源忠次前橋少將源忠清忍拾遺阿部
忠秋小田原拾遺越智正則及副執事久世大和
守廣之土屋但馬守數直而已余并右筆一兩人
在其席

同月十五日次男春常從春東始登 城拜謁
十月改本朝編年錄名而號本朝通鑑會津中將
源正之姫路侍從源忠次及元老執政定其議是
月二十一日後居忍岡十一月朔日本朝通鑑起
筆 自是至庚戌之冬始末詳別記
五年乙巳 四十八歲
正月八日通鑑起筆 此後歲初起筆以十二日爲例
二月二十五日行菅祭一會 有別記
四月 東照宮五十回御忌辰從前橋少將登日

光山春信同行 有別記
五月二十五日 聖殿奏舞樂左方伶長辻伯耆
守近元等以下左右伶人三十餘輩勤之 有別記
今夏蒙 命作靈芝之說 去年甲辰之冬郭外箕田妙嚴寺生靈芝以爲奇瑞備 上覽被狩野探幽圖之至此有 命如此余拙於運筆春信代書之
七月患瘧至九月愈
今年作姫路拾遺源忠次碑文忠次嗜倭歌爲所
舊記於余交際最渥詩歌贈答三十年嘗依其求
撰中華武將三十六人圖之屏風令流傳于世士

林家家有之
六年丙午　四十九歲
春催瓊筵坐花會　有別記
七月九日春信移神田本宅每日來史館修通鑑
二十九日娶太田氏女八月四日臥病九月朔日
終命　有西風淚露　是月忽岡北園藪中靈芝生　案居大守志者有產芝之感見歷史多矣因是想之春常善居凡喪之慇乎
十一月二十六日七娘沒
十二月二十三日春常賜年俸三百俵余亦賜黃
金五枚蓋官命也我家之不幸也由是感發不
已自明春史館通鑑之務如前
七年丁未　五十歲
今夏續補春信史館落語　今秋依會津中將源
正之求作會津山水賦　此後又依其求作會津風土記序會津神社志序其田園記又其所編輯二程治教錄二子傳心錄玉山講義附錄皆作序歷年中將卒後依遺言風土記等五十部皆獻管中
八年戊申　五十一歲
十一月二十八日春常娶畠山民部入道休山女

今茲井上河內守新製簠簋籩豆納　聖堂
九年己酉　五十二歲
八月再興釋菜之禮　春信沒後吾家又有凶事故中絕殆二年至是又復初
十年庚戌　五十三歲
六月六日東方白而日出之時嫡孫吉松生外祖
休山以余幼名自筆二字授之　七日召於　御
前讀進通鑑序二篇十二日獻通鑑十二箱於
御前雖其末三箱未清書以奉行伊賀守任京尹
近日發途也是亦依　命也　十九日召於　御
前加賜米地二百石依通鑑編集之勞也春常賜
白銀千兩春東賜御服門生及校者賜物有差　有別記
初通鑑起筆之時姬路拾遺前橋少將求觀其
稿既而小田原拾遺來其半時再至久世大和守
亦來永井伊賀守以爲奉行故或每月而來或隔
月而至其餘松平彈正大弼綱晟淺野因幡守長
治松平日向守信之松平主殿頭忠房板倉內膳
正重矩井上河內守正利太田備中守資宗同攝
津守資次加藤內藏助明友小出備前守吉之

嶋加賀守直能京極主膳正高通渡邊大隅守綱三保田若狹守宗雪阿倍氏兄弟或偶來或屢來

○此月二十日致仕元老忍拾遺忠秋與病而來過賀大部成而加祿

二十七日伊賀守赴洛

十月十八日通鑑殘編畢成納諸三箱憑執政久世大和守答達之總計三百十卷　詳別記　二十三日所備史館之九十五人月俸不改之以爲勤公用聚諸生之料二十八日修通鑑竟宴會又記編輯始末爲冊子遣於京尹

自今春官暇補論語諺解又與春常作詩經私考以四經皆有私考唯闕詩考也

十一年辛亥　五十四歳

正月春常講詩經

二月釋菜前橋今嗣河内守忠明來觀自是執政嗣子又城主等來觀釋菜者多矣

四月春常蒙命從小田原拾遺赴日光山作大猷公二十一回御忌辰記

是冬詩經私考并別考成史館夜課覽畢三國志晉書并荀悦漢紀袁宏後漢紀又點性理大全二程全書小學句讀近思錄四書人物考又補白氏文集之點新點元氏集其餘漢魏叢書之内數部荀子呂氏春秋文中子選詩風雅翼文章軌範古逸詩載世説等皆加點諸生各分勤之皆有跋文其餘左傳文選韓文柳文等所對讀若干部又自去春口授狛庸點資治通鑑

十二年壬子　五十五歳

今春賜官林營學寮於聖堂之東聚諸生所謂東寮是也先是所有稱西寮以分之

八月八日前橋少將來儀十八日小田原拾遺來儀共設饗應少將知余三十餘年拾遺素與先考有舊好余亦自少出入其門故兩老共被懇遇

○十二月二十八日春常叙法眼位

今年講畢周子通書又自去年講職原至是年而終有會通十六卷

延寶元年癸丑　五十六歳

今春講朱子感興詩作私考三月屢詠櫻花作管
春錄秋作雨朝時令加賀羽林所求也又作本朝
言行錄酒井河內守所求也
今年論語諺解成又自去年作孟子諺解讀歷史
終宋齊梁陳南史

二年甲寅 五十七歲
今春講大學或問至仲冬而終
七月九日次孫藤松生
八月依諸老之旨作吉田社勘文 凡延曆之事有告達於武家則

時特有顧問 項間長崎呈吳三桂鄭錦舍檄文作諺解是後每
度皆然
今冬有 命革修 先聖殿
今年春常講詩經畢
見畢魏北齊後周北史

三年乙卯 五十八歲
今春春常講書經 有連考
余講中庸或問

仲秋釋菜水戶參議來觀之
十一月依小田原拾遺求作關東行賞錄
臘月使諸生點檢家集記作文日錄殆近二千篇
詩雖不進數之及萬首乎
是年見畢隋書唐書

四年丙辰 五十九歲
仲春釋菜前橋少將小田原拾遺土浦拾遺 上屋但馬守
來觀祭畢於北塾進膳
四月孟子諺解成

五月二日藤松夭
今冬講畢中庸或問
十一月九日春東歸泉 事見碑誌 十二月十二日賜遺
跡於養子
今年見畢五代史宋史自庚戌春至今冬歷七年
資治通鑑點至五代終後唐其末纔殘

五年丁巳 六十歲
今春講毛詩序尚書序而作私考覺畢遼金二史
○三月資治通鑑點成終全部之功 自庚戌之春至此相續

筆八年
今夏覧元史
五月纂百花百鳥詩
七月二十三日覧畢元史至此二十一史全加朱
點
九月二十五日周易程傳考起筆以其次作周易
私考翼及周易新見至閉臘上旬程易至豫卦翼
至離卦新見至蠱卦
同月宋元通鑑加點及閉臘至宋仁宗之半

閉臘作本朝三十六對小傳松平主殿頭所求也
六年戊午 六十一歳
正月講左傳序而作私考
仲春釋菜加賀中將來觀之
七月程傳考成私考翼新見共成三部合四十八
冊
八月春常講書經畢
九月繫辭考起筆
十一月春常開周易本義講筵

今冬見儀禮經傳集解加朱
七年己未 六十二歳
正月講西銘作私考
仲春釋菜仙臺少將藤綱村來觀稻葉丹後守同
道又於別座執政久世大和守廣之大久保加賀
守忠朝來觀各別設飲食
今春園中櫻花新立八名并先年所名三十六品
又別設十名總四十六種各作詩爲一帖
今夏應小田原拾遺求國史實錄起筆自神武至

稱德其末未成應水戸參議求纂本朝近代一人
一首續集又依堀田備中守請作牧民忠告諺解
○今秋見古今人物論崇正辨異端辨正
秋冬之間一見大學衍義補漢魏叢書杜詩集註
此等數篇猶未終卷
孟秋依小田原拾遺求撰定本朝武將三十六人
畫工法眼狩野永眞圖之其中六將余贊之其餘
三十將春常贊之
十一月四日余臥病踰月因勞飲法眼澁江長怡

藥幸不至危急然自覺不能復本小田原拾遺問
病安否其使者懇至前橋少將亦丁寧且佐倉四
品土井能登守堀田備中守三執政及松平因幡
守以下皆寄使十二月二十日小田原拾遺自來
問余病

八年庚申　六十三歲

正月余病自若不能登　營在家久臥故致仕之
志決于此

二月上旬政長怡藥飲前典藥頭橘玄淵藥

同月十日賴阿倍政重就松平因幡守石川美作
守（麾下両執事此月因幡守爲當番）請致仕事烏山侍從源基玄
同行政重藤達前橋小田原両太老并三執政二
月二十三日両太老三執政両執事會於　殿中
示諭春常傳　公命　官祿如前例賜春常且家
料俸支無別儀又殊賜春常所食月俸於余以爲
退老之營此月二十八日謝　先聖殿及弘文院
書院於春常三月四日堀田備中守來問病且賀
致仕同月六日余代春常移六義堂以養老同月

二十日松平因幡守來問余閑居几自去冬臥病
以來至致仕貴戚元老執政及舊交之輩使問有
差

右一卷　先生所自撰也　今茲之春　先生
自知其病不起請　官致仕厥後得些快驗而
撰定所曾作譜略示僕曰余自少壯於公事可
謂勞矣於家業可謂勤矣然汝所不視所不聽
其不能知焉他日汝爲余作年譜則以之爲階
梯刪其繁撮其要而可也僕嗚咽不能答焉及

夏之初病痾再發遂日增重五月五日遂卒于
正寢享年六十三嗚呼哀哉悲獨以家業衰弊
之私而哀之方爲　日本學道之機而哭之豈
唯父子恩愛之哀情而已哉知與不知無不拊
胸而嘆惜之方今沒後對此卷一字一淚心神
讋伏不能讀焉片言隻行猶欲使人知之豈妄
略一言哉乃不省一字不贅一辭藏之巾笥時
時拜讀追慕昔日教道之恩也在昔趙岐自爲
壽藏開元亮自作祭文傅奕自爲墓誌白居易

自作墓銘所謂知命不惑者也如先生亦是一轍也因書數語以爲後證

延寶八年庚申七月廿四日

不肖孤戇泣書

鵞峰詩集　一　三十[illegible]

我鵞峰先生林學士集附錄終

林鳳岡 撰

自敘譜略

享保十六年（一七三一）稿本

據享保十六年（一七三一）
稿本影印

自叙譜畧

正保元年甲申

十二月十四日生於江府神田祖父羅山林道春宅幼名又四郎祖父常呼春常名戇字直民俗諱信篤號整宇又稱鳳岡

二年乙酉　二歳

家父鵞峯林學士奉　官命赴野州二荒山及冬登紀州高野山與寺社奉行安藤右京進重長預聞訴論之事慈母倉橋氏鞠育竭心祖父抱余曰去歳汝兄又三郎（名懋字孟著号勉亭稱梅洞祖父常呼春信）生而家父承　台命到京師傍觀讓位即位之儀今年二荒南紀之行咨詢官事二孫共可謂福於家者也

三年丙戌　三歳

今年冬家父增加俸祿且賜別宅

四年丁亥　四歳

家父新築落成余亦與兄隨父母而移居焉

慶安元年戊子　五歳

始讀大學受父祖口授家兄常教誨

二年己丑　六歳

家父罹熱病屢候臥床有憂苦之色

今秋同母妹久娘生

三年庚寅　七歳

八月同母妹七娘生

四年辛卯　八歳

四月二十日

將軍家薨勅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號大猷院
承應元年壬辰　九歳
二年癸巳　十歳
頃年總誦四書句讀而日夜疾走屢廢筆
硯祖父及叔父讀耕子（名靖字彦復或稱函三子）激之勵
之白眼低視
三年甲午　十一歳
正月朔旦始賦五言小絶父祖及叔父喜而和之
明暦元年乙未　十二歳
誦書賦詩父兄教導倍常
二月丁日忍岡　聖廟釋菜始預祭儀
二年丙申　十三歳
毎夜從家兄侍祖父之側讀書聽講
八月十五夜從父祖遊播州姫路城主式部
大輔源忠次池亭見月即席賦一絶忠次感
其不翅自是從家父屢應其招預詩歌會飽
聞　御當家故實
三年丁酉　十四歳
正月十八九日江城大火父祖本宅罹災藏書
亦半爛燼隨父祖移忍岡別莊二十三日祖父
罹病易簀無貴無賤爲道爲學悉哀惜之
私諡文敏先生及秋本宅新成從父兄移居
自此夜々從兄赴叔父讀耕子宅問字賦詩
萬治元年戊戌　十五歳
今年有　命賜官庫書二十四部黄金五百兩於
家父去歳大火藏書頗燒失故然矣
二年己亥　十六歳
日夜覃思翰墨悉受家兄之敎

三年庚子　十七歳

寛文元年辛丑　十八歳

三月叔父讀耕子埽泉年三十八強記博聞英才絶倫孤児勝澄八歳継其家号晋軒俗稱春東家父憂家業衰弊故與兄激勵志氣共有興家風之志

二年壬寅　十九歳

忍岡　聖廟有修補之　命二月釋菜頃年與門生野節（字宜卿号竹洞　号鶴山号友元）坂亭（字嘉之号蘭齋号伯元）狛高庸（字公擇号梅溪　俗稱左兵衛尉）南直（字子方後稱　權左衛門）等或毎日或隔日會集賦詩聯句

是冬家兄賜學問料

三年癸卯　二十歳

正月罹痘疹之病幸而免

三月久娘憂痘疹而掩粧

四年甲辰　二十一歳

八月十五日始登　城拜謁　台顔

十一月有　命家父編輯本朝通鑑新建國史館于忍岡擧家移住忍岡家兄及余亦與野節坂亭等預編輯之事

五年乙巳　二十二歳

日日就史館之勤

今年家兄與家父議忍岡塾中設經學史學倭學詩學文學五科激勵舊門生新進来學

六年丙午　二十三歳

七月家兄移居神田本宅而娶太田因幡守女九月朔日卧病而没年二十四擧世賞其學才

而惜其短命家父哭慟殆欲喪明作西風涙露
詩述哀情余哭泣之間自起奮激唯欲不墜
家聲無晝無夜講習討論學而不措弛而
弗輟
十一月同母妹七娘死
十二月新賜學問料三百俵
七年丁未　二十四歲
十一月娶畠山嫡孫民部入道休山女内藏助
加藤明友　名潞字子黙号勿齋稱芝園　及朽木氏爲媒妁勿齋
自少壯好學祖父家父叔父家兄及余爲莫逆
之友花晨月夕拍肩抱袂談經說理論文評
詩經月逐年交際愈昵
八年戊申　二十五歲
二月終日終夜烈風處々火起猛煙蔽空
本城西城殆危幸而免矣城外侯伯士林不
遺一宇家父神田本宅亦罹災
今秋編輯亡兄詩文集總四十卷剞劂行于
世九月朔旦正當忌辰乃獻之牌前
十二月二十七日有　召登　城執政傳　命賜
家父黄金三十兩綿衣三領羽織一領余及
野節坂亨亦賜黄金二十兩時服二領羽織一
領依國史勤勞也
九年己酉　二十六歲
正月有　命勝澄自今年陪國史館見編輯之
事參校文字異同等之事旦夕就家父及余
勤讀不怠
頃歲余侍家父每有館暇作倭蒙求
十年庚戌　二十七歲

正月家父作詩經私考別考余陪其傍使塾生
指揮其書式
二月余及野節坂亭作國史提要
四月余赴加賀羽林第應其求講大學序羽林
父祖以來與余父祖交際年久亡兄屢出入其門
講詩經終二南而歸泉羽林哀惜殊甚其後與
余有識轄之交遂年顧遇殊深當時列侯之中
第一大祿也食百餘万石
六月六日東方已白日出之時本妻產嫡子吉松
家父以其幼名稱之外祖畠山八十歲自筆吉松
二字祝之余亦頃聞夢日出日玲瓏之句誕生
日日出之時眞協吉夢自以為瑞請家父
為其說一家欣々親朋門生悉賀之翌日
家父被　召登　城於　御前讀本朝通鑑
序　玉音勞之退座之後國老前橋少將源忠清
小田原拾遺越智正則及關宿城主久世廣之土
浦城主土屋數直列座告家父曰國史編輯久廢
其舉方今太平之世繼其前躅可謂文明之世也
然微其人則不能遂此盛事可謂時得其人人遇
其時者也經日就國史編輯奉行伊賀守永井
尚庸獻通鑑三百十卷兩部三十函於　御前
同月十九日有　台家父及余春東友元伯元登
城國老執政携家父近候　御前　玉音曰通鑑
編輯希世之盛事累年勤勞可以感獎也因
加賜增地二百石云云家父拜謝而平伏退去
諸老召余及春東友元伯元出于　御前謁
見畢於次座老臣傳　命賜余時服三領白銀
百枚春東亦賜時服三領友元伯元恩賜與余同

也帰家之後貴族侯伯士林或自來或寄使賀之祝之致仕元老忍城主阿部豊後守忠秋與病來賀之其言如諸老之語忠秋平生懇遇家父音問不踈

十月有　命賜九十五人之月俸於家父教育來學書生

同月家父開通鑑竟宴饗書生三十餘輩詠本朝之事總百首余序其卷端

十一年辛亥　二十八歳

余講了四書自今春講詩經

四月奉　命從執政越智正則赴二荒山侯法會之席作　大猷廟二十一回忌辰記

六月二十二日赴加賀羽林第講詩經自是每月両三回約定講日若有故障則以夜易日

七月二十一日中山王使者金武王子來朝　營中有拜謁之禮余亦從父縱見其儀

十二年壬子　二十九歳

今春家父賜官材營學寮於　聖堂之東聚育來學號東寮先是所營號西寮家父所居稱南塾余所居稱北塾

六月女子梅娘生母同吉松經月而夭

十月家父作職原會通自去冬講職原至今年徹講筵

十一月春東娶清水氏女為妻余代家父命定其儀

同月應會津羽林所求作會津神社志後序羽林者　當家懿親才量抜群平章國政衆民具瞻篤志經學論辨性理近歳招請

家父厚意鄭重内藏助加藤明友備前守小出
吉明每席為伴食余亦蒙其眷遇
十二月二十七日外祖母貞心歿于尾州舍人氏
女嫁外祖父倉橋氏
延寶元年癸丑　三十歳
忍岡之園櫻樹數百株每春開花如雪如雲歳
歳開宴詩賦成堆樹有大小花有遲速家父
隨其所在各々稱其名品今春家父作管春
錄編纂中華本朝詠櫻典故詩歌余亦議其
事
二年甲寅　三十一歳
正月嫡子吉松隨俗着袴而誦四書句讀一
家欣々開宴賀之
六月長崎商船載來呉三桂鄭錦舍檄其書
共揚義兵討平大清再興大明之趣也家父及
余被召登　城老臣列座余讀檄書呉三桂立
國號稱周錦舍者明朝商人平戸一官之孫也
鄭芝龍之子也芝龍依有功勞賜朱姓稱成
功
七月九日次男藤松生母同吉松
八月余講了詩經家父賦排律一篇賀之
十月從家父訪常州笠間城主井上河内守正
利青山幽居此人自壯年好學潛心經義發明
頴悟尤長易學身居顯職才智威量冠於一時
頃年卧病免許官職致仕閑居家父執交
四十年餘余亦時々對話正利之孫曰正
岑稱河内守後任執政職眷々于我父子
同月余講書經

十一月有　命修復　聖堂廻廊瓦壁悉成其
功
三年乙卯　三十二歳
正月二日岳翁畠山休山歿年八十五休山
者足利義兼嫡男畠山義純嫡流也尾
張守義深以來世々任管領職至其父高
政家門衰弊唯保紀州爲豐臣關白秀吉
公被滅
四月伶工伯耆守辻近元自京師來賀
聖堂修復率同僚十餘輩於　聖堂前庭
奏舞樂乙巳之夏賀國史編輯之事奏舞
樂今夏亦如此其志可以感辨門生狛高庸
父也高庸日々咫尺家父及余親炙有年余
家毎有内外大小之事々無不服其勞好學嗜
詩世以能書稱之門生第一之親交也
是年鍋嶋備前守始來名直條字孟幹生質閑
雅頗好著述自此而後頻情余家一見神交
義氣斷金花晨月夕頻繁來過外修師
弟之約内篤骨肉之親　丹後國宮津城主
永井土佐守（後改信濃守）亦與余執文詩簡相
遖兩情相通也　南部遠江守直
政與余有師弟之約頗好文學毎作詩賦乞
郢正播州明石城主日向守源信之雖無文學
與家父及余交義殊睦執政烏山城主内膳
正直矩嗣子石見守重道後閑居淺草號源
真亦好文學與家父及余交際親昵終始
如一肥前嶋原城主主殿頭源忠房頗
志文學嗜本朝之事會遇懇篤在士林

則高木虚齋保田若狹守宗雪大久保忠職阿部
四郎五郎政重父子接遇丁寧兩心不隱
四年丙辰　三十三歲
正月坂亨開其老父山庵九十賀家父及余率門
生會集
二月丁日　聖廟釋菜元老雅樂頭忠清執政美濃
守越智正則土屋但馬守數直三人同行觀祭儀祭
畢預宴僉言文道興起之端也
五月二日次男藤松夭
十一月九日從弟春東（名憲字東卿　號晉齋）没歲二十三稟性
多病幼而孤家父愛之猶子亡兄及余亦以同胞
遇之其質和順其志確實逐年學才增進
不堪哭慟失左右手葬于忍岡良閑寡婦守
志終始不變春東無嗣養侍醫高栗春澤次
子為嗣以有外姻也後號又右衛門信如
五年丁巳　三十四歲
是年每有公事從家父登　城老臣各感堪其
任麾下執事堀田備中守正俊屢招余講經說
理夜話不覺漏更之移
六年戊午　三十五歲
家兒吉松九歲始作元旦詩舉家欣欣門生悉
和之其性和柔頗慧常使塾生賦詩少則五
十首多則百餘首其遊戲多行　聖殿釋菜禮
二月　聖殿釋菜加賀中將（後敘從三位任參議）來觀祭儀
吉松迎接揖禮中將顧視家父及余曰幼邁之
才感賞有匪直也人可期遠大
八月余講了書經作重考
十二月余講周易本義頗有新見家父作文以賞之

七年己未　三十六歲

二月　聖殿釋菜奥州仙臺城主陸奥守藤綱村塁来觀祭儀丹後守稲葉正通美濃守嫡子　爲之先容入傍舎喫飯此日執政闗宿城主大和守久世廣之佐倉城主加賀守大久保忠朝亦退公直登忍岡觀祭儀預宴家兒吉松十歲祖父母父母偕存故從舊例深衣裁綵緣童子冠用金簪垂紗總其結髪預祭威儀恭敬進退有度觀者感伏家父歡抃殊甚

七月十一日侍妾内田氏生女子名蘭娘

十一月四日家父俄有病飲諸醫藥不得靈驗元老稲葉正則聞之來問安否家父輿病出謁謝其來臨談話移刻而去其後日々馳使問其起居屢惠鳥魚以充飲食國老雅樂頭忠清懇問丁寧其餘執政執事且侯伯士林或自來或寄使音問不肆也余日夜侍病不脱衣帯門生塾徒不離病床更番勤仕狛高庸日々来問野節坂亨其餘門生往來不絶塾生高安成賀璋林櫕村顧言嶋周和堅安悦村喬滕達律浩直諒筏盃松直秀岡宗允石覃田常安其餘十八九輩日夜相代陪侍病床此外筮仕在他方亦多

八年庚申　三十七歲

正月家父依病不登　營自謂不得快驗有致仕之志二月十日憑執事因幡守松平信興美作守石川乗政上表請致仕老臣各惜之然所請難拒乃數奏之同月二十三日余被　召登　城元老執政執事列座傳　命曰恩許

弘文學士所請其采邑月俸悉賜汝學士自
弱冠預公事勤勞太多衆皆知之故賜汝年
俸授之學士而為隱居之營云云余拜伏退出
悉告之家父拜伏聞　命同月二十八日家父
召余授與　先聖殿及弘文書院曰汝勉哉勿
怠而身居北塾代其居經日執政堀田正俊執
事松平信興來賀問病致仕之後讀書不休
對花玩月賦詩作文而謝外客
五月朔日家父痰喘屢起經日增重端午之晨
告余曰我死在今日汝有興家之量於後事而無
所思慮我心安穩莫忘祖先莫棄舊文云云
乃改着衣服自以待死未幾易簀余哭泣不
知所為父子恩愛無貴賤一也然余家世世
列儒官為身為家為道為世憂懼塞胸氣

息欲絶翻思則則葬事者沒後大孝也強起
新命喪具薄暮作靈座設幌帛朝夕之奠不
闕不怠私謚文穆家兒吉松悲哀相祭棺槨
乃成葬于忍岡艮隅其儀悉據文公家禮之
式門生等助成葬事建小石碑題曰文穆先
生鵞峯學士林君之墓且作碑誌而作居喪日
錄詳記喪中之事也貴戚及國老執政侯伯士
林聞訃者無不哀惜之在他方者亦寄飛札
弔慰之曰舊知之情志深切異他者之外雖為
親族門生悉辞賻銀
是月
將軍家宿痾屢起遂日大漸彌留棄群臣
勅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號嚴有公養令弟館林公
纘其丕緒余雖居喪次執政寄書咨詢葬事

八月十七日卒哭俗忌既除執事松平因幡守信興寄書告明日有拜謁之　命隨俗例不得已登　城奉拜　新主侯伯士林往々賀儀

二十三日　新主有將軍　宣下之儀貴介侯伯官僚士林悉登　城余亦奉　命觀其儀

二十七日　太上法皇（號後水尾）崩侯伯士林悉登　城余亦世老臣有顧問

二十九日修祠堂之祭神主粉面改考為祖改考子為孝孫悉據文公家禮之式自此忌日冬至之祭不懈朝夕燒香拜禮如事生之禮

九月十一日早朝到執政堀田筑前守宅血判誓詞執事松平因幡守來會此日被　台登　城直候　御前談經義自此而後每月兩三回被　召於御休所講經說理

十二月二十一日吉松改名又三郎依家祥也

今年率塾生入御文庫點撿書目且依　命獻新刊本數十部

天和元年辛酉　三十八歲

正月增上寺有法會依　台德廟五十回忌辰也余亦陪其席

六月　將軍家躬御大廣間決聽越後國士爭論之事其儀嚴重侯伯官僚以下悉列座余亦依　命陪坐

七月三日侍妾內田氏產七三郎

九月奉　命加訓點於五經小學近思錄等

十月改元奉　命預咨詢之事

二年壬戌　三十九歲

四月中山王使名護皇子來朝寄書於諸執政
余依舊例作返翰
五月八日正當　嚴有公三歳忌辰於東叡山
上野有法會余亦預其事
七月又三郎（俗諱春宗又名惠　稱鵞峯稱玲瓏窓）登　城始奉拜
台顏
八月朝鮮三官使來聘以本誓寺為假館二十七日
登　城有謁見之禮余携春宗邂逅官使及三
學士成翠虛李鵬溟洪滄浪贈答詩什官使
稱余曰文章海内無雙士又曰聲價桑洲第一
人可以驚嘆矣春宗與三學士酬唱數回三學
士稱異曰十三王勃又能詩云云又曰老夫從此
欲無詩又曰整宇能詩汝亦能詩云云時
春宗十三歳數日之間父子共交際如舊知
事達於　官家執政傳　命拜戴時服
是年　尊大君御大廣間召侯伯有出仕令
之　命余於上壇讀之執政列坐
三年癸亥　四十歳
十一月執政傳　命余及野節木下順庵曰三
人共可撰三河記云云執政阿部豐後守正武及
堀田下總守正仲為之奉行
十一月講了易本義全篇
貞享元年甲子　四十一歳
正月講春秋胡氏傳
二月丁日　聖殿釋菜水戸世子羽林綱條及
高松城主松平讃岐守賴常等來觀祭儀余遇
大喪久廢祭禮去春修畧祭今年依舊規
同月改元依舊例考其事

十一月十四日之夜有　召近侍御床　玉音曰
未見汝詩才　御手指蠟燭可速賦之乃應聲
曰玉殿沈沈冬夜長九枝影動更熒煌寒花
呈示德輝美　一抹紅雲繞建章　有　命
感其神速
十二月賜　印章於侯伯万石以上牧野因幡守
當成本多淡路守忠當為奉行余及野節右
筆衆三人亦預其事共賜時服白銀
同月　御座間新成特有　恩命與近臣共
見舞曲預慶賀之宴而賜緞綾五巻
二年乙巳　四十二歳
正月　太上皇崩 號後西院 依　召登　城有咨
詢之事
三月特賜宅地於城下八重洲河岸老臣傳

命曰頃歳公務頻繁或每日或隔日雖及
暮夜有　召則飛駕而至太惱　台慮所居
迂闊僻遠故又別賜宅地可攜老母妻子而移
住云云
四月於御休所講詩經朱傳講後賜時服三領有
命曰自今每月三四回可坐講筵逐年悉可聽五經
之講義
五月　台駕遊白山觀近臣騎射其後御手試劔
術而乘駿馬終日宴遊余亦扈從
六月　召余曰汝三世勤家業雜公事克堪其任
可勞可賞故　御手畫　聖像以授之可為世世
家珍也殊恩之深恐汗徹肌不知所謝拜戴而
退翌日獻菓菜酒茶菓等　作告文致薄奠
十二月　近臣牧野備後守成貞壽多見若狭守

重政傳　命曰日〻勤仕幷許宿直
同月二十五日近台　御床有　命曰汝近歲勤労
不怠負任家業故賜增地二百石老臣近臣皆以
為榮
同月二十八日嫡子春宗罹痘疹之病更數醫
無驗事達於　台聽特降　恩命使侍醫
數輩問病診脉病中聽余增祿之事執余手
曰為家珍重至祝我病不起有次男在必其
勿憂可勤公事而興家門云云余聽其言心想
情愫不知所答二十七日告外舅畠山氏三人
有所語而召門生及家士一一有所諭入夜
煩悶三更之後口誦大學三綱領執余及母手
正其容體而瞑于正寢歲十有六余慟哭不知
真幻支骸百碎心腸寸斷為生耶為死耶魂
魄離散我其非我二十九日門生助我襄喪
事葬于丹心岡先考塋傍悉用儒禮題墓曰
中殤亡嗣鷄峯石墓誌有事實不詳記之
三年丙寅　四十三歲
正月十九日俗忌既除登　城近召余曰汝男能
勤家業聲譽頗彰不幸早世誠可惜之弔慰
丁寧不堪感佩雖銘心肝永訣之悲難抑悲歎
潸泣而已
同月二十四日近候　御前　王音曰聞汝次男
未罹痘疹乃賜御藥拜戴而退歸家授御藥
於次男七三郎無飲不幾發熱疹見諸醫僉言
痘疹輕順氣宇亦快
二月三日被　召見御能舞曲賜羽二重五疋同
月九日講詩經御手賜乾鰒依歲初講筵也

每歳爲例
四月承　命考定服忌令頗協　台慮拜戴時
服四領此後於　御前（每聽講義）或賜飲食或（賜）餅茶且賜
時服綾綃等不知其數
六月蘭娘七三郎共有病乃召余　御手賜人參
曰療養勿懈
八月撰參河記賜名武德大成記余及人見友元木
下順庵拜領白銀時服
十一月　御休所新成賜宴（近臣）余亦預其列有懇
篤之　命
是年冬承　命作兩朝災變考三冊大協　台慮
四年丁卯　四十四歳
二月十一日老臣大久保加賀守忠朝阿部豐後
守正武戸田山城守忠昌牧野備後守成貞列
座傳　命曰汝奉上之勤篤實竭力預咨詢之
事有侍講之勞故追家號可稱弘文院學士而
敍法印位以次男七三郎爲嫡子云云
同月十八日花園　聖殿釋菜二十一日命喜多
見若狹守重政於御休所受深胙事畢賜宴
於　御前賜御盃喜多見若狹守齋藤飛驒
守柳澤出羽守黒田豐前守伺候其席宴罷
講詩拜戴時服五領而退豐前守後敍四品
恩遇出類嗜好文學與余交際親昵
十月二十六日（陪）白山御遊觀麾下士人騎馬
十一月二十三日次男百助生母同七三郎
十二月喜多見若狹守傳　命賞勤勞賜白銀
三百兩自是每歳暮爲例
元祿元年戊辰　四十五歳

正月献祝詩　台顔莞尒長爲嘉例
二月忝陪　聖殿釋菜經日　台座受粢胙儀
如去年
九月安南國王寄書信於長崎奉行余於
御前讀之有故不及回簡返音物
十月改元
同月　台駕遊白山宴遊園中陪侍近臣献倭
歌余亦献詩律　台顔有歡色而賦倭什承
命余奉和末字
十一月十二日有　召登　城老臣大久保加賀守阿
部豊後守戸田山城守土屋相模守及牧野備
後守喜多見若狭守列座加賀守傳　命曰
尊主自幼好學尊信聖道汝々父祖以來
聖廟祭祀不絶毎聞祭奠有感發之志故両度

受粢胙今年今月二十一日正當嘉辰欲詣忝
陪　聖殿云云拜謝平伏恐汗沾衣爲道爲
世爲學爲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老臣命官吏
修補忝陪居宅殆如新築
同月二十一日　尊大君齊明盛服屈躬竭禮拜
謁　聖殿先期近臣持犧象銀象奇南香一
本來献納　聖前　尊大君燒香拜禮飲福
受胙禮容雅寅執政執事近臣悉皆扈從行
禮嚴重自　聖殿入弘文書院命余講尭典講
畢余献劔馬両樽乾肴綸布而拜伏而退又召於
御前賜金泥書格文匣硯筥及白銀五百両　老
母拙妻蘭娘七三郎百助各賜紅白縮緬總六
十五巻也　尊主自奏舞曲余献御義御酒而
頂戴　御盃其後又於御休所密献四書集註

小學句讀及二十一代倭歌集披事還　御
擧世皆曰希世盛事学道興起之端也
二十六日　尊大君開宴自奏舞曲賜饗應頂戴
御盃治具丁寧及退出賜羽二重十疋檜三重菓子
人皆拍手以為榮也是亦　尊大君　尊聖之
餘意也不堪屏營恐懼之至也
二年己巳　四十六歳
正月老人星見余献祝詩
二月近臣喜多見若狹守重政忤旨沒收祿邑二万
石余交際年久聞其事不堪驚嘆
二月十日丁日忍岡　聖廟釋菜二十一日　台駕
又詣　聖堂其儀悉如去年特蒙　恩遇七三
郎時九歳被召候　御前拜戴縮緬五巻且
御手賜佩具俗曰印籠

七月七三郎罹熱病逐日增重命官醫診脉飲
藥辱預顧問且賜人參若干經日快復
同月塾生春龍初名直諒依台登　城列儒生欲助余
勤勞也
三年庚午　四十七歳
二月十六日中丁忍岡　聖廟釋菜二十一日
台駕詣　聖廟其儀同去年二十六日陪　御前
賜饗應其儀亦同去年
四月就柳澤出羽守保明献亡父遺稿鵞峯
詩文集百四十巻悉備　御覧　玉音曰著作
之多希有之美事也出羽守承　命作書遣之
七月八日被　召登　城老臣及牧野備後守傳
命曰忍岡　聖廟在上野境内與梵宇並甍且
尾張侯源敬所創建也年々御詣　台意

不安故欲揀靈地而新營　聖廟可相攸而奏
之云云驚喜満腔拜　命之辱而平伏又召於
御前恩眷鄭重其後駿河臺邊有靈區余言
佳境也此地移　聖堂而可也乃改名昌平坂
命近臣松平右京亮輝貞為奉行蜂須賀飛
驒守隆重出役夫官吏二人勤經營之事
八月於　台座講詩經集傳了賜縮緬十卷乾
肴一筥以勞之
同月　尊大君召執政執事於　御座自講
大学三綱領曰自今毎月逐次可臨講席云云
老臣近臣悉皆拜聞感嘆伏謝余亦陪其
席講後被　召賜宴且　恩賜若干
同月二十一日尊大君出御黒書院悉召麾下
官司群僚曰文武並用太平之政也汝等雖勤
武事頗疎文學向來可志学道必其以斯言不
可忽諸故今使弘文学士講論語長為恒例云云
余乃應　命講学而首章聽者二百餘人皆以為
希代之盛擧也講後召余賜時服五領乾肴一筥
同月塾生和堅依　召登　城與春龍同列是亦助
余勞也
十一月於御休所講書經講後拜戴時服三領
玉音曰逐年可終編云云
同月二十一日冬至　尊大君手書大成殿三大字
賜余曰　聖廟落成在近可以為扁額
十二月二十二日昌平坂　聖殿有上棟之儀執事
秋元但馬守承　命早晩來觀其儀右京亮飛驒
守列居於平地余亦入　堂内供蘋奠使塾生讀上
梁文杏壇門入德門御高門悉成兼命畫師法眼

狩野洞雲圖先賢先儒肖像掛之東廂西廂且
新築　尊大君御座所奇麗驚目其餘寶藏
書庫学寮亦土木畢功也
四年辛未　四十八歳
正月七三郎十一歳作試筆詩
同月十三日近侯　御前有　命曰昌平坂
聖堂新成以汝為開基近頃卜日欲遷　尊像
汝其東髮可改衣服叙従五位下任大学頭云云拜
命之辱告謝平伏老臣及牧野備後守柳澤出羽
守伺候翌日着熨目長袴（俗曰長上下）謁見拜戴時
服三領人皆為榮十五日献黄金馬代於　御座
間為任叙之拜禮老臣列座告謝詞貴族侯伯
士林或来或寄使賀之音問絡繹經日春龍改
名新助和忠改名傳藏共東髮

二月七日特降　忠命奉移　聖像四配像
于昌平坂余早暁赴忍岡謹出　尊像於
平右京亮亦来忍岡指揮諸務老臣大久保
加賀守執事秋元但馬守奉行蜂須賀飛騨守
先到昌平坂奉迎　神輿寅刻　神輿出忍
岡卒夫長徒歩頭各率其隊警衛戒禁途中
往来　神輿之側新助傳藏陪従徒歩頭小十
人頭各率其隊奉護之四配之輿亦書生各二人
徒歩頭小十人頭各率其隊護之其儀嚴重加
賀守但馬守飛騨守各裝束出迎於杏壇門
外余着禮服跪坐石階下入堂内奉移
聖像四配像于室内兼設十哲神主於室内左右事
畢登　城詳告始末　台顔欣然及退有　命曰
近頃可修祭儀拜　命之辱謝伏而去

十一日　尊大君飛　台駕設假閣於堂庭觀祭
儀老臣加賀守豊後守山城守及出羽守但
馬守騎從于堂庭扈從如雲其儀嚴重祭畢
入　御座所近召余特賜堂領千石余獻劔馬
朋樽兩肴而後密獻四書大全金屏風老臣傳
命拜領白銀一千兩老母野妻一女二子亦有
恩賚其負如先規且賜白銀五百兩于豫祭書
生而使余講經其後　尊大君亦講經了奏
舞曲舞終捧饗膳　台顏莞爾辱賜
御盃申刻還　御余亦登　城一一奉謝
命之辱也
今般昌平坂　聖堂新造凡貴族侯伯悉皆
獻納祭器祭具書物屏風紅氈等華飾盡
美納于寶藏收蓄之

貴族侯伯悉皆逐次獻劔馬拜禮
二十五日　尊大君賜饗於余賀之觴膳精
豊如先規
五月講春秋胡氏傳了
七月六日赴昌平坂入書院講禮記曲禮發端
侍講筵者五六百人滿座無寸席空歸者不
知其數
九月十日　尊大君於御座間自講學而首
章官司百僚許拜聞二百八十餘人侍講筵
講後近召余侍賀宴賜　御盃
十月　尊大君自講孟子集註七篇了賜宴
近臣余亦侍宴賜時服三領檜三重菓子
十二月朔日有　命曰自今而後每月朔望佳
節拜謁之席可為獨禮奏者之列云云

是年塾生安見文平應　召與新助傳藏同
列〔新助後稱莊藤左衛門俗諱龍資傳藏俗諱長房文平俗諱宗恒〕
五年壬申　四十九歳
二月十三日　聖堂釋菜　尊大君臨御於庭
上假閣觀祭儀其儀悉同去年經日賜饗亦
如例
六月二十一日　尊大君講了中庸於是四書全
部終講歡喜之餘賜宴於陪講席者二百七十
餘人余亦獻雙樽兩種賀之　尊大君召余
曰汝咫尺講席而説經談理者已過一紀就中
七八年來日々陪坐不辨晝夜勤勞有餘
至是宿志悉遂喜而不措因賜銅鳳大香爐
及時服五領白銀三百兩
八月三日　尊大君近召余曰内寵〔号五九後稱瑞春院〕

好学常欲聞汝講經自今日可講小學云云乃
從其　命講序及題辭　寵妃隔簾聽之講
後寵妃賜撒金香奩時服等自此毎月兩三
回講説逐次畢席
十二月十三日　營中有煤拂之儀
尊大君遊二丸還　御之後群臣悉賀之余
賜時服二領長為例
六年癸酉　五十歳
二月　尊大君入昌平坂觀　聖堂祭儀悉皆
如先例祭畢入　御座所七三郎〔名甘忠字士信号復軒稱快堂号龍洞俗諱信充〕百助〔名悉忠字士龍又字國玉号鶴觀稱退省俗諱信智〕各獻劍馬拜禮
御手賜佩器全具於兩人此外一家悉賜亦如
例其後賜饗亦如例
三月前關白鷹司房輔從一位小川坊城俊

廣二品親王一乘院眞敬及兩傳奏前大納
言柳原資廉前中納言持明院基時及
院使等登　城　尊大君御黑書院自講大
学三綱領講後奏舞曲儀畢近召　御前
賜時服三領拵三重菓子
四月二十一日　尊大君於御座間講周易本義
陪侍講席者百餘人自此毎月六回唯皐比余
及七三郎亦有　恩賚
八月丁日　聖堂修祭儀柳澤出羽守預傳
命曰近歲每有祭儀　台駕入昌平坂故侯伯
士林不能拜覽祭儀今茲仲秋可行祭禮依
之六日釋菜侯伯四十人餘士林百餘人併陪臣
總千二三百人充滿假閣庭上卒夫長中山平
右衛門監使仁木甚兵衛各率其隊警衛
門庭戒禁嚴重祭畢侯伯等悉入書院余講
堯典明峻德一章七三郎講君子不器一章
講後金剛大夫保生大夫奏舞曲其後出饗膳
或去或留總四百餘人此後每有釋菜其式
如此永以爲例
十二月六日老臣列座白書院傳　命曰汝女可
與鍋嶋内匠修婚姻經日修納采之禮
七年甲戌　五十一歲
二月十二日蘭娘嫁大家餘齋鍋嶋内匠
同月二十五日　台駕入昌平坂拜　聖堂其
儀悉依先規
九月二十二日　尊母公桂昌院老尼（尊大君實母後稱一位）
拜詣　聖堂　台駕亦入昌平坂拜禮畢入
書院余及七三郎亦講論語内一章

尊大君亦講行有餘力章講畢獻饗膳騎從
之士預宴者千餘人余及七三郎各有 恩賜
毋公平生好学毎入 本城使余講經有 恩賚
八年乙亥 五十二歳
八月二十一日 台駕入昌平坂拜 聖堂其儀
悉如先例
十月十五日郡山城主本多下野守忠平卒此人
度量過人剛直好学與余有互相知之情文義
親切雖新知結忘年之好
十一月新助傳藏文平為御近習番召余告其事
九年丙子 五十三歳
正月 尊大君賀 毋公 桂昌院 七十壽開祝宴
依 命獻壽詞
二月二十一日 聖堂釋菜承 命 一品親王

日門主來觀祭儀
三月二十一日 台駕入昌平坂拜 聖堂其儀
皆依先例
十年丁丑 五十四歳
三月二十一日 台駕入昌平坂拜 聖堂自堂
直還 御老臣傳 命余及七三郎百助老母
老妻女孥 恩賜如例余自甲子之歳至去歳
既一紀日日登 營近侯 御前眷遇拔群
貴賤雖異両情無隱近歳 尊大君好學
尊道之情日日深切過余頗有客卿之禮故貴
族侯伯亦敬愛日加余門生莊藤左衛門和田傳
藏安見文平岸田忠助 初稱常安 松浦庄藏土田孫
三郎寺内彈之助中村新兵衛 初稱村喬 松浦藤五郎
近藤半助桂山三郎左衛門津田宇内得力十

之丞狄山半藏悉出家　塾登庸列儒生皆賜俸
祿近侍左右侯伯亦招余門生塾徒祿仕於其家
者五十餘人乃足　官恩之餘化也聲價日增門
戸生光
日日登
營時々　恩賜如例故外人不能知之余亦韜
養謹愼以避時嫌然大國諸侯亦致懇篤之招
設講座接遇太渥就中加賀侯參議世子正四位
下少將菅吉治魋々父之志修師資之禮左中將陸
奥侯綱村左中將薩摩侯綱貴或招余厚禮而
開講筵或自來而結交義肥前侯拾遺松平綱
茂與余有外緣自稱門生詩筒迹通心交絶
倫饗禮尤厚信問不絶肥後侯左少將細川綱
利其嗣子主税頭宣利講書請益作詩求正

安藝侯淺野綱通叙世好通音問高松少將
源賴常前橋少將源忠擧高田拾遺越智正通
經年逐月兩情無隱心交忘形上田城主侍從
松平伊賀守忠榮本多長門守及弟淡路守亦
交際稍渥南部盛岡城主行信其餘猶多姑記
麾下之士不遑枚擧然其尤者飛驒守甲
斐荘正親々父子安房守北條氏平々父子内膳正
保田宗郷　根來半右衛門等也
十二年戊寅十五歲正月林又右衛門來春東養子也承　命傳儒生
陪侍　御前爲御小姓增賜俸祿與我家絶音
問其間榮辱改變今茲忤旨又列儒生與我家
音問如故
四月有　命移神農像於昌平坂西隅
九月六日數寄屋橋火須臾猛焰近隣第宅

罹災余亦危急七三郎百助與老母野妻避火
田安余登　城而赴昌平坂七三郎亦來百助從
北堂帰本宅餘焔及昌平坂其間侯伯第宅悉
為烏有昌平坂幸免火難然忍岡舊宅罹災
諸墳塋安全嗚呼此地祖父住居以來六十餘
年無火難之及亡父編輯國史之地也追憶
往事不堪感懐
十月老臣列坐召余曰忍岡之地為官用之地
可返納之任所請可賜別地云云寛永庚午賜
此地以來六十八年今有此命時運無如之何也
十一月賜牛籠之地改葬顕祖妣顕考及曾叔父
伯父叔父亡兄二妹亡嗣等墓門生菊池舎人津村
宗左衛門及家士勞其事悲涙哀咽不堪嘆息
然皆枢存無他悲中一歡也外槨用石灰脂
炭堅緻封之各設墻建碑如故
十二年己卯　五十六歳
正月七三郎講大学自今逐次可講四書全部
五月七三郎新築書齋住居之頃歳学才逐
歳進歩屢招門生塾徒賦詩聯句修補七三
郎舊舎百助居之自此二男共夜々侍余儕或
對讀賦詩作文聯句勤学弗措
八月講禮記全篇了余辛亥之春講詩經至
今年五經終講宿志已遂　家父遺教亦達
自喜自勵開筵饗于門生
閏九月有　命曰麾下群士年々支用不足故
應禄數各賜金銀余亦拜領白銀千九百両
十三年庚辰　五十七歳
二月講朱文公感興詩依門生所請也經月終講

四月講場程傳毎月三回坐皐比作程傳重考
十一月二十一日　尊大君全講場經本義了大饗侍
講者余及七三郎献物奉賀之召余御休息所賜
増地二百石七三郎亦拜領時服
十四年辛巳　五十八歳
四月十日於御黒書院講論語全篇了
五月十日於御黒書院講孟子梁恵王首章自此
毎月不懈此後有故以鴈間為講席
八月二十五日召余於御休所　御手賜佩籠全
具自丁巳之春至今年。日有故日登　營四時
恩賚雖無所闕不得近侍於　御前今日始依
舊例
九月近侍　御前講小学嘉言自諸葛武侯
誡子至范魯公質段自丁亥十二月侍講
至今日久徹講筵内罷隔簾聽之恩賜亦依
舊例
御前恩賚粗如先規
自此而後屢陞
十五年壬午　五十九歳
二月二十五日正當天満天神八百年忌掛影像於
床壁與七三郎百助献粢盛頂茶餅菓謹致
壽奠父子三人共作律詩寄納於宰府　霊廟
三月二十一日　尊大君詣昌平坂　聖堂拜禮
畢入　御座所召余及七三郎百助而三人共講
中庸孟子論語之中一章其後有　御講而後
献饗膳父子頂戴　御盃奏舞曲一家
恩賚悉如舊規且召七三郎百助　御手別

賜佩寵全具
十六年癸未　六十歳
四月二十六日　尊大君拜詣　聖堂其儀畢
父子三人共講經了　尊大君亦有　御講其
後献饗膳有舞曲有　恩賜儀同去年
五月老臣列坐傳　命曰畠山義玄民部大輔女可
嫁七三郎兼築輿室納采禮畢六月十二日
婚儀已成十四日登　城有　命授綃縮五
端于余曰可畀新婦拜　命之辱而退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巳刻地大震余排衾欲起顛倒兩
度四壁悉倒開戶則屋守卧地余幸免升梁上
七三郎百助亦尋余會于梁上回顧則老母妻
妾新婦共數席居庭自屋上揚声大呼曰余等
三人共無恙而後相共會集少焉鶺鴒內匠及
門生來問余登　城所經第宅半倒屋瓦皆落
退公之後赴昌平坂　聖堂書庫寶藏半破
外垣悉倒前代未聞之大變也松平加賀守松
平信濃守青問救危急松平讃岐守賴常朝
暮贈食物情志丁寧同月二十九日昌平坂近隣
有火猛焰播空引及加賀侯第宅風煙及
聖堂余及七三郎百助乃出　聖像及四配像
避難本莊　聖堂及書院學寮悉燒失書庫
幸免余見燒跡拭淚而去直登　城告變災此
閒本宅亦危然幸無他事其後地震連日不
息　尊大君命近臣有所問老臣及松平
美濃守松平右京大夫亦就余有咨詢之儀
十二月二十五日有　命昌平坂設假閣安置
聖像四配像

同月老臣及松平美濃守（初稱柳澤出羽守後賜松平稱美濃守）傳　命
曰次男百助與七三郎同登　城元日拜禮
寶永元年甲申　六十一歲
二月五日有　聖堂再造之　命宇和嶋城主侍
從伊達遠江守出役秦井上（阿部豊後守）河内守為總奉行今
茲河内守有母喪故本多伯耆守代之
三月於　御前講堯典克明峻德章為論題與
書生八人議論余所答大協　台慮内寵陽篤廉
聞之此後内寵每聽小学之講必有議論而有
恩賜
同月改元
五月昌平坂有經營之事逐日經月修築漸
成
七月百助書室新成

九月十二日執政傳　命七三郎百助自今以後於
山吹間謁見特々登　城可見　營中規式父祖
以來舊例也
同月召七三郎百助於御座間次席美濃守右
京大夫傳　命曰頃間入御文庫率門生點撿
書籍新作目録可謂勤勞故賜時服云云
九月昌平坂　聖堂有柱立之儀執政秋元但馬守（代于阿部豊後守）
執事本多伯耆守伊達遠江守來會余及七三郎
百助列座
十月十二日七三郎妻俄罹病掩粧以無子葬於
廣岳院
十一月四日七三郎百助被召登　城執政秋元但
馬守傳　命曰兩人共列布衣
同月十一日　聖堂上棟秋元但馬守執事稲

但對馬守（武督郁）伊達遠江守來侍　監使阿部式部來
會余及百助入堂内致薄奠使門生讀上梁文
兼使法眼養朴畫先賢先儒肖像依舊例掛
之東西廂書院學寮亦悉成
同月二十五日有　聖像四配遷座之儀但馬守對
馬守遠江守伺候于堂縁余及百助入堂内勤
祭儀令日（高家）畠山民部大輔基玄爲　御名代入
堂内拜禮儀畢但馬守對馬守入新築書院
傳　命余拜領時服五領百助拜領時服二
領經日七三郎被　召於　營中拜領時服三領
余作再造記掛之堂縁七三郎以服織未除不
預　聖堂上棟遷座之事
十二月五日　尊大君養甲府中納言綱豐卿爲
繼嗣而入　西城使余考諱字改綱豐爲家宣
依之拜領時服五領
同月余察拾畠山義玄次女置之於別室棟來
春嘉辰欲嫁七三郎而内縁不絶
二年乙酉　六十二歲
正月九日　尊大君誕辰開六十賀宴賜饗於
近臣余献壽詞及鳩杖
二月丁日於新造　聖堂始修祭儀悉皆依舊
例
三月五日　尊大君轉任右大臣右大將如元
儲君任大納言叙從二位
同月二十五日　尊大君拜詣　聖堂以御休
所經營未成直還　御一家　恩賜如舊例
四月旬　儲君之召赴　西丸於御休所講中庸
天命章拜領時服

六月二十二日　尊毋公一位尭尼薨去有咨詢之命

七月朔日先母倉橋氏自去月罹病進藥加針共皆不驗今夜遂没歳八十五不堪哭泣擗悲哀襄喪事悉用儒禮葬之於牛籠亡父墓傍私謚貞良而作碑誌記其行實日々參墓賷族侯伯士林來問弔慰不絶

九月應　召赴　西丸講大学自此而後每月必有　侍講之召

十一月百助罹痘疹之病　恩賜紅綾加賀參議亦贈脹具懇問之其餘來問者不絶經月本復

三年丙戌　六十三歳

五月七三郎作本朝搆聞志三卷百助作本朝忠臣傳孝子傳列女傳各三卷二男共文學日進詞才秀實加賀宰相聞百助学才日新謂余曰世々藏書汗牛充棟無可傳之七三郎也百助者次男也定知乏藏書其家類本往々可贈之云云懇篤之情不堪感佩

六月家屋大半新造癸未地震以來未及修築今年漸成

九月依　命使持明院參議正二位基輔書杏壇門入德門仰高門三額改更昌平坂門額

四年丁亥　六十四歳

正月内寵今年五十歳獻壽詩　尊大君并内寵有　恩賜

二月七三郎百助有　召於　御座之傍松平美濃守傳　命曰各賜三百俵以為学問料可勵家業云云余攜二子出於御休所特有　恩命

二人共拜戴佩籠全具余平伏拜謝
玉音又有可勵家業之　命且顧視両人曰今
日有舞曲可一覧云云両人拜伏而退
二十五日　儲君出西丸詣　聖堂拜禮直面
賴老臣傳　命拜領白銀千両七三郎百助
共賜時服
三月二十四日召余於浴殿曰四書五經之中不披
卷帙可諳誦而講説近歳屢有此舉試此後
日々為例儒生相代設問難而待余答辯有
協　台慮則有　恩賜世謂之内殿議論是亦
尊大君好学之餘也
同月於　西城講了大学四月講論語屢有
恩賜
五月二十一日尾陽黄門吉通公詣　聖堂
獻劔馬燒香拜禮飲福酒而入書院余献羞
酒黄門欣然余告之曰　公之曾祖源敬公尊信
聖教寛永年中召余祖羅山子建　聖堂
於忍岡祭祀不懈余父相續禮典粗備今
尊大君移　聖堂於昌平坂拜詣躬禮顧夫
源敬公之餘化至於當時彌大彌盛今日拜詣
於余不堪抃蹈云云黄門莞爾盡歡而去此
後黄門招余及七三郎百助有懇篤之情
八月十五日　尊大君依例賜宴近臣余及七三郎
百助亦預其席父子共有　恩賜帰家之後隨
家例七三郎開宴饗塾生九月十三夜亦父
子共預御宴帰家催詩會
十月尾陽黄門招余父子三人依　命七三郎講
中庸性道教百助講学而首章遂日接遇

太歴
十一月二十八日富士山焼震動如雷沙灰蔽空白
晝如夜希代之變有　命献勘文其後地上
生毛僉曰天變可畏
五年戊子　六十五歲
正月二十九日尾陽黄門又詣　聖堂其儀如去年
且拜神農堂而入書院余講堯典首章七三郎
百助講中庸兩章講後談熟献晩膳扈従之
士預宴者五十人翌日告謝禮速出對談手授
硯匣書格以修永好自是忝眷遇無比於七
三郎百助亦然且曰每月父子三人相代來詣講
習所待在茲以貫諭不能固辭其命惟従講經
之後或相共逍遥園中賦詩論文一日賜駿馬二
疋鞍鐙裝飾全具於七三郎百助

五月九日有　命曰每月　營中鴈間講談使七
三郎百助相代可勤之以余年老　是許如此翌
日七三郎代余講萬章上篇六月百助講其次
章老臣悉出聽之皆曰兩人所講義精理達珍
重至祝事達　台聽由是内殿議論之席時
時召七三郎百助與余問答數回或代余答儒
生之問頗協　台慮
八月七三郎講詩經百助講胡傳共有五經終講
之志
是年百助悉周覧二十一史每終一史評論當
世之事
六年己丑　六十六歲
正月　尊大君自舊臘罹風疾痰喘強發三
日麻疹見十日曉俄甍御　余登　營近臣

收涙哀咽始聞凶事呑聲哭泣萬方求之不知所為驚愕仆地三十年來　恩眷之渥五内破裂精神耗散體存氣絶雖生似死老臣近臣咨詢葬事經日松平美濃守告老臣曰大學頭年來勤勞身老體疲自今以後有公事則召七三郎百助可議其事大學頭進退可任其心云云二十二日　御棺出　城入上野余先入上野與群臣拜　御棺　勅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號常憲院二更歸家自此而後時々赴上野依　命書誄日薨日官位御諱於石棺蓋上

四月老臣傳　命於西丸鴈間講泰伯篇一章向後七三郎百助隔月講談可遵先規云云

五月嗣君有將軍　宣下之儀余及七三郎百助共觀其儀七三郎百助依　命作其記

六月二十七日近臣間部越前守詮房承　命召余及七三郎百助父子共出　御前有　命使七三郎百助各講中庸一章講畢召七三郎百助有懇篤之　命余亦在傍兩人共賜時服且有　命曰向後毎月大學頭者如先例可講論語七三郎者講中庸百助者講孟子自此七三郎百助屢登　城進講部越前守有所議

九月二十三日間部越前守傳　命余及七三郎百助従　台駕觀諸士射禮其後依　命父子三人悉觀園境二十六日又於吹上有諸士騎馬之事依命父子三人共従　御駕觀之

十二月豫修　先大君一周忌於上野十日法會畢而携七三郎百助詣　御佛殿追憶悲泣及暮而歸

是年　命宗對馬守諭近歳朝鮮來聘之儀
依之與間部越前守屢談先例

七年庚寅　六十七歳

三月相國寺林光院長老自洛東來語曰其院内有
惺窩先生之墓漸〻荒廢其裔下冷泉亦時〻
參拜不及修補之事惺窩者我祖羅山子師也至
今追慕不已聞此語驚嘆修墓門周垣且贈忌日
酒茶奠料添以律詩

四月五日與七三郎百助共登　城觀飛鳥井黄門
難波指遺蹴鞠

同月十五日依　命七三郎讀法令條目國主及万石
以上伺候翌日百助亦讀之旗下群僚及布衣以上
伺候去歳小笠原佐渡守為之奉行父子三人共
賜時服

六月就執政請致仕不許有　命曰公事之外不
及登　營唯可養老身也人皆以為榮

七月改洛外八瀬村采邑賜和泉國内尾井村

八月　尊大君詣　聖堂自獻酒菜還　御余
拜領白銀一千两及酒肴七三郎百助各賜時服

同月間部越前守承　命七三郎百助考慶長以
以來武家補任

十月　營中有舞樂余父子亦觀之

十一月老臣奉　命賜印章于万石以上安藤右京
亮松平備前守為之奉行余及七三郎百助亦
預其事而後父子共賜白銀時服

同月薩摩國主羽林吉貴率琉球使者登　營
拜禮畢於大廣間奏音樂歌樂余父子亦觀之

正德元年辛卯　六十八歳

三月十八日先臣列座芙蓉間召百助有賜宅地之
命可擇其地而達于官云云他日於三河町賜五百
弓之地

五月改元

十月十八日朝鮮三官使來聘以東本願寺為假館
二十七日與七三郎百助携門生二十餘輩赴東本
願寺邂逅學士東郭李礥及書記官洪鏡湖嚴
龍湖南泛叟贈酬數回三官使聞之贈餅饅酒
有余父子亦寄詩于三官使及暮而帰

十一月朔日三官使及僚屬悉拜禮於大廣間貫
介侯伯官僚諸士悉伺候余讀國王書七三郎讀
别幅其儀皆與先例異

八日與七三郎百助赴東本願寺會于學士書記官
唱和未央官使請與余會遇乃到彼所正使
副使歡迎尊余相共拜揖談話已熟正使語余
曰林家世々掌絲綸美譽芳声遍于我國癸
未乙未壬戌贈酬詩卷納之官庫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童子捧饗膳乃與
官使相共喫之頻勸一盃食罷告罷官使惜
别以朔他日又與學士等會詩戰筆語皆嘆
七三郎百助才量[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壬辰　六十九歲

二月六日三河町新築半成百助移居

四月近臣傳　命鍋嶋内匠養松本城主年令
水野忠職末子為嗣年人正與内匠有内緣故
許其所願

六月二日老臣列座于白書院廊下召百助曰可
要監使山川安左衛門女經日修納采之儀七
月二十五日修婚儀舉家欣然祝之
十月十四日　尊大君薨瑞城驚嘆葬於増
上寺余父子三人共先　靈櫬赴増上寺　勅
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號文昭院
幼嗣君鍋松九歳　遺言續其丞緒政事如元
百僚職役悉皆不變舊規
是年松平美濃守入道保山寄使曰請作
常憲公一世之事實余答曰先（可）示草稿相講訂
正之云云
三年癸巳　七十歳
二月三日七三郎百助作壽詞捧鳩杖開宴以賀以
祝蘭娘來會親族門生悉會集會津城主

左中將松平肥後守正容安藝國主松平安藝
守吉長近歳修父祖之舊好情志丁寧（來賀之）桑名城
主左少將松平下總守忠雅姬路城主榊原式部
大輔政邦執政土浦城主土屋相模守政直前執政
稻葉内匠頭正通等或贈音物或贈倭歌賀之
瑞春院女君亦傳聞賀儀贈音物祝之
先主治世之日命余開講筵　先主薨後不
忘舊因達於官聞時々有　恩惠
三月二日　幼嗣君有將軍　宣下之儀任内大臣
兼左大將
五月老臣傳　命七三郎百助曰雖為　幼主然
先代有遺命不可變政務孟子然講則大學中
庸遂次每月隔（更）番可講之云云
十五日七三郎產女子　一家悉喜余及七十

始得孫女老後一歡事自此有所期故名之曰
待娘
八月六日加賀宰相來臨百助新居以叙世交昌
自幼好學借老父祭酒秘本有所寫盈十餘櫃
帰國之日悉可納於卿之文庫他日我子孫有
好學之志則亦復可借之云云
十月尾張國主五郎太贈亡父黄門吉通卿遺物
撒金書格于余七三郎百助共賜撒金硯匣黄門
於余父子懇遇太渥今茲七月二十六日薨去年
二十有五不堪哀惜余父子亦捧香資献輓詞
。十二月十三日鍋嶋内匠妾腹産女子蘭娘養之
為女名曰都娘
四年甲午　七十一歳
正月十四日百助妻産女子名曰常娘母子平安
十月　常憲院贈大相國公實紀三十巻全成
致仕前左少将甲斐國主源吉保所作也請
余訂正之是以太勞考索然治世政事好
學篤志粗備為道為世珍重至祝且依
其求為之序以述旨趣吉保歡抃不翅
寄使曰不借卿之力則不能終編乃贈白
銀綵綾朋樽兩種謝之
同月上野増上寺有法會　勅使　院使承
命参府從二位中納言冷泉為經亦東來是余師家
惺窩藤歛夫曾孫也故携七三郎百助赴
旅亭對談移刻共修宿契詩什贈酬
數回音問不踈
十二月三日待娘罹風疾不幾日痘見驚
愕招諸醫療養無驗九日曉夭殤葬
牛籠一家呑声悲泣悉失宿志
五年乙未　七十二歳

六月二日登 城告閣部越前守曰 先君有恩
命不許致仕其後保養氣力未減然逐年
老衰行歩不健頽乞骸骨越前守曰
先大君唯免諸務不許致仕太有深意為
世為道欲興儒風眷遇最渥不可遺忘
今大君雖幼不可負其言不可失其心所
請有理而難敷奏所諭丁寧故不得已陳
謝而退
今月初半籠別莊産靈芝其色猶膩有
光可謂瑞兆也一家欣々祝之慶之際豊哥
同月九日再請致仕越前守與老臣議
[illegible]不許所請所諭丁寧枉從其言
七月十九日夜次男信智始得男子曹
相不凡眉壽有期一家欣々不知舞蹈
賀之不足祝之有餘命之左五郎且
作詩云熊羆卜夢入詩章龜鶴祝齡
稱壽觴料識歳神降百福厥初如
達赫靈祥
十月二十三日老妻羅病掩逝其譜族見
前其性慈淑懿粹貞靜順和在家之日
孝于父母友于兄姊婚嫁之後能事舅
姑竭志勵孝不違其言晨昏接余
好合畏敬中饋之勤無不精密內助
之効無不普及為余卜妾內田氏寵
娘顧遇之厚如見姪娣愛育一女二
男如其所生合卺以來四十九年宜
家宜人令夏之季氣宇不平及秋增
重遂至于如此舉家哀惜余老衰無

賴悲泣慟哭寤寐思服而已葬之牛
籠別莊信充信智私謚定肅余拭
涙為之誌書碑陰
十二月十七夜巳刻七三郎信充侍妾産
女子母子共平安名之曰銀娘
六年丙申 七十三歳
正月元日吟曰鳳曆春回天地紀璣衡斡轉
相終始老齡數往又知來四百四十年子
同月十一日入夜大火昌平坂　聖堂危急
猛焔不止内藤式部正教家士卒夫移
聖像并四配及神農像於他所岸和田城
主岡部美濃守長泰依　台命率士卒防
火　聖堂饗應所及學寮幸免火災
四月大盡　幼大君自去歳不豫遂日
經月增重今茲四月下旬大漸彌留
晦日薨去齡纔八歳擧世驚嘆依
文昭廟遺言紀伊黄門吉宗承續
大統
五月十日依　召近侍　今大君預諮詢之
事　　　遂日
經月頻蒙應　召登　城眷遇太渥兩
男信充信智亦從余候　御前預公事
七月朔改元享保而有可賜印章　侯伯及
寺社之命余及信充信智預其事
享保二年丁酉 七十四歳 正月城下大火信智宅亦
罹災書庫煨燼僅々字不遺移居昌平坂
學寮
三月定法令余及信充信智預其事共有

恩賜
六月信智產女子
七月信充女子文娘罹病夭札
同月執政傳 命曰來〻年己亥朝鮮信使
來朝信充信智可與執政議定事務余亦監
視諸事
同月信智改賜宅地與余居接隣經月修補
漸成移居焉
九月國主城主萬石以上各賜御押朱
印余及信充信智拜戴白銀時服
享保三年戊戌 七十五歲
四月信充有痛瘍治及秋全快
九月有 台命使門生數輩於昌平坂
仰高門邊學舍日日相代講經
享保四年己亥 七十六歲
九月二十七日朝鮮信使洪致中副使黃璿從事官
李明彥李學士申維翰書記三人等來朝有
命諸務無巨無細決於我家信充信智日〻
赴旅館辨事 三使設饗於父子三人 三使
及學士書記僉云余父子三人詩律抜出群
作嘆羨有餘 十月十五日朝鮮三使以下
歸國發途 十八日近召 御前 父子三人
共勞之賞之 各賜時服
享保五年庚子 七十七歲
正月元日作詩用文潞公七十七歲同庚
之事
享保六年辛丑 七十八歲
四月十八日七三郎 信充始得男子 一家之
嫡孫也面貌非常 軀體强健 名之曰
泰助 逐日成長肌骨豐盈有起家之相

不堪歡忭旦夕撫愛之
享保七年壬寅 七十九歲
八月丁日釋菜有　命自今而後私家
勤修補等之事不假官資之力
十二月二十六日　東照大神宮嘗誕辰三
囬　城中召舊臣三百餘人賜宴余及
二子亦預其宴
享保八年癸卯 八十歲
二月三日二男一女賀吾誕辰開祝宴加賀
宰相安藝侯等贈青物亦丁寧之情
同月九日特降　恩命信充叙爵并任大學頭
勤　聖堂祭主之事依余老衰也丁日釋菜
信充東帶為祭主余改官大内記傍觀祭儀
享保九年甲辰 八十一歲

正月元日作詩用老子降誕之事
三月廿七日百助次男弥七生
閏四月二十二日依願致仕全賜采邑千五
百石堂料千石俸又九十五人於嫡子信充
且以信充所領之三百俵賜余為隱居料
特有　命曰雖致仕時〻可候　御前云〻
歷日被　召候　御前拜戴八丈嶋五端
皆以為榮也
五月九日致仕加賀宰相逝去 八十二歲 父祖以来
好学余執交六十年餘平生眷遇無比師重
之禮甚厚哭慟拊胸不堪哀惜六月九
日一周月忌詣廣德寺献香資拜神
主作誄以抒哀情
是年作常山文集序故黄門水戸
源義公家稿也令嗣叅議公所求也

享保十年乙巳 八十二歳

正月元日採用宋廣平賜金祿故事

作詩

同月　儲君大納言元服奉　命大

學頭信充作記予亦依　命考

御諱賜時服

二月丁日大學頭於昌平坂聖堂始

行釋奠余亦傍觀祭儀期祝家

業相續二仲祭祀年々不絶

同月牛籠別莊火災諸墳墓亦

小裂然祖考石碑無他経日修補

悉成茅舍亦新成

此秋老妻臥病氣體衰耗而針藥服用

漸有驗

享保十一年丙午 八十三歳

三月大學頭産女子

同月依　命赴　常憲廟老妾

瑞春院三九筭自此應招遊園

庭眷遇特厚音問不絶悉是

先大君餘眷也

是年嫡孫泰助始讀書揮筆

豊盈犀角有食牛之量遠大可

期

享保十二年丁未 八十四歳

正月閏正月至三月　嚴寒陰翳如冬

僉言未曾有之事也

享保十三年戊申 八十五歳

大君薫有　命曰今茲四月登日光山拜

東照宮〻〻及期三卿及老臣御普代衆
庵從勤番悉仍旧例萬石以下各有恩賜
是亦遵舊式嫡男大學頭信充亦其列也
四月十三日　台駕発途大學頭一日先行
十七日　台駕東帯參廟供奉行列大學頭入
廟庭飽観其儀同月二十日先　台駕帰
家一家欣々祝之賀之
六月二十三日之夜老妻病喘急起至廿四日
掩粧自癸卯十月罹痾不能起居経月而愈
乙巳八月又罹河魚病至今年或愈或発不
得全快更數醫不驗遂至如此天性恭儉和
順能成内助人皆惜之同月廿六日葬于牛込
嗚呼哀哉惜哉大學頭立小石碑余為之
誌詳述其行實

享保十四年已酉八十六歳
歳初用賀季真八十六歳賜
鑑湖一曲之事作一絶
五月五日　先考五十回忌辰我生
存之日三十七歳盡孝養之心没
後五十年祭禮不怠比他人則
如此之類希也哭泣追慕之餘
作哀文
同月八日　先主巖有廟五十
回忌辰法會事終余亦拜謁
享保十五年庚戌八十七歳
今歳二月仲春中丁釋菜嫡孫
信言十歳初勤獻官
同年十月廿三日嫡婦畠山氏之女

有故離別内縁絶矣命哉可歎
享保十六年辛亥八十八歳
元旦作詩曰八十八翁形氣殘蓬
衡迎歳對椒盤米粳粒粒知齡
數壽域無疆北嚮單経日手書
奉献　大君幕下及　儲君且
尊弟両郎君奉祝遐齡各賜
時服縑帛而被召　御前
同月嫡孫信言十一歳初作詩
同年四月十五日妾腹孫兒生名之
曰助次郎　翌日城下大火國主之
大家悉燒失

服部甫庵 編

煉霞翁年譜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刻本

據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刻本影印

醫以代耕書以養志其何
他求乎尚業成於勤而荒
於怠不多診人則不能通
其術學進於不怠不多讀
書則不能達其道唯爲已
而不爲人死而後已　其翁之謂耶
右服部煉霞翁讚
東園　淺田惟常拜識

服部煉霞翁略傳

煉霞服部翁。下毛安蘇郡天明鄉之人。世々業醫。至翁九世。不墜家聲。翁名政世。初號甫庵後煉霞。隨幕府醫官奈須先生。學醫拾有二年。學就歸鄉。其業大行。彥根侯聞翁之篤學精術。特脫市井之籍。許稱姓帶刀。以旌表之。翁爲人沈靜厚重。清爽瀟雅。性不嗜酒。常好詩吟以寄懷。最長絕句。有詩集若干。又愛玩儒籍書畫。行餘友憩之際。懸壁間評之。貯書一萬卷。本邦古醫方書數十卷。九世之遺書。具存在家。晚以述作爲樂。著東里外集。彭殤集。陸續上梓。又嘗搜索古醫事蹟。有三喜備考。仝

補。道三翁年譜。糟尾錄事法眼考等之著。齡八十八矍鑠如耳順。開米壽之筵。祝辭賀章。堆積案上。版刻而頒布。可謂安蘇山之醫仙矣。明治二十五年七月九日罹病。越三日如眠而逝矣。春秋八十有九。予與翁爲知友。因爲之傳云。

明治廿五年十一月一日

辱友　釋軒伊藤恒

煉霞翁年譜引

煉霞翁之父純藏君。生於里正之家。年壯出爲疾醫之嗣。以商賈承家。深慨不繼其箕裘。乃使翁夙從事讀書。長而遊江戶。師事奈須氏。閱十有三年。學成而歸。醫業盛行。遂達其志焉。翁資性溫慤。儉勤自奉。常誡冗費。敦敬祭祀。治家精嚴而仁恕。誨其子弟。提而喩之。撫而養之。各成一家之業。子孫之保衣食。致有今日者皆翁之賜也。不肖政轄。謹抄錄翁之日誌。撰年譜以傳焉。子孫其鑑于玆。勗奉其遺業。不敢飽暖逸豫。乃所以報之也矣。

不肖三男政轄謹識

明治二十七年甲午六月

煉霞翁年譜

始祖甚兵衛君。（諱祐政。謚了西。仕佐野信吉公。慶長中公坐事國除。君乃隱于天明鄕。家傳血證七道醫方。極有奇功。君因悟醫之可學。就太醫令曲直瀨一溪先生。問方術。竭其底蘊云。）二傳甫庵君。（祐政君長子。謚壽正。承家學。治術最精。其業盛行。故子孫欽慕君德。因以甫庵。爲世襲之號云。）三傳道也君。（謚良圓。甫庵君弟也。甫庵君有子曰了益。幼而孤。君因攝業。無子。以了益君爲嗣。是爲四傳。）四傳了益君。（謚麗翁。甫庵君子也。）五傳杏仙君。（謚似貞。夙讓業弟亮仙君而老。子孫別成家。是爲服部家第一支族。）六傳曾祖亮仙君。（謚了達。杏仙君弟。）七傳祖甫仙君。（又稱川柳。謚本徹。爲亮仙君長子。）八傳父純藏君。（謚常章。飯塚勇助第四子也。七傳甫仙君無子。乃養君爲嗣。）母半田氏。（翁之外伯與兵衛君二女。）

文化元年甲子

翁姓服部氏。幼字豊太郎。以是年九月廿七日子時。生於下毛安蘇郡天明鄕。

二年乙丑

三年丙寅

四年丁卯

五年戊辰

翁年五歲。五月父純藏君擧女。八日而殤。

六年己巳

翁年六歲。四月純藏君擧男（七右衛門）。後出嗣半田氏。

七年庚午

八年辛未

九年壬申

十年癸酉

翁年十歲。是年純藏君。又擧男（勘二郞）。

十一年甲戌

十二年乙亥

翁年十二。始之江戶。館於外伯石川氏。

十三年丙子

翁年十三。二月入於內野（宗周）先生之門。十二月復館石川氏。

十四年丁丑

翁年十四。入奈須（玄盅）先生之塾。在塾加元服。改名政世。是年一月。純藏君又擧男（原圭）。至是翁有三弟。

文政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翁年十六。伯母幾佐嘗適於幕府支配勘定石川（勘太夫）。經三十五年而歸寧。純藏君大喜。款遇特厚。伯母

留十日而還。翁送至江戶。是年翁在奈須氏塾。補繕全九集缺卷。翁好古書。凡聞珍籍秘書之名。搜索必得。若有缺卷。據別本補寫成全帙。以故古書奇籍。富于其家。

三年庚辰

四年辛巳

翁年十八。患疥癬歸養。數月而愈。復至江戶。館石川氏。

五年壬午

翁年十九。某月純藏君擧女。外伯石川（勘太夫）。以七

月二十七日而卒。年七十一。是歲編纂先人遺書十二卷。號甫庵叢書。

六年癸未

七年甲申

翁年二十一。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薙髮於奈須氏。襲家世之稱。改名甫庵。祖母牛田氏。年八十八。奈須先生。爲開賀筵招客。詩賦書畫滿筵。翁裝潢藏之。

八年乙酉

翁年二十二。復患疥癬。內陷殆危。治之不踰月而痊。

九年丙戌

翁年二十三。奈須先生。聞北總古河一向寺安置古名醫田代三喜像。往拜之。翁偕交友扈從。歸路經天明。探岩船山諸勝。而還于江戶。是年先生復爲牛田氏。擧九十壽觴。相識悉會。贈詩歌書畫賀之。翁亦裝而藏之。奈須先生之於牛田氏。厚遇如此。盖愛翁之至誠篤學也。

十年丁亥

翁年二十四。是年十月業成歸家。奈須先生。贈以警世圖一幅金若干。舊識皆作詩歌以送之。警世圖曲

直瀨道三手澤之幅也。純藏君嘗慨不繼服部氏箕裘。夙令翁從事醫學。至此翁遂恢復祖業。以達純藏君之志。十一月七日。牛田氏年九十一而歿。

十一年戊子

翁年二十五。娶彥根藩士若田部（喜三郎）第三女。

十二年己丑

翁年二十六。是年四月三日長子（甫竹）生。九月廿二日。日光御門主過於天明街。藩廳命翁。爲茶道方。宿直客館。後以爲恒例。

天保元年庚寅

二年辛卯

翁年二十八。長子甫竹罹痘瘡。

三年壬辰

翁年二十九。藩廳命爲獄醫。五月十二日。大久保侯加賀守。日光御門主相尋至。館於春日岡。翁爲茶道方。純藏君。謁日光廟。途次澡於奈須溫泉。

四年癸巳

翁年三十。新築倉庫家之乾位。

五年甲午

翁年三十一。擧女。是歲四月。疫邪流行。五月翁罹疫。六月疫愈。十一月赴於江戶。翁懸壺已來。醫事鞅掌。至是數年。始訪奈須先生。先生叙契濶之情。待遇優渥。數日辭歸。厥後頻年入於江戶。每一周日乃歸。

六年乙未

七年丙申

八年丁酉

翁年三十四。三月二十三日。室若田部氏歿。年三十二。五月六日。長女四歲而殤。八月納若田部氏妹爲繼室。九月奈須先生。再遊觀天明諸勝。季弟原圭扈先生至家。先生上岩船山有詩云。八八猶輕健。自訝身是仙。悠々閑日月。志在好山川。

九年戊戌

翁年三十五。四月與近藤利右衛門。共遊出流山。舍於永野豪農池澤氏。是月幕府監察使安藤治右衛門。馬場大助。來館於正田源兵衛家。以廳命。執醫藥宿直。夏六月仲弟勘二郎歿。年二十六。

十年己亥

十一年庚子

翁年三十七。二月二十二日。妣牛田氏歿。年六十二。四月二日二子甲藏生。

十二翁辛巳

翁年三十八。二月八日。奈須先生歿。年六十八。謚壽山。四月季妹嫁於犬伏街大島勝藏。七月八日。翁偕柳川近藤廣瀨三氏。浴於草津伊香保二泉。是年季弟原圭業成而歸。出爲天明街服部政平女婿。承其家業。

十三年壬寅

翁年三十九。正月水野侯越前守。來館天明街。翁依例爲茶道方。五月廿六日。翁擧二女。是歲痘瘡流

行。二子甲藏及二女皆病痘。翁治而痊之。

十四年癸卯

翁年四十。春水戸侯狩其邑。謂之追鳥狩。翁與大島勝藏往觀之。二月一日。伯姑母歿。年八十一。石川勘太夫之配也。四月某日。大將軍某公。擧日光廟拜之典。十一日水戸尾張紀伊三侯扈駕。館於天明街。翁與季弟原圭同被命茶道方。直其館。尾侯紀侯賜二人金若干。水侯賜酒及鰑鯹。藩廳賜金。慰其勞。四月原圭有故去政平氏。復家。十二月原圭娶栁山氏。

弘化元年甲辰

翁年四十一。春純藏君謁伊勢大神宮。二月十八日。二女三歳而歿。三月藩廳有命列士籍。四月。山本庄一先生遊於天明。翁與關根彥十郎。請先生講經史。後數年每春秋。先生來寓講經。

二年乙巳

翁年四十二。季妹有故去大島氏。大歸于家。

三年丙午

翁年四十三。七月十四日。又舉男縫之介。十二月天明街民家失火。延燒街之半。俗謂奈賀志也之火。

四年丁未

翁年四十四。正月縫之介病痘殯。二月長子甫竹。學於奈須立竹先生之塾。五月十五日。考純藏君歿。年七十一。七月季妹浴於伊香保溫泉。

嘉永元年戊申

翁年四十五。甫竹去奈須立竹先生之塾。先生以元版傷寒論三卷。贈甫竹。

二年己酉

翁年四十六。令甫竹學於井上道貞先生。四月廿一日。季妹再嫁小屋街里正川俣與平。六月四日。第二支族沼津服部氏。修其祖五十年之祭。翁將近藤彌平往會祭焉。

三年庚戌

翁年四十七。撰歷世光城志。建始祖了西君碑。値二世祖壽正君二百年之祭。爲原圭購地犬伏驛。新築一屋。八月三日落之。

四年辛亥

翁年四十八。甫竹業成歸家。四月爲甫竹娶野代勝藏女。十月七日。義弟若田部喜平太。墜馬負傷。就整骨醫名倉彌次平治之。翁護送至千住。

五年壬子

翁年四十九。獻黃金百枚於彥根侯。侯賜外套一襲、江州綿一把、俸米二人口。九月詢于春日岡總宗寺僧晃義。贈外祖半田氏歷代之靈居士大姉號。因納三大部釋籤各十卷及金五枚於總宗寺。

六年癸丑

翁年五十。三月彥根侯巡視本邑。特許謁見。五月九日。季妹某歿。年三十二。川俣與平配也。四月甲藏遊於江戶。是歲越後人佐藤三碑來課子弟。自二月至十月而止。

安政元年甲寅

翁年五十一。去歲彥根侯來巡。命其侍醫施療本邑貧民。後翁施療。自其年三月至今年九月。侯命重臣長野伊豆。賜翁褒狀及江州綿二把。七月翁將室若田部氏及三子縫之助。浴於伊香保溫泉。

二年乙卯

翁年五十二。二月十九日。長孫純次生。六月藤森弘庵先生。從松本誠庵來遊、講大學於春日岡。聽者服其精義。請先生添削詩文及揮毫。七月翁與三谷村中新井七左衛門。曲ヶ島村龍水寺僧。江戶華藏院僧三人。俱澡於豆相溫泉。歸路過江戶。訪親故。淹留旬餘而歸。

三年丙辰

翁年五十三。甫竹妻野代氏有故而去。七月與近藤利右衛門。自越名河岸。搭船到於江戶。

四年丁巳

五年戊午

翁年五十五。新修倉庫。

六年己未

翁年五十六。先是長子甫竹患心疾。數年不差。是年十一月十二日逐歿。年三十一。

萬延元年庚申

文久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

翁年五十九。是年秋麻疹流行。自七月至九月。二子甲藏三子縫之助長孫純次。皆病麻疹、疹後兼痢者許多。翁亦罹痢疾。

三年癸亥

翁年六十。三子縫之助入於館林儒員松島皓藏先生之門。七月携縫之助及靑山甚四郞中野市右衛門謁日光神廟。探靈區諸勝。浴於瀧湯溫泉。

元治元年甲子
翁年六十一。四月二子甲藏遊江戶。五月三子縫之助學於井上道貞先生之門。翁嘗藏縉紳家所贈佐野信吉公翰牘數通。至是介關根彥十郞。請信吉公裔孫佐野欽六郞氏。撿閱之。因呈氏以白川家翰牘。氏贈狀謝之。亦裱而存之。

慶應元年乙丑
翁年六十二。是歲東里外集刻成。四月幕府修東照宮二百五十年祭典於日光廟。彥根侯督之。歸路歇於堀米陣屋。翁又被許謁見。尾州侯壬生侯柳原侯梶井門跡助祭典。來館於天明街。依例爲之茶道方、

彥根侯勞以金若干。十月爲二子甲藏。娶上總鈴木氏。

二年丙寅
翁年六十三。十一月三子縫之助業成而歸。改稱繼甫。

三年丁夘
翁年六十四。八月爲繼甫。娶藤田氏。九月十八日。甲藏擧男三日而夭。

明治元年戊辰
翁年六十五。是年奧羽有變。天兵北征。翁從彥根侯。至奧之須賀川。八月侯愍翁年老從軍。命護傷兵以歸邑。九月六日。子婦藤田氏生女。數月而夭。

二年己巳
翁年六十六。六月十三日。拉長孫純次。至上總。

三年庚午
翁年六十七。正月十九日。修四世祖麗翁君百五十年祭。祔祀祖考。二月拉室若田部氏及純次。寓於小中村。八月患瘧歸家。

四年辛未

翁年六十八。八月純次入於忍侯儒員芳川恭助先生之門。二月九日。甲藏擧男永三九。七月八日病歿。是月二十二日。合修先考純藏君二十五年祭妣牛田氏三十三年祭。祔長子甫竹十三年祀。是歲十月翁老。以政世爲通稱。令繼甫襲甫庵之稱。

五年壬申
翁年六十九。孫純次學於井上喜庵先生之門。十月轉學淺田宗伯先生之塾。爾後翁屢往來東京。以質醫學先生。嘉其老而不倦。書甄權之語贈之。

六年癸酉

翁年七十。以一月三日開祝筵。交友相呼。贈詩歌書畫以賀之。七月純次年十九。患脚氣歸養。八月病差還塾。十月患疫痢。十六日淺田先生使至告危篤之狀。即夜令甫庵兼行往護病。翁亦尋發。到川又渡口。聞昨二十一日遂不起便歸。其夕甫庵負柩而歸。翁大慟葬先塋之側。修祭甚敦。是年朝廷。廢太陰暦用太陽暦。制度文物多倣諸泰西。朝政一變。西醫日隆。漢醫漸衰。翁深慨焉。而執漢醫之學益固。九月二十七日。爲翁之壽辰。乃撰陰暦日子。子弟親故爲翁稱觴。家人爲製棗餅饗客。爾後每遇壽辰以爲例。

是年慶吊併到悲歡交鍾。乃著遺憂錄好古帖。以遣悶。翁性綿緻。因遇成事。皆此類也。

七年甲戌

翁年七十一。甲藏再移居足利。而擧男昌松。

八年乙亥

九年丙子

翁年七十三。甲藏之配鈴木氏有故大歸。昌松失養。乃納保姆以乳之。

十年丁丑

翁年七十四。六月修二世甫庵之配妙安二百年忌辰。併季妹二十五年之祀。七月沼津支族。服部純仕司法省。派在仙臺。以病辭職。將歸其鄉。拉妻孥來宿。數日而去。明年五月十三日。純遂歿於東京僑居。時年四十七。

十一年戊寅

翁年七十五。六月十八日。弟牛田七右衛門歿。年七十。七月甲藏娶上原忠平長女於栃木。新買地于栃木町以居焉。十二月翁病吐血已而愈。

十二年己卯

翁年七十六。甲藏擧男新五郎。是歲十二月。森立之先

生。遊於佐野訪翁。々厚遇之。

十三年庚辰

翁年七十七。八月刻彭殤集。甲藏又擧男十三郎。七月森立之先生。再遊佐野。翁迎延于家。對酌興酣。先生賦詩云。大鵬斥鷃不相侵。各任天然弄好音。誰識快談今日樂。有心論盡到無心。翁次先生韻。立賦三詩曰。先生更厭暑威侵。千里遊行辱足音。毛山深處君須記。淸風自在自淸心。嗟嘆今日四夷侵。好伴山光與水音。勿患世間傭役者。雀兒何識大鵬心。逍遙不受一塵浸。到處堪驚有大音。道骨仙風何所比。飛

雲出岫似無心。冬十月仙臺人岡千仭遊於毛野。途次訪翁。待之如師。千仭又次翁韻。以祝七十七之壽。玆歳笠間人岩崎（桂堂）來寓。翁以師禮待之。淹留數月而去。

十四年辛巳

翁年七十八。自孫（純次）歿甫庵無嗣。至此養姪（昌松）爲嗣子。五月翁至東京。購得醫心方三十卷。

十五年壬午

翁年七十九。五月拉子婦藤田氏至東京。時漢醫相謀。建醫學研究所。名曰溫知社。翁到適造築將成。

乃寄金若干。助其費。

十六年癸未

翁年八十。三月溫知社新築告落。乃至東京祝之。（甲藏）又擧男（五一郎）。淺田先生贈啓廸集缺本。翁校補爲全帙。時同郡高山醫。篠崎氏鬻醫籍四百餘卷。翁購而藏之。文學博士重野安繹先生。巡視東北。途次訪翁。翁示近作。先生席上次韻。以祝翁之高齡。

十七年甲申

翁年八十一。是歳安蘇郡衙新築成。偶値唐澤山神社祭典。三條相公來涖焉。館於正田氏。而行尙齒之典。郡中耆老皆召至。贈酒肴赤飯。翁正服健履而至。

十八年乙酉

翁八十二。四月十一日。（甲藏）三子（五一郎）三歳而夭。五月（甲藏）又擧女（摩佐）。十月廿一日。修長孫（純次）十三年。故室若田部氏五十年。季妹三十三年忌辰。浪華之醫。田中華城嘗著瘟疫論集覽。翁得其缺本。兀坐作蠅頭小楷。補謄爲全帙。點畫光勁。精力猶強壯人。

十九年丙戌

二十年丁亥

翁年八十四。修叔弟（勘二郎）五十年忌於總宗寺。十月再吐血。

二十一年戊子

翁年八十五。八月五日繼室若田部氏年八十一而歿。

二十二年己丑

翁年八十六。二月紀元節。朝廷發布憲法。因普賜養老金。翁亦與焉。二月二十二日。修先妣半田氏五十年忌辰。祔繼室若田部氏小祥忌。自田代三喜脩

李朱之醫法。曲直瀨道三師之。爾後奈須玄盅得其傳。而翁出于奈須氏之門。恐失其傳。搜索群籍。捃摭不遺。編撰一書。以謀不朽。是歲五月稿成。名曰三喜備考。千載之後。三喜之醫績。得翁以傳。可謂三喜之子雲矣。十月淺田先生。携門生數人。遊於足利學校。探唐澤山之勝。遂來訪翁。相得大喜。時正爲陰曆九月十三日。入夜月色清明。乃開看月宴。豪興極歡。詰朝告別。十一月翁又吐血。

二十三年庚寅

翁年八十七。三月又病吐血。亘一月而不差。吐血至

是四回。然神思不損。病間補緒頓醫抄缺卷。時漢醫衰頽。如孤城落日。翁常慨歎。志在恢復。會國會創開。朝政取輿論。於是全國漢醫結盟。將有所建白。四月設大會於東京。四方漢醫來會者。百數十人。翁聞其盛擧。奮然躍起。神氣益振。八月五日。修繼室若田部氏大祥忌。翁明年齡八十八。以歲之十二月冬至。開壽筵。淺田先生聞之。將來賀之。而醫事鞅掌不果來。乃令門人黑巖静山。中村昌惠接於壽筵。四方親交來賀者。百有餘人。賀詞祝畫。堆積机上。翁自纂錄爲一帙。名曰五幸集。翁師奈須先生。著武官醫編。翁校正之。改題醫官要編。先是淺田先生。構炎帝廟於邸中。歲時祀之。翁手寫要編。以藏其廟。存之不朽。又令孫昌松淨寫要編。併東里集。彭殤集。三喜備考。附金若干。藏諸足利黌。以謀永存。翁之篤於斯道。可以知其一端矣。

二十四年辛卯

翁年八十八。十月淺田先生。應於帛舖近藤氏之請。至佐野。翁喜迎于家。置酒談笑。不覺晷傾。其歡可知也。十二月十二日。修長子甫竹三十三年之忌辰。翁腰痛三閲月。孫昌松侍焉。翁之去奈須氏。舊交有

送別詩。病間命昌松編集。名曰衣錦集。其綿綴不遺交誼。槩如此焉。

二十五年壬辰

翁年八十九。撰三喜備考補。翁好學終身不倦。蓋如此也。七月八日。往遊於二子甲藏家。蓐食上途。此日炎暑尤烈。人皆爲甑中苦。翁神色晏如。乘車而到。歡談善食。夜闌就寢。至曉登圊。卒然洞瀉。氣力困憊。但欲寢耳。驚駭不措。甲藏急報。甫庵趨診。以爲暑痢。進藥稍安。明日翁起試步。意在歸養。傍人强留越宿。詰朝裝束促歸。甲藏乃搭滊車。護送歸于佐

野。家人倚閭迎看。神識如故。然脉息不安。身體虛耗。翁自知不起。執筆書永訣語。遠近親故相告侍養。精神漸次朦朧。無他苦悶之情。顏貌含笑。十二日酉時遂卒。十五日葬于寶龍寺先塋之次。

不肖男甫庵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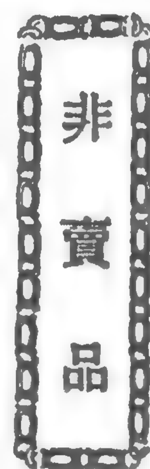
煉霞翁年譜　十九

書錬霞翁年譜後

服部君甫庵。撰其先考煉霞翁年譜。屬余校之。余謭劣之學。安敢當耶。又有不忍繙閱者。翁天資好讀書。幼勵學藝。未弱冠。纂甫庵叢書。蔚然成帙。齡垂九十。孳々猶如少壯之時。往昔遜眞人。年百歲著千金方。後又有千金翼之著。千歲之後。吾徒賴之。翁博通多識。著書之富。過於眞人。余不敏常被眷顧。數十年。忽聞赴音。恍若失所生。何忍繙閱乎。既而自慰曰。翁生前天壽則高矣。而期勉勵之績於身後。蓋生前之功有限。而身後之績則無窮也。翁著書之富。近世所罕。千載之下賴其慶。不獨止於有一

千金方焉。則翁之身雖既死矣。猶生之日。誰有不欽慕者哉。謹書以還焉。明治二十七年。甲午冬十一月。黑巖爲敬謹書。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印刷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五日發行



栃木縣安蘇郡佐野町
編輯兼發行者　服部甫庵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三番地
印刷者　橘磯吉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二十四番地
印刷所　三協合資會社

中山和清 撰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

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刻本

據安政元年（一八五四）

刻本影印

澹齋長沼君行狀定本

木曾清音樓刻梓

題澹齋夫子行狀定本

凡爲特達之行者。必有特達之人。以狀諸不朽。媲美永世。古今皆然。如合符節。元和統一以來。兵家著名者。繼踵而起。小幡北條山鹿三傑。爲之巨擘。而出類拔萃。別創一家者。澹齋夫子蓋其人云。其言也。行也。先達所記。不爲不美矣。言雖可法。行雖可度。或受傳聞之誤。或執意向之私。反有累夫子者。我訓練先生。醒輕薄編小不公。乃著行狀定本。其旨可知焉。其爲狀也。言行之全。與作文之備。本末粲然。無有遺憾。猶符節兩扶不差相須

故得其妙。所謂為特達之行者必有特達之人。以狀諸不朽。豈不然乎。較諸先達所記。其優劣不翅一二。數之生死而肉骨者是也。先生少懷英略。文武之道。無所不究。然不好以此顯。退居散地。嗟。天靳其年而然耶。抑別有故耶。予甚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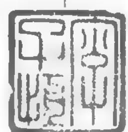
但強仕後。為衆所推。銳意隱於武談兵教藝。不知老之將至。故於兵要錄等書。又有所校定本。補罅漏、闡幽玄。參新得。翼舊說。螢雪之力未嘗語人焉。此雖希世術功。及無禮於　夫子也。若俾　夫子復生于今。則必為起予之歎。稱曰善哉。

實如先生者可謂用力多而收功遠矣。稱之中興指南。亦匪浮譽矣。
　予親炙先生。幾三十年。雖拙鑒人、至能察其隱德。則不讓門友。於是題兼辭於定本之首。併顯其槩。後之受教先生者。冀亮焉。

文政三年庚辰秋八月望

尾張世臣　橫井久時謹題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序

恭惟四海浴於
神祖戡亂之澤民不知干戈者
二百年于此矣不肖幸由也亦生
長乎間目馴尊墨可習兵術
輒狃忘危宴安之徂也於是憤發
欲講武而吾 邦之兵家以甲越
爲稱首則不得不就二家學焉而二
家之書雖多存於今不勝然而所
憾多辭鄙俗序次錯亂且揚武
紕文亦不節制蓋是後人資二
公聲譽所編輯豈二公所自撰
乎哉或謂得兵志筌可拘之文
辭之爲殊不思筌不全則兵亦
雖得也後余愛之爲 尾藩老
苗澤東郊 芝藩鈞申于於木矣
美頓甫氏 治長沼家兵法氏
吾 公亦修玉儀頓甫及余亦
與焉因是時之與頓甫講兵事
遂得兵要録讀之乃擊節而嘆
曰于是哉平日所書也推深潭奥余雖
不能盡通要之綱羅諸兵家提要
鉤玄於唱節制多至萬用不爲一
家之可謂前感之亞也宜足以一
洗吾 邦兵家舊來之陋習矣
余盡偽手乃好學於頓甫時余
皮事鞅掌僅々乘假而已尋頓
甫卿尾州之能申朋乎學久之余

以疾解印住東都若干年又帰隠
信州又化已已之矣以療疾之
尾州方是時碩甫已没少子之
年矣中山後洞軒乃介人告前
志而列門二聴講兵要録愈益
信其言之不謬也今集後洞軒
撰　先師澹斎先生行状而成乃

屬余序余迺塵蔽樸愚學之
未究一千奥且後洞軒之文詳悉
無遺余尚何言哉然而志已之厚
不可辭矣乃略叙所以
先師之於兵學海内無与二而
吾邦兵家鈐式以垂重焉將
乎後洞軒之有功於　先師亦不
偉乎
文化庚午之夏
　　務齋大夫山部良由謹撰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原序

愚自十七八好兵學　先師澹齋君之道既庶乎三十年、其間得其行狀、凡三本、一曰宮川本、銃前何求宮川翁所稿也、二曰佐枝本、伊勢碎玉佐枝翁所撰也、三曰近松本、　本藩南海近松翁所述也、於今可為羹牆之思者、實賴有此

三本在、然以其非一手、記録殊趣、瑜瑕互存、有大同小異者、有大相齟齬者、有忘大識小者、有粗畧未覈者、後生輩多執迷、各阿其所好、黨同伐異、愚雖不敏、不甘偏陂如此、因不量僭踰、折衷諸本、而修其文辭、以異濟同、以可去否、斥阿黨之私、作鹽梅之和、加之採摭遺事可傳者、引證附考、名曰行狀集成、今後吾二三子讀此、知其所擇、不遠而復、則其遁罪於斯道者、不為淺矣、但恨參求不足、猶多所遺漏、姑闕如以俟來喆耳、

文化七年庚午春二月初吉

尾張兵家　中山和清謹識



門人　深田精一敬書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

尾張　中山和清謹撰

先師姓藤原諱宗敬稱外記澹齋其號初名廣敬稱傳十郎（原稿據宮川本行狀傳十郎作傳次郎誤今質諸松本侯松平光年臣內田孝寬改之）又稱三左衛門乳名鶴千代其系出自小山下野大掾政光政光仕鎌倉源右將賴朝公勳績見世史其次男五郎宗政始食野州長沼邑因以長沼為氏焉（佐枝本行狀兵要錄補闕內田孝寬所傳）

（長沼系譜及大日本史所引長沼家譜）其後十一世至式部少輔宗治自野州徙于奧州城會津郡南山而居焉遂為奧人其子山城守宗弘乃師之王父也有二男長宗永任刑部少輔次長政（原稿亦據宮川本長政作政重誤故改）稱主殿天正十五年丁亥三月十七日宗弘病卒于南山城宗永襲家時年十一國亂墮業攜屬赴常州水戶寓于左中將佐竹義宣（兵要錄餘情云師之曾祖母某氏者有故乳養宗藩先主淨光君由是方師創兵法宗藩據其法以定軍政我支侯亦從之和清按支侯者指壹岐守義知而言號淨光君者乃正文所載中將義宣是也中將之於長沼氏其有舊可知為）長政及年壯出仕館林侯榊原康勝於甲州職祿不詳（長沼系譜○佐枝本云先生祖曰山城守廣輝當永祿元龜間致死世守而闕族失其業仕奧州伊達家廣輝第六子廣次稱外記先生之考也近松本行狀亦無有異但野州作奧州為不同耳兩本並有誤愚於原稿取之今悉改從孝寬所傳）自是冒母姓更稱津田外記又改三左衛門或瀨兵衛阪城冬夏之役從軍著名蓋其八勇士之一也（佐枝本作並仕松本侯松平直政從軍於阪役以獲首級

亦誤今不取）凱旋後有故辭職祿去往常州仕笠間侯松平康長祿三百石職長銃隊元和二年丙辰八月（記闕其日下文往往所無者並皆倣此）笠間侯轉封於上州高崎其明年丁巳十月又轉封於信州松本長政並從焉寬永八年辛巳七月廿七日有病致仕退居自養娶前松本侯石川光長臣龜井某女（名闕稱茂右衛門）十年癸酉五月先主康長又轉封播州明石（和清云藩翰譜作康長年六十八寬永九年壬申十二月卒於松本）

其亡世子忠光生光重以嫡孫承祖其明年癸酉移封播州明石與系譜不同未知孰是但於與明石侯有舊文曲折善照應故表出加注大野侯松平直政來自越前代之為松本侯侯素聞長政名徵為臣列職祿如故長政以十二年乙亥五月廿八日生師於松本未數年又生女子亦同胞也長沼系譜尋侯轉封雲州松江自信從雲後以不遇致仕挈家入京以與明石侯光重有舊過播謁見備告事由侯憐其不得意收養妻孥於府內令長政

客遊東武為再仕計於是師共母妹在明石原文妹作姉誤今從佐枝近松兩本及內田家傳說改之十六年己卯十一月侯轉封濃州加納師淹滯未從參酌宮川本十七年庚辰夏　紀南龍公名長政起應辟名忽罹暴疾以六月八日没於江戶年五十五葬于谷中法華寺宮川本長沼系譜○佐枝本近松本並作起就途至泉州堺驛沒傳聞之誤也因改之其臨終力疾裁書贈加納元老林良房稱忠左衛門請寄孤寡無告書辭痛切良房讀酸鼻具

以白加納侯侯因迎取師及母子留意撫育愚按佐枝本近松本並云師與加納侯有葭莩之親故母子往歸之然事蹟曖昧今難徵其實因不載之於正文師生而不凡動踐禮儀器度如成人六歲患痘不敢於母氏前便溺必彊起往廁其佗舉止多類此又記性絶人經耳不忘觸目成誦九歲從府下圓明院僧一如學寫字一如粗涉儒典為兒童授句讀中有讀小學者師傍聽便上口一如異其才暇則為解說文義師自是知

嚮學宮川本○補闕云師幼信佛學好遊虛遠比及弱冠從事儒道善得聖賢之意事實或然表出之能解讀經傳篤信程朱之訓人目以神童佐枝本○宮川本云師年少無他嗜好唯愛小柄刀子又善自祇礪之常置坐側玩弄娛心後感程明道玩好喪志之語爽然悔悟遂一以其所愛若干刀子盡散諸人爲附備一證一日侯設優戲與內外臣觀之於是上下少長咸至陪列各悅耳目侯隔簾而臨師時十一歲曾不注意觀聽屬目於簾內似警衛狀佐枝本宮川本儒臣倉光敏清稱半左衛門別號求齋或爲求子○原文光作滿誤今從內田家傳

說按師家錄牒有押書求齋者由是知之敏清老後入其門矣（原注）在衆中謂傍人曰此兒狀貌非常佗日必成偉器莫作常兒遇賞嘆不已（宮川本）侯亦見而奇之（佐枝本）其明年（不記載月日其例尒知前）十二歲始賜月俸為近職承應元年壬辰十八歲從侯在江戶春正月十四日侯賞其勞過人賜祿百石（內田家傳說○原稿據宮川本作十二歲始賜祿後貲諸內田家其賜祿者十八歲之春而非十二歲也蓋宮川本與賜俸相混而誤耳）稍長善勤文武業（宮川本○士師武仙翁昔日語和清云澹師勤武藝先輩無所傳唯

於其所著鍊兵諸篇的見其有鍛鍊蓋兵黙修而不自矜伐者可知焉吉哉言也先得我心者也因綴其語以為補註）其於經書嗜易及左氏傳於兵書好紀効新書武備志等殊多所發明（古本兵要錄標記）其學主踐履不遺餘力舉小而言則應事之周接人之篤舉大而言則忠君愍民之切孝親敬長之純時論皆孚之（宮川本）且慈愛及物不忍見妄傷生物人或疑其姑息而大義所在奮不顧身廿二歲（原文作十六恐誤今從宮川本）侯有過失作疏以諫之

從而進忠言者再三弗聽遂棄職祿而去（佐枝本近松本○宮川本云侯在藩出敗師為留守時大垣侯戶田氏西遣使贈書師以侯不在領書還之侯歸大怒罵深責其不待主命而還使者惡言無所不至師乃去與正文差違和清夷考之彼一事也此一事也蓋意師強諫再三極為侯所忌故易觸其怒如此耳師素忠厚不忍顯君失所謂以微罪去者歟則可謂善知人臣之禮矣又聞之內田家師性質岐嶷且美容色侯愛而悅之師處其際有所不屑者故辭職棄祿併存其說）女弟前嫁知事臣內田孝勝（稱德兵衛○原文誤作元右衛門今從內田家傳說）以故獨奉母氏往東武復本姓改稱長沼三左衛門晦迹

于芝鄉（宮川本）此時有安達某者（名闕稱彌次兵衛○近松本安達作三宅未知是否）仕忍侯阿部忠秋叁從學菊亭公規卿（原文闕師家姓名今據宮川本及諸家知譜拙記補之）以通典故聞于世師就受業頗著名某年（原文闕年號愚以師所筆屬籍考之某年者蓋寬文六年也）大火延及安達氏家僕倉皇失所秘書櫃其嘆曰我家資無足惜者唯亡此書則我學無可以徵者憂之甚切師慰之曰僕向閱其書畧如默記請試記之某雖心不信韋儻得其

概畧乃屬師補書不日為帙後索得其原書而比校之其書十二卷殆不謬隻字甚奇其強記以妹妻之兵要錄標記作以其妻之妹為守嫁諸師未知孰是○按近松本亦載其強記云師讀書數行俱下武備志一目史記二月即記臆其餘自散樂歌曲逮小記平話耳目之所聞見則靡有遺忘附備參考又薦之久留米侯有馬賴利侯招師與祿二百五十石原稿受佐枝本之誤二百五十石作二百石且參宮川本加諸註書姑存兩說後校師家所記引藉覺其未深考焉因今改文字僅補前過典書記居三年妻安達氏不順其姑師至

孝百計調之終無改意乃出之而還所受傳書於安達其爾後不復言典故既謂吾仕此君由其之薦達今如此則不可以不去致為臣而去宮川本載師辭筑藩時其國老有馬其及侯之姉文曰杵侯稲葉景通甚惜其為人並以增祿止之然師有所思卒去顧關事狀故不取諸正文○戊坂忠養筆錄云久留米侯家士某以其妹嫁師且薦師於其主侯而受職祿未數歲其得罪見逐師雖不連坐之義有難仕者屢辭職祿以無罪不許師強而後致仕此說無所證蓋傳聞相誤也不取復隱芝鄉師時三十五歲寬文八年戊申也參取佐枝本近松本○愚按近

松本載母氏行儀云母氏亦不凡住芝鄉時其所居矮小僅覆風雨然閫法甚嚴一日門生雜沓自朝及暮母氏終日不出戶客無識其面者又師出適他會厨人卧褥不能執役母氏端居閫内日昃不食師歸而驚愕乃不脫禮服以代其役此事雖細可以見其孝併錄備考師頗致仕貧困極甚然澹泊自守不以盛衰窮達失其故步非其道也抬之以厚祿弗顧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受諸人唯修其所好卓然樹立宮川本先是師憂本朝兵家之說與王者之兵有差研究析理必本於仁義乃言雜兵家者流甘

賊術不知仁義之實真可憫也又言世多誤解文武二道蓋文武者一而已偏廢則不可稱全材焉譬之猶鳥之有翼車之有輪並行而不相悖所以相資其用也裂而分之者何哉豈可不謂之偏武迂腐乎又言　本朝戰法率舍節制各自鬪力故遇敵易敗凡得全勝者必主節制否則假令將有智勇不能全其勝孫武稱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節制在

我之謂也若夫舍節制而取勝者可謂幸而不敗者矣遂沙汰明人趙本學戚繼光茅元儀等之說加之參酌其所獨得與諸家可取者專主節制求至當於實事創立一家從五位下大學頭林德詮所撰城州伏見棠春寺祀田碑云師聞隱士渡邉醉菴者少臨戰陣鍊習其事乃訪質攻守之法其餘聞有身歷戎馬者輒必往問之旁摭明人戚俞之說參互綜錯汰擇會萃別創一家言和清按隱士渡邉醉菴者乃是世所謂勢藩老將勘兵衛了也戡阪之後與其主津侯藤堂高虎不合視棄職祿猶棄敝蹝退居于江州大津其三男其稱三十郎老改不醉菴亦與其父歷戎馬者

也師之通問定交必迄其人矣何則了以寬永庚辰之秋沒時師僅六歲耳則祀田之碑誤其男不醉菴以為醉菴無疑矣因書愚考以辨焉著兵要錄愚按鍊兵問荅云師與長崎林道榮友善榮以文章著嘗赴東武訪師於明石留滯論文師出兵要錄稿本以示榮私求筆削蓋慮其使字命辭或有不達也榮因得閱帳秘而為加潤色其所以免妄塡錯置者榮之力居多榮讀至王霸論反復沈吟大感其所見榮尓人傑也愚以諸書所載與師之志行推之此說無稽不足信據設令師有此慮豈私榮輩而囑之哉門不乏人有若宮川何求經術文藝屢為師所起予有若藤井象水宿儒懶齋之子而存家風有若中島浮山蚤學於伊藤仁齋最善屬文師無所使之而獨借手於無盟人於理不通況師之於文當時儒士往往稱其達意復何容疑於其間哉但其始感王霸論與志力學者井上勿齋翁也大抵輕薄之徒道聽途說作爾雅語問荅之書亦為其所欺耳後學無再為其所誤可也噫及握奇集解兵要錄標記云師十七歲始讀武備志疑握奇諸說紛紜不明皆後至三十二歲發揮立言述作集解學者或不知此事故附于茲開門授徒門人尊稱長沼流信者服其卓識媢疾者以為似而非師不以屑意修業愈勤名聲日興聞于遠邇參考諸書及先輩所傳斟酌記之○和清云媢疾一句熟考先儒大高芝山駁一兵家文以意表出事見其所著喬松子語長不載于此福岡侯黑田光之以重幣聘之許以厚祿

顯任師曰福岡之祖與舊君有馬氏之先有舊怨今若往仕國家不幸有變而舊怨再起則當致微躬於其際於義所不安也固辭不赴新莊侯桑山一尹欽師之道時登其門侯文武兼資居仁由義苟同其道則不挾貴而友之遂與師為水魚交由是侯家士多從學者門人彌衆後侯有故沒采地於官又無幾捐館師甚戚之上憾無復談經論兵之友矣佐枝本近松本○宮川本云岡山侯池田

光政與新莊侯為䟽屬故信師之德業遂因侯與師誓著名於錄牒然年高衰病日加不能達其志極恨知師之晩書記異聞）明石侯松平直明果敢好氣然折節布衣士天和二年壬戌聞師名聘之親修書札具述其景慕之意使長臣津田某（名闕稱圖書）齋往芝郷師深感知己乃應而往侯待以客禮月給五十口俸（彥坂筆錄五十作百誤今從原書及內田家傳說○和清按筆錄又載異說云明石侯有故色藏禍心好武殊甚元老驟諫不聽識者嘆云進諫之力不足格君譬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如以火救決制權撲滅之乃歡似聘師有非常之遇師講兵談及將畧義利之辨能動人侯由是改其心此事諸書無形迹蓋當時之流言也但以師有世望假託僞造之則不得不載焉因斟酌其言附諸圈外見異說有如此）別附厩馬置諸元老之列參決政務師每引見說文教講武備正論讜議曲盡匡救之誠侯聽用之其行事可觀者不為不多（宮川本○近松本云師門高弟井上實下臣事明石侯以故薦師於其君而有非常之聘事實齟齬蓋傳聞之誤也寛政中和清投書於其五世孫六郎左衛門實侁以質問之實侁荅云高祖父實下初仕新莊侯于和州侯家上後由澹師之薦來仕寡先君遂為播州人始得詳其實附告後生）會備藩舊臣蕃山息

遊（本姓熊澤名伯繼字了海稱次郎八或助右衛門中江藤樹門人○了愚按先哲叢談引備藩以所紀熊澤子傳云致仕寓京時以蕃山為姓乃男右七承姓蕃山據此則似老改其姓臣附于茲以為原書之證）來寓明石（按蕃山實錄云寛文九年自城州鹿背移播州明石與正文所載年號不同未知其信否又近松本云師在明石時了海來自備藩執弟子禮以學兵法尤誤狀蹟蓋入師門者是同藩元老日置某非了海也故不取）嘗好王陽明學以經濟有名當世亦為侯所知出入陪侍頗見親待既主張其說侯急立功名不揣時勢而納用之其志在定國是更制度也由是民心大動（斟酌宮川本大意○和清云侯以天和中轉封年所尚淺未熟水土假令遠定國是善更制度不仍舊貫為之事或窒礙人情之動宜矣）則師憂見於色以事秘人莫知貞享三年丙寅夏六月母氏有疾師請曰府下壤地接海暑熱殊甚臣母性怯暑故每夏必疾願得乞骸骨就涼地以視其疾非所敢望敢布腹心侯變乎色苦留之曰御姑舍是寡人宜處置遂令有司選涼地于封內皆以三木為最因將為師起第于其地師又力辭以狹

鄉僻地醫療不便於是侯知終不可留許其所請及訣別日為設餞宴矣以不渝其志師感泣侯亦愴然宴罷賜衣一襲及白金若干兩宮川本内田家傳説○佐枝本云師遊播數年以禮衰而去近松本云侯好武過盛師驟進諫弗從由是辭太武云去亦存微旨猶且庶幾失之不遠而復於善也和清按諸説不同蓋各以其一端言之恐未悉事體今熟考之師於太就之際武必有藹藹赤心不負所學質之天地俯仰無愧者然沈密不淺當時雖高弟門人不得與聞歟是以難一定矣但宮川本所載似得其大旨因姑為正文讀者致思焉師起行赴于攝州大阪侯豫命阪郎

吏大畠長重稱官兵衛○原稿據宮川本作官左衛門誤今改如正文綢繆僑屋以為稅駕之所給月俸如故師苦辭數田不許居未幾寢疾荏苒不愈四年丁卯三月遂辭其俸去適城州伏見竹田邑杜門養疾者久之内田家傳説及宮川本○近松本云師在伏見與藤井懶齋相友一日懶齋談及摘公議大不合此公以後醍醐帝不用諫豫決死故也師憂其非通論而渉支離諭之切至懶齋忽稱快遂改其持論後載公於其所著國朝諫諍錄以述其忠書附于茲明石侯東覲過伏見必遣使存問篤志不衰以終師之世

師德與齒郤名望益顯諸侯苟志文武者無不以師為稱首松山侯久松定直平戸侯松浦鎮信高智侯山内豊昌德島侯蜂須賀綱矩並悅其兵學聘招之師皆辭不應宮川本後我先君正公及　紀清溪公亦各有幣召師欲繼先志往紀藩然衰病日篤未果佐枝本近松本元祿三年庚午十一月廿一日餘情作廿三日誤竟没于竹田邑居年五十六佐枝本近松本祀田碑作五十四宮川本餘情濃州加納圓明院遺蹟碑

作五十七共誤今就内田家質之改正原搞葬伏見東山榮春寺和清按圓明院所藏寛永中募冊載師及同族姓名典檀家合同之據此則若有檀緣但本院宗真言敎墳寺宗禪法不能無疑意者必有其故焉因質之乎院主唯明唯明答以舊記散亡緣由失證而不詳其果然乎否事渉疑似今無奈之何附弘遺憾屬纊前三日召寺主趙天永訣屬以葬儀一依儒禮且遺言門人藤井理定稱圓平別號象水懶齋次子○和清按原書名闕佗無所見今取諫諍錄所跋少男理定者斷以為象水補而記之鳩巣文集與遊佐木齋書云懶齋年八十餘有子名圓平卓犖喜兵好説天下之形勢此可以為補記之證矣先哲叢談不辨理定事徒以象

水作長子者恐誤故不取曰我家不用佛汝所熟知也碑上
只須題識長沼外記宗敬之墓愚按宮川本擧師家不用佛之證云師雖居矮屋必有祠堂安置神主時日盡敬修祭事死如奉生無懈以終生涯附錄備考
理定與門友謀奉承遺命以經紀後事故無法
號亦無位牌乃其志也近松本宮川本〇按宮川本別載一說云師疾病自知其不起具書其所欲言者以呈之明石侯其言確實率本諸報知憂國之切侯讀之反復怨悔既往而服其所規自是之後持重不好奇行事有優於昔日此說於師出處所關不小因附易簀下使讀者與辭播條相照證
尾紀二公聞其訃哀慕

彌日佐枝本明石侯亦大哭以賻卹其家尋令銳
隊長田山重好稱七郎左衛門奉師母氏護送諸其外
孫加納侯臣內田孝貞所稱元右衛門孝勝子親故見聞
者莫不悲人之云亡也友人懶齋名臧字季康別號伊蒿子筑後人初稱真鍋忠庵以醫官久留米侯有故投七辭職入京業儒後移居于其西鄙鳴瀧邑
曰斯人以武著然察其文學與氣象渾然儒士
而無積習之弊世以兵家者流目之誣宮川翁云師仕久留米侯日專修城制且巻試土圖其規畫超尋常然人無知之其為懶齋所悼良有故夫

牛込時樂軒名勝登字重忝稱忠左衛門覇府良吏初擢監察後為長崎尹令縣十餘年以治績聞〇愚家藏時樂軒復師書勝登作重良未知其是否載俟後定老成
有識鑒每稱師為人曰余年踰下壽視人不少
就中知行兼備有應務材者澹齋及向井靈蘭名元升字以順肥前佐賀人以儒醫名〇原槁元升作玄昇佐賀作平安並誤再考先達所記改從其多例
其人而已谷一齋名松字宜貞稱三助土州儒士亦語
其徒曰澹齋學術純粹要之君子人也其為名
輩所重如此和清云宮川翁與貝原益軒交義踰佗故雖非其門師易簀後私示

兵要錄而使之作序其序凡數百言盛美師之識之卓與業之勤以為　本朝未曾有之兵學矣文見于自娛集茲不附錄又有下阪人福住道祐沙號存心軒或梅林居士者與師締交學那波道固施名於洛攜貞享丙寅冬跋師之系譜云長沼丈人者名家也其性篤實好學信道能文精武秘韜略於心府藏孫呉於胸中可謂雄偉非常名下不虛者矣娓娓稱美寔如貝原福住二氏亦有識人之鑒今併考之正文為名輩所重者愈益可證焉
故鄉黨隣里
無論僧俗有事之難處者或所交爭者則来請
師指揮師為之區處事皆辨治大為衆人所倚
賴如和州上乘院及平安真如堂之訴論亦並

賴師辨治語長不詳其學宗程朱極尊信之然亦有取捨而無所偏私平素謂門人曰仲邨惕齋（名之欽字敬甫稱七左衛門平安儒士）我畏友也學術緜毛善談玄微但於其所論有不契同或不得不捨焉如中江（名原字惟命稱與右衛門別號藤樹江州儒士）蕃山（重出）二氏專倡王學與我所宗仰不唯方枘圓鑿也雖然於其爲己之學我有取焉實學之起自此輩始矣其於儒士最嘉貝原益軒（名篤信字子誠稱久兵衛福岡侯儒臣）

告受業者曰其所著述有益於後進汝輩須玩味其書以助學業又評二山時習（名義長字伯養稱弥三郎石州儒士○原稿據斯文源流以所引宮川本爲誤改作弥次郎義方頃校諸先哲叢談知其未深考刪去復舊）曰以正學自任力行過絕人甚異乎俗儒之撰（鳩巢文集答游佐木齋書云至於谷氏二山氏雖未見其人耳聞之熟蓋操軒惕齋之亜也足下以爲篤行君子者得之按師所稱譽者必有所試而然因引用鳩巢之言證其不虛譽矣）大抵好稱人之善而不好聞人之惡蓋其至性也其作文章或詠詩歌不好浮華有

時成篇唯真率叙情而已門人中島浮山（名義方字正佐稱負右衛門平安儒士）爲小野忠常（稱次郎右衛門忠明次子世以叙術仕于霸府）所需作其家所傳一刀流記體製奇僻且多雕飾師見而戒之聞者皆服其餘百事亦復如此一無輕薄之風文繁不贅其講經傳義理明辨善使人意易感發如僧白底歸於儒是也文繁亦不贅（宮川本）師出妻後不再娶潔居二十六年故無子門人凡千餘員井上實下（稱新助明石侯家士）

得其道統先沒繼之田山重好（重出）仁田正武（稱新右衛門秋田侯家士）土岐光晴（稱莊左衛門平安處士）宮川尚古（稱忍齋福岡侯家士○南海翁著兵署問答云宮川氏雖力學未至許可但有故弘斯道和清按斯言本出於碎玉翁他無所證蓋玉翁始唱之海翁附和之歟愚竊怪焉後得早川德榮筆記考之果誤其實故今從筆記所傳）佐枝尹重等（稱政之進津侯家士）亦皆得其許可教授於諸州（叅酌宮川本佐枝本近松本○按早川筆記載森某五郎左衛門及岡村某七郎右衛門者云二子共仕久留米侯有馬賴光于筑藩受業澹師並得許可以教授其藩惜乎諸書闕此事今無可考因附録于茲使後世知高弟亦有若人）

矣 享保年間
覇府有廟命求師之遺書賜覧嘉賞士林以為
死有餘榮焉蓋
有廟嘗在紀藩傳聞其徳業故也斟酌祀田碑大意嗚
呼由師沒而來于今百三十餘年其遺風餘音
日久月遠聞而知之者或不多有若非當今蒐
輯釐將泯滅無徵焉因集而成之以貽將來知
我與不知我亦俟後之聞知者耳感極而狀

澹齋君行狀 ○十九

按行狀繕寫係吾鷲臺公子手筆其未完者
使亀子茂算補寫鋟版則成蘆澤貞寧與大
脇言求之手是瑣事固不足録然臣下之勞
雖微必録此公之志也故牽連而書諸末簡

福島治所兵曹織田騏拜書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終

右先師濤齋君行状集成定本原稿係文化庚午作朝脩夕削稿凡五易初屬稿也患記事之不備記事頗集而患作文之不達作文漸成而患辭致之不簡暢与議論之不穩當余素短于三長未能濟美僅状十之五六此恨何日而已哉一日侍宮東望慨然嘆云信州松本者師懸弧之地斯道之淵源也如於法有

人則必多可徴者焉自是歳月切思乙亥之秋遂分前執西山村君通書問於松本侯家士内田孝寛請 師家遺事孝寛者状中所謂孝勝六世之裔也於是知有 師家所藏遺書系譜等故其出自之類粗得之書中而参諸原稿往之差違未審其孰是非因欲晤語孝寛以質其可否奈何 官禁

絆身自非奉役不可越境又渉東望切思五年于茲今茲文政己卯夏天假人願 官許東行得僂之爲遊于松藩吾黨榮之既往則孝寛於余不翅舊識恭執弟子禮傳舍張具備待甚謹余留旬餘日与之會観其書閲其譜中多 師之手澤於是前記所闕誤者益加補訂其是非未審者亦不質而決之誠

所謂開雲霧覩白日者是也既而年業西歸改修原稿以爲定本蓋十数年間切思勤苦今而後覺酬其志矣余竊謂東行一遊三幸相會 官之許此行者特例勵士講武一端也余之老而猶壮者祖徳餘蔭吾道至樂也孝寛之能傳書譜者家世孝子不匱其根蔓延也由是言之定本之成非人之所能實造物者使之也余不勝

咸嘉爲書附言於其後藏諸家塾云

文政己卯九月　後凋軒主人和清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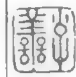

門人深田楮一書

跋

先師長沼夫子行狀定本刻成信濃福島恒園山邨君之力居多矣前日君使其臣織田希魯傳旨曰我高祖伊勢守嘗與後凋軒先生周旋約刻先師行狀以頒於同盟功未及半而捐館先生亦尋逝其雖不肖將繼其志竣其功 清雄 既以定本未成緒爲憾也偶得感旨悲喜交集感泣沾胷憶 清雄 始結髮蘇門君杖駕於草廬與先人相笑談言及上梓之事 清雄 侍側而聞之屈指在三十餘年前今也墓木既拱矣而又有君玄孫使我先人繹陸平原之憾于地下焉是蘇門君貽厥之所致而亦可以見先師遺愛入人之深也先人而有知乎必將謝其恵乎無窮矣

嘉永六年癸丑九月

中山清雄謹識

梶原昭豊謹書




余姓族微。祿秩小。然為　國家之
要地。則之鄉黨之間。最不可以無講也。
先世兵法。或取甲。或取越。未定之
接。而高祖父蘇門君。兼學二家法。
以修之備攻。而
尾張源明公嘉其為人。天明中。請
官。傳賜祿。於曾祖父玉壘君。別賜俸
秩。引　英致務。方其治兵政。始得先
師長沼子之書。而喜之。然未復專講
究。再與光從尾藩淺潤軒中山先生。
務究其閫奧。年殆八十。刻之書
潔之策。以貽後昆。更使家臣田若
方莫其先生而學之。為思慕之餘。彰
撰刻先師之遺書。而傳于世。文政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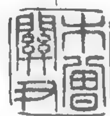
未君不幸早世未幾先生與方英相
繼而沒自是之後斯學少衰矣公繼
之老爲纖田驛於鄉間業於先生
季子梅軒容菴春以遺墨摸刻
成萱溪負寧之手也其所諮訪負
寧云葉久不記今所在則是耳而
亦板數板即先生所撰先師行

狀之本也因叩其由得審方英
前奉命任事而君卒後不果
驥更廣搜之又得若干板則上梓
者殆半驥慨然告余曰先公此擧
可謂偉矣公益繼之以畢其志
余亦感其言竊謂君之捐穀余
粗知未及劬之公也三十三週朞

功迫矣果成則祭祀之奠何物若
之擲又思之余私淑先師之道而
世守歧蘇之續論於練暮磨牛
得不以壙者嘗謂亦可謂君之遺
直而先生之段教也且今吉年斯
道老非世無其人而久沐東和偽
而無寔依儒或揭文匙武塔乎

今先師之名而未察其學德何
視以爲不急之務者間亦多之殊
不知運用之妙不啻牢縈於
世亦可以來用也然則此爲之出處
幾使此堤亦以爲修道士之菩矣
何猶遺墨之弘哉況方今海外諸
國讀庵陸梁包藏禍心功非一朝

易斯道尤不可忽也。於是更發
駿。僕與梅軒謀以其業。功既竣。
乃書數字於後如此。
安政紀元嘉平月後學山村良勝
跋於就正園之南窓




林恕 撰

國史館日録

國書刊行會大正九年（一九二〇）鉛排本

據國書刊行會大正九年
（一九二〇）鉛排本影印

國史館日録一

弘文院林學士撰

寛文二年十月三日。向陽林子應　召登　城。厩橋少將酒井忠清。忍侍從阿部忠秋。小田原侍從稻葉正則列坐。久世大和守源廣之。土屋但馬守源數直在側。（忠清國老。忠秋。正則執政。廣之。數直副執事也。）　忠清傳　台命曰。　大猷院殿使汝考撰　本朝編年錄。自神武至宇多而有故而止。今使汝補延喜以後可撰錄獻上之。余伏拜而退。先是四五日前。余夢夜錦二字。至此人皆謂國史中絶猶夜錦。今有是　命。猶夜錦當晝之兆也。（詳見家集。）既而陳說編集條目數十件。然　官事頻繁。裁斷不決。歲聿暮。

寛文三年四月　台駕登　日光山。其先後營内多事。執政無暇。今年八月十五日。久世廣之補執政。與忠秋。正則同列。土井能登守利直代廣之。與數直同列。十二月二十六日。余依五經講了之勞。官賜弘文院學士稱號。忠清。忠秋。正則。廣之奉書連署。以忍岡山莊稱弘文院。山莊有聚堂。是先考之開基也。故尾陽侯源敬初營之頃年　官命重修之。其始末者詳見先考集及余家集。莊内有詩仙堂。先考營之。余再興之。改號六義堂。又北隅有先考。先妣及亡兄敬吉。亡弟靖墓。靖字彥復。號讀耕子。今則亡。如失左右手。及有國史編集之　命。追懷殊甚。

寛文四年甲辰。春夏之際余屢應忠淸之招。剪燭打話。忠淸談曰。編年錄之事何綏綏也余答曰。條
數既陳。待裁斷耳。延喜以後無正史編修不易。然　官命求天下遺書殘篇則綴隻字片言以可成
章乎。聚諸生加筆吏則扶勞成編乎且夫紙筆之用。亦微力之非可辨也君其察之。忠淸笑曰。子之
所作王代一覽。大綱既備。且夫咨詢古今之事。所答如流。自非諳誦歷代則不能如此也。余曰。寛永
之末。諸家系譜編集。某齡未滿三旬爲諸生之長得成其功。是太田備牧之所知也。其後有編年錄
之命。先考總裁之。其草余及亡弟靖所爲也。自神武至宇多。唯桓武之末嵯峨。平城淳和。及宇多無
正史。其餘五十四代有舊史之可證。五代之新編。猶勞考索。況夫延喜以後事多書少全史闕矣先
考既沒。靖亦逝矣。恐我力之難堪。然今諳國史之大槩。與漢朝歷史通鑑之書法合考之爲文成篇
無後世之嘲。令中華人解其事。其文段不滯者某稽古之力所不讓他也忠淸曰。固然可與執政等
議之。他日與正則談及此事其旨相同。忠秋。廣之亦屢稱余多識。忠秋曾曰。編年錄成於當世則
大君之美擧也。廣之又曰。　先君之所　命。亡父之所編。今有是　命。上下二代之美談也姬路拾
遺源忠次者。最好倭朝之事。頗知編集之勞。一日語忠秋曰。此擧若成則春齋奉　公之大業也。忠
次又語會津中將源正之曰。編年之集錄者固難非春齋則不能。正之問其故。忠次所答件件云云。
正之忠次者。當時平章　國家大事之人也。正之甚好儒學。忠次殊諳倭書。而先考之舊識余之識
韓也。其第與忍岡別墅隔池隣接。今年七月五日夕忠淸招余懇問編輯之趣。余所答亦詳。忠淸曰。

如太田備牧爲系譜之奉行之例。可擇其人以爲奉行。

七月二十八日。余登營。群侯退去之後。忠清及三執政列坐黑書院側。召永井伊賀守。大江尚庸。正則傳命曰。本朝編年錄延喜以後編輯之事。既被命弘文院。然其支用事繁。使卿奉行其事云云。尚庸謝之曰。宜與弘文院議。余亦在其席。忠秋顧尚庸曰。年壯勿以厭勞。正則顧余曰。尚庸於予交際殊厚。故有是命。定知可怡悅云云。尚庸自少好學。與余執交殆二十年。

八月五日。余赴尚庸宅。議編輯之事。

十日。尚庸及余登營。與四老議事。忠秋正則皆曰。建長寮於忍岡弘文院內。可爲編輯之場。又營文庫。可以聚後書。遂日。尚庸可行相攸。且有諸生之沙汰未決。余曰。二子春信。春常。及門生人見友元（文名余節）坂井伯元。（字。名）其餘可預事諸生二十餘輩有之。可勵草案之勞。淨書者可用備者。忠秋曰。二子者勿論。二元亦食官祿。則所不辭也。正則曰。門生筮仕食他祿者。不可預官事。除之而可也。余曰。先例不往。麾下者亦在其列。正則不答。三老默然。尚庸亦不強言。

十三日。尚庸來忍岡相攸。余豫往待之。尚庸作境內圖而歸。

十五日。春常始登營拜。台顏。姪勝澄亦同拜謁。今日忍岡經營之地事定。

十八日。官吏松平次郎左衛門信重率工匠來忍岡營土木之事始。自是日々斧斤之聲不絕。群工匹夫聚會。官吏相替監焉。余使岸田清隆往議之

二十一日。尚庸及余登　營。先是尚庸既與閣老有所議定。而召余曰。二男及友元。伯元之外。在門生則猶高庸伊庭春貞可加焉。其餘筆吏八人可賜月俸。使子配其祿。隨意可用之。若夫量其淺深以分其俸。而增一二人。亦可知子之意云云。余以諸生之少。故有不平之色。正則曰。若人少而難辨。則他後增員。余答曰。系譜編輯之時。預事者三十餘人。傭書者三十餘人。此度之勞。大於前度。而其徒不及其半。譬猶以寡兵攻堅城。余精力盡於此而死。若幸成功。則　官家之餘光也。忠清以爲戲言。而莞爾。余又曰。是非戲談。實是余之微志也。忠秋從容曰。弘文院近來氣宇健强於文字之事。則何不成之有之哉。尚庸及在座數輩見余顏色。無不驚焉。余亦不言而退。翌日余赴忠清第。告諭曰。昨日之言不太過乎。余曰。不憚權勢。有不禮之處。言而無益。非不後悔。忠清曰。吐露中心。則勝阿諛者。莫介於懷。余謝其懇意。保田宗雪在席曰。彼平生蒙公之眷遇。今承此重事。所依賴者唯公而已。忠清欣然曰。自今有欲公言。則先可密告余云云。既而又告曰。此事果成功否。余曰。某命不終。則雖有遲速之異。可歷歲月而成。若不幸而沒。則男信等可繼成之。信等雖嗜文字。無聊倭學。故頗有未熟之處。某一人存。則可成功。某一人不存。則雖加多衆。難終功乎。今欲益諸生者。願其速成也。若不咎其遲。則勞煩不必厭焉。公議既決。余不復言。忠清曰。吾必不捨子。無勞思慮。宗雪曰。近歲求書之費。聖堂再修。春信受賜宅。去冬院號之　恩許。頃日春常拜謁。皆是公之薦舉也。今此示諭謝而有餘云云。隔日。尚庸謂余曰。閣老皆謂。編錄成。則宜營學校。教生徒。非足下則誰爲其師。宜保嗇

以期後榮。余曰、若然則國家之盛舉也。然余今以微身承大任、則他事難期。尚庸曰、千里始自一步、成功亦不遠。足下唯以顧養爲要而可也云云。先是正則謂余曰、本朝風土記今亦修得否。余曰、據國法、則出雲國風土記可以證焉。倣華制、則以大明一統志爲例。正則曰、與編年錄一時合修否。余曰、風土記比編年則易修。使國主郡守各點檢其領地之山川土產等、則易於求舊記。然人物行實當時難知而已。頃日姬路拾遺亦及此事。與會津羽林談。羽林曰、今天下一統之盛事、何以加焉。拾遺語余曰、若有台命、則試修播州風土記。余曰、君雖知編輯之趣、然下文字如何。拾遺微笑。

九月、尚庸有微恙。又有弄璋之慶。又有輕服、而不登府。故編年之議寂而無聞。且秋霖連日、忍岡營作亦滯而不成。余使侍史高安成賀重晴等筆吏、擇備書者、漸盈其數。尚庸告執政、使矢部氏沙汰紙筆等事。舊相識讒聞余將赴忍岡、或有欲食之招、或有詩興歌之會。

十月朔、余携信常友元伯元登城。四老列坐。尚庸在側。正則示諭二男二元曰、可從弘文院預編年輯錄事。正則又諭寺社奉行井上河內守正利加加爪甲斐守直澄、告諸國寺社、求延喜以後公家武家舊記。二人乃傳達之。

十五日。余登城。與尚庸相語。既而與執政談。忠秋正則廣之列坐。忠秋曰、頃聞或人所語有曰、園台記者希世之舊記也。予亦聞之否。余曰、可是園大曆乎。廣之曰、然。忠秋莞爾曰、我偶聞以爲珍書。未歷數日、誤其名。抑其園大曆者何等書哉。余曰、中園大相國公賢日記也。故曰園大（曆脫乎）。其書全部二

百餘卷記。伏見院以來後醍醐以後。見太平記者往往見目錄。然全書亡。而廿露寺家所抄出五六十卷今猶存矣。問其書名。既久然秘而不出。二三年前。幸得於洛之書賈。一覽之後。惜其全書之不傳。今所存者朝政公事之故實。而時事治亂者略而不記。唯見目錄。知全本之詳而已。廣之曰。彼多聞。不始于今。奇哉。　國家之寶也。故執政河越侍從松平信綱每問故事。稱　先考博識曰。國之寶也。廣之傚彼常談。今亦云爾乎。

十六日。　忍岡經營漸成。遂日將畢事。故諭町奉行渡邊大隅守三綱。請匹夫數十人。運家藏倭書等於忍岡。終日三回猶有餘。又約之以明日。

十七日。　夙興赴尙庸宅。有所咨議。喫素食。以　國忌日故也。及巳刻而歸。

今日亦運書籍於忍岡。

十八日。　呼傭書者十四人。有所示諭。安成重晴告其旨。尙庸使家人伊藤信直來會。皆無所校惜。卽押印而歸。

十九日。　夙興赴數直宅。而赴利直宅。告近日將赴忍岡。直到忠淸第。而敲忠秋門。而相語。忠秋曰。一昨日他出。路遇匹夫連續荷書櫃。使人問之。曰是弘文院書籍運於別墅也。多哉。多哉。想夫新造文庫土未乾。納於其中。則中濕氣乎。舊庫若損則修補而可防火災。必克注心。世間可惜者無勝於書籍也。時野三竹偶會。告曰。今般編年錄之再興珍重珍重。忠秋曰。固然。三竹曰。誠是上下兩代之

美擧也。既而出。與三竹齋談而別、余又赴正則第、而皆話、敬亭先至、不期而會。共喫朝飧。其間座談編年錄事。正則曰、頃間議改編年錄、號本朝通鑑、其事未決云云。余曰、中華通鑑名聞於世、朝鮮亦有東國通鑑、則我國之史稱通鑑而可也。先父謙而假稱編年錄。今若官議決而稱通鑑、則先父之志也。正則曰、此度事大、宜號通鑑。亭曰、固如示諭。正則曰、倘庸在群老席時、可皆議之。既而正則顧亭談春信學術及翰墨之事。少焉辭去、詣廣之相面。亭隨來。時主人與客對食、見余至曰、喫食畢否、余因飮食於正則云云、主人勸良榮對話良久、有編年之談、有寛永系譜之談。余曰、系譜卷帙之堆。於本邦無較之者。　先君之盛擧也、此度編年亦　先君之所　命、執事爲近臣時、所奉　旨也、若非啓其端、則今何有此擧哉。繼述之大擧也。廣之曰、此後願興學校於京都・江府、以成儒學之美也。時揖斐氏在座、曰、頃間爲撿使巡撫國郡。弘文院領地亦經歷、其民皆喜其和、懷其惠。廣之曰、善哉、學術之徵也云云。其後赴倘庸宅。有所議而歸。余今朝經歷諸老。皆告可赴忍岡之事。幸無他適之人。悉皆面話、唯於忠清、則以有再謁之意、故早々而出、彼人亦悟余志、而不援止之。忠秋、正則雖欲使余居本宅。然以編修事大、故强領之、蓋慮他之公用或滯乎。廣之以編錄爲切、故以忍岡移居爲的當。今日正則曰、凡人壯年筋力未全。至四十而氣力全備云云。余曰、禮曰、四十曰强仕云云。廣之曰。人及四十、則氣疲少記臆云云。余想正則幼襲父之封、而安富隨意、多病也。近年執政煩務、而爲無病之身。廣之自少勤仕、起於微錄（祿カ）、歷試登庸、頃年執政、而其勞初緩、故二老之言相齟齬、皆於其

身上昨露來。以此告尙庸。其意亦如余所言。

二十日。及晚尙庸寄書曰。諸老臣相議。欲改編年錄。號本朝通鑑。而與會津羽林。姬路拾遺談此事。皆謂宜然。今日達　台聽。　命曰可也云云。且今般新造長寮側可立廚所。以賜晚炊料。使預事者飮食云云。由是今朝赴忍岡。示諭官吏。又諸生月俸事亦既定。

二十一日。余晨興赴忠淸第謝。　官命改書名。忠淸曰是重事也。非　上意則所不決也。且曰。尙庸勤勞。故其事不滯云云。余曰今日移居忍岡。忠淸戲曰。卿捨城下否。答曰。編修事大。然他　官事亦有　召則何厭往來之勞哉。既而喫朝餐。而後訪尙庸。謝昨朝赴忍岡。且述昨晚來書之趣。相話移時而出過井上河內守。暫談。猶高庸侍焉。使高庸適尙庸宅。謝賜月俸。既而赴勝澄宅。而歸。遣使近隣。告移居之事。未刻出宅。赴東隣阿倍政重。暫談。而訪保田宗雪。他適不遇。直至忍岡。喫晚炊。而巡見新營文庫長寮。而日暮。謁姬路拾遺。時生野松壽來。隨金節訪忍岡。以余既出。而來會拾遺第。移刻而出。金節松壽相別。而戌刻歸忍岡。今夕尙庸寄書。問移居平安。而惠一種。且有所示諭件件。乃回答之。

二十二日。早朝姬路拾遺使者來。惠鰹節三百個。　法印元德寄書贈鯉魚。　保宗雪寄書。謝昨日之問訊。　坂亨。猶庸來。　信常自本宅來。　勝澄使中村祐晴來問。　信常早歸。　亨。庸喫晚飱去。　今日命重晴。改編年錄依本標題。改書本朝通鑑。而分其卷數。自神武至宇多。凡四十卷。庸及

祐晴暫助其勞。及夜重晴再見而事畢。　書賈白水來。是洛人。竊倭書好利者也。　邇日命岸濟隆營信。常所居。猶未畢功。故信常與母共在城下本宅。往來于此。　自今日工匠營廚所。先是。掘井於長寮側。深淺十尋餘而水涌。　長寮既成。猶未掃除。　文庫年成。土未乾。　余寄書於松平次郎左衛門。贈鯉魚。且諭來月朔日起筆。而謝連日勞役。而催其全成在二十日中。

二十三日　先考月忌日。奉安　神主於弘文書院床壇。供粢盛、燒香、進酒茶菓。而拜。而詣墳墓。余營祠堂於本宅。每時拜祭不怠。今般以官事移居於此。未能營祠堂。故奉載（戴カ）考妣等　神主而來。自此後朔望忌日可如今日。他後可營祠堂於此。午前春信、勝澄同來拜。常隨母留守於本宅。信談曰。昨暮應招赴尚庸宅。示諭曰。今日於營中廚所料事定。又諸生等月俸以尚庸裏判可受與之旨被命。守藏吏云云。信謝曰。君勞苦。故　官議不滯。尚庸曰。群老懇遇乃翁。故事早決。某啓他事。則滯多。云云。定知明日可詣墳墓。是以示是下。傳語於乃翁云云。余乃呼高庸、春貞等示諭之。而馳書謝尚庸。且求裏判。凡受　官俸。自草其趣而受奉行裏判者。定式也。

今日高麗春澤來。澤者余外族荒川宗竹子也。今養於高麗永竹。入醫門。

及晩友元來拜墳墓。　先考沒後八年。每月詣墓者。於門生中唯斯人耳。暫談及秉燭而去。　今日新參筆吏二人來。命侍史。以寫呂泰以來年號之事。諭二人。

入夜點撿倭書估白水所呈目錄。以加朱圈。先是尚庸示渠目錄於諸老。其中　官庫所不藏。余所

未貯可買求之云云故點定之。

召家僕杉山氏命曰二三日中信常等隨母可移居於此汝可守本宅云云渠是自　先考時留守此別墅者也清隆在側有示諭之事杉山氏之外有安西氏者二三年來仕我與杉山氏共守本宅。其餘僕從等皆隨來於此就中清隆者自余七歲渠九歲陪仕至今茲四十一年勤仕不怠其子清次陪仕春信云云高安成者爲侍史漸十年晝夜不離左右者也重晴者亡弟靖侍童及弱冠過靖沒與仲祐晴保護勝澄今般從我來於此。

凡今般預事者信常友元伯元可分紀年草之受余總我稱此四人曰撰者高庸春貞等別受月俸。可曰諸生安成重晴稱侍史又此度新參者五人可曰筆吏又春信侍者三人可曰小生安成以下總十人分配　官俸清隆以勞事故雖不預書寫事請尙庸分。　官俸此外傭書十四人定其料從其寫紙之數可有科且與日支料此等皆尙庸受諸老之言所定也廚所事悉使清隆掌之但傭書者以與日支之故不可入廚所云云祐晴以調護勝澄故辭爲侍史然以其翰墨超尋常在勝澄宅。有暇則可預淨書事是亦非余私命之與尙庸議所定也余前日謂尙庸曰不預事諸門生來問則如何答曰渠等爲足下欲服其勞則可如其志不可防其出入而已然官所不命者余亦不願之邇日將起筆故記預事者於此。

二十四日。　自昨日至今日記昌泰元年至慶長十六年之年號一年爲一卷每卷二十葉都七百

十四卷爲撰者草案。使諸生侍史筆吏等考事隨見因年號付各卷也。侍史筆吏替書之。門生南直來助其事。猶庸來。清書條例。此條例頃日所作也。起筆之日爲示滿座也。前錄草藁書體不正。爲備書難解。作倭字書式。使庸書之。前錄　先考既淨書獻上。在　營中。罹丁酉之災。其草藁遺在余及勝澄宅。故此度起筆之日。使傭者先寫一通。而定書式而後可淨書。舊本二十五卷。改其表題。記本朝通鑑。分爲四十卷。

午後人見正竹來問友元弟也。少焉辭去。庸亦去。高麗永竹來問。暫談去。南直獨留。喫晩炊歸。直者親炙者也。然有故不預編修事。　松平信重巡見營作場。來書院。暫談而去。信重同僚十人今度替日來視事。然於此地營作。則信重專掌之。其下吏日日在此。指揮工匠及匹夫。余諭信重。來月朔日起筆前營作悉終否。信重諾而領之。

今夜燈下人定。獨坐自謂。司馬溫公者。古今傑俊也。今所編修。偶同其名。雖出官裁。亦是一家之大幸也。又謂古者諸侯各有國史。余雖不肖。奉　官命修延喜以來七百年來之事。則今所新營長寮。可稱國史館。乃使重晴執筆作記。及亥刻而草成。余未就眠。重晴談曰。先日書賈白水來謂某曰。今度學士續先考所錄之後。猶漢書成於父子之間。某試問曰。汝何以　知之。彼曰。往年刻漢書板而偶知之。又問曰。作漢書之父子之名奈何。彼曰。班虎。某不覺一笑。彼暫思唯曰。非虎爲堅固之固。某又曰。班固之父名奈何。彼口雖唱其音。遂不能言彪字云云。余胡盧入帳。

今夜雨降、及曉而晴。

二十五日　早旦友元馳書曰、昨日自永伊牧寄書、謂、某及伯元、常祿之外特賜月俸、依預編修也。厩橋少將賜使价、賜鴨二隻幷醢一壺、裁報逢使者懇謝之。午前信常隨母攜七娘、自本宅移於此。倩姬路拾遺之匹夫、運雜具、少焉友元來訊、談曰、今朝赴永伊牧謝賜月俸云云。喫晚炊而歸、入夜余徒步訪姬路拾遺、拾遺談曰、頃日登營、忠清曰、弘文院移居多年在城下、交通者相隔、唯以足下在近隣、爲依賴、平家內若有疾者則雖夜中可被遣醫。正則曰、彼富書之人、若近邊有火、則使匹夫救之而可也、廣之曰、官事之暇及暮則定知應話以散鬱、若亦好談伴也云云。既而及通鑑編修事、移刻喫頓點心而歸。

二十六日　陰不雨。

永伊牧寄書記編修場之法制於坂授之、是與諸老所議定也。爲貼壁以示衆、俗謂之壁書。

一曰、出席者辰後至申刻可退去。

一曰、每月五箇日可休息。

一曰、官本勿論、自他方所呈之舊記、不可損、不可私寫。

一曰、滿座雖有不協意事、於此席不可口論。

一曰、諸事可守弘文院指揮。

寛文四年十一月朔日　奉行。

今日狛庸來話喫夕炊而去赴永伊牧。

伊庭玄意來此春貞兄也仕久和牧。

友元寄書曰今旦詣廐橋羽林談及余事赴土但牧遇大久保忠隆傳語於余。

長谷川德十郎寄書問此余姻族也。

今日命侍史點撿家藏倭書目錄分其時世各各記之其中有付與四人撰者有使諸生侍史考出之者又有使筆吏寫之者其餘類品有差。

二十七日。　今曉風迅。

加藤勿齋寄書賀賜本朝通鑑之名且惠鱸魚一雙慶移居又述忍岡芝濱北南道遠相逢可稀闊陶殊甚斯人累世士林而好學有雅趣余通家之交超尋常。

伯元風寄書贈鱸魚少焉自來暫談去。

野三竹來尋見家藏倭書讀國史館記及條例且問編修之趣良久而歸。

門生田中好安田犀昆弟倶來二子者故若狹羽林酒井忠勝書生也今仕匠作忠直出入門下超十年余此度欲使犀預編修事然官議不許而止。　春貞來謝賜月俸而去赴永伊牧少焉南直來。

與田氏兄弟留談伴晚食而去。　松平信重來促營作早成而來書院暫談而歸。　勝庄吉寄書音

及看於春信。傳語於余。彼者有姻族之好者也。
今日春信移六義堂。伯元。三竹及田氏兄弟。甫直等皆往問之。直侍坐至黃昏而去。
今日分授月俸官金於侍史筆吏等凡十一人。其中井口三的。小出了仙。湊金彌。石川堅意。津田清安。新參同列。中村春凡。岸田清次。石井重武者。春信侍坐者同列加清隆。安成重晴。爲十一人。今般新參筆吏及備書者十餘輩。使安成重晴指揮之。
永伊牧使人寄書几書笥若干。是官庫舊物也。其數猶不足。諭矢部氏新調之。
建部織部寄書。請加其所知之筆吏一人。余以其數既盈之故不許焉。　久保氏寄蔬若草一笥賀移居。　清隆往問本宅。諭留守事。中村祐晴來。乃命國史館記淨書事。
二十八日。　朝陰。辰刻雪。終日不止。
黎明出山莊。卯半至椴橋羽林宅。主人既出前堂。來謁者如堵。余自便所入。隔席。時主人顧呼余名。則進相語有所謝。既而喫朝餐。出赴永伊牧。雖有微恙。出相語件件畢。喫餅菓去。而登　城。飛雪霏衣至。　營中。春信友元伯元皆先列坐拜。　台顏之後。近臣松平民部少輔及松平次郎兵衛奉旨出官本名畫譜四帖。使余書表題事畢。至黑書院側。謁四老。忠清曰。卿猶未歸乎。答曰。通鑑編修之支用。尚庸示諭之。欲述謝而伺諸君之間暇。正則曰。忍岡營構既成否。起筆何日哉。答曰。以來月朔日而起筆。縱廚所之營有不足。不可延。忠秋曰。前日所運書籍多多。此間數日既辨別否。余曰。起

筆之日可用者漸點檢丁廣之日邇日可往覩之云云乃出　城乘輿雪透簾隙直赴勝澄宅過本
宅過留守者以僕奴漸飢早歸山莊時既未牛也自雪滿庭漸漸高深工匠歸去營構有滯
矢部氏寄新几許多　大久保忠隆贈雉　生野松壽贈鱸魚
今日無來問者聊有閑寂意
肥前嶋原城主高力高長丹波福地山城主松平主殿頭忠房寄書信此二人皆交際年久高長者
藏中華書數千部裝潢盡美忠房嗜倭書與顧路拾遺交義殊厚
入夜燈下獨坐乃思今日　營中聞今晩既橋少將赴伊賀拾遺藤堂高次第調官賜放鷹所得之
鶴羹平生所知者數輩伴其食余者在本宅或其被誘引乎以不在城下無如此之煩勞而擁爐忘
雪中寒是亦一幸也今日於　營中逢保宗雪被曰雖欲訪忍岡未得寸暇頃日尙庸所啓群議嚣
々尙庸盡心能言之故每事不滯珍重其所決者出自既橋羽林意可能謝之余曰尙庸粗告其旨
今朝謁羽林既述謝畢足下亦時時爲余能謝之宗雪頗好文字相識十餘年且有姻族之好故其
言丁寧也彼爲羽林被寵遇而與尙庸交通尙庸以彼與余相親故　營中相遇之時屢及余事
聞頃日異星現于東方其青芒指西長三尺云云余在本宅時既有此風聞至此事多而忘之今且
忠淸席談之者多又有見之者云（六除カ）　營中侍坐之間亦日日言之其中或言其出在寅卯刻之開（間カ）所
謂彗星也或言月明則無光月暗則有光或言兩際子而光透或曰其光薄不分明或言塡星之側

非經星者現而有靑芒。或言火災之兆。或言不知其分野。當何國乎。余未見此星。則默而不言。

二十九日。雪泮泥路滑滑。

早朝厩橋少將寄書。有尋問之事。姬路拾遺寄雪歌。問余作詩否。余答曰。通鑑起筆在近。點檢舊記。不遑吟詠云云。春信自六義堂來書院談曰。昨夜堂前遠望之景。隔池村燈一點挑於雪林之間。作律詩詠之。重晴。春凡侍側同賦之。不覺至深更。

藤勿齋來尋讀館記及條例。且談曰。頃聞赴松平日向守宅。見人麻呂碑。日州殊喜云云。其後携手至國史館。勿齋眺東南歎曰。無雙絶境也。添雪逾奇。友元亦在同席。既而勿齋去。信常與友元倶應姬路拾遺之招。自去歲信應拾遺求而講孟子。今既至藤文公篇。雖編修事大。以彼此接隣故不止此講。余亦雖被招辭不赴。

及晩松平日向守信之來尋。謝人麻呂碑早成。且問制碑之法。余開三才圖繪示之。日州借其冊而歸。日既薄暮也。日州者。播州明石城主也。其領内有人麻呂祠堂。去月以藤勿齋及官醫良以爲价。招我懇請作人麻呂碑詞。余將移居於此。紛擾多事。然以其懇求。故不日而作之以遣之。未幾余既移居。先是日州寄簡而謝之。今日不辭遙路自來。我與彼人執交日淺。然其懇謝如此。蓋想彼人好倭歌乎。不然。好古興廢之志深切者乎。聞勿齋。三竹皆稱余碑文奇也。彼人亦頗知漢字。故喜之餘如此乎。碑詞在家集。

勝庄吉來至、作晩食而歸。
今日命工新調長板一片、遣勝澄宅、使祐時（晴カ）淨書國史館記。
戌刻信常自姫路拾遺歸、談曰席上及編修之事。主人新求源義詮貞治年中舊牒、示二子、使常寫之曰、此亦所修之小補乎、自余來忽閲點撿家藏倭書之外、未有他人一紙之助、此一件雖不為大事、然為得舊文之始。既而自思、人生一喜一患相半、余在城下時、士林交通不為不多、然拾遺以其居相近故、喜余來于此、勿齋所居、與本宅相去既遠、至此益遠、故患相逢可稀、今日來訪、談及此。余亦頗介於懷、然此度移居、　官事惟重、編修事大、前日既以死自盟、則他事不足為貯也、唯憐勝澄幼孤離余所居、可為無賴耳。
半夜就寢、一睡之後、寅前出中庭望見、則東南有異星一、光芒青赤如箒、其長數步、指西北、芒本小末大、其分處可百餘筋、可謂變異也、殆是彗星乎、先是見之者曰、今月上旬此星在參宿之間、頭日退座數舍、自丑刻見其光薄、遂刻增光、寅後其盛自寅半其光又薄云云、可怪、可畏、可愼、可戒。
晦日、　國史館記淨書成、其板祐晴送之。
午前高庸書國史館三大字、裝之為扁額、而自持來、先往六義堂、與春信談友元・春貞及新參筆吏二三輩來、祐晴亦至、既余率群生召工、先掛尙庸所寄壁書於西寮中央東面、而掛館額於南寮第一座南面、而掛記於同座傍東面、而貼條例於額之西、而錄醍醐天皇以來紀年、而南寮第二第三

座左右分貼之。其餘示論條件數牋貼於數座。高庸甫晴重晴等預其勞。又使重晴等配几案筆硯等於數座。日已向晩。甫晴等歸。高庸獨留在六義堂。余歸書院。

今日備書者數輩來問寫書之式。安成面論之。

永伊牧使來問明日起筆否。余曰俟後泥滑營作有濟然起筆。彌期明日。

野卜幽寄尺牘。賀明日之起筆。贈朋樽并肴二種。口論其使。早々入夜。使春常執毫裁回簡投之。此人友元伯父也。我先考老門生也。嘗仕水戸二君。年久頭歳投老在忍岡池西畔。雖患眼然使侍者讀書而聽之不倦。余至此雖歷旬以無休暇未相見。　有戀々之情。今般之事。諸門生無不賀焉。然漢字贈答唯幽丈而已。其趣述國史久絶而先考中興然今編修無正史則難於前錄。且謂溫公修通鑑時其子康預焉。今信常預事可准之云云。先日三竹來時謂余曰。此度盍倣朱文公綱目之例。余答曰。綱目者續春秋者。余雖慕之。然不可企及焉。今暫倣溫公之例。則後世又有追文公之跡者乎。呵々。余自少好聞　本朝之事。故頗諳知大槩。今所修唯記實事。若幸終編進呈而後猶有餘命。則私修綱目。亦未可知焉。　國朝之事有難公言者。又有未詳正邪者。又有所忌憚。況夫當時無知春秋綱目書法者。則公言而誰知我卓識哉。是以今般書式唯記實事而可也。

十一月

朔日　快晴。

黎明起而拜　聖堂而拜考妣神主。設小祭。併祭敬吉及久娘。而詣墳墓。信、常陪從。自是每月朔望可如此。

辰刻到國史館。高庸先至。而友元、伯元、春貞以下筆吏傭書者皆至。永伊牧使者村上氏、伊藤氏、片岡氏來。自是三使替日一人充可來云云。伊牧賀起筆。而贈朋樽并肴。

余點撿群書。以昌泰延喜以來至近衛院附春信。自保元至文保附友元。自元應至正長附伯元。自永亨(享カ)至慶長附春常。而使高庸、春貞考菅家文草及本朝文粹、續本朝文粹。其餘筆吏或抄延喜格、拾芥。及寺社舊證文。或寫宋史、元史日本傳、獻徵錄日本志。使安成、重晴指揮傭書者。彼等皆蹟文字誤字甚、不馴書式。故安成、重晴經廻閲覽。起坐無暇。余居南寮第一座。其次座春信、友元居之。其次座春常、伯元居焉。高庸、春貞侍余側。其餘分侍信、常側。西寮隅傭書者分居。凡三座也。西寮內虛座二間。其一間爲便所。其一間爲客座。設之。置自鳴鐘於座隅。以知時刻。至未半。清隆進晚膳。余、信、常、三元同座。庸、貞作食。伊牧使者、侍史、侍生、筆吏等於次座飮食。伊牧使者點撿傭書紙數。每日如此。及申刻皆退散。三元、庸、貞留談於六義堂。及黃昏而去。余及常亦歸於書院而休。使僕從擊柝戒火災。

二日、　先妣月忌日。早拜神主。詣墳墓。其儀如去月二十三日。春澤來詣墓。

館中之事如昨日。

加藤作牧秦義寄書信。白井忠左衛門贈永戶眞若。是余婿也。

永伊牧寄書。村上氏持來。
勝澄來拜神主詣墓。　長谷川德十郎來問。　官醫法印意安子岩丸來。逐春信授論語。口誦而去。
松平信重來喫晚炊。余以素食故隔座。使二元等同席。及晚雨降。
三日。　曉風雨。及旦而晴。　午後微雨。
館中之事如昨日。
午時永伊牧來。余迎接。伊牧巡見館中而閱館記條例。信。常二元及唐貞等已下皆勞之。暫談而去。
四日。　快晴。
館中如例。　永伊牧寄書。請借館記條例。即附副本於使者而遣之。　淺野因幡守長治贈書。惠藝州忍冬酒氷沙糖各一壺。當時忍冬酒以紀州所出爲最。然其味辛。藝州所製甘辛相雜。長治自先考時。時時寄之。先考以小戶故愛其甘味。今日所贈晚炊後飲之。有懷舊之情。　藤勿齋使者來示千載佳句一部。曰是後二條帝之宸翰也云。抑是求之否。余答曰。此書不見日本書目。然見其跋。則大江惟時所集之唐人句也。余今春借姬路拾遺本而寫之。其元本則今所示之宸翰本也。未知宸翰眞僞。顧其爲書。則公任朗詠者。抄出此書者也云云。此書始末家本跋詳記之。
今日書估來館中。其所携之書中有朝鮮佔畢齋集。閱見之。則有載我邦事。余心喜以爲是亦今般編集之一事也。即求得之。此書估者出入余家既十餘年。與安成有舊交。

倭書佑白水來呈兼好法師家集新板本各一部於余及信常是彼所新刻前日余跋其後先考曾作徒然抄（號野槌） 其時載兼好歌若干首於卷端然其時此家集未出今披之又有懷舊之情其始末見跋文

今日午後稍暖及晩風吹寒嚴

今日伯元不來館中凡每月四日六日十二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者執政奉行人聽訟之式日也彼預棠陰訴狀事故此六箇日闕館中之勤也　高庸者楓山神廟伶人也每月朔日十七日有參廟之勤其餘群萃者不預他事余亦非　營中之召執政之招則不他適每月朔日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五日此五箇日館中休日也是此席壁書之趣而其日限者高庸與余議之而所相定也然有事故則以他日換休日而已

五日　館事如例

永伊牧使來寄書曰來七日者休日也早赴厩橋羽林受其旨登　營而演館中之趣於諸老而可乎若羽林他適則來余宅可喫朝飯云云土井能登守利直寄書曰來十一日約招厩橋羽林縱有徽障作食爲幸保宗雪亦寄書其趣同然蓋夫出羽林之意乎余答書曰客云主云所難辭也然館中壁書休日之外不至中刻則不可退去宜與永伊牧議之余不在席則修書有所滯是余所以猶豫也宗雪書中又曰昨過伊牧於　營中聞館中之趣欲往觀之然不得暇隙云云

一柳山城守來問余考書不暇談話卿〻而歸此人交淺然有所謝故來。

伯元談曰昨在棠陰有一妖僧曰某修光明眞言法頃日彗星見者其瑞也執政正則爲座首難曰。汝術有眞則明夜消彗災其翌夜又可出之否然則余亦信之僧言屈不答。

申刻館中畢事入私室湯浴而行冬至之祭如家例以官事無暇不能朝祭延至暮夜。

今夕讀春信所輯呂泰紀及春常所輯永亨(享カ)紀聊有所改正。

六日　館事如例

永伊牧使伊藤氏來返館記條例。

岡井碧安來是准門生者也少焉去。

島春海來巡視館中曰盛哉文物可喜主人克家纘箕裘之業讀館記條例再三回且與信常及友元相語喫晚炊而去是先考以來老門生也甚嗜聯句頃歲兼學醫術者也

申刻畢事如式信也以兼約赴姬路拾遺第講孟子及元春常猶庸同行及暮余亦赴焉講畢連歌家者流里村仍春預聽講而漢和聯句有之其間屢及編修事談笑移刻設頓點心而逮二更而歸。余與二子並庸同途徒步至門下相別余不入奥而寢館中便所信常入奥謁母信又來余寢所而帰六義堂余就枕而後一睡覺及丑刻起見之則彗星光芒如前日。

七日　館中休日也

卯刻余出館訪厩橋羽林他適不逢直赴伊牧議事松平信重偶來會其餘數客在焉共喫朝飧信
重談國史館備火之器及庭上掃除等事伊牧曰宜被調之信重曰今日往檢閲之既而信重及座
客皆去余獨留談巳刻與伊牧並輿登　營謁四老伊牧曰弘文院演起筆之趣且爲度支辨備之
謝今日雖爲休日登　營云云四老莞爾領焉且問編修條條所容件件忠清正則問彗星之事而
忠清曰頃日契濶申刻以後有暇否余曰諾有招則可詣時伊牧議聚書之事余退於次座與井河
牧談伊牧出曰在府士林藩書之人各可出目錄之旨老中議既定使某論達之又曰官庫倭書亦
可被許借之就中二條殿日次記二百餘卷在官庫者亦可借之然卿及四人艸者之外不許縱觀
云云既而余與矢部氏有談事而出直赴土井能登守宅主人有輕服而雖不登　府出過而談曰
十一日之賓筵以有輕服故延引他日羽林來時幸當休日則可來會焉不然可守館中壁書之旨
某亦不可招焉豈以私會妨官事哉余乃出過土但牧而遣使於阿部政重而到藤(勝カ)澄宅借其所藏
東西洋考而入本宅到文庫携武備志四夷考鄭思肖心史出此三部俱載日本之事故也而直赴
姬路拾遺述諸老所諭之旨而留談良久喫晩炊及暮而歸
今日他適之際厩橋羽林寄書曰邇日音問稍疎明夜秉燭可來談云云自筆懇篤也此狀持來姬
路第拾遺曰此老待卿之厚協素聞余與羽林語時屢及卿事宜哉及歸家春信談曰今日加藤作
牧來訪導之經廻館中覽館記而請信閲讀條例嘆賞殊甚曰主人胸中本朝通鑑既成不然則

何以到此乃知編修早成。又見館中倭書曰、此等未聞其名。何可觸目哉。以不遇主人為遺恨。他後休日率諸徒來入洛室、以可散鬱滯云云。松信重亦來諭役吏工匠件々。移刻而去。云云。

今日加賀中將贈大鰤魚各一於余及信曰、此自其漁所馳使寄之、故不副書。云云。此人者加賀能登越中三州之主、諸侯之最大者也。今春在府、請余講中庸、請信講朱子感興詩。皆終其編。其講席禮容不變、與信交際殊渥。故今在國亦音問如此云云。

八日。　曉雨終日、或降或晴、入夜亦然。

館事如例。　午前姬路拾遺來臨、携足利季世記等數部。借之周覽信。常。二元所草。且見余所考、怡顏含笑。及未刻而歸。其未去之間、長谷川德十郎及卜幽來。俱是拾遺所識也。拾遺去後、卜幽請見館記條例。然患眼不能自誦、請重晴讀之。閒（閑カ）眼而聽焉。晚炊後德十郎歸。卜幽留談。申刻館事畢。余將赴槪橋羽林。時羽林寄片簡曰、今夕有障、他日可招云云。於是留卜幽及諸生、以三冬讀史為題。又賦梅雪爭奇。探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十字、使二元作小序。余告此趣於姬路拾遺。以促倭歌。及亥刻群作皆成。是館中雅會始也。二題合二十餘首、分為二卷。使狛庸及重晴吟之。畢皆去。漸及三更。

今日正竹寄音問。　加賀家老奧村因幡書信至。　田犀寄書曰、平生所乞歸省之暇無滯、其事成矣。近頃欲歸洛、邇日可詣館下、詳述其趣。且曰、其兄好安加祿。云云。

九日　館事如例。　野道設來。卜幽養子也。少焉去。　姬路拾遺贈昨夜二題倭歌。惠蜜柑。今日加點新寫神武紀數葉。猶庸操翰。自此逐日可訓點。

入夜永伊牧使者小野氏來。示求倭書於國主等士林之草狀。有所議焉。

今夕信。常侍坐。信曰。頃日草昌泰紀了。既及延喜元年。熟考始末。則菅丞相之事。實是時平之所讒也。余曰。時平之讒者世人尋常話。然竊惟。菅公亦自尊大而有侮人之心。故罹災患。當時源光爲宗室懿親。藤定國爲外戚元舅。皆列其下。挾不平之志。遂阿黨時平。而成其邪謀。信曰。菅公上表。其詞正直。然有憚時平之心。且宇多法皇請解其罪。自至宮門。不得入者。三善淸行上左相書中。皆是當時之處分在時平。不在王室。然則菅公無罪受讒者必矣。余曰。宇多讓位。菅公恆抑之。是帝之所不喜。以皇弟齊世爲婿。是帝之所疑也。讒言由此而行。信曰。親房記曰。帝與法皇密謀欲專任右相。或謂此時有關白密詔。菅公固辭之云云。時平聞之則有不平之意。是讒波之所漲也。余曰。然。熟思之則此變匪菅公一人之禍。而本朝王政之不振。權輿于此。良房・基經・時平三代世權。雖王子元舅不得比肩。菅公起於微賤。頻登庸。遂與時平相並。非器量卓拔。則何以如此哉。乍逢貶謫以來。他家無預世政者。闔國悉歸藤氏。蔑視王室。平淸盛傚藤家之所爲。而脅至尊。逮賴朝而天下爲武家之有者。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人皆知王室之衰因武家之威。而不知其本于藤氏也。信頷之。而聞常所草永亨(享カ)持氏滅亡之趣。而有所諭也。

十日。館事如恒。

加訓點於新本。自神武至景行二十餘葉。庸也執筆。

頃日使諸生侍史筆吏抄出者。本朝文粹。續文粹。革命勘文。朝野群載。類聚三代格。拾芥。神社考。二十一代倭歌集。公事根源。本朝雜抄。寺社舊證文等。漸〻成。雖又宋史。元史。獻徵錄。圖書編。明政統宗。鄭思肖心史。東西洋考。武備志。佔畢齋集。薛氏日本考。學古適用編等也。

今日松平日向守書至。寄二種。

倉橋正信來。是信常外甥也。

正竹及喜多川春意來。

入夜讀信也所草延喜元年紀。又見常也所草永享(亨カ)持氏滅亡之段。延喜以後雖無正史。然其殘編遺稿存者。猶有文雅之風。且信也頗馴文筆。故其所草讀之快然。保元以來悉武夫之事。然猶有稗說演史之詳。永享(亨カ)以後悉是割據紛擾之事也。故其所草殊勞考索。

十一日。館事如例。

加點新本。自成務至仁德。庸也操筆。

正竹來。見信所草昌泰紀。嘆曰延喜猶近古。人才文物雖中華不可耻焉。今所載詩文。見菅家文草。本朝文粹者。竹既讀之。然逐段繫年月。則其始末分明。特覺意味深切也。起筆僅踰旬。既爲重寶者

有之他後之盛事可推知焉只願開板流布于國國也又聞余所訓點而國諺不易解口授之勞雖大亦是益于世者也而後巡視二元。春常所草而歸且借館記條例及八日二題詩卷而去

田犀來曰歸省之暇無所障四五日之間欲出府歸洛。故告別余暫留之加點之間粗相語臨去約發途之前今一來。彼所答未決彼出入門下既十餘年余屢赴故羽林之招彼亦屢侍講席。且頗敏於讀書。故比尋常之門生則稍有親炙之好今般乞暇雖由歸養老母之志然以微祿之難耐也。不能無憐察焉且遠別再會難期故約重來。云云館中之人皆是有舊好。相倶有惜別之情

十二日　讀耕弟月忘日早與信。常詣墓友元亦來詣墓彼沒後四年每月不怠其志可嘉焉勝澄頃日有微恙今日不拜墓。使祐晴代拜之。

館事如例口授高庸加點自仁德至安康二十餘葉畢第一第二卷是祐晴所筆也　小嶋道慶來。高麗春澤來皆詣讀耕墓慶也門生親炙者也篭仕雲州羽林。出入門下十六七年頃間有故障。而來問稍疎云　今晚余信常友元高庸皆素食庸亦與讀耕親炙而受其顧遇者也。春澤亦然。

信也有河魚之疾。然在館中記事如常友元高庸留談入夜姬路拾遺使齋玄蘇來診之彼曰甚輕可早平復乃進湯藥。庸也侍坐六義堂及二更而歸。友元來書院。讀其所草保元合戰數段。殆四十葉聊有所改正及二更半而歸　今日水戶參議賜書。彼謝前頃問貴恙之事。

十三日　休日也。　官吏塗壁於館壁。

午前赴駒籠訪太田攝牧。他適不遇。是備牧家督也。去月代父參 府。余以無暇往問。延及今日云云。歸路過卜幽門外。入而暫談而出。直赴姬路拾遺。昨語拾遺前日賜御應所捕之鶴。是恩榮之異他者也。明後日開賀會饗諸老。故平生候門下者慶之連綿。今日來客頻繁也。客去後。主人出示一篋曰。水野石見守自伏見所寄也。開見之則有小部倭書十冊。其中有可信者。有可疑者。約逐日借之。既而伴晩食而歸。

入夜酒井修理大夫忠直使田中好安來示其所収倭書目錄。曰。可任余意而借之。是其先考入道羽林之時。余所遍見也。其中可借寫者十餘部抄出之。以附好安。又入道羽林請我先考傳授神道之片紙七十餘通。既而集之爲冊子。故有正本有副本。頃日匠作病中點撿之。留其正本。盛副本於小篋。自封印附好安以返贈之。余開見之則殆如對先考。如見羽林懷舊殊甚。感匠作之志。懇謝之。勸酒於好安。且賀彼加祿。而及弟犀歸省之事。一更後好安歸。

十四日。 終日暴風。

夙興贈紗綾一卷於田犀。以贐其行。以明日發途歸洛也。且告之以今晩可來之趣。

加藤作牧寄其領地土產一壺。

館事如恒。永伊牧寄脇坂中務少輔所藏之書目。且告之曰。明夕諸老應姬路拾遺之招。某亦同伴。若諸老過其館否未可知焉。余贈答書。及晩伊藤氏告歸。點撿脇坂氏書目返之。

午後田犀來。未刻與預事者共喫晩炊。申刻館中事畢。余送歸省律詩幷序以示田犀。（序使重晴筆之。詩者余自筆。）犀和之。庸也亦同韻送別。信常、友元各有送行詩。安成、重晴、春凡亦作詩送之。既而友元去。庸留談。清隆出席。勸酒於犀。與庸等相酬。筆吏湊安者犀所先容也。故列席末。及戌半犀告別。有瞻戀之色。余亦不堪分袂而悵然。期再會而入奥。犀庸携手到六義堂。少焉歸去。犀袖詩卷而步月帰牛籠。唯一奴從焉。彼勤勞十餘年。頼主君之恩雖得讀書。然微祿不給。貧苦不堪。託歸省而歸京。其侍老母奉養者雖爲素意。然薪水之勞隱淪之乏可憐可憐。余先察彼有乞歸之志。故勸尙庸使彼預修史之事。然官議不決而止。故乞暇事決。所作亦雖欲留之。然有所碍而不能加祿以有其舊勞。故加懇言而寛恕許其所請而已。其事始末見余詩序。序中有訓戒之言。亦是彼之生質有可抑揚故也。今夜月色晴明。自館中見之。則士峯如畫。白雪堆高秀出雲間。誠是無雙絕景也。余在本宅聞此地富士夜見。然宿此之時未逢如此之晴。至今夕始得見之。昔設色者畫富士八景。其中有富士夜景。世以爲珍奇。今爲庭前之假山者可謂幸也。雖以館事埤遺故不爲之長賦者遺恨〻〻。然猶待其時興。

十五日。以館事爲要。不及登營。（拜神主。謁墳墓。如例。）借水戸參議東國通鑑。抄出預我國之事。又閱先考之渉獵集。使筆吏侍生等畧寫之。是先考少壯之間隨見隨聞寫之爲堆。大册四五十帖有焉。其外源・藤諸家系圖及禁秘抄、天台座主記、仁和寺之入室、園城寺長吏等之次第及反古堆中之舊證

文。分授侍史筆吏等拔抄之、　伯元談曰昨於棠陰過忍拾遺問館中之趣。云云、南直來侍焉。
未刻、晩炊後永伊牧來談、曰。今晩隨諸老赴姬路拾遺賀筵畢、欲勸諸老過此。然皆有故障而直歸、故
某獨來。云云、既而逢信常二元。見其所草數卷。而又在余席見新本前錄。且見抄出之案文。聊談歸。
中刻　畢事之時、淺艸智樂院忠蓮寄茶菓、合喫之而去、此僧管紅葉山神廟。當時釋門之同田也。
頃間欲作詩題並字、以與太田備牧保宗等爲姻族之故、因宗等請與余執交、且與高庸有舊交。故
晉問及此者也、館衆及暮皆去。南直獨留、侍坐於六義堂、今夕止宿。
今日勝澄微恙未全愈、故使祐晴來拜墳墓、　洛陽書信至、阿妹及親族平安云云。
及暮遣使於姬路拾遺、而賀今日之筵。
十六日。　營中右筆飯高七兵衛並來、有所尋問、留之勸朝飧、而巡視國史館而去、　館事如例、巳
刻、既橋羽林贈書曰、久不相見。今夕可來談、云云　姬路拾遺寄簡曰、頃間築塲圃、栽野菜、作亭於其
側。欲使高庸書扁額、請擇考其文字。云云　酒井匠作使好安來曰、任來意造倭書二十餘帖。共小
冊、其中四部返之、其餘十九部留之、可逐次而寫之以返之、好安留談喫晩炊。中村敬圃來。春父也。既
而皆歸、南直亦去。
中牛出忍岡、先過勝澄、問其微恙。漸平復、少焉赴既橋第、羽林歡笑、其對爐火相話。大澤右近。大橋
長左衛門等侍坐。保宗等患微瘍、不應招。主人懇問館事勞之、余讀館記條例、主人詳聽之、設饌點

心而及亥刻歸。

十七日。晨詣久娘墓。

館事如例　午時保田若狹守宗尋來問經歷館中。側見信。常。二元等之所草。而請出館記條例。使重晴讀之。讀畢請借之。卽入懷中。而見所抄出。又見備書者所居。而入廚所呼淸隆戒火災。而與余晤談。欲去曰。明朝可赴鹿橋羽林詳告館中之趣。旣而出。

二三日來見東國通鑑抄出之。然有脫卷。聞卜幽藏累本。故寄書而徵之。

今日國忌日館衆皆素食。高庸勤楓山之役。午下至館中刻館事畢後姬路拾遺之所求菜畦之額直做圃三大字。使高庸書之遣之。及晩友元獨留來書院。見其所草保元元年末段及二年而聊改正之。入夜而去。世俗所稱保元物語唯記兵亂之事。與續世繼合考之。凡大鏡。榮花物語續世繼。增鏡等雖爲倭語記帝王攝關之事。可採用者多。故分其時代附信及二元。其水鏡所載在前錄中。春常所草在增鏡後頃間所抄出。逐日漸漸成堆。逐時代分附四人。

姬路拾遺寄書曰扁額早成其末請數行跋。乃記曰。汪信民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黄山谷曰。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今對此圃。豈可不思之乎。拾遺再寄書謝曰跋語恰好。且告曰明夕來話否。

一更之後見春常所草結城戰場而見嘉吉赤松弑逆之段。有所點竄。有所加補。漸及二更而罷。余在館中。則以抄出之事。分授諸徒。故不遑見其所草。故夜々往往如此。遡日約見伯元所草。春信頃

日所草漸及數年。以其有河魚之疾。故晚來。館事畢後侍坐。不久退養于六義堂。

十八日。　館事如例。

武田杏仙來問。時議事紛擾。不能與仙談。忽忽而去。　連歌者流里村仍春來見春信。友元所草。乘興不覺移時。與館衆俱喫晚炊。而後余携春常。友元。應姬路拾遺之招。信爲養微恙不往。余勸仍春同行。拾遺在其家臣舍。喜我輩之來。俄催詩歌會。且馳使寄二題於春信。既而詩成。談闌及半夜而歸。

十九日。　休日也。夙詣敬吉墓。如例。兼日有春貞詩會之約。午前余與春信俱訪辻聊適其所居。與春貞寓居相近故也。伯元既先到。適者舊門生。昔日與伯元同列者也。臥病既十餘年。然猶不廢文字。將談而出。與信。伯元徒步過路於村上良雲。是先考門人梅雲子也。行程四五町而入春貞舍。貞歡迎之。少焉春常。高庸至。卜幽來會。高春澤亦來。友元未至。於是勸晚膳。貞自幼稚在門下。既十餘年。然設會之始也。故治具稍備。出檐梅索咲。竹林讀書二題。各賦之。或絕句或四韻。各任其意。且聯句三十。及亥刻而歸。今夜臥國史館。

二十日。　大猷先君之月忌日也。夜未明。館外道路。參廟之輿馬絡繹。余黎明喫粥。出自裏門參廟。逢大森信濃守之歸於廟門內立談。曰。聞修本朝通鑑。想近世之草子。眞僞相雜。難決是非。唯士林及寺社所藏之舊證文皆是實事。何不尋求之乎。余曰。官議亦然。既有所示諭。可逐年月而聚也。既

而別去。彼者近侍之人也。此時大澤右近先行。待我而携手同登堂。拜禮而出。至門外相別。余歸館將喫朝餐。時厩橋羽林使來曰。卽今參廟。館中無他否。余答謝之。少焉羽林來臨。余携信常迎接入館。今朝快晴。士峯咫尺。紅輪白雪相耀。于日前羽林指曰。絶景也。既而入坐。觀昆布聊祝之。見國史館額曰。誰筆。余曰。猶庸墨痕也。坐定。見呂泰延喜之草。使春信讀其初段。羽林問友元何姿。余曰。時辰前也。館衆以辰后爲會期。余出呈保元之草。元應之草曰。此友元所稿也。彼伯元所稿也。次春常呈其所草之永享〔亨カ〕記。羽林使常讀其初段。次示庸貞等所抄。而頃日所拔之數本。漸漸出之。羽林莞爾曰。非大氣根則不能當此勞。卿前頃自比諸武人攻城。亦不爲誇言也。次見姫路拾遺。酒井氏作之所借之倭書。次新成寫本。其間稍久。顏色愉然。及其促歸。余信常出館送之。羽林曰。他日重來可拜先聖殿。余曰。惟所希也。到裏門前。指新營二文庫而此中藏書可充棟。余曰。新庫土木乾。故未納書。舊庫萬卷盈云云。到門外乘輿而去。時既辰刻後也。嗚呼羽林在當時威望無雙。雖諸國主。待其暫時來過。則不顧千金之用。余以微祿。蒙多年之眷遇。故今朝眞率之會。懇言之厚。亦是稽古之力乎。羽林去後。贈書於永伊牧。告是趣。少焉余與二子喫飯之時。友元至。伯元。高庸。春貞亦來。余諭曰。二三子來遲。雖不逢羽林。然頃聞之事業。我恐吐露之。既而館事如例。井上河內守正利來問。見群莅並几而喜曰。雖學校不過之。賀矣哉。賀矣哉。我雖有官事。不忍去。他日有暇可屢來。稍久而去。藤勿齋誘引板倉內膳頭。小出修理助而來。三竹同至。內膳頭二子及京極主膳頭。石谷五右衛門一

時群來。余以妨編輯。有不平之色。故不迎接。淺野因幡守長治末至。勿齋者交際殊親。長治舊識也。三竹舊友也。其餘皆面友。參廟之次。爲見館中之用來者也。余以館記條例示長治。勿齋使重晴讀之。議館事如常。此時元德法印亦來。此間三竹招余耳語曰。頃日謂久世和牧。告館中之趣。天下後世之寶。不過之。固是太平之盛事也。唯希遍求天下之書。以爲編集之助。而書成則刻梓以行于闔國也。和牧領之。珍重珍重。既而群議去。長治勿齋。元德留談。稍久而去。勝坂中務少輔使書來。示倭書十餘部。余點撿之。其可用者留借焉。其不可用者返焉。午半松平彈正少弼光晟來。此人藝陽世子。平生好本朝故事。頗嗜文字。故自讀昌泰元年紀。而有喜色。佐佐又兵衞隨來。移刻而光晟告歸。借館記條例而去。余與永伊牧議館中有客某可挨拶之。其餘不可立座。故今日之群來有貴介。有舊知。然信常二元所草自若不迎不送不立座。唯國老執政不可以尋常待之。未刻永伊牧來。大草主膳揖斐五左衞門隨來。伊牧談曰。今朝得書。達羽林子營中。而謝其來臨。又曰。諸老憂館中不虞之火災。忍拾遺曰。造穴藏於館庭。有不意之變。則速納座右書於穴中而可乎云云。余曰恰好。少焉伊牧歸。於是喫晚炊。及申刻畢事如例。余往訪鹿橋拾遺。謝今朝來臨。他適不遇。乃問勝澄微恙。入夜歸館。

二十一日。館事如常。

水戶參議借大鏡全部。以中原師光勘本寫之者。有傍書。有陰書。非世上流布之本之比。其原本尾

張故亞相之所藏而今黄門所秘傳也。參議懇望借之雖不許示人然以余知其原本所出故密被許借之。實是希世之好本也。

口授高庸加點於雄略紀。

今日館中無他人之來。無俗書之至。高庸幼弟犬松七歳來携餅饅酒肴。館事畢後以是爲頓點心。庸也勸好茶。余及友元信常春貞留焉。伯元早去侍史等於次席飲食。既而春貞去友元庸也留談於六義堂。及黄昏而去。余亦歸書院。

秉燭之時。既橋少將使來贈朋樽鶴一隻串海鼠一篚曰昨朝見館中之趣。知其勞之大且悟成功之著。可以喜焉。故寄酒肴祝之但是所私賀也云云。裁答書遇使者謝之。

二十二日。　未明出閣赴既橋羽林第。謝昨夜之贈物。裝鶴而喫朝飧。啜鶴汁而分肉寄勝澄及勝庄責。

館事如例加點於清寧紀至宣化。　分附春貞及侍史筆吏。抜抄源氏河海抄花鳥餘情。幷顯昭古今抄袖中抄。仙覺萬葉集註等歌書十餘部。又寫五燈會元日本僧覺阿傳及續傳灯錄等。或有寫全文者或有摘其要者。或有校新寫本者。又一段一件僅數行者使重晴寫之於冊子。號片玉抄。毎一葉分一年號。隨見筆之皆逐日漸堆。

晚炊時調鶴羹。以使滿座者啜之。時高麗永竹。岡井碧庵來會。辻高安來。少時而去。是聊適娃也。

館事畢。携二男與友元。高庸徒步赴淺草智樂院而入洛。日已暮。出洛以洛梅爲題。各賦一絕而喫
夜食歸。漸及二更。暫休。見春常所草喜（嘉カ）吉元年。　今日松平主殿頭寄書賀起筆之事。
二十三日。　先考忌日。其儀如例。
館事如常。　加點欽明。敏達二代紀。
小田原拾遺使者松井半平來。贈肴二種。以勞編修之事。有懇篤之言。半平者出入我門數年。頗窺
文字者也。回視館中。借館記條例歸。爲示拾遺也。人見正竹小島道慶來。慶侍信也。傍預校讎之事。
竹與伯元談。今日晚炊館衆皆素食。以先考忌日故也　未刻半郭外麹町失火。風吹焰熾。士林及
百工家罹災者數十百家。入夜猶不已。
今日余洛外采地八瀨村民十二人與隣村有訴論之事。捧狀來。命請隆曰。明朝携之可到本行所。
如此之訟者。井上河內守。加々爪甲斐守沙汰之。故遣書於河內守。
今夜見春信所艸延喜二年至六年。次見春常所艸嘉吉二年。三年。
今晚火災。想像城下不靜。然喜此間地高無池魚之殃。且聞本宅勝澄宅與火所出相隔。故燈下校
書自若。既而想余所識之人未知罹災否。夜中風吹不歇。不可不懼。
二十四日。　館事如常。　終日風穩。
未之半小田原拾遺來臨。回視館中。重覽艸本新本及抄出藁等。勞各預事。且告余曰。想起筆未日。

其事未然然其式既整雖遠前程久遠精力疲衰身自保養可以參衆心若夫有病而惰則今所勉似無益也又曰今朝使平平讀館記條例聞之宜流行國國知此趣然則遺書殘編不索而自至云云余曰固其然乎信常二元庸貞操筆不休拾遺出館余獨送之拾遺指視新舊二庫而到聖堂杏壇門覽故尾張亞相所筆先聖殿三大字額而去拾遺今晩有官事赴東叡山而歸路過於此來月二日正當寶樹院（大樹御母堂）十三回忌自今月二十七日有法會拾遺總裁其事故也

今日加點用明崇峻紀至推古初年

申刻官事畢以兼約故攜信常二元庸貞赴卜幽宅春凡從焉至則主人歡迎正竹來會各就所見賦管棲白鷺春信作序既而又賦霜松探十二支獸字正竹作序戌刻設饗膳治具備矣主人曰本朝通鑑起筆我輩之喜何物加之故聊寓嘉祝之心某老患眼雖似慭遺見此盛事不亦悅乎云云吟一聯余對之滿座一巡而罷三宅生順侍席此主人門弟而同事水戶君者也今秋蒙君命赴長崎遇華人朱之瑜筆談彼明朝儒生也不仕淸國流浪諸國僑居長崎既有年矣水戶君聞其名使保宗事審告懸橋羽林有招之之志故先使順往遇之頃間順也歸府今夕始逢故粗問其趣反元常慕彼爲人故與順談其事丁寧既而各歸去漸及三更

歸家聞今夕阿倍政重寄書副雖一雙見其書曰連日有障不能來問且日〻暴風昨日大火災城下不靜館中無恙否傳語信常二元高庸云云此人本宅東隣累世交誼移居之後未及一面互有

想像之情。

今夕馳書謝小田原拾遺來過且寄書慰因收賀昨日火災其宅幸免有答書曰火及隣家而止。歡喜殊甚云云

今日太田備牧書信至贈其土産濱名納豆裁答書謝之。

二十五日　休日也。

今朝本宅留守者携八瀬民到棠陰井河牧論曰來春與隣村相訟者其來則可裁斷之今般先可歸郷云云

松平甲斐守輝綱使者來議其家譜事論告而返之此前執政信綱子也。

今晩信也赴姫路拾遺講孟子常也。友元高庸同行里村仍春來會余亦末至講畢喫晩炊。聯漢和句。見倭書數部而及亥刻歸

二十六日　早朝入見道設奉水戸君之命寄書曰欲聞館中之趣近日一夕可來訪余答以二十八日夕爲其期

館事如例　加點於推古舒明皇極三代紀。是備人所筆也使高庸改誤字。

松平甲斐守寄借東照神君御年譜等三帖是本故尾張亞相之所編也。先考代之爲序雖秘而不出。先考竊寫之。然罹丁酉之災今尾張黄門嫌令他見。我素知此本輝綱藏之故傳語昨日之使者

寄借之。

姫路拾遺借示筑波集。新筑波集。又寄古本續世繼。是爲與家本可校合。又示新撰信長記。是世俗流行之信長記所漏也。二十年前。江州安土近邊有一老人。能諳信長事。板倉周防守在洛時。召彼聞其所談。使左右者錄之以爲冊子。松平主殿頭借寫之。拾遺亦借主殿頭本寫之者也。余欲借主殿頭原本。然參府稍遲。故先借拾遺本。　小出勘解由來。　館事畢。訪板倉内膳正。高庸同行。他適不逢而歸。内膳正雖交淺。然其父祖與先考有舊交。聞既賜官暇。近日歸大坂。且先日來過其宅在姫路拾遺隣。以其近故。被高庸誘而乘晩步之興者也。

自明日於東叡山寶樹院有法會。今晩贊岡之武士來護山下之門。聞奉行井上河内守。加加爪甲斐守。那須遠江守。伊澤隼人正。妻木彥右衛門等來宿山下。總裁小田原拾遺日日來監。不及止宿。云云。讀經之間。隨例有伶樂。故高庸亦隨其列。自明日至二日。不可來于館中。

二十七日。　館中如例。高庸不來。故不加點。終日檢舊記。分附諸徒抄出之。使高安成繙朝鮮輿地勝覽。校預我國事。使重晴校東國通鑑抄出本。使岸清次置座右抄出數件寫于片玉集。

先日所借姫路拾遺酒井匠作本。使安成重晴分附傭者寫之。又有使筆吏寫之。皆逐日葉〻積高。

官醫河野良以法眼寄音問。是舊交二十餘年。准門生。近年爲營中侍醫。

小田原拾遺贈其采地蜜柑。

永伊牧寄書求其所藏多々良問答與余本一校使安成重晴對讀之館事畢衆皆去伯元留焉見彼所草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二年日既暮余入書院元暫休六義堂及秉燭來書院見其所草元亨元年二年紀皆有所較改焉亡弟靖弱冠傚朱子綱目而修元應至元弘事元今據其書聊加補之戌半勸夜食而伯元歸去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午時姫路拾遺詣賓樹院歸路來過巡視草本有所談元德法印來會余謂拾遺曰參議三位以上其履歷卒年備矣唯親王不載補任則無事跡者恐夫脫落乎系圖亦記其卒年者亦稀想於各帝崩年下記皇子若干皇女若干可載其名云云拾遺曰固可也拾遺問曰聞二十一代集表出有其年月者筑波集新筑波集亦　勅撰其奏覽年月見序中表出之可乎筑波集關白藤良基所撰連歌者流救濟預其事新筑波集亦某大臣與宗祇撰之然未知某大臣爲誰考之可也少焉去元德亦歸　松平甲斐守來問春貞其所纂識故呼之聞編集之趣所以抄出而與余暫談而歸　島春海坂井以仙來供伴晚飯而以仙歸去此亦舊門生仕京極丹後守者也春海留館事畢與友元伯元到六義堂海唱上句余對之時既薄暮也余以兼約故赴水戶參議邸及秉燭詣參議無他客唯道設生順候次座而已參議曰今度通鑑編輯爲國爲家爲後世文物盛時何以加之珍重珍重其編輯之趣如何余具陳之參議曰通鑑之名固重伊賀守頗志文字之効也余曰此非所望執政襄

台命決之。然其發言者伊賀守志也。然世人或以溫公。文公之例。於我輩爲太過。余於馬。朱二公不可企望焉。然元明之間所修稱通鑑者多。且朝鮮亦有通鑑。彼等何必以馬。朱二公自比乎。唯是當時相應之才。倣先輩例記實事。則善惡自知。以爲勸懲。則此亦通鑑而已。所謂據事直書其義自見者也。然凡稱通鑑者。文段有議論。此度不有敎命。則不加議論。非無遺恨。然編修功成。則倣胡氏管見之例。聊擬范氏唐鑑之例。表出件件。雖議論之。亦不爲雜乎。參議曰然。抑安德西狩之後。正統猶在安德乎。然平氏之所立。則以在洛帝爲正統乎。後醍醐不傳位。高時立光嚴。尊氏立光明。此等之所執以爲正統乎。余曰此是本朝之大事。然非微意（無預乎）。先父嘗於大友。天武事亦有所思。然上覽之書。非無遠慮。故以大友不爲帝。雖不準叛臣之例。亦馬子弑逆。廐戶不逃其罪。先父想可記廐戶弑天皇。其事見文集。然於上覽之書。則不能如意。今於某亦然。嘗私修治承以來百餘年之事。於安德未崩之時。繫正統於此。分註記元曆年號。若夫於吉野事。則未決。考帝統二流之本。則光嚴。光明爲嫡。後醍醐爲庶。然光嚴。光明即位出賊臣之意。則熟思以定之。馬公以曹魏爲正統。其論世儒以爲不正。然今所修妄以當時帝王之祖爲僣。以南朝爲正。則書出之後。未知朝議以爲奈何。是非公命。則所難私議也。若夫國老執政。如若侯知倭漢先例。則余亦可開口。今以如此事。妄與權臣議。則此度編修半塗廢亦不可知也。某自少年好倭朝事。而世人所不知者。非無所發開。今幸承此命。欲使七百年來之治亂興廢以著于後世。故聊記事實以倣通鑑之體。於筆誅譏嚴之事。則未能太快。然書

成而如君俟之人見之則或失知某所有微意乎。參議莞爾。又告曰。近世事者直書則有障。曲筆則有意者嘲之。不如與伊賀守議而留筆於百餘年以前而可也。余對曰。官議決以後陽成讓位爲限。則今難辭焉。且當時事嫌憚亦非無先例。唯記實事則必無妨乎。參議默然。既而談本朝古今時勢。又談倭漢文章。參議曰。本朝文粹所載者。雖記於通鑑可也。續文粹以後稍劣。用捨而可也。余曰。固如命也。戌半進饂飩。參議亦對食。嘆曰。春德存時。屢來文論（論文カ）對食。就想今若存則爲足下之大助。余曰。有編集之命以來。無日而不思焉。彼若在則余勞半緩而已。又問曰。勝澄無恙否。余曰。無他。微腫之後。參議曰。卜幽老尚勤。憐其眼疾。又曰。聊適雖久病。其學不劣舊時。頃日使彼加點於李滄溟集。此難讀之書也。然能讀破之。余曰。二子以君仁慈。雖疾安居。常謝恩之辱云（云脫乎）。參議又曰。我欲修本朝史記。然歷歲未成。請使道設生順等時時往國史館。見通鑑編修之趣。時漸二更。余告暇。援止之。談闌及三更。強辭出。入岡則伯元既去。友元。春海與信。常倶在六義堂。聯句既盈百。余亦入堂。少焉携常而歸。書院聞海賦絕句。信和之。二人止宿。

二十九日。小盡。

館事如例。　京極丹後守書至。寄土產。　藤勿齋使至。寄雁一隻幷仙鈫餅。

返莵玖波集。新莵玖波集於姬路拾遺。曰。新莵玖波集成於明應四年。考其時則藤冬良爲關白。偕周麟贊宗祇像。其詞有關白同撰之趣。則冬良歟。然藤政家。藤尚通。皆爲前關白。且內大臣實隆亦

當其時則此等之人未決爲誰某云云。

永伊牧寄書曰。明日爲休日。明後日　大樹詣寶樹院。則　台駕可過館下。館中多人。則非無憚。宜併兩日休息云云。

及晩井上河內守使札來。惠餅果。此三四日監法會。雖在近邊。互以無暇故。不相訪。其紛擾之際有音問者。舊交之效也。薄暮加藤美作守來問曰。訪井河牧在法席不逢。故來于此。於館中暫談而去。且曰。來月六日之夕可設湯浴云云

及夜高庸來。先叩六義堂。少焉來書院。談法會事。伴夜食。及亥刻而歸。

十二月

朔日。　夜中雪降。今朝高深夙拜聖堂。祭神主。詣墳墓如例。　辰刻出閣登營。入營門遇保田宗雪。河野良以等。入營中。遇四老。而與姬路拾遺談。述水戶君之言。拾遺曰。記近世事固難。然後來之才亦不可量。則不如今能考筆之。則免後世之妄說。其餘所談件件。少焉出御。余亦若從〔徒カ〕拜謁。友元在側。入御之後。又與四老暫談。今日永伊牧有微恙。而不登府。請退公來過。故往訪之。有相議。喫午飯。奴僕等亦喫粥既而出。訪牧野佐渡守。此人者爲京兆尹。頃日偶參府。日既向暮。遣使勝澄直歸。過路於高麗春澤。澤曰。某宅在此。暫憩則幸。乃入喫茶菓。而出歸閣。日既申刻後也。聞今日大久保八郎左衛門忠隆。阿部四郎五郎正重來問。遇信。常巡視國史館。清隆勸酒。暫談而去。彼兄弟偶來。以

不遇故。遣書謝之。今日於營中遇大久保和泉守。此忠隆。正重兄也。及暮遣書井上河内守寓居謝
昨日之存問。　松壽來。
今日永伊牧席示內藤左京亮所藏倭書目錄凡千餘部。攜歸。燈下一覽。大抵歌書也。余未見未聞
之書甚多。此人嗜書之癖。世皆知之。然先考及余未執交面友也。故初見其目錄。
二日。　拜神主。詣墳墓。如例。
巳刻台德詣寶樹院。午刻還御。此際閑館閑居。午後在館中。兼日人所求之朱文公贊并硯銘作之。
及暮見常也所草文安元年至五年。入夜見信所草延喜七年至十一年。
聞今夕法會畢。井上河内守等各歸江戸。昨日雪。春常賦一律四韻。春凡清次等各賦之。今日重晴
追和東坡北臺叉尖韻。其四韻共不爲鷄腿。可謂奇也。春信和二首示之。其不爲古人糟粕。此詩古
來以爲險韻人皆知之。今不贅焉。
今夜宿國史館。戌後春信歸六義堂。重晴亦退。唯一二侍者在側。一爐一灯相對。四隣隔絕。前池畔
聞犬吠而已。寂々默坐。編修之趣萌于方寸。
三日。　早起待館衆。信也最省作食。常也亦來。辰刻之後。友元。伯元。高庸。春貞等皆至。其餘筆吏咸
集館事如例。及晚衆皆退去。友元獨留在六義堂。　召倭書賈。點檢新板本。其中有用於編集者。爲
求之也。

井上河内守問芝草事。聞頃日芝草生于品川邊梵宇。人以爲奇瑞。故有此問。表出典故數條寄之。

薄暮藤勿齋來。今晩應姫路拾遺之招而直過焉。迎接於館中。遙眺士峯映夕陽而欣賞焉。友元。信。常相共打話。秉燭對讀通鑑綱目晉穆帝紀數段。是連年所讀之次也。戌後瀹餛飩而酒及數巡。清隆。安成。重晴。春凡皆所素識也。呼出之。宴會漸闌酒能而見頃日詩卷。余賦絶句一首謝其來訊。及亥刻而歸。友元亦去。信。常亦退。余宿國史館。勿齋宅在芝濱。距此二里餘。想比至其宅可過三更。

四日。　館事如例。

昨今加點於皇極孝德。齊明。天智紀。餘其末段。　平井由敬來問。

大久保和泉守正朝寄音贈二種。

及暮訪腰橋羽林及其嫡男河内守。賀河内守移新宅。歸路問勝澄微恙漸既平復。

五日。　館事如恒。　加點於天智末年至天武初年。　佐々又兵衞音問至。　金地院五長老寄書。依寺社奉行之旨求五岳舊記云云。余有諭告之趣。　入夜點撿内藤左京亮書目可借見者。五十餘部表出之。

六日。　館事如例。　加點於天武紀末了。　頃日所抄出漸々數部終。故稍考叢林之詩文集。　南直來。

館事了。申半携春信。友元赴加作牧。入浴室。主人同浴。出浴因其求作循環爐銘。香爐在内不動籠

在外轉環。然爐灰不漏。其機巧可謂奇也。既而打話。着茶飯。及亥刻歸。直也與春常談止宿。讀通鑑綱目。

七日。　休日也。　入新舊文庫。點見藏書。　中村敬圃來談。　及晩赴姫路拾遺。因春信講孟子也。今夕終藤文公下篇。及來春又可開筵。云云。主人氣宇少不快。故宵分早歸。

八日。　館事如例。聞頃日兩傳奏飛鳥井亞相雅章。正親町亞相實豐。參府登城。禮畢。今日詣東叡山。過館下。云云。三竹來見草本。稍久而不去。松平日向守信之來問。與三竹約期云云。既而二人去。薄暮携信常友元及春貞赴高麗倉。重晴。春帆從焉。南直亦來。卜幽。正竹會。合主人總十二人。以雪裏聽琴爲題。又詠瓶裏水仙。且標出本朝絶藝十二件。分鬮賦之。戌後進膳。談闌不覺刻移。三題總三十六首。三更後又啜餅餐。雞鳴而歸。

九日。　早朝永伊牧寄書曰。明日兩傳奏歸洛。今晩諸老赴彼旅館。欲述通鑑編集事。尋舊記。故有可議事。巳刻可登營。云云。余辰半出門。先至板橋羽林宅。相見。同參營中。與伊牧供出。與四老及京尹牧野佐渡守談事。午後退公。問勝澄。過本宅。未刻歸館。勸諸徒勤事如常。加點於持統紀。終其編。自神武至此八卷。日本紀既畢。申刻衆皆去。友元獨留。見其所草之保元三年及平治元年初段。日已暮。

十日。館事如例。加點於文武天皇紀。以續日本紀考之。高庸執筆如前。備書所誤筆書誤字改正之。就想往年編修自文武至嵯峨。亡弟讀耕子所草也。追憶殊甚。　加藤作牧寄蘿茶雙雉。晚炊與館衆共飮喫之。　入夜見友元所草平治合戰。有所改正。及亥刻而元去。

十一日。館事如例。加點於元明紀畢。至元正初年。　備前少將源光政世子拾遺綱政來臨。見館中之趣。與信。常。二元初相見。而聽口授加點。少焉歸。此人頗嗜倭歌。且好翰墨。高庸平生親炙。眷遇殊厚。今日之來亦其所導也。　酒井匠作寄惠若州筆二十雙。　館事畢而伯元留焉。見其所草元亨三年。正中元年。二年。有所改正。及戌刻而歸去。

十二日。　朝齋後。詣讀耕弟墓。館事如例。　加點于元正紀。而至聖武神龜。又及天平二年。　正竹。春澤來詣墓。松平主殿頭忠房有參府之告。昨今暴風。人皆有覆攸之懼。書賈白水寫野府記二十冊。呈之。是小野宮實資日記也。全書不傳。僅存長元。萬壽記。然希世之書便于編修也。曾聞小右記亦實資記也。未知與此記同否。實資實賴孫。號小野宮右大臣。今夕見常也所草寶德亨（享カ）德紀凡六年。

十三日。休日。館中寂寂。余獨在館與點撿反古堆殆二十袋。其中可採用者少。安成。重晴侍側。

及晩春信往訪勝澄。及秉燭歸。　春常有風疾。呼醫玄蘇。飲其藥。　入夜筆覽僧周麟翰林集十三冊。其中可抄出者二十餘件。亥半自館歸閭。　今日風稍緩。入夜逾靜。自去月朔至今雪降再。微雨半日。其餘晴天。雖無泥淖之艱。然唯厭暴風屢吹。非無不虞火災之慮。　頃日彗星不見。

十四日。　館中如常。　春常微恙不出席。點自聖武天平三年至十三年。

聞昨日酒井河内守忠明婚禮。娶筑前侍從黑田長之女。　今晩携春信。友元赴艇橋羽林第賀之。直往河内守新宅慶之。路過松平主殿頭宅前。叩其門入見。經二年相逢。互喜其無恙。主人曰、昨日逢姫路拾遺。詳聞國史館中之趣。察其勞煩。明日登營拜禮畢則可往見其席云云。日既暮。談未了而出。出河牧門。與信。元徒步。河邊乘月而行數町。既而與元別去。歸閭則秉燭之後也。余自編修起筆。拋世務了然以艇橋羽林父子大禮異他。且平生懇遇不淺故。不辭遠路。如松主殿亦交際不準尋常。故如此。

頃日與永伊牧議。求新板倭書數部。永牧使矢部氏沙汰其價。今日其事決矣。六家倭歌集。源氏明星抄。萬水一露。後鳥羽院集。長明發心集。頓阿草庵集。及佐々木氏江源武鑒。天正記。加藤清正記等也。武鑒以下其眞僞可擇焉。

十四〔五カ〕日、　大雪積尺許。午後晴。

早朝拜神主。乘輿詣墓。到尊門步拜上香。雪飄沾衣。又乘輿到國史館。館事如例。訓點自天平十四年盡二十年。至孝謙終其半。暫休。開戸望見之則遠近一様白漫。清景無雙也。

館事畢。黃昏會于六義堂。余及二元。廝貞等也。卜幽。正竹。春海。高澤。南直以雪故背約不來。以雪屋道堯為題。且標出士峯十詠。戌半勸食。時雪晴月圓也。見士峯映明月。各皆作詩。觀夜景之大也。安成。重晴亦賦之。及丑半歸國史館而臥。

十六日。　友元。伯元昨日止宿。入館如常。余訓點自孝謙至廢帝之半。

大久保和泉守正朝來巡館中見之。少焉去。此人舊交三十餘年也。

館事畢。各又會六義堂。使狛氏誦昨夜三題詩。而余入浴。二元及狛庸及暮而去。

十七日。　館事如例。因高庸不來不加點。

午前松平主殿頭忠房來。尋見草本新本。經歷館中。談其所藏之倭書事。移刻而去。

午後永伊牧來問。檢見館中。有所談。有所議。事畢而歸。　舩橋拾遺寄折簡招之。稱有公用。故中前出館。先過勝澄宅。喜其微恙漸平復。既而赴羽林。有來夏日光法會諮詢之事。吉良少將義冬及其子侍從義英。及保田若狹守。大橋長左衛來會。義冬出示上杉家文書。其中文祿朝鮮之役。萬曆天子有授景勝官職勅書。又有秀吉制法三通。　家康公。利家。秀家。輝元。景勝。隆景六人連署。又有秀吉授景勝狀。有家康公寄謙信狀。又有謙信。信玄川中島合戰記。又有家藏書目。皆唐本。朝鮮本也。余一一點閱之。其中大明勅書附余寫之。可寄一通於羽林。其餘羽林先寫而後可贈館中云云。喫薯蕷麵。及戌刻而出。門外有人。永伊牧使也。羽林第事畢則可來談。乃直赴焉。對爐相談。無他客。及

亥半而歸。入閣漸三更。
今日河野良以來訪。長谷川德十郎亦來。田中好安來附先日所借匠作倭書於好安返之。三人共喫晩炊而去。
十八日。館事如例。加點於廢帝紀二十葉而餘其末。　阿部忠右衛門正義寄書問是亦正朝。忠隆。政重昆弟也。此昆弟有故或稱阿部或稱大久保。自其父兄存時與余家交際厚。　今日使重晴寫萬曆天子授上杉景勝官職劄付二通而其一寄贈橋少將。其一爲家藏。返本書於吉良少將。及晩返所借于松甲州之書。
入夜見友元所草永曆元年。應保元年紀。今夕友元宿于六義堂。　微雨及曉雨雪交降。
十九日。　朝晴。　聞友元止宿六義堂。宵分與春信相對讀書。二更之後各探題共賦五言律詩十首。至四更半而臥。
館事如例。　點廢帝紀了。至稱德初年。及晩讀友元所草應保二年紀。
館中事以歲暮既逼。以今日爲限暫休。自來春八日起筆。諭示滿座而去。　返所借于姬路拾遺之倭書數部。　今夕信也招其母於六義堂。七娘從之。余獨坐國史館。滴朱於荀悅漢紀。讀高紀一卷。
二十日。　早朝加作牧來過。　飯後余謁靈廟。過阿部忠衛門於門外立談。又過三好能登守。野野山瀨兵衛於廟門。拜畢。歸時逢松平若狹守。松平主殿頭。此際稲葉出羽守（小田原拾遺次男）毛利左近（出羽）

守弟用外宋姓　拜聚堂畢。與春信談於館中間編集之趣。粗見草本。余亦語出羽守頗好文字。少焉主殿頭來。出羽守。左近去。主殿頭留談。稍久而歸。少焉藤勿齋來。與信對讀通鑑。朽木權之助。多羅尾權兵衛來。朽木聊有舊緣。多羅尾面友也。不知昨日館事暫止。爲見其樣而來。淺野因幡守來。斯人與勿齋相親。談話移刻。朽木。多羅尾去。因牧勿齋留談。喫晚齋而後去。　今日永伊牧家人來與清隆等點檢備書之簿。

入夜再見春信草本。自昔秦元至延喜七年。及亥半而罷。

二十一日。　黎明出國。卯刻訪舩橋羽林。有障不逢。訪忍拾遺。問編集幾成。諭曰能戒火災。既出赴小田原拾遺。來客滿座。余與出羽守。左近談。與五六輩喫朝飯。卒客去。因拾遺呼入。與談話。或編集事。或神道。或儒家老佛異同之事。其餘件件。及辰半而出。訪久世大和守。他適不遇。乃入永伊牧宅。暫談而出。過阿倍政重宅。暫談。而訪勝澄。入余本宅而歸。

松平主殿頭以其畫工神崎氏寄屏風。是大學寮釋奠都堂合爲一雙者也。去去年余擬延喜式新作圖式。示主殿頭。去年今年在國之間。後素新成。頃日參府。因舩橋羽林獻營中。其書式欲借春信。友元手。是亦羽林之所諭也。兼約今日。故余未歸。展屏風於館中。而春信染筆釋奠圖。友元書於都堂講論賦詩圖。又別有同樣屏風一雙。欲贈羽林。倩高庸合筆之。其半書時余歸。藤勿齋昨日聞此趣。今日爲見之又來。阿倍政重來見之。事畢。勿齋。友元去。政重留。高庸等。喫晚餐而中刻歸。

庸也。暫在六義堂。　今夜節分也。

二十二日。立春。　祭祖先如例。

午前在館。閱春信讀草本。自延喜八年至十三年。其間松信重來。少焉去。春海來賀立春上句。余對之。高庸來。　聞友元自牛島別墅移神田新宅。贈雁一隻以賀之。口授高庸書五言小絕于短冊繫雁足遣之。春信及高庸寄七言絕賀之。春海寄一聯。既而使歸曰。友元他適無報。晚炊後使庸點稱德紀畢。此間春信・春海聯句及三十句。薄暮海歸。戌半高庸歸。　昨今使筆吏考禪林集。

二十三日　拜神主謁墓如例。

興山寺雲丁上人來。一昨日自高野參府。是方外三世之舊交也。家集所謂文殊院者。興山寺別稱也。伯元・道慶來。皆謁墳墓。慶早去。伯元留。其所草有余所未見故也。乃自正中二年至元德二年。都六卷、及薄暮畢。　今日脇坂中務使來。返其所借之倭書數部。　五十川三庵來。是亦有舊好者也。

午前微雪。終日霏霏縱橫。及晚漸積。入夜不歇。伯元侵雪歸。　今日水野藤三郎寄茶。此人土屋但牧二男。外祖水野石見守養之。頗好學問。故三四年來通音問。　頃聞。彥根拾遺酒井匠作・京極丹後守。岡部內膳正。永井伊賀守。加藤勿齋等寄歲末賀儀如例。松平主殿頭有參府之贈。水戶參議自放鷹場賜所獲之雁鳧。紀伊參議賜忍冬酒。今日姬路拾遺被贈綿衣二領於春信。昨日加作牧贈蠟燭。是非例也。余采地產午房。其味勝尋常。人皆知之。昨日贈瓠橋羽林。今日贈酒井匠作例也。

又贈姬路拾遺。是有欲試其味之談。故始贈之。

今夜宿國史館。作雪賦。悉以本朝故事形容之。重晴侍座握筆。及三更半而臥。賦在家集。終夜雪降。近則千駄林水戸別莊加賀廣宅。姬路拾遺園林。隔池皆白。如琪樹瓊枝之連。池水西村灯火。或一點二點幽見。如涵星池。遠則江府千萬戸。玉宇粉壁。或高或低。彼此眺望。富山一色映軒端。可謂無雙絶景也。

廿四日。 清書昨夜所作之賦。

見菅信草本。自延喜十四年至同二十二年。其中有三善清行意見封事十二條。見之感其忠。奇其才。乃知 本朝之古不可謂無人也。故其文雖繁全載之。 今日隨俗例。擲歲初之餅如例。 及晩友元來示一昨日所贈和章。且見雪賦。爲新奇借之而歸。

今日肥後國主細川氏寄綿衣五領。彼父祖與 先考有舊好。余今秋冬之際依其求講大學。未終篇移居於此。然今有此贈者。欲不絶交際乎。 今夜讀荀悅漢紀。

二十五日。 夜雪至晨未止。一昨日猶未消。併今所降深殆二尺。

與山寺上人寄硯一面。蓋紋雕獅子。作詩謝之。 藝陽世子惠其土產西條乾柹。菅生野三雪爲使价。此柹先考所嗜也。感懷感懷。午後赴姬路拾遺。兼日阿部政重相約故也。政重依家例持碾茶呈拾遺云云。大久保忠隆來會主人設饗。余與忠隆。政重共對食。既而入茶寮喫茶二椀。其爲佳品。秉

獨二人去。余留談。及戌刻而歸。入館見漢紀。　聞春信。友元會于春常文房。探題賦詩。

廿六日。　雪晴黎明出。闘赴府。行路白模糊。家家門外掃雪僅通小路。其左右堆々。地凍蹶者多。途中口占五言律。卯半到土但牧。赴土能牧面談。而後謁厩橋羽林。屏人暫談。喫飯而出。訪永伊牧。他適不逢。直問京丹牧。酒匠作少休於伯元宅。入細越中第。有謝事。而訪渡邊大隅守。暫談過村長州。登營不逢。直訪松平忠房。對話移刻。喫餅酒。及其所藏倭書之事。告曰。先時寄家藏書目云云。既出訪阿部政重。面話而後入勝澄宅。往本宅留守者。贈采地午房於永伊牧。而訪倉橋三五郎。相語而出。訪友元。賀其新居。主人曰。昨夜宿忍岡。午前歸。談未了。春信亦來。共喫餅。奴僕等亦飲酒。既而余先出歸。信留焉。入闘既過申刻。　今夜見昨夜詩卷雪月花題各二十合六十首。加批語。春信在側。漸及參半。

廿七日。　姬路拾遺有野雞之贈。　午前謁水戶參議君。而謝先日賜。侍坐清談。移刻而出。訪長谷川德十郎而歸。　厩橋羽林有明朝之招。　燈下獨坐。讀了漢紀高帝紀。

二十八日。　夜未明。出闘赴府。春信同途。信過友元宅。余直到厩橋羽林。來客成群。余在羽林側接客之間。時時打話。既而信。元俱至。羽林入奧。疎者去。親者入。余隨羽林到便所。觀大學寮屏風。是松平主殿頭所贈也。羽林問其趣。大抵演說之。朝餐出。余及信。元與群客同喫之。喫了。信。元先出。經歷諸老。赴永伊牧。余留而隨羽林登營。少焉信。元亦入營。巳刻大樹出御。歲末賀禮如例。入御後。或叙

四品或叙五位者有焉。永伊牧懷中出紀伊亞相尾張黄門倭書日錄附余曰。來春可點撿之。既而余出。過勝澄宅。入本宅。而直訪姬路拾遺。述歲末之賀。暫談而歸。在館中。來賀者二人。伴晚食。及暮。伯元來示東國通鑑抄出一冊。至是會津羽林所寄也。○昨日伯元謁羽林。詳問館中編緝之趣。告曰。今般之盛事。欲有小補於編緝。然不藏倭書。此一冊借水戸參議本抄出之。然彼本多脫落。故借加賀羽林本補之。預我邦事者盡載之。汝持之可示弘文院。若有小補則爲幸云云。此趣今日於營中伯元語伊牧。伊牧曰。羽林之言。詳可達諸老云云。余先日既借水戸本抄出之。可與此本相考焉。入夜元去。高春澤來賀歲末。

二十九日。 雪解。檐溜如雨。道路泥滑。春貞尚直來賀歲末。其餘或自來。或寄贄賀者有焉。聞貞也。直也在六義堂。高庸來會。即與酬和。及黄昏貞也。直也去。友元來秉燭元。庸來國史館。有校書事。及亥刻皆去。 燈下讀漢紀。

晦日。 快晴。 擔雪猶滴。館中閑寂。倚爐讀漢紀。加朱高后紀了。想像城下紛閙生。（數年以來歲脫乎）暮未逢。如今年之靜也。 午後松平主殿頭（使寄脫乎）倭書七部。皆小冊也。來春可點撿之。土井能登守書來。曰。春常元日登城。與春信同席可拜謁云云。常也今秋始登營。故歲初拜禮。席末定。故云爾。常風疾亦幸愈。 薄暮勝澄來賀歲末。 作臘晦詩述景情。

國史館日錄二

寛文五年乙巳

正月大

元日。快晴。

夙起拜神主。試毫作詩。卯刻歲初賀禮如例。卯半登營。信常同途。友元待余於元德宅。並輿入城。殿中御座間。黑書院。白書院。大廣間。禮式如例。余拜謁於大廣間。獻劔馬。賜御盃及御衣一襲。皆如例。入御時。春信（春常友脫乎）元列拜於廊下。各呼其名。（事畢余退脫乎）經歷諸老。兩執事。及酒阮作井河（牧加甲牧脫乎）松甲牧等。告歲初賀。而過勝澄宅。齊（休赴酒脫乎）河牧。（牧脫乎）佐牧。姬路拾遺而述賀。皆不拘次第。隨便路也。未半歸。閤改朝服着儒服。拜聖堂。時伯元來賀。事畢。拜墳墓。而後入奧。喫晚炊。妻兒同伴。壽酒獻酬。時勝澄來賀。日既暮。入國史館。讀漢紀文帝初年。亥刻入寢。

二日。晨拜先妣神主。詣墳墓。辰半友元來賀。携元及春信。拜東照宮大猷院殿。而赴太田攝牧。而述賀。直到水戶邸尾張邸及榊原刑部大輔留守。各告歲初禮。歸。及未刻。余例年往賀歲初殆五十餘家。然今年有官事。且在遠僻。故減少之。昨今而能來賀者。或姻族。或舊知。或門生筆吏不爲不多。

其中示詩亦有焉。或以此地遠故。到本宅賀者亦有焉。皆如例年。故不記焉。今日松平主殿頭寄倭歌。 入夜和春信。春常。勝澄詩韻。 戌後雨。及曉雷雨。

三日。 晨晴。 隨例設饗膳。祭神主。（而經間脫乎）遣春信於府。携勝澄。 諸老副執事。凡幼童歲初賀儀以今日（行脫乎）其式。 姫路拾遺示倭歌。贈雙鴻。鴻俗曰菱食。 遣和韻於忠房。又和友元韻。 永伊牧來過。啣談而去。 阿部政重來。其餘來賀者有焉。 和姫路拾遺倭歌。和伯元韻。皆例也。其餘和韻逐日可作焉。

四日。 辰前姫路拾遺來儀。早々而去。 終日閑暇。和韻十五首成。入夜六首成。多是唇邊之作。雖似無益。先考逸才之餘。年年和詩多多。遂爲家例。

五日。 興山寺來賀。打話移時。 佐道慶等數輩來賀。 友元。正竹來。喫晚炊而去。 使信。常分和章。請書之。其中余自筆亦有之。 入夜讀虞書堯典首章孔傳蔡傳。併疏大全見之。及夜半而臥。

六日。 依友元招。往赴其新宅。信。常。勝澄及卜幽。伯元。春海。正竹。高庸。春貞等會者二十餘人。各賦喜遷鶯。又探字賦柳塘春水。又擧菅相故事十五件。探題賦之。春海唱句。主人對之。夜闌詩悉成。及四更而歸。 姫路拾遺寄折簡。告曰。猪日夜大坂雷火。天守災云云。

七日。 電覽朝鮮權陽村集。陽村名近。自高麗末至朝鮮初。以儒學鳴其國者也。此書昔借水戸本

見之。今書估持來。暫留焉。其中寫二三件。有預於我邦故也。　明日以爲館中起筆。故須點檢藏書。以他方舊記未聚。故不召備書者。　及晚高力伊豫守高長寄歲旦歌。和其末字。附其使遣之。　白井英信自水戸寄歲旦詩。就森信乞雌黃。乃次韻附便風。凡和詩至是三十首餘。

八日。　辰刻館衆咸集。草者起筆。侍史筆吏校書抄出如式。永伊牧使者來。午時藤勿齋來過。聞見館事。加點于光仁紀。自寶龜二年至六年。晚炊了館事畢。余着深衣幅巾。講堯典首章。館衆之外。正竹。道慶。南直。春澤。兼閑之而來聽。勝澄來。祐清從之。眞瀨正球。岡井碧庵偶然來聽。勿齋亦留聽。昏暮講了。勿齋及正球。道慶辭去。秉燭開雅會。以花在史中爲題。又賦鷰誦呂望。亥刻勸餅羹。三更之後衆皆去。正月上旬講筵雅席共爲家例。

九日。　館事如昨。　加點自寶龜七年至十年。　晚炊後內藤左京亮使者來。寄倭書五十部。多是小冊也。點檢之而留三十餘冊。其餘附使者返之。且告其趣於永伊牧。又點檢紀伊亞相。尾張黃門書目。余所未見者僅五六部。故尾張亞相藏書多多。且編修御當家事年久。今黃門秘而不出。是以不見目錄。

十日。　館事如例。　寒岩來。（興山寺弟。）坂井以仙來。以在遠方故。初來于此。加點光仁紀了。至桓武延曆二年。

館庭有氷桶。其口大而圓。徑五尺許。自舊臘雪積不見。頃日雪消。然堅氷掩口。遂日稍解。然桶中氷
猶厚。今日使奴曳出之。圓々如鏡。其大圍三尺餘。試以細繩掲之掛于檐下。晩炊之後。館中少壯弄
之以暫慰鬱氣。入夜氷饒〔鏡カ〕自若。露滴洒垂然猶掛未落。乃知舊臘嚴寒凝結殊甚。而今春餘寒未散。
氷鏡歷五日而悉消。

十一日。館事如恒。巳刻喫鏡餅。是仕幕府者之流例也。春海來。
及暮携二男。二元。春海。高庸。赴與山寺入洛。以鶯宿梅為題各賦一絶。聯句少許。主人寒設素食。與
海談昔事。夜闌而歸。

十二日。館事如例。昨今加點桓武紀。至延歷十年。續日本紀終于此。勝澄來。詣讀耕墓。佐慶。
正竹亦為詣墳墓而來。春澤亦然。友元。高庸既詣墓。及晩余詣讀耕墓。信常今旦既詣。
今晩奈須元格初來。見聞館事。格自童稚出入余門。殊親炙也。頃年專勤家業不得暇。故來問遲々。
格父法印玄竹當時侍醫之老也。今夕。友元宿直。春澤留在六義堂。

十三日。休日也。黎明出岡。與中顧視雲霞出海曙而行。經歷諸老。食於久和牧。與阿豐牧談。逢
既橋少將。且訪永伊牧松倚舍而過勝澄宅。入本宅。開文庫。考閲書史會要。宣和書譜。廣百川學海。
以有用於國史事也。午半直〔赴脱乎〕姫路拾遺。則春信先至。既講孟子了。友元。伯元。春倘。高庸。正竹。春澤等
在焉。晩炊畢。賦春生殘雪外。又賦早春雲詩歌合四十首。及亥刻而歸。姫路主人歲初雅會亦例也。

今日保田宗重了。（宗寧）來與信常談。示其歲旦詩。又聞天野彌五右衛門來與信談。余夙出夜歸。故皆不逢。
十四日。館事如例。加點延曆十一年至十三年。自此至淳和。則日本後紀闕失。往歲讀耕子受先考之旨。廣攷（攷カ）群書所補也。
十五日。朝拜神主。供赤粥餅。例也。祭畢。詣（衍乎）詣墳墓。館事如例。午半勝澄來伴晚食。申半被信等誘。遊狛庸宅。友元。春常。正竹同行。重晴。春帆從焉。探鬮賦一字題。及夜半而五十首成。月下吟步而歸。快晴如晝。行程太近。逸興猶殘。
十六日。館事如例。春貞病而不來。
昨今點延曆十四年至十七年。
入夜信也所草延長紀一見了。自元年至八年。醍醐帝治世終於此。
十七日。高庸候楓山。不來館。如例故無加點事。點檢頃日抄出之倭漢件件。以分爲各帖。以附信常二元。源尚舍忠房及嫡子好房詣東叡山神廟。歸路來過。其別業在淺草。明夕約入浴。車去此甚近也。暫談。直赴姬路拾遺。聞拾遺微恙故也。余亦寄書問之。
昨晚金森範明寄書贈雁。書中有相思之意。作詩附使遣之。今晚寄答歌二首。再和而投之。此人交際雖淺。專好倭歌。去年守駿城畢事歸府。其居甚遠。故不久逢焉。

薄暮到久娘墓。燒香。入夜和保田宗甄試筆韻。又和榊原刑部大輔政房倭歌。姬路拾遺嫡子。時在姬路。又和

勢州邵代八木但馬守宗長倭歌。時在治。皆是例也。

十八日。館事如例。點延曆紀。

及晩永伊牧寄書曰。明後二十日。台駕詣東叡山大猷院靈廟。館下多事。可罷編輯事云云。及暮

携信當友元。高庸赴源忠房別業。春海偶來同行。主人父子來待。入浴打話設飮食。及亥刻歸。

十九日。休日如例。詣東舟敬青墓。

野三竹來。先入六義堂。與春信談。余亦同席談話移刻。余以兼約赴姬路拾遺。竹未去。

拾遺席源尚舍父子。吉良少將等會集。尚舍與拾遺交際殊睦。尚舍在京。隔一年參府。故設饗。吉良

與尚舍交厚。故同來。及秉燭而歸。今夜齋居宿館。雨降寂寥無聊。讀漢紀。畢文帝編。子前就枕。

二十日。雨降。台駕不詣東叡山。

午後勿齋來。讀通鑑綱目。及夕而歸。

楓橋少將寄尺簡。曰明朝有公用。卯刻可來云云。

二十一日。夙興赴羽林第。預聞日光山法會事。巳刻歸館。ゝ事如例。春信一校頃日所點。使庸也

正誤字。凡余點了後。附信再校之。

廿二日。館事如例。

今夕齋居。春信。友元侍焉。議來月釋菜之事。以濂溪愛花爲題。以朱度正濂溪詩有愛花尋柳過溪居句也。友元所草長寛。永禄。仁安紀一覽之。

廿三日。先考正忌日。夙起盥衣素服祭。神主。其儀如式。既而詣墳墓。畢事入館。館奧掛先考肖影。狩野探幽寫之。上香。館衆之外門生來者皆拜焉。留談者喫晩齋。勝澄獨拜。神主影像墳墓。門生等或肖像及墳墓。或肖像。或墳墓耳。今日點桓武紀了。

卜幽唱懷舊之句。余對之。春海。友元。伯元。信常等巡聯至九十句。及三更而罷。

廿四日。館事如例。點平城紀。申刻後赴勝澄宅。修歲初之賀。信常。二元。佐慶。狛庸。高澤等爲伴食。卜幽。野鶴。春海亦來會焉。各賦未開梅花柳陰待燕二題。春信。友元爲序者。且鼎聯二十四句。及四更而歸。

今日午前暖和。薄暮暴風。及曉殊甚。

廿五日。休日。暴風未止。

今日依兼約。應永伊牧晩炊之招。午半出岡。信常。二元及庸貞相伴到彼宅。既未刻也。饗畢。主人要詩。各賦門柳繫馬。竹裏鶯二題。且講孟子。是數年以來時時所講也。伯元以棠陰式日故遲來。黄昏官齋宗悦法印暫來而去。既而悦子宗立來。年未到〔至カ〕成童。從伯元學。頗伶俐也。伊牧因悦早去。使人迎之。講畢。二題清書畢。設點心。其後因主人之求。高庸書大字及草字。亥後各辭去。歸岡漸参半。主

人雖有湯浴之設。因風吹而止。頗爲遺念。

廿六日。館事如例。加作牧書晉到。

昨日他適之際。尾張黄門使者來。寄倭書三部。皆小册也。今夕見春常所草康正。長祿。寛正紀。此際關東成氏與上杉矛盾。源義政使政知東行。又畠山政長。義就嫡庶相爭等事。傳記僅殘。無所統紀。然彼此取拾〔捨カ〕始末稍見。太勞校索。

廿七日。館事如例。點平城紀了。

及晩厩橋少將贈惠西條乾柿乾魚各一筥。繁務之間。懇意之及。謝而有餘。

赴生野松壽宅。館衆皆會集。探三十題。及四更而歸。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點弘仁紀上。

申刻依招赴厩橋少將第。保若牧大澤右近等會焉。問神社事。件々答之。其餘所談。雅俗相雜。主人快然。自去冬以來。有妖僧容觀者。以邪術誑人。良賤信之者十之八九。雖權門及顯者。陷其邪術。頗知文字。高談道理者。亦揚推之。然主人不惑其言。今夕及此事。深厭之。若牧嫉此邪人如寇讎。此僧揚言以光明眞言法。有所開悟。治舊痾。又以咒文。使濁井作清。使智井涌水。其信之者僉曰。其驗多々。保牧曰此妖僧可斬。一變爲耶蘇乎。凡五六十日以來。滿城競求依憑。如市如堵。在權門則厩橋少將。姉路拾遺不肯信之。及今茲疑者稍多。二三日以前。邪僧去府歸鄉。今夕主人談曰。婦女之輩。

從而不論平生好學自負者爲彼被迷者可怪焉余曰不博學而高上者其身以爲得工夫然傍觀之則如參禪之徒其所見隘狹故被彼邪僧驚而多年之工夫全輸了云云亥前各辭去。

二十九日。　顯祖理齋正忌日也。祭儀如例辰刻依招赴大久保出羽守宅。是、營中近侍臣也。頃日使狩野永眞畫本朝三十六將是往年依台命余所撰定也出羽守傳台命使余議其書樣。余所思件々示諭永眞。

午時歸國館衆所勤如常。

今夕赴姬路拾遺夜話及亥而歸。

今夜雨降。

晦日。　雨止終日暴風及夜而靜。

館事如例　內藤左京亮寄示倭書十部皆小冊也。

申刻館事畢。抄出神社之事。日授重晴草之依廐橋少將之求也。

自八日起筆至今日。余所點光仁紀一卷。桓武紀三卷平城紀一卷。傭書誤多改正之猶爲有漏脫。

附春信再考之信之所艸及十卷二元。春常之所草漸漸而成。其餘所新寫之倭小說殆二十冊。又借酒井匠作所藏諸家系譜舊本改正家本其餘筆吏等所考倭漢之書亦多多。春貞一考元亨釋書了。抄出義堂日工集云云。自去冬以來。所寫之新本加裝潢使高庸標背之抄出群書者名曰國

史考。抄出中華書者曰外考。倭事漢事相交者曰雜考。此等之類。逐月積歲而後可序其次第。先考曾纂本朝事之出中華書者。號日本考。又有朝鮮考。俱罹丁酉災。余常惜之。今以官事之次。自補還書。是亦一幸也。

二月大

朔日。雖爲休日。以不登營。故館事如例。夙拜聖殿。次祭神主。次詣墳墓如恒。廟也。詣紅葉山勤事。午後來館。故加點不多。今夜草釋菜論議問答。使安成重晴執筆。信常在側。

二日。祭先妣。詣墓如例。館事如例。反元依伯母之喪不來。松平尙舍告昨夕姬路拾遺始得孫男。太悅。乃是榊原刑部大輔室家所產也。點了弘仁紀上卷。點中卷數葉。勝澄來拜墳墓。留而喫晚齋。賦五言絕句。和韻授之。及暮而去。信常。伯元。高庸問反元之喪。余告永伊牧曰。反元經幾日而可出于館。否。彼伯母在京而死。自其死日計之。則國俗穢忌之除在近日也。且此館非營中近邊。則雖出席亦無憚乎。可待來諭。云云。遣使問卜幽。元德之過姊喪。今夜論議草成。重晴執筆。

三日。館事如例。伯元登營不來。

午前松平主殿頭來。大久保忠隆來。皆賀姬路拾遺得孫而過于此。長谷川德十郎來。皆早ゝ而去。

未刻伯元寄簡曰。今日賜宅地云云。　及晚携信常、庸貞而往賀姬路拾遺。秉燭而歸。

四日。　館事如例。　永伊牧寄書曰。友元出席待俗忘畢而可也。以私意難決云云。

春海來。喫晚炊。及暮而歸。

今日太田攝津守賚次使家人小川氏巡視聖堂門外。爲釋菜日近爲警衞也。　先考在世之時。脇坂氏、伊達氏警衞累年。其後太田備牧勤之多年。其間有故障則永伊牧家僕勤之。今茲備牧雖在遠州菜（采カ）地。依兼約而攝牧可勤之。然聞其妹臥病。故雖辞之攝牧猶守兼約如此。今夕館事畢後。携春信往訪攝牧。問其妹之病。薄暮而歸。

入夜見春信所草濂溪愛花詩序。是釋菜詩題也。

五日。　館事如例。　伯元、高庸、春貞來。

六日。　館事如例。　今日雨。寒氣如冬。午時雪。　點了弘仁紀中。　姬路拾遺使者來。贈肴二種。且有明後夕入浴之招。是釋菜前之例也。

七日。　釋菜習禮。依爲休日也。

太田攝牧使者小川氏率匹夫作　先聖殿竹垣。　永伊牧寄書曰。昨日告諸老於國史館庭可作穴倉。爲備不虞火災也。諸老皆領之。乃諭松信重云云。

八日。春分祭如例。館事如例。松信重等來觀穴倉之地而去。薄暮携信常、伯元。高庸而赴姫路拾遺入洛。戌半歸。

九日。館事如例。但至午半而能依明日行釋菜。兼與伊牧議如此。

午前藤勿齋來示華筆大幅。織文字於黑絹。其四縁織畫紋。筆痕殊勝。畫縁亦美。其文葉向高賀薛老奏績序。卽向高自筆也。館衆皆見而奇之。余家藏向高集。號蒼霞草。乃開見之。則賀薛老奏績序載續集。併考之。則不違一字。勿齋大悅。借其一冊而歸。

松平主殿頭寄書問。明日有釋菜否。且曰。太田攝牧若有故障。則使其家僕勤明日之番。午後使重晴等調進祭供。雇姫路拾遺匹夫。掃除庭上。及晩信常、伯元。高庸、春貞、春澤及諸生等入堂點閲。信常等着深衣。獻祭供。安成久在我家。爲習釋菜陳設事。依有服穢。使重晴代之。

薄暮脇坂少將使者上田氏來。贈酒四樽。生鯛兩箇。鹽鴨十箇。可備明日厨料云云。懇謝使者。

今日午前晴。午後曇。及晩微雨。及夜而雨止。天猶陰。

今晩永伊牧寄書曰。明日釋菜珍重。唯期快霽。欲往拜之然有 官事不果。頗爲遺念。且告曰。紀伊亞相使者來。爲國史編輯。是其家藏當代記九冊云云是爲東照神君之事跡乎。雖被深秘。不洩 官命云云。定知邇日可送於國史館。至則可禁他見云云。余答書曰。雖爲何樣書。不遺于他所。若夫寫謄之間。則足下家人幷余侍吏。眼不離其側。勿勞心。余先

日答阿豐牧亦如此。

十日。快晴。未明重晴等入廠(殿カ)陳設。信常等監之。春澤夙來。伯元高庸等來。伴朝殘。辰刻諸徒皆會自國史館至廠(殿カ)門鋪筵道。廟庭鋪薄縁筵。太田攝牧家來守之。辰半釋菜始。至午半而畢。其事別記之。　阿部豐牧京極丹牧藤勿齋寄酒肴賀之。其餘贈菓肴者猶有之。松平大炊頭（頭注殿）板倉隱岐守吉良上野介高方伊豫守一柳山城守等數輩。其餘來觀者滿堂。微賤者居堂外。及晚友元來賀。伯元春海留談。及暮而去。遣使賀勝澄今日始勤役。又使人勞守番者。皆寄酒肴。

十一日。館中如例。　北島三立來。及晚往賦橋羽林。忍拾遺。謝釋菜贈酒肴。與拾遺暫談。問釋菜之儀幷館中之事。歸路過勝澄宅訪友元而歸。

十二日。館事如例。　使筆吏寫釋菜詩卷以爲冊子。　及夕赴太田攝牧。問其妹疾。謝釋菜守番之事。歸路過卜幽叟。以問其居姉喪。暫談而歸。與山寺上人來。與春信談。余亦晤語移刻。

今夕友元潛來六義堂。既而與信常及春澤到。　聖堂後月下鋪吟遊梅邊賦詩。入書院談笑。余不知之。亥後就。元等三更後歸。

兼日與姬路拾遺約明日赴松忠房別業。可開詩歌筵。然拾遺有微恙而延引。

十三日。　休日也。寄書問姬路拾遺之恙。答稍得快驗。　終日在館。裁答遠方書信。俗書高安成執

筆。殆二十通。甫直頃日有遊洛之志。然待釋菜而延引。今日來六義堂。告明朝發途。及晩來館示其留別詩律一首絶句一首。信常既和之。余亦走卒（刻カ）和律詩以示之。於是直辞去。信常有惜別之情。送之至門外。

今朝天氣好。午前南風頻吹。終日不止。及夜稍靜。 薄暮高力伊豫守寄書借釋菜詩卷。乃附其使而遣之。 終夜大風。

十四日、 午前後風烈。及晩而止。

館事如例。伯元赴棠陰。春貞病發。余父子二人高庸在館而已。侍史筆吏等如恒。

永伊牧來視。少焉帰。 點了弘仁紀下卷。

田中好庵來。附與諸家系圖。返之。家本一校補書畢故也。自正月中旬始借酒井匠作本。命侍史等至今日終功。 及晩正竹・岡井碧庵來談于六義堂。

十五日、 終日陰。 朝拜神主。詣墳墓。

館事如例。伯元・高庸・春貞皆來。

點淳和紀。自天長元年至二年初段。

及暮聞姬路拾遺風疾。直赴正竹宅。及元及春澤先在焉。信常亦至。安成・春帆從焉。戌刻高庸至。伯元有障不來。勸四字為韻。各賦花庭霧題。為不易韻亦難矣。喫頤點心。而亥刻半詩成。又以讀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為題。各作絶句。子半帰。入館而臥。漸過四更。

今夜薄霧滿庭。微雨淋漓。及曉點滴遶檐。燈下讀漢紀景帝編。

十六日。雨。

館事如例。無他事。無來客。

燈下讀了漢景紀。又讀武紀一卷。

十七日。館事如例。高庸候楓山不來。故讀伯元所草元弘元年紀。笠置赤坂尊雲熊野之難。事多文繁。聊删其繁冗。自巳至未半而了。松平忠房及其子好房參拜東叡山神廟。來過于此。少焉去。及晚旣橋(少將脫乎)寄簡曰。明夕可來談云云。舊冬姬路拾遺與旣橋少將約。可寫仁明紀文德實錄寄之。頃間寫了。請余傳達之。故寄簡告明夕之行。拾遺報曰。明晝可遣二部於館中。

薄暮詣久娘墓。紅白梅爛熳。曳杖徐步而到聖堂外邊。杏壇花漸開。佇立徘徊良久。黃昏入館。頃日使春貞一覧五代史。無預國史事。今晚附與皇明從信錄校之。使(寄カ)重晴抄出元史本紀。至今日而畢。石川主殿頭昌勝寄年代記數部。使安成撿異同抄出之。其餘生徒或對讀新寫本。或見倭字抄標出件々。且作目錄。或抜朝鮮牧隱集武陵雜稿等數件。或抄出禪徒遺稿。各量其伎倆命之。信也筆記之暇。一周覧本朝文粹。加朱句了。匪啻便于記事。論其文章。故邇日駢儷之文漸々進步可喜。

頃日與信常友元等談曰。今月二十五日菅相忌日也。爲我國儒宗。且編類聚國史。幸當休日。可會

諸徒拜其遺像以賦詩。僉曰。固可也。今日出二月梅花題。
十八日。　館事如例。　點淳和紀天長二年浦嶋子歸自蓬萊段。
姫路拾遺寄新寫續日本紀文德實錄。欲達于厩橋少將。　佐慶來。
松平霜臺使書生三零問起居。
申半赴厩橋少將第。青良少將。品川侍從先在焉。談日光法會事。品川奉使于京。頃日歸府。談公家之事。戌刻歸閭。狛庸猶在六義堂。余亦至焉。少時晤語。
今日遣使於官庫。借官本日次記二筥。全部十筥。可逐次借之。庫司星合氏。三雲氏。淺羽氏。渡與余使云云。此二筥之內有天曆。天德日記。又有長寬。仁安。嘉應。承安日記。逐日爲使。春信。友元校閱之。也。日次記者二條殿秘密所收乎藏也。官庫及尾張殿亦有之。二部之外無之。自天曆至寬元記之。其間闕年惟多。先考曾雖寫之。羅丁酉之災。今般永伊牧請諸老許借焉。
十九日。　休日也。　友元來。今日除穢。自明日可出座云云。　今日閑暇作祭菅相文。且定祭儀次第。重晴執筆。信也侍側。常也灸治在私室。　及晚問姫路拾遺之疾。且告達于二書於厩橋少將云云。拾遺氣宇猶不快。招余於寢處暫談。黃昏歸閭。　今朝詣敬吉墓如例。
燈下讀荀悅漢武紀。
十二日。　夙拜廟堂。

館事如例。點天長紀了。

巳刻養安院法印。元德法印來。皆自 廟堂歸路也。約養安院借東文選。午刻永伊牧來曰。今晩諸老赴日光門跡之饗。某亦爲伴食。歸路勸諸老過此視館中之務。既而出。此間京極丹後守憩於書院。不及逢余而歸。黑澤木工助定幸來問。少焉去　未刻伊牧亦來曰。勸諸老過此。厩橋少將曰。舊冬既往見之。不及再行云云。忍拾遺。久和牧來否未可知焉。小田原拾遺今晩不在饗席云云。渡邊大隅守來自饗席。既而久和牧及井上河内守。加加爪甲斐守同來。和牧詳問編集之趣。信。常。二元及廟。貞等列坐謁焉。伊牧詳述勞勤之事。余出新本草本。抄出本等入一覽。河牧使信讀延喜元年一段。既而和牧起坐。電覽次座侍史筆吏小生備人而歸。河牧同歸。甲州。隅州鎮 聖堂。自表門出。和牧。河牧出自裏門。伊牧及余送之。時聞忍拾遺直歸。於是伊牧與余入聖堂。甲隅二牧既去。伊牧自表門出歸。此間倉橋長右衞門。遠山彌七郎來。倉橋入奥。遠山在館。二氏皆有姻族之好。少焉二人去。時逮未半。今日藤勿齋詣 廟堂。過門外。見輿馬之多而不入而去。　館事畢。余逍遙聖堂門外。壇畔杏花盛開。壇有四株。其大株二箇者友元所移栽也。小株二箇者。永伊牧所寄植也。信與友元携手赴姬路拾遺。問其恙。移刻而歸。拾遺今日少快。暫談問館中誰人來否。詳演說之云云。　黃昏松平主殿頭寄尺牘曰。明日可來遊于淺草別業云云。　入夜見春常所草自寬正三年至文正元年。其叙事之文稍進步。

今夕附菅相祭文於高庸、爲使濟書之也。又諭吉紀納言。菅三品紙牌之事、以此二儒爲從祀故也。

今井辻聊適來、以宿痾稍快、始至暫談、詣先考及貞毅墓而去。

二十一日。黎明出岡、應飯橋少將之招、依日光法會之事、而吉良少將。井上河内守。加々爪甲斐守等來會焉。今茲四月十七日。正當東照大神君五十回辰、去歳命飯橋少將總裁法會事、吉良掌公家之事。河内守。甲斐守爲寺社奉行。岡田豐前守掌雜務之事、皆受少將之指揮、余及春信亦依舊例從少將可登日光山、去歳既有官命云云。辰半訪久和牧。永伊牧而過勝澄宅而歸。時既巳半也。館衆皆集如例。少休點淳和紀中十葉餘。今日風暴、故不赴尙舍別業。三竹來問。少談而去。

及晩伯元春常高庸訪姫路拾遺疾、友元談于六義堂。余亦晤語、及本朝故事及詩文之事。

二十二日。館事如例。加點三十葉。官吏率工匠匹夫、掘穴倉於館南庭及西庭二處。及晩問姫路拾遺疾、入寢處。談一雨〔兩カ〕日七箇不快。

二十三日。拜神主。詣墳墓如例。館事如恆。點淳和紀了。至天長七年。高庸濟書祭菅神文及配位紙牌了。今日匹夫四五十人掘穴倉。工人作大箱置々掩土、滿庭土積成堆。

入夜作二月梅花詩。信常、伯元以下詩成者有之。友元序未成。庸貞等詩未成。勝澄今日參墓。作梅花詩示之、

二十四日。館事如例。　點淳和紀下。

明日詩題衆作皆成。友元序成。

松平日向守來訊暫談而去。內藤左京亮來。巡視館中而歸。

二十五日。　風烈午後而止。　休日也。

館中中央懸菅神像。南面。左貼紀納言長谷雄紙牌。右貼菅三品文時紙牌。各置案于其前。掛帳設香案。供玄酒。挿紅梅於瓶。獻祭膳。余獻爵於　神像。春澤司饌。祐晴、安成、春凡配膳。以仙掌儀高庸爲祝。春貞開帳。余盥漱燒香。獻酒時正竹爲贊者。高庸讀祭文。余畢事着座。時春信、友元左右分獻。次春常、勝澄左右分獻了着座。次正竹以仙並拜。高庸唱拜興。次高庸再拜。春澤、春貞以下兩人充再拜以仙唱拜興。各畢禮着座。次獻二月梅花詩。春信爲讀師。重晴爲講師。先誦友元序。而自下讀詩讀之。至余詩而畢。重晴退。於是筆吏小生等徹祭供而閉帳。各退脫深衣而飮食。配福酒竟宴。各賦紅杏倚雲詩。時卜幽來。詩成而漸〻退去。卜幽、友元、高庸、松壽殘留聯句。及戌半而歸。今日佐道慶至後期。故祭畢拜神。獻詩野村三雪。松壽者來觀其儀而已。今日伯元以榮陰式日。故不能來。予此。今夕山崖有風疾。故信常侍側。不來館中。卜幽等歸後余亦入奥少焉歸館。　菅神者　本朝儒

宗祭祀過七百餘年。然爲浮屠被掠。昔　先考嘗設小祭。余追懷之餘。聊准釋菜之禮。神其歆乎。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

及晚問姬路拾遺疾。友元同行

二十七日。館中如例。　點淳和紀下了。自桓武末至天長十年二月正史闕。先考亡弟遍搜稗說所補也。傳寫之誤。儲書之差。點撿之勞。口授不進。就知當時考索之難。而追懷殊甚。　昨夜今夕口授重晴記菅神祭儀。祓祭文及詩及序於其末。以爲小册。號菅祭一會。

二十八日。　早朝松平日向守使者來。請使高屋書人丸碑文於石。又使祐晴寫一通。寄彼寺僧而贈土產一種。

館事如例。　點仁明承和元年。此續日本后紀始也。自此至光孝紀。皆先考因舊史損益之。　頃日使春貞併考皇明通紀憲章錄抄出之。　內藤左京亮所借之書。新寫（寫カ）漸畢。　申刻以後。問姬路拾遺病。自昨日飲內田玄勝法眼藥。是當時老醫名世者也。聞頃日忍拾遺久世和牧來問。今日　上使松平因幡守來。主人被小生扶。而對面奉謝之。　上使詳問病證而歸。幷上河內守聞　上使到而來視云云。余到時聞其進膳。暫待之。時既橋少將來訪。余先出晤語。既而從少將入奧。主人起而倚爐與少將談。少焉少將歸。主人起坐不能進步。一揖而已。余送少將到玄關而復入。時玄勝來診而去。余暫留談。而及薄暮而歸。彼疾惡寒發熱。飲食減少。顏色瘦衰。然元氣猶壯。病間則談笑如常。

頃聞貴城國主城主來問不絕就中松平主殿頭父子每日來問云云。今夕讀漢紀盡武帝紀。

二十九日。館事如例。

館事欲畢時大久保和泉守阿部忠右衛門阿部四郎五郎兄弟三人訪姬路拾遺而來過于此。不幾及申刻請隆勸酒於主客高庸爲伴移刻而去。余以兼約携二元赴興山寺至則日暮入浴室主人同浴及戌半而出浴談話喫素食及亥半而歸。今夕信常侍母不同行庸也他適不從。讀漢昭紀了。

頃問〔聞カ〕彗星又出如舊冬云。

晦日。夜中雨降至朝滂沱午後晴。館事如例。高庸有病不來自巳刻至未半讀春信所草自承平元年盡七年至天慶四年其間叙將門純友誅叛始末以日本紀略扶桑略紀爲本併古事談著聞集今昔物語將門記考之加本朝文粹官符其餘小說補足之殆三十葉云云高麗永竹來傍觀傾耳不能歸而嘆感永竹邇日治山妻疾逐日有効。及晚與二元逍遙園中。櫻花大小數十株其中二株花開其餘猶未綻桃花數株爛慢杏花半開半落彼此慰目悅心以終日勞事且日既暮故不及吟詠既而與二元携手出門伯元歸去余及友元直問姬路拾遺疾其侍醫玄蘇談曰。昨朝小快。午後發熱困勞終夜不平自今晝小安。若一兩日之間不得効則殆危乎今日小田原拾遺來問。太驚云云余辭陶而歸使春信往訪之及秉燭而歸。

三月小

朔日。　夙拜聖堂、祭神主、詣墳墓、如例。休日雖可登城、以上巳在近而止。午前訪姬路拾遺。今日少快。松平主殿頭父子與余共被招於籠所、暫談。時拾遺新誕嫡孫。其姉來。乳母二人抱二兒出進。拾遺欣然。彼扶起愛之。少焉共倚食餅而歸。今日館庭穴藏二箇俱成。　勝澄來拜神主墳墓。　明日先妣正忌日。今日午後閑暇。齋居素食。讀漢紀宣帝二卷。入夜又讀漢紀二卷。宣帝紀畢。　戌後雨。至亥半未歇。

二日。　雨晴。　先妣十回忌辰。早祭神主。黲衣素服。祭畢詣墳墓。不脫黲衣。入館訓點如常。春澤夙來。勝澄午後來。皆伴晩炊表〔素カ〕食。隔坐設魚味膳進館衆。及晩各出園中觀櫻花。毎人折枝而歸。園中櫻花有遲速。　聖堂背二株樹大而花多。去年名之曰祖櫻。曰吳笠者也。以其先開與其枝似笠也。

三日。　夙與拜神主。隨俗供艾餅。其餘儀如例。事畢上巳家儀如常。既而攜信常登營。友元會途中。伯元先在。　營拜謁畢。逢諸老。與永伊牧談。保若牧晤語。既而經回諸老賀上巳。過永伊牧宅。暫休喫餅。且議館事。來月日光往還中館徒皆休息而可也。今月二十日以後休館事。可催旅裝云云。少焉出過勝澄宅。攜之直問姬路拾遺疾。今日少快。來問人多。不及對面而歸。春海道慶待余歸而在館。正竹來。竹慶去。而海留。及晩友元、高庸來。於是攜信常、元海、庸等遊東叡山。觀櫻花滿路。松壽

逢于途中。日暮歸館。各賦詩。及亥半而皆去。

四日。館事如例。及晩問拾遺疾。入寢所。晤談。侍醫曰。病證追日而輕。然病本難治。虚熱來往。飲食日減云云。拾遺予示一紙。開見之。則病中見櫻花所詠也。其辭至悲。既而退去。在次座。與侍醫等語。聞邇日厩橋少將再來。忍拾遺。久世和州皆再來云云。又聞有　台命。召刑部大輔。今月中旬可着府云云。

入夜雨降。獨坐思修史事。賦絶句一首。

昨日於　營中。忍拾遺謂余曰。頃日築射場於淺草別墅。欲掛額。或一字或二字可示之。今日書恒字中字。睽卦及觀德志彀等字以寄之。恒者如月之恒之義也。中者發中之義也。睽卦者弧矢取於睽義也。口授安成草之。高庸淸書之云云。此別墅往年先考爲記。書板掛之壁。其板罹災。拾遺去年請春信改書之。又作馬場。請余爲之記。且求額字。書馭字遣之。故今射場額其求之有由乎。

昨日伊牧語曰。此間品川侍從爲上使上洛。歸府在京間。兩傳奏飛鳥井大納言。正親町大納言曰。本朝通鑑編集事奏聞。法皇詔曰。是固好事。書成則可借寫之。諸公家中。二條前關白家藏舊記。然秘不出。其所秘。皆是有識故實也。可載通鑑者。皆廢興存亡之事也。非可秘之者。一部中所秘。所不秘相雜。則遣其書於江戶。朕亦難命。不如除所秘。寫所不秘者。遣抄本而可也云云。牧野佐渡守近頃歸洛。與諸老議而可示諭之云云。

五日。雨晴。

館事如例。見伯元所草元弘二年紀。是光嚴帝正慶元年也。卷首表出二帝。分書二年號。以先帝新帝別二主也此年多事。自巳刻至未刻一見了。喫晩炊而後。點了仁明紀上。既及申刻。抑後醍醐光嚴二帝。未詳何爲正統。後醍醐爲武臣被廢。然不讓神器。無傳位之詔。而光嚴者武臣所立也。由是言之。則正統不待辨而明也。宜用元弘年號。書帝在隱岐。分註書光嚴帝正慶元年。然以後嵯峨帝以來皇統兩流而言之。則光嚴爲嫡。後醍醐爲庶。若雖無兵亂。後醍醐後可即位者光嚴也。且今日之皇統出自光嚴。則不忍除此一帝。故兼示諭伯元而並書二帝及元弘正慶。自此以後南北朝亦准之。

館事畢。詣墳墓。携信常。勝澄行墓祭。春澤及侍生等執役。其事在別記。墓祭者古人寒食日行之。或清明行之。冬至以後一百五日爲寒食則其日自在清明節中。然朱文公家禮不拘寒食清明。唯曰三月上旬行之。故余家墓祭以今日爲例。自是亦在清明節中。申半後墓祭畢。及暮松平信重來。見六藏。遊園中折櫻花一枝而歸。

六日。朝起。和姫路拾遺病中見櫻花倭歌末字。乃自筆淨書。添長鮑遺之。

館事如例。午後見友元所草自六條院仁安末。盡高倉院嘉應二年。至承安二年。凡五卷。及申刻畢。薄暮訪姫路拾遺。其近習者語曰。今朝和韻手之口之太怡悅。其添長鮑祝之。亦被歡喜。既而

拾遺使侍者被謝之。聞其就寢而不逢而歸。侍醫談曰。比前日則脉能。痰減胸隔開通。潮熱亦輕。然飲食日減。氣色衰疲。齡既六旬餘。彼此併按。則死生之際未決云云。

今晝小田原拾遺折簡來。明日有公用。巳刻可登營云云。

七日。休日也。辰半登營。諸老有咨詢事。午後出營。以兼約赴藤勿齋芝浦宅。信與友元先至。與主人逍遙園中。櫻花數十株爛熳。其餘梨花桃花亦開。列酒肴設宴。聽求作春日宴芝園賦。自[裁カ]截館事。以路遠故不久到此。故主人殊喜。雅談吟哦。夜半歸園。

八日。天氣快晴。　勿齋贈好茶佳肴。

館事如例。午後加藤美作守來問。少時而歸。未刻松平主殿自姫路拾遺來于此。移刻而去。又赴拾遺館。　申後携館徒見園中櫻花。友元。伯元。高庸。春貞。或携酒肴。或携行厨。正竹。春海。春澤來會。共提食具。自聖堂西壁並小岡鋪筵連延。又杏壇門廻廊側處處設席。各隨意。或遊歩。或穩坐。侍史筆吏小生等亦各處處相從。樹下煎茶。筵上開厨。或吟詩。或聯句。或歌關雎。或吹小管。余與伯元。春海同坐。筆吏湊安隨之。以其齡漸老也。其餘與信常列居。皆以其齡弱壯也。勝澄十二歳。在其中吟遊不倦。殆如成人者。庶徒所詠。或古詩律詩絶句相雜。如小生侍童等亦賦字。凡二十餘人。春信作記。伯元作序。日既西而月生于東。戌前余與伯元。春海等入館。信常。友元等群輩。吟嘯樹下。至夜半而各入館。清隆進夜食。調各所寄之魚鳥。飲高庸所携之茶。漸及子之半而各能去。實是館事之餘樂。

風流之一會也。

九日。館事如例。高庸遲來。曰今朝有井河牧之招。曰日光法會以前登山可習練山中伶人云云。近日首途云云。午時永伊牧來訊。有所咨詢。高庸勸好茶。伊牧曰。日光發途日迫。館事休而可也。既而伊牧見園中之花而去。晚炊之間三竹來伴食。其後留談移時。閱覽釋菜管祭及櫻下春遊詩卷。至申半而去。黃昏訪姬路拾遺。

十日。館事如例。終日雨。

加點於仁明紀。至承和九年。而暫閣之。以庸也明日以來促旅裝也。高麗永竹來。請余書櫻下春遊篇。然懶筆長篇。縮作八句授之。依其求信常。二元。庸貞亦書之。及晚庸也詠雨中惜花倭歌。伯元亦詠歌。余亦欲詠之。遂不成而胡盧。以為如此小技亦無平生之習則難作。況於博識乎。

今夕燈下。因匆齋固請。自筆宴芝園賦。

今日園中雨滿雈處落花如魚鱗之浮。然花有遲速。如祖鞭吳笠等早開者皆落。如遺愛櫻王家連珠商皓千里烏毛瓊樓玉宇白鷺洲等。半落半殘。如玉堂雲彌添美色。如孟之反者。有欲開之勢。此十名者皆往年余所新名也。事見家集。此外櫻樹未遑命名也。昨日三竹聞此十名。以為雅趣。就中遺愛櫻依史館鬱作移栽之。今春花如前時。不堪歡悅。

前日加藤作牧寄一硯。求名并銘。傳稱壬生忠岑硯。後世傚其製云云。今夕閑暇。名之曰花谿。作銘

十六字。

十一日。　終日雨降。　館中無它。

申刻後凌雨訪姬路拾遺。自昨飮非關玄說藥。今日小快云云。說於當時有良醫之名。余至時。說來在暫時語。既而拾遺招余於寢處。對語間今日忍拾遺來訊述。　台命懇問之趣、云云。薄暮歸館。及夜雨歇獨坐寂〻讀漢紀。

十二日　天晴。士峯出

讀耕子忌日。素食。詣墓。作哀詩四韻。口授重晴草之。彼亦是絕何其志可喜焉、既而館事如例。勝澄來拜墳墓。有哀詩。就春信點竄之。余自筆哀詩以授勝澄。使歸家供神主。祐晴隨來。頃日所寫倭書二十餘冊使彼標書之。既而高庸來納新寫本於筥。使彼標書之。友元。高庸詣讀耕墓。正竹。好安。道慶爲拜墓而來。竹早去。安慶作晚齋而歸。申刻館事畢。與友元高庸等徜徉園中看殘花。此間雨暴庭花多落。僅存十之二三也。　及墓暮ヵ春澤來拜讀耕墓。野道設除母俗忌而來。燈下寢〻有感時之興。召侍童田淸口授之。作雨後感花賦。殆四百言。始于戌成於亥半。

十三日　休日。　早旦高木正則贈大鯉一隻問起居如何。　飯後攜春信訪姬路拾遺。　赴太田攝牧弔其妹喪。

午前城半左衛門槻茂來。是亦有舊好。其祖父和泉守屢謁惺窩先生甚敬之。今日談其事。日槻茂

幼隨祖父曾見惺窩於洛陽。惺窩着柿染暑衣。手把扇坐。聞和泉守到。使童兒開柴扉曰。泉州能來孫携來始過可喜。和泉跪石上拜謝。朝茂稽首庭上。先生再曰。可升於此。和泉携某升堂云云。先生在洛北幽居甚貧。陪者唯一奴一童一婢而已。然威重如此云云。其餘所談及惺窩數件。少時而去。先考侍駿府時。與和泉執交。是以朝茂雖不學。至今音問不絕。

午半藤勿齋來。所兼約也。入館讀通鑑綱目數段。友元・春信對讀。既而進晚炊。高庸來。松壽亦不招而到。食畢飲茶。茶者勿齋所持來。既及申刻。勿齋微行見東叡山花。春信・友元・高庸・松壽同行。少焉歸此間。余命清隆・安成等舖席於玉堂雲櫻下。滿庭花大半零落。只此一樹花猶爛熳。各坐其下。勿齋一覽八日詩卷了。高庸持行廚而出曰。是勿齋之所齎也。乃進餅菓・銀錫一雙盛酒。勿齋又携一瓢。高庸折花一枝繫瓢。使松壽荷之出。席進酒漸數巡。清隆屢調肴進之。勿齋乘興而謠。高庸和之。清隆・安成及侍童等亦被呼飲酒。日既暮而酒止。高庸去。以旅裝忙也。勿齋猶坐樹下待月。然天陰暗黑也。秉燭以遊。余唱一絕。勿齋和之。春信。友元及松壽同次韻。安成・田清亦和呈之。勿齋書生元隆則唱一絕。戌前雨降。勿齋入六義堂而談。清隆請休國史館。於是各又入館。清隆進點心。又飲酒徹膳。勿齋乘醉揮毫。授清隆。時青董（清隆二男、時十一。）唐突而出求勿齋翰墨。勿齋奇之。書授之。又筆授田清及童冠者。時既亥半也。雨不止。而地震。於是勿齋辭去。友元。松壽同出。余就寢則自鳴鐘鳴九聲也。今日春常侍。母少時出客席而入。與重晴他適。不待席。自先考開此地以來三十五年。花下設宴

始於八日。然唯是子弟門生而已。賓主獻酬、下逮家僮等、今日權輿也。一日之餘閑既足、且勿齋風雅士也。他後俗客流連之荒禁之而可也。可戒可戒。就想常也。不顧遊賞、慰母病後之寂、其志可嘉矣。信也雖陪席、時時往省之。且地震時侵雨步問之。其孝志可喜焉。

十四日。　館事如例。　春海來。及晚海唱上句、余對之。信也、友元逐次吟之、乘興滿百、漸及子刻。

今夜雲間士峯見。

十五日。　朝拜神主、詣墳墓、如例。

館事如常。　頃日使侍史筆吏等、點撿御製文集・劉基集・李文節等明朝諸家集、有所抄出。

及晚依兼約、赴卜幽宅。信常・友元及春貞・松壽從之。正竹先在彼宅。凡會者十人。以殘花留客爲題、分尤韻四十字、各探四字、賦四韻。洽其丁寧、子後歸館。今夜月色快晴。卜幽吟上句、余對之。信常・友元逐次至二十餘句而罷。

十六日。　館事如例。　鍋島侍從使者來、聞日光登山之事、贈信物。

及晚聞姬路拾遺氣宇未快。今朝令嗣刑部大輔政房來看。八日發姬路、行程八日、途中不及一宿。晝夜馳來云云。聞余至而早出對面。春信・友元相共談話、移刻薄暮歸館。

永伊牧有折簡之招、有可商議事、明朝可來問云云。　今夕灯下無聊、以明日久娘大祥忌、故追懷殊甚。

十七日　久娘大祥忌祭其神主於奥詣其墓畀其乳母銀一錠。

余早出赴永伊牧喫素食伊牧談曰來月在山之間編輯之事可闕之但考抄等不勞指南事使筆吏等勤之而友元伯元春常替日點閲而可也其出席延辰至巳其帰縮申至未刻可也是諸老所議定也云云既而帰館示諭館徒皆賜月俸如例故留安成。指揮筆吏掌書籍出納之事。　使重晴從日光之行　午刻松平主殿頭忠房父子來訊保田若狹守來皆詣神廟帰路過焉。既而三人帰去　讀春信所草天慶五年至九年朱雀帝紀至是而畢

昨終日今日午後讀伯元所草元弘二年自正月至三年。兵革事繁頗覺冗後他日可再見之。

及晩余地院五長老來。頃日自京參府去冬自寺社奉行所示諭之趣傳達五岳粗抄出之還日可呈之。云云余曰日光畢事帰府之日可寄之其後暫談話而帰　逮暮返姫路拾遺之書於其近習者。且問其疾病至是館事(中カ)無他所之書。

今夕獨坐館中追憶久娘

十八日　館事如例　見友元所草承安三年四年紀。

及晩携春常訪姫路拾遺。與刑部大輔談阿部四郎五郎等數輩在焉拾遺氣宇不異昨夕既橋少將忍拾遺久世大和守來訪。呼諸醫皆議飲那須玄竹法印藥是當時老醫而近侍　營中者也。刑部談曰。今日有　台命而麾下番頭隊頭弓銃頭步卒長悉有加祿之恩。

十九日。休日。自夜中雨降。今朝滂沱。午後向晴。詣敬吉墓如例。
逮晩又雨。阿部四郎五郎政重寄饅頭芳茗幷肴以問雨中之寂。
今夕作富士圖詩二首幷序。此松平備前守隆綱所求也。圖有八様。其景各別。當時名手狩野探幽
所畫也。其餘六様使信常二元分題之。
二十日。夙起拜大猷院殿。往時逢阿部正義。歸時逢大久保和泉守。立談而去。館事如例。
京極丹後守來。少焉去。良以法眼來　松平日向守。加藤勿齋携手而來。移刻同歸。良以亦去。
午半永伊牧來勞之。皆議館事暫閣之。可促日光旅裝。自明日館徒皆休。而來月余發途之後日可
會集。其儀如十七日所諭。伊牧去而喫晩炊。各飲芳茗。是昨夕阿部政重所惠也。
中刻之後。各賞六義堂庭牡丹。探寒韻之内四十餘字。賦絶句。薄暮詩成。伯元春貞去。友元及筆史〔吏カ〕
等留焉。各賦竹間牡丹及戊申而罷　今晩三老寄折簡曰。明朝有諮詢事。可赴廐橋少將宅。又寺
社奉行有可議之事。可預聞之。
黃昏榊原刑部大輔政房寄書曰。拾遺欲逢足下。明日巳刻來問爲幸云云。余答曰。廐橋少將第畢
事而直可赴焉。就思拾遺兼聞明日休館事。而雖病中不肯忘焉。元氣猶不衰。可喜。其平復可待乎。
自正月八日至今日七十餘日。除休日之外。不一日怠也。然編集望洋不可測焉。非積小成大之志。
則何可成功哉。勉旃。

二十一日。卯刻出岡到堀橋第吉良少將井河牧河牧加。甲牧岡豐前守等皆集。預議日光法會事。今日　勅使院使登　營少將登　營。余赴井河牧。河牧曰。多田院再興新造一宇五間。同堂異室安滿仲牌於中央。以賴光賴信賴義義家爲配位。考五人官位幷忌日詳記之。二十四日可登　營。是諸老所諭也云云。抑多田院在攝州。院內有滿仲騎馬像。其背有滿仲墓。其傍有若干墓。賴光。賴信。賴義義家墳亦在其中。其石面字半存半滅云云。秀吉沒收院領以來。堂院破壞既八十年許。去歲有命再興之。聞二十四日召寺僧可賜院領云云。河牧談曰。某今日不登　營。依諸老之斥。赴姬路拾遺。聞今日紀伊參議光貞卿水戶參議光國卿尾張中將綱義卿。水戶少將綱方朝臣。枉駕于姬路第。問其疾。某以有累世之好。故可往待之。爲刑部少輔接遇之助云云。拾遺病不可起。惜哉。勳陰人望之高。生質正直之美。在當時兼備者。可以誰代之。余曰。固然。余亦今日應招。河牧曰。卿爲水戶參議被眷遇故也乎。乃同途赴焉。時巳刻也。彼族類及平生出入其門者。皆群來待之。刑部。河牧。松主殿及余相語移刻。午半紀水尾四卿賁臨。刑部迎于門外。河牧助導之。入書院。四卿詳問病證。刑部獻熨斗。少焉四卿回駕。刑部送于門外。既而各勸饌喫了。河牧等去。主殿頭余留焉。拾遺飲玄竹藥。以來。吞粥加一椀。稍覺快清云云。既而拾遺招忠房及余于枕頭。暫談而出。拾遺又呼余。屛左右者。遺言曰。某病不可起。儒禮之葬雖欲用之。然不可背時俗。碑銘一件。欲假卿手。以建于采地名山。涙下行々。余亦沾袖。其餘一二件示諭之。曰交睦及三十年。無敢隱焉。余規視其平復而出。余隔十日見

拾遺。其肉脫體衰倍于前日。拭淚不已。然今日比此數日則小快。似有愈焉。　歸館少休。申刻赴忠房淺草別業。忠房自姬路第直來于此待余。以兼約也。信。常。友元及春海相從。各入浴室。爬垢而出。到他閣。共乘小舟繞池一回。而列坐閣上。及乖（乘カ）燭翻勝。肴歡酒肉淋漓。茶菓滿盤。餅飩交薦。各賦即景詩已成。主人唱倭歌。各和其末字。談闌不覺夜深。亥半辭去。徒步携手而歸。闔及半夜。

二十二日。　考抄滿仲。賴光。賴信。賴義。義家官位忘日。使安成重晴侍席。　信也灸治。

昨日藝陽世子綱晟寄布衣烏帽十箇。爲釋菜之用。又贈日光旅費。今日松平阿波守亦寄旅費。

午半赴姬路第。問今日安否。皆曰稍好。既而與刑部對食晤語。　未半忍拾遺來問。入寢處而出。喜其小快。而復本座。玄竹來診曰。脉好云云。忍拾遺曰珍重而去。竹又談曰。每登　營近御前詳述病體。其小安則被動喜色。不平則　台顏不快云云。拾遺拭淚。刑部亦然。竹調藥而去。使其子玄格每夜宿侍焉。余與刑部留談之間。拾遺使侍者示一軸見之。開之則陶淵明畫讃也。畫者李龍眠。筆者趙子昂。見其跋若眞則奇品也。近獲物乎。想病間見賣物而慰乎。今日內藤左京亮來尋。與刑部談。余亦遇焉。凡每日來問者幷使者。不論貴賤。及五六百人云云。刑部參府以後。未還其家。薄暮余亦辭去。余與拾遺識韓至今二十八年。忘富貧之異。前席打話。或詩歌相報。或講談累席。其事粗見家集。抑拾遺祖康政。仕　大神君。居先鋒職。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稱御當家三將。爲御家人魁。且厩橋少將忍拾遺者外家族也。久世大和守。井上河內守其父祖自拾遺家出而仕麾下。被登庸者

也。及當御代而拾遺與會津中將並平章國家大政。故諸老亦敬重之。貴戚懿親亦依賴之。況其餘乎。今日忠秋留談時。余顧刑部曰。事務繁多。不遑休息。今般來問數回。刑部被感悅云云。忠秋曰。某外家之好而已哉。爲公希其平復。日日欲來見之。然同僚群來。則有妨看病。故與飯橋少將。美濃守。大和守相約交日而來。何勞之有。其言出自中心。齡踰六旬。鬢髮皆白。然禮容甚謹。及其歸。而家長等跪庭上。余從刑部。送到玄關。忠秋下階降庭。揖家長等。不著鞋跣而出家長等屈拜過彼等面前。而着鞋。其謙退不奢可推知之。忠秋少而多病。嗜酒好男寵。及四十自誓。禁酒絶淫事。奉公一日不怠。執權既三十餘年。不拘私恩。不見喜怒之色。每事清平公直而已。其偶在家時。不脫袴。不横臥。開營中夜直邊城門既閉。脫袴就寢。無親無疎。皆曰固是眞國老。雖曰當世君子。不亦愧焉。

二十三日。先考忌日。夙興拜神主。詣墳墓如例。　正竹。好安來拜墳墓而去。以仙來。爲其邦君京極丹牧使者。贈餅并肴。皆素食之具也。知今日忌辰故也。少焉友元。春海。伯元來。余唱草韻上句。友元對何成海唱第三。春信對之。其次春常。伯元。以仙。松壽也。安成重晴侍焉。各喫餅。卜幽來。會聯句。勝澄亦來拜墳墓。祐晴從來。未刻進齋膳。申刻勝澄以仙歸。入夜戌半草韻百句成。二元。卜幽。春海。松壽皆去松壽執筆。以仙備一句

今日松忠房寄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爲家本一校借之。　返日並記于官庫。

二十四日。　早朝永伊牧寄折簡曰。今朝勅使等詣東叡山。爲警衛來山中。然有同途之人。故不往

語。二十六日携信常。二元可來談云云。晨半陰雨登城逢井河牧而同謁諸老示滿仲。賴光賴信。賴義。義家之官位并忌日及滿仲贈位合三通。豐後守曰。數百年之久如開今日之事。河牧曰。他人所不能也。美濃守曰。多田院再興功成可在今年中。其間示傳奏達叡聞而後決之。則傳後世無異論。牧野佐渡守上洛之節可議定焉。依之附與三通於河牧。河牧退謂余曰。公家之徒何知如此之詳。此是武家之盛擧。何必與傳奏議之。若夫贈位贈官之時。則可達叡聞。每事如此延引。可惟知之。既而余出營中。過勝澄宅及本宅。直到姬路第。拾遺病昨夜不快。今日少安云云。刑部談云。昨日依召登城。近出御前。台顏咫尺。詳被問拾遺病體云云。時及未刻。與刑部及榊原越中守數輩喫晩飯。玄竹。玄格來診脈氣。稍好云云。水戶參議使者來。盛牡丹數品於瓶贈之。以慰病牀雨中寂也。參議特意。拾遺不起。其懇誠如此。既而拾遺呼余一人於籠所告曰。今般來問者甚多。然親族外無及卿志者。謝而有餘。落涙行行。余亦滴涙曰。玄竹療治以來進粥逾前日。珍重珍重。拾遺泣曰。頃間喫粥非嗜之。又非知味。然玄竹發營而白下箸則台顏快然。白不下箸則台顏不平。且曰。氣之毒也。微身病勞台意。不堪恐懼之至。故强啜而已。然前頃不能透喉。二三日來纔透喉者玄竹藥力之驗也。其聲稍嗄。余慮多言之勞而退。拾遺顧而默然。余出次座。與玄竹父子談。皆曰。邇日雖似小驗。然支體日衰。不能回生。然其元氣猶正。雖小事不忘之。且病根出自瘡毒。是或不死之一證乎。況台命特重。故不能辭焉。若食氣逐日益進則藥力亦可通乎。既而竹去。格止宿。薄暮余歸。　終日雨。入夜不歇。

二十五日。天晴。友元來。興山寺來。
及晩訪姫路第。病氣少安。松平忠房・坂部三十郎・大久保和泉守・阿部四郎五郎同席。暫談而歸。
二十六日。洛外采地八瀬民今日歸郷。自去冬所訴裁斷事畢得勝利故也。
井上河內守傳達日光往還人馬官印曰、今日於營中小田原拾遺奉之附與某而使達之云云。余所賜馬五匹步夫八人如例。春信初賜三匹八人。
午半訪姫路第。拾遺自昨夜彌留危急少焉出到勝澄宅。信常待余于此。乃携信歷過土屋但牧。井河牧。櫪橋羽林小田原拾遺。謝賜人馬官印而赴永伊牧。依兼約也。友元先在焉。常亦至焉。伊牧有公用在城未歸。其家長小嶋氏勸勝進茶。申刻伊牧歸。打話。瓶盛牡丹紅紫白三色交枝。依求各賦絕句。入夜又勸點心。今日之會以日光之行在近也。戌刻告歸。亥前歸岡。
今日高力左近大夫高長寄華牋數百葉。此間自西肥參府故也。
二十七日。多田院別當來談曰、二十四日賜社領五百石云云。此社事自先考時至余往々有告官事。故別當速謝。
携春信訪姫路第。榊原越中守・坂部三十郎自今朝來侍。刑部談曰。一昨日輕橋羽林。小田原拾遺來問。病父詳述先祖勳功及其履歷不忘。官恩。昨夜久世和牧來問。其所談不異平生。然元氣衰憊危急既迫。玄竹辭療治。昨夜與和牧議猶用玄竹藥。云云。余使信先歸。與榊越・坂十留談。拾遺昨

日呼余名三回。今晩呼余於枕邊。口欲言而不能語。余拭涙而不能退。左右皆泣。既而阿部豐牧來。今日殿中有　勅使饗應。畢事直來。不脫朝服。無困勞之色。到拾遺枕頭。先曰。　營中饗應無滯而後詳問病體。拾遺聲嗄。豐牧執其手曰。可能保養而退。與玄竹議。刑部等在側。竹曰痰嗽漸止。熱亦退。支體枯衰。用獨參湯之外無它云云。豐牧曰世用獨參湯而不死者或有之。今明日試而可也。戒刑部曰。足下自保嗇如來問之人。榊越坂十等接待而可也。豐牧去而松平忠房父子。大久保和泉守。阿部忠右衞門。榊原左衞門佐等數輩群來。聞其大漸。無不流涙。刑部曰。即今有勸用醫藥者病人掉首標指曰。依　台命歡玄竹藥。則何用他藥。　上聞可畏云云。薄暮余歸。　水戸參議酒井匠作贈日光途中時服。

二十八日。　早朝携春信赴厩橋少將第。少將赴姫路拾遺。不能逢。故赴源尚舍。喫朝餐。以其本宅近厩橋第。問少將歸宅。再往見焉。問日光發途日。曰四日早朝可首途。又曰。今日尾張黄門參勤登城。故無總禮。卿等不及登城。來月可登城云云。乃歸訪阿部四郎五郎。以來月爲御使上洛也。且告日光發途事。暫談歸。岡毛利甲斐守使來。贈長門紙若干。

未刻因住招。携春信赴水戸參議邸。賜晩炊。參議對食觀饌別。辱獻酬之儀。微醺頻痛姫路拾遺不起。其後或談本朝通鑑事。或談詩文章。及曰。今夏賜官暇歸水戸。則可建聖堂。中華歷儒配位事既陳。本朝聖堂以本朝儒者爲配位而可也。然本朝無眞儒。唯惺窩。羅山二人而已。以二人神主爲配

位云云時告尾張黃門來儀故談未了而辭去。直赴姫路第。今日大漸事急聞今朝脇橋羽林來問、拾遺開眼惜別未刻土屋但馬守爲上使問病、拾遺不能起不能言開眼合掌而拜其後稻葉美濃守。井上河内守來不逢而去云云。松平主殿頭以下平生受恩顧者十餘輩皆不能去余亦在其列。聞讒語之間呼余名再三、海暮尾張黃門來臨逢刑部而還、秉燭久世大和守來、呼玄竹聞其修術既盡曰卿獻御藥者也不可居臨終傍可早去。可使玄格侍宿大和守自操筆告其趣諸老下筆之間。落涙行行稍久漸書之、滿座皆泣、既而和牧歸刑部出門氣字小安各可被歸臨終可在明日乎。骨折、坂部三十郞大久保和泉守等數輩皆明曉可來而去主殿頭惜別不忍去。呼家醫問皆曰今夜未臨終、於是主殿頭留家僕而歸諭曰事急則可速告雖途中可又來。云云。余與主殿頭同歸榊原越中守兄弟止宿。今日越中守代刑部到上使宅謝之今夕又到尾陽邸謝其來臨。經歷又來。

二十九日。　納館中之書於文庫。以發途在近也、　午後携友元訪姫路第。聞昨夜家醫數輩相議。進藥今日小安滿座皆喜。午炊對食余少談而歸春海來與信談聯句。余灸治聽之。入夜而止戌刻海歸。　今日永伊牧寄書、且示毛利甲斐守家藏傳證文三卷。披閲之。則鎌倉京都武將執權與河野氏之狀也、毛利氏曾與河野氏通婚故彼家書傳存（于守乎？）其家乎、

聞今日井上河内守加加爪甲斐守。岡田豐前守發途赴日光。昨日河内守。甲斐守各賜黃金百枚。豐前守賜黃金三十枚。尋常旅行無如此之重賜。三人共平生勞職役故也。

今夜姬路拾遺卒。去年六十一。爲國爲家可哀可惜。然以明日　營中有吏衣作儀。故秘之。二十日逐
台聞。小田原拾遺爲　上使往弔之。賜香資。　尾張紀伊水戶貴介及在府群侯及麾下濟濟登
營賀。　台意。奉慰問之。及晚刑部大輔到諸老門外。奉謝　台問。然憚觸穢。不入門內。

四月

朔日　携春信登　營。群侯賀朔禮畢。　入御時小田原拾遺啓赴日光山之旨。辱有
台命。曰勞事也。拜伏而退。謝忠淸及諸老。

二日。貴介達官及門生饋贈數品。就中金節添律詩一篇。嗣韻答之。且示古風一篇。

三日。卯刻出忍岡。先以順路赴土屋但馬守。土井能登守。告登山之暇。而謁厩橋少將。問明曉發途之期。少將曰寅半可出。卿先待于越谷晝休所。以與小田原拾遺有兼約。早出到忍拾遺。久世大和守。各告暇。赴小田原拾遺第。主人不逢他客。招余及春信於寢。設朝飧。進芳茗。懇遇異于他。對話移刻。辰半歸岡。

自巳至未。諸生等來告別。及晚勝澄來。呈送行一首。和答之。金節亦至。打話移刻。

四日。寅刻出岡。春信同途。巳刻到越谷。待厩橋羽林。午前羽林至越谷。晝餉對食。今晚至幸手宿。應羽林夕飧之招。

五日　晝休於古河。晚宿壬生。午晚共與羽林伴食。

六日。曉出壬生、休于夾、夾、午後入日光山、以光榮坊爲旅宿、

七日。自今日至十六日、轉經于　東照宮内、凡萬部、余携信也、毎日候法席、毎夕訪羽林打話、信也依羽林之旨道遙山中、

十六日。例幣使參宮、

十七日。祭儀神遊、

十八日。勅會經供養於　本社行之、

十九日。藥師堂　勅會法事、

凡自七日至十九日毎日有法會、其事詳在別記、

今夕携信也出山宿鹿沼、

二十日。巳刻羽林到鹿沼、乃同途宿壬生、

二十一日。出鹿沼、休于貫間田、宿幸手、凡在山之際、路中往還羽林懇問、異他、屢惠肴菓、

二十二日。晝休于越谷、羽林伴食而出、午後歸入、忍岡、春信今度初祗公役、平安而還、可喜可喜、

二十三日。早朝携信赴一橋羽林第、而經歷諸老、復赴羽林第、隨其後登城、午刻登山、諸役人悉被召於御座間、奉拜謁、有恩言、曰各勞事、余及信亦在其列、

二十四日。今晩訪酒井河內守、羽林嫡子、而直赴羽林第、打談而歸、

二十六日。訪榊原刑部大輔。哀惜故拾遺。今晚松平主殿頭忠房同席。

二十九日。公家門跡登　城。拜禮事在別記。

今日故姫路拾遺周月忌也。余及信。常。友元各作挽詞。與松平主殿頭約期往喫晩齋。及夜深而歸。

晦日。

五月

朔日。登　營。三日營中猿樂登　營。

四日今晩應舩橋羽林之招。

五日。端午登　營

六日。國史館起筆。依日光往還之事。閣筆四十五日。友元等出席如前。高庸依伶人等在府。與其父兄在同所。且因舞樂　上覽。習禮而不來館中。永伊牧寄水野石見守所藏之書。

七日。館事如例

頃聞竹内門跡良尚親王自日光來在府。以有先考舊好故。被惠信物。余不能往謝。遣使者呈排律一篇絶句一章。今日被寄和韻二篇。讀之則聲律不凡。句意共奇也。在當時僧中。未見如此之詩。可以嘉之。乃再和寄呈之。

今日公家門跡賜歸京之暇。事在別記

八日。館事畢赴松平主殿頭淺草別墅入浴。信也依其求講小學。
九日。十日。十一日。館事如例。
十二日。館事畢。申刻之後赴忠清第。携信也。讀日光法會倭字記。是因忠清之旨。今度所新作也。
十三日。休日如例。藤勿齋來問。
十四日。館事如例。
十五日。館事如例。
今日召四辻亞相父子小倉黄門于　營中。有管絃。四辻彈筝幷倭琴。小倉彈琵琶。伶人數輩吹管。
余登　城聽之。午刻歸館。
十六日。館中無它。
十七日。高力左近大夫高長來訊。見館中之趣而歸。申刻後携信也赴忠清第。讀日光日記。
十八日。館事如恒。忠清寄書曰。明日召伶人於殿庭有舞樂　上覽。可携信常登　營云云。
及晩赴松忠房淺草別墅入浴。
十九日。早朝携信常出閭。先到忠清第。辰半登　營。大樹出御白書院。甲府館林両參議。及御
譜代御家人。依召登　營。搆舞臺及左右樂屋於庭上。巳刻舞樂始。
振桙三節。

左　蘇合香
右　退走禿
左　迦陵頻
右　胡蝶
左　採桑老
右　敷手
左　青海波輪臺垣代四十二人。
右　小鳥蘇儀以胡德樂代之。
左　陵王
右　納曾利
退出長慶子
此中青海波。蘇合。退走禿四十年來不舞之。今度再興之。採桑老秘曲也。齋戒七日而舞之。云云。
及午半罷。余攜二子歸。今日友元。伯元亦登　營覽之。
二十日。早朝拜　大猷院殿。
館事如例。松忠房來。午後勿齋來。及晚忠淸寄折簡曰。今夕在藤堂和泉守第可來會焉。乃

往而與忠清談及酉半而歸。

二十一日。館事如常。

及晩佾長狛近元（號辻伯耆守）來是高庸父也。余所素知也。今般在日光時謂余曰到江戸有暇則可奏舞樂於　聖堂是年來所願也且高庸幸列國史館不可不與行之云云今晩又及此事曰營中舞樂既畢則選日可催之余感其志且喜　聖堂追頫宮闕里之風乃以二十五日爲期以爲館中休日也近元許諾少焉高庸也亦來乃勸盃酒於彼父子暫談而狛氏父子歸。

聞今日榊原刑部大輔政房登　營以一昨日俗忌五旬已過也忌中有　命相續姬路采地狛氏去後余往賀之及黄昏而歸。過辻了的暫談而歸。

二十二日。

昨日土但牧士能牧寄折簡有今日可登　營之旨故早朝携信也先到忠清第巳刻登　營辱賜黄金時服於余及信也勞日光祗役也乃經歷諸老謝而午後歸館友元等在館如例。

寄書於忠房告二十五日舞樂之事約借守番者及匹夫。

二十三日。拜神主如例。

高庸初列館席乃加點於仁明紀。

二十四日。館事如例。

忠房家人率匹夫等灑掃堂庭。又運樂器及舞衣數合。高庸及其弟勝秀巡視。又使家僮等灑掃堂内。陳設祭器。　及晩應招赴忠清第。打話之間。及舞樂之事。忠清曰。　聖堂舞樂因是盛舉也。明朝可贈酒肴於厨所云云。戌刻退歸。

二十五日。　先聖殿舞樂。有別記。　營中猿樂有別記。

二十六日。　館事如例。　開召伶人等於　營中賜樂所料。

二十七日。　館事如例。　及晩赴忠清第。及　聖堂舞樂之事。及歸主人曰。明日召諸大名。有饗應猿樂是日光法會事畢之賀儀也。卿亦登　營可也。凡日來月五日於私第招登山勤役之輩。設猿樂。可携春信來觀云云。

二十八日。　營中猿樂有別記。　今日依爲賀儀猿樂有開口之事。兼日森川下總守承密旨使余新作其詞。今朝進藤權右衛門唱之。

ソレ松ノ色ハカハラス夏ノミトリノカケシケクイク千世マテモカキリナキメクミノ日出度カリケル

二十九日。　館事如例。

讀春信所草天曆元年至十年紀。此間自四年至十年。舊記殊乏。先日讀春常所草應仁紀文明初年紀。

日光歸後、公私多事暫懶筆記。至六月初追記之。故多畧脫。

六月

朔日、拜聖殿拜神主。參崇等如例。依頭痛不登營。信也登城。今晚有約欲赴松忠房本宅。然以不登營故不往。信也往講小學。

二日 先妣忌日祭儀如例。野篤道質庭中務來于館中。是應司攝政家司也。頗知朝廷故實。暫談及國史事。既而望請拜聖堂而歸。

永伊牧寄尺牘曰。五日廐橋少將之招館事一日之滯可無妨。不及以休日代之。

三日。館事如例。頃日春信。友元。春常。伯元所草如前。高庸所點亦然。春貞抄出皇明通紀。憲章錄。畢倭史筆吏等或抄出松忠房。水野石見守倭書。水戶參議朝鮮詩文。或考石川主殿頭源藤系圖。或校榊原刑部大輔陰書大鏡。或抄出近代小說年月。其中儲書亦有焉。今晚太田攝津守資次來訪。暫見館中之趣而歸。

四日、館事如例。點了仁明紀。以續日本后紀考之。午半狛近元來。此間館衆各賦聖殿觀舞樂詩。凡二十餘首集之爲一卷。今日幸附與近元。大喜曰。家珍何以過之。在館數刻。申時近元。高庸父子携手而歸。聞明後朝近元歸京。彼齡踰六旬。太強健雖壯夫不及之。其潜心家業。世皆知之。

五日。早朝携信赴忠清第。日光門主。毘沙門堂門跡及東叡山僧徒幷日光法會諸役人等皆群

來。有猿樂九番。預饗應。飲食者三百人許。及申刻畢。各退去。明日又有猿樂云云。余歸館。霍亂。

六日。霍亂小快。館事如例。

未刻榊原刑部大輔政房來訊。初見館中之趣而歸。今夕春信爲諸生講杜律。

前日聞武田道安沒于京師。是當時老醫累世之舊交也。其事粗見先考集。頃間公私多事。今夕聞暇作挽辭。寄其子泰安。杏仙。仙常侍江府。余在日光之際賜暇赴京師。

七日。休日也。草故姬路拾遺碑。未成。

八日。館事如例。阿部政重來。近頃爲官使赴大坂。阿豐牧使者佐々木萬次郎來。豐牧近頃養病不登營。見古器以慰其心。得一硯雕臨子池面。爲之求名。乃揭洞玄。洛瑞。萬齡三名以遺之。

及晚訪豐牧病。歸路訪鼠橋少將。他適不逢。直赴阿部政重宅。打話入夜而歸。

九日。館事如例。及晚往謝榊原刑部大輔。以昨日有贈物也。

十日。館事如例。讀友元所草安元二年。三年。治承元年記〔紀カ〕。及晚赴松忠房淺草別莊。入浴。信也講小學。友元。春常同來。榊原刑部及狩野探幽先在焉。及暮狛高庸携其同僚三人來。浮舟池上。奏樂。二管相合。琵琶相和。及戌半喫食。子刻歸。

十一日。十二日。館事如例。

十三日。休日也。赴藤勿齋宅。終日遊戲。信常。友元。正竹。高庸等來會讀通鑑　晉紀。各賦即景。

及夜而歸。

十四日。館事如例。申刻携信也赴戟橋羽林第。讀日光儫字記畢。凡三卷。自四月上旬至今月五日悉記法事始末。今夕吉良少將。榊原政房。松平忠房及野三竹同來。及夜而歸。

十五日。早朝赴永伊牧宅。伴戟橋少將朝殖。少將今旦巡視西丸而過伊牧宅。昨日有此約。故余俄應伊牧之招。巳刻歸。聞則館衆皆既集會。余少休。訓點如恒。

十六日。嘉定會也。余以當顯祖林入忌日。夙祭其神主。喫素食。事畢。辰半登營。見嘉定會群參。余亦循列拜。戴餅餌而歸。時既巳半也。館衆既皆來集。及晚聞松忠房。三竹在榊政房別墅。即是故拾遺所往與史館接隣。故携常也往見。友元同行。信也有約赴加賀邸。不赴政房墅。余頃日有暇。則草拾遺碑。殆三千字既成。唯銘未成。今夕持其草。使常讀之。讀了。三竹先歸。及黃昏主客共喫頓點。秉燭而歸。戌半信也歸。余再見碑草。有所增減。及巳後而休。

十七日。館事如例。高庸詣紅葉山。不來館。讀春信所草邑上帝天德應和紀凡八年。午半之後庸來。訓點如例。

申刻依豫約。携信常。勝澄。友元。詣水戸邸。謁參議君。君動喜色。誘余輩逍遙園中。周回寛廣。有池有林。池上架長橋。橋下有舟。喬木茂草千萬章。縈細徑上山。山有二堂。其一號爽齊堂。在半腹。其一在絕頂。號至德堂。(或名遂德)祭泰伯云云。君超兄爲嫡。常有遜讓之心。官命不許。故養兄子爲嗣。使其子

爲兄之子。互相易以遂素志。故祭泰伯夷齊也。其餘境致暫置不言。遠望絶景不可勝計。既而君來憩池畔亭子。招余輩探題賦詩。又聯句再巡。日暮月明。園中彌添興趣。君曰。今秋賜 官暇赴水戶。則可立學校營 孔廟。然制度未詳云云。其[illegible]雅談多多。余曾望請。弘文學士院健筆以爲扁額。今日幸得賜之。欣然殊甚。謝而有餘。君曰眞其悅之。則邇日可再來。余曰唯命之從。君曰登時可携伯元。高庸而來云云。三更漏移。告暇而歸。

十八日。　館事如例。　點了文德紀。以實錄參考之。

十九日。　休日也。　早朝高庸來。乃携之赴甑橋第。對話喫素食。而後開彼家譜。加書日光法會總裁事。使庸筆之。畢事而出。赴永伊牧。不逢而歸。　今日敬吉忌日。祭神主。詣墳墓。此事今且雖可行之。然依甑橋之招。而延至午前。今日彼羽林亦齋日。故素食相伴。　午後閑坐史館。榊原刑部大輔使者來。贈倭書二櫃。依彼先考遺言也。不堪懷舊。落淚行々。一昨夕水戶君曰。姬路拾遺哀惜殊甚。前日作挽詩以述情志。然不示人。云云。今日附政房使傳達 君之情。

二十日。　早朝小田原拾遺使者來曰。今日拜 大猷院廟。而過門。故使人問安否。　卯半余拜 廟而歸。喫朝齋。藤勿齋來誦通鑑綱目。與信也對讀。既而友元高庸。春庭至脇坂中務少輔來。少焉去。伯元亦來。及辰半而勿齋去。　館事如例。加點淸和紀。以實錄校之。　巳半松忠房父子來。少時而去。

永伊牧來。見信常二元勞草案曰。苦辛如此。欲使諸老見之。伊牧對話之間。松平日向守來。以歸國在近故欲告別也。日州去而伊牧亦去。

午炊之後喫瓜消暑是庸弟羅氏所贈也。　申刻之後長門拾遺毛利氏使者來談曰。元就戰功始末畧記之。然猶未成。乃問其記事之趣。余示諭件件。　薄暮小嶋道慶來。自去月送其邦君歸國到大坂而昨之昨歸宅云云。小(少)時相話而歸。　今夕信常與友元高庸納涼于　聖堂後庭。

二十一日。　館事如例。　信常。友元。高庸示昨夜所作詩。　點清和紀貞觀元年。　小出勘解由來。

前橋少將寄書曰。日光記有可改正之事。二十五日之夕可來云云。

今夕七娘嫁勝之邑。是山妻外姪也。七娘幼時相約配偶也。清隆等家僕六七人從行。

廿二日。　早朝赴永伊牧弔姊喪。

館事如例。　今夕勝氏來修賀儀。

二十三日。　祭儀參墓如例。　館事如例。

二十四日。　館事如例。　遣賀璋於官庫與庫吏三雲氏。星合氏。淺羽氏相見。改葬日次記等官本冊數而盛二櫃。而使町中匹夫二十人昇之而歸。忍岡匹夫者町奉行渡邊氏所命之課役之者也。

前橋少將片桐來。可縮明晚而明朝携春信。友元而來云云。

二十五日。　早朝赴忠清第。信也同行。友元先至。吉若州等群客集會。主人示日光記可改正條件。

喫朝飧而歸。過阿部政重對話。告暇而歸館。政重大坂發途在近日故也。午時出岡赴勝氏宅。山妻。信。常同途。未刻到彼宅。與七娘相見。修賀儀。與勝氏母子七娘行酒喫饗膳而黃昏歸岡。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書賈白水來曰。昨自洛入府。去冬所示倭書新寫來。

二十七日。館事如例。

二十九日。小盡。

七月

朔日。夙起赴忠清第。喫飯登營。退公之後應小田原拾遺之招。對話晚飧。借倭姬世紀而歸。

二日。館事如例。今晚罹瘧招正竹而服藥。

三日。因瘧疾而不赴史館。信。常。二元以下出座如常。

四日。服正竹藥而瘧勢稍弛。

五日。

六日。久保氏爲執政之使有咨詢之事。

七日。牧野佐渡守來。余負病出見。告以國史編修之事。且談欲求朝家之遺書。因佐牧近日歸京與諸老官議如此。佐牧歸後馳片楮而告其趣于永伊牧。

九日。依瘧疾未平今日招官醫意安法印飲其藥。

二十二日。今日瘧愈。自二日至廿日凡一發。

二十三日。使信常等代余祭神主詣墳墓。余雖不赴史館。友元。伯元及庸貞等日日出席如例。信常更日一人赴史館。二人侍余病。

頃間賜封戸印章於諸國寺社。時々依井河牧之招。春信。友元改正之。其日乃休館事。是亦執政所知。與永伊牧所議也。

余病際。板橋羽林小田原拾遺使者屢來。或贈菓肴。忍拾遺。久世和牧亦時々使人問之。松平主殿頭忠房自來頻繁。鍋島加賀守。藤勿齋等或自來。或使者來問。其餘相知者來問多々。友元。伯元每晩自館來問。庸貞亦然。其餘門生時々來訊。其中日々來。瘧發時侍枕邊者。高春澤而已。

二十九日。午時。永伊牧來訪。至寢所問余病。頃來有姉喪。又有姪喪。故問寺遲怠云云。且曰。書佑白水於京都所寫來之倭書移取史館。可使諸生等點閲之云云。少焉去。至史館巡見而歸。

八月

朔日。早朝信也登營。使常也代余拜聖堂。拜神主。詣墳墓。巳半信也自營中歸。曰。今朝登營。於殿中俄氣宇不平。幸遇良以法眼。飲其藥。遇針醫山本友仙治之。稍得快氣云云。既而氣宇平復。

今晩余瘧疾再發。寒熱稍輕。入夜汗出。漸々而快。又飲意安藥。以自昨日爲八專如此乎。

三日。昨今白水運新寫本于史館。凡四百五十册。命賀璋點閲之。其中往々使安成讀之而聞焉。

十一日。自朔日至九日。瘧疾隔日而發。至今日而愈。以八專既除故乎。

十五日。信常等館事畢。玩月於國史館。各賦詩。余雖未能往見之。賦詩示諸門生。

十七日。早朝大久保和泉守來問。招竊所。暫談而歸。　午時松平主殿頭來訪。招書院對談。昨日賜歸城之暇。發途在近。稍久而去。

十九日。叔父東舟正忌日也。信也赴井河牧故使常也代祭之。及晩喚高麗永竹喫晩炊。彼東舟之舊門生。春澤養父也。

二十日。藤勿齋來問。招于書院。而對談良久。時意安來會。

二十八日。自十一日以來氣宇逐日快復。然秋霖連日。故畏風雨未能出竊所。

二十九日。迅風大雨滿城大厦小屋或顛倒。屋破。樹木折損。余本宅亦破損。此岡中水滿如川。

晦日。自六月至八月病後追記之。事多漏脫。

九月

朔日。信也登營。使常也代余而拜聖堂。拜神主。詣墳墓如例。

二日。永伊牧寄舞樂書十四卷曰。是興福寺所藏之舊記也。頃日有故到寺社奉行宅。執政聞之曰。是雖不與編年之事。可遣國史館寫之。幸高庸在席。可考閲之云云。故傳遣之云云。余乃附高庸。

三日。巳刻永伊牧來訪於書院對話良久有所議數件。余曰。頃日氣宇既快。待雨晴可出史館。但

牧曰。暫養保而可也。厩橋少將及諸執政等屢云爾。云云既而伊牧歸。

四日。　快晴余始浴湯。氣字無恙可喜。今日喚傭書者寫樂書。　田中好安爲酒井匠作使來曰。若狹國多產紫石。斲之爲硯。欲欲藏于諸國大社名寺。病氣本復請爲數十字文。刻之于硯裏云云。余曰。諸若州所作所領也。

五日。　武田杏仙來。余在日光之際。杏仙聞其老父徹德院法印道安疾病歸京。五月上旬道安遂沒。年八十二。喪葬畢而與其兄泰安共頃間東來。今日對話之際及亡父之事。我先考與道安執交五十年余亦相識且有藥治之驗。故懷舊殊甚。仙請記小石碑陰。余曰病餘未作文。請暫待焉。道安以醫名于世。且好儒學。其葬依遺言全用家禮之式。不借浮屠。老友石丈山書其官位姓名于碑面。云云。

午後。余病後始到國史館。少焉歸。

晚來松平主殿頭忠房來問。以重陽前歸城。故告別也。今般余官事多。且以臥病故。比前年則會某不多。故別離之思不少。此人在士林交際之睦亞姬路。故捨遺者也。

六日。　午前赴史館。移時歸寢。　遣書於忠房謝昨晚之來問。且告別離之情。

晚來厩橋羽林片桐來曰。頃日氣字如何。今晚在藤堂和泉守宅。聊有可談事。可使春信來云云。申刻館事畢。信也到泉牧宅。泉牧羽林之壻也。去月廿四日既招信於泉牧宅。有咨詢之事。今夕亦可

然乎。春常依兼日之約遊於伯元宅高庸同行。正竹。春海可會集云云。戌後信帰。曰。彼席有本朝舊記之問云云常及丑刻而帰賦詩聯句。云云友元亦來會高春澤亦至。云云

七日。史館休日如例。今日快晴曝書畫軸于書院及史館中。依余病氣延引至今。華人朱之瑜今晚到友元宅。常也往而筆談云云是寓長崎有年依水戸參議之招去七月來府。余病中不能面談。信也既會於鍋島加牧及友元宅。常也今夕初逢以彼近日赴水戸也。聞彼明朝學生。不仕雖游。經歷他邦者也頗志理學亦文章好翰墨於詩賦爲短也友元甚慕華風屢招屢逢相睦如故人。聞藤勿齋亦會逢云云。

八日。終日雨。余不能赴史館。

九日。朝雨未晴巳刻晴天。信也。常也登營。奉賀重陽。余雖未能出然氣宇既快。拜神主設小祭如例。午前獨座寂々作一絶自祝氣宇漸復本。午後信。常帰談曰。群拜畢後執政等過信。常所座而顧問弘文院氣宇如何。就中忍拾遺丁寧親切。永伊牧在側助言於信。常云云。

十日。快晴巳半余到史館。遇群雀。見倭姫世記。是前回借小田原拾遺本寫之。然以爲病中一覽遲滯云云。田好安來口授所作所求紫石硯記以艸之。高春澤來口授管我伊賀守所求瓦硯銘授之。此前頃价永竹所懇望也。

今日無風無雨稍溫暖也。余入浴始剪手爪。

十一日。朝雨。午晴。晩陰。申刻館事畢。余病後始赴高庸宅。庸先歸。二男二元先行。余過日將往謝諸老。故以庸宅近而其境僻。聊試病後氣力也。然倚几坐蒲團。欹枕擁衾。與余宅不異。二男二元侍側。前席相話。賀璋從來。友元聯菊句。各相次十五韻。戌刻進膳。既而各賦雨後待月詩。及亥半歸。今夕病後之行。滿家皆欣〻

十三日。惟人朱之瑜邇日將赴水戸。春信往告別。友元同行。信早歸。元留談　館中休日也。余兼言玩月於六義堂。然伯元高庸皆有事故不來。唯友元隨約申刻來也。信以爲堂主故。播壓以待之。既而余杖徐步而行。常從之。信迎于堂外。今夕斜陽浸前池。五色變態。士峯見於其中。是此堂之常景也。然病來七旬。相隔殊覺壯觀也。薄暮月出清明。標看月十題。余友元二男及侍生六人分鬮賦之。余又卒吟一絶。衆皆如（和カ）之。且聯句五十句。亥前喫食子後歸輿

十四日。　館事如例。余亦往見

十五日。　微雨。半晴半陰

十六日。　終日快晴。午前入館。未刻歸。纔喫晩炊。始出赴糺橋少將第。對面謝病中信問。暫談而出。時申刻也。直赴忍拾遺・小田原拾遺第。兩老他適不逢。乃訪久和牧。對話。述問病之謝。出過永伊牧。入其休所暫談。時既薄暮。臨去主人送到玄關。賀氣字復本。且曰專可勤養保。勿勞館事。將待氣力之增而可也。既而赴土井能牧。告久病不登勞（然カ）。主人着肩衣袴。於書院對話。頻述病中不通信而今

預來問無面目其誠心形于色。余謝而出。過井河牧門。以頗勞倦。馳使告病愈。謁諸老而訪土屋但
牧。主人使其子迎而相逢休所。余所告與能牧同。主人曰。頃間始聞卿臥病。然緊務不馳使。時出一
硯示之曰。請爲之銘。硯面刻鸜鵒桃實。蓋因鸜鵒啄金桃之句乎。余諾而出。入本宅暫休。以使告勝
澄及姻家倉橋氏曰。今夕始經歷諸老。日既暮。故不能往逢。再出之日可期。云云。既而過意安法印。
他適不逢其兒出迎。傳語意安。謝今般良藥有驗。遠方來尋而歸。到岡漸及戌刻。宜人二男及家僕
等勞始出遲歸。然見余氣宇無他。皆欣欣然病來七十五日而經歷城下。然脚力猶弱。可經日登營。
云云。凡諸老之中。平生之懇遇。且余所依賴。前橋少將其隨一也。小田原拾遺自其先考。丹牧與余
顯考相好。余亦自拾遺未爲執政時交際不淺。故今不忘舊交。忍拾遺平生音問雖稀。常感余勉家
業。頗知我人也。久和牧昔爲先大君侍臣。與我顯考日夜同席。且余亦相知既三十年。彼爲人和柔
也。故所語少所憚也。能牧。但牧者以爲麾下長。故。余亦在其支配之列。然余平生所預事。或朝廷之
政。或異國之事而執政之所掌。非麾下之事。故諸老懇遇越常人。而但。能二牧視我如平人。余亦往
謁稀。故不知余久病。然能牧先考古河拾遺遇我懇重也。故自能牧丫角時相見。以是相逢則有不
忘舊之情。如但牧則與我顯考交淺。余亦不相馴。其遇尋常者非可怪也。永伊牧宅在小田原拾遺。
久和牧間。且掌館事諸務。況彼人少年以來。頗有師資之儀。交際特厚。故今夕往訪。如井河牧交際
三十餘年之學友也。心情互和。今夕不訪亦不爲失禮。然以可喜余病愈。故馳使而已。其餘病中來

問士林之人。謝語甚遲引。不及爲失禮。今暫保養。漸々爲之而已。燈下寂寥。賀璋侍郎。漫筆日拨作々。不可令外見也。

十七日。　土屋但馬守寄硯蓋様。名之曰鸚鵡洲。作十六字銘。使友元書之。逮伯元歸。自館以其道近故。傳達但牧。　今朝小田原拾遺寄祈館賀。昨日始出。且以不遇爲遺念。

十八日。　高庸寫了今夏日光法會記。此依前橋少將之求。館事之暇所染筆也。　以明日休日故。兼約赴興山寺。入浴室。樹病後之勝。然主人報有事故。是以俄約赴友元宅。　藤勿齋書信至。賀氣字平復。且寄蒲萄一籠。

十九日。　午前赴友元宅。二男伯元。正竹先行卜幽。勝澄。高庸。春貞未至。各賦岐陽徽雪江月近人二題。且聯句五十韻。子後歸今夕書估白水來陪席後。賦江月三十一字。滿座皆以爲奇。

二十日。　早朝大久保和泉守來訪。移刻而去。巳刻各集會如例。余亦在館。半井驢菴來。少焉去。午前榊原刑部大輔來訊。移刻而歸。午後意安來診脉。喜氣字平復而去。藤勿齋來談。良久至未刻。未去。與館衆同喫晩齋。余亦伴食。病來食于館之始也。申刻館事既休。勿齋亦去。余入寢。　高木甚左衛門書信至。寄小鬼一隻。此人晉問頻繁也。

二十一日。　太田備中守資宗使來。寄鴻一隻。問摅後安否。斯人交際相睦。然今般參府以來未逢。故遣其使懇謝之。　自午至未在史館。

二十二日。　自巳半至未刻在史館點撿。令春以來諸生等所筆抄。聚類爲册子。始五十帖。集本朝

之事曰國史考。集中作三韓之事曰國史外考。是漸〻爲附四人草者記各年之下也。然事畢之後。
亦是博考之敝帚也。莫徼反古堆之看。
大久保和泉守寄 本朝中百武將畫圖。是彼亡父正之二十餘年前與余借相議成之傳與和泉
守。今有所議而寄之。其小傳則余 先考及余與亡弟作之。皆自筆也。對之落淚行〻。且正之亦物
故。其畫則狩野氏數輩所描也。其中今亡者亦有之。嗚呼二十餘年之變態豈唯是而已哉云云。乃
一覽畢返之。就想此圖。正之深秘不示人。故不行于世。其後淺野因幡守長治聞美之。一借其人圖
百將。又請 先考及余與亡弟作小贊記圖上。其圖贊傳寫普流布于世。辱入 台覽。余曾蒙命作
百將倭字傳七卷。伯元淨書獻之。長治元本罹于西之災。然其傳寫逐年不休。今既板行。士林家〻
有之。正之元本雖不行於世。見在其子之手。信常等弱少未詳始末。故記于此以爲話欄。
二十三日。 祭奠參慕如例。自巳至午半在史館。點檢國史考。 及晩潮路庵主宗古盛芳茗于小
壺。添鮭一隻贈之。有憶曾遊之趣。寄茶于館中。各喫之。余亦赴館作一絕。勸館衆同賦。詩就淨書。爲
一卷。寄庵主。謝芳惠。曾遊潮路庵見家集。
燈下寂寥。作水月琵琶記。是松平忠房所求。彼歸城之時。懇請所約諾也。
二十四日。 自巳半出館。見春信所草村上康保紀。盡四年。而見冷泉安和紀。盡二年了。既及未刻。
與館衆喫晩飯。歸寢。 入夜灸治。

二十五日。雨降。以館休日故在家保養。終日寂寥。作大公垂釣賛。是稲葉出羽守所求也。又作本朝百將圖序。是松平日向守所請其帰城之時、斯藤勿齋促之。百將履歷余自筆一枚。序使猶郎代書。其餘九十九枚履歷者春信友元、春常伯元、狛庸各書十一枚。其外勿齋及某三人各書十一枚。其分配春信爲之。余不細識焉。今晩春信應加賀中將招（之晩乎）往講詩經。及晩作春常所藏畫軸賛九首。是備前世子綱政後素也。今晩石川主殿頭昌勝寄紅柹。此人累世通家也。爲祖父忠總與余交睦。

二十六日。陰晴兩端。自巳至未在館中。小田原拾遺音問丁寧寄兩種。

今夜讀了荀悦漢紀全部三十卷。今春以來公私繁務繼有日光行。且臥病累日。故畢功遲滯。昔先考語此書之事。有敎諭之言。因書其趣於卷尾。且授安成草之。戌半至亥自筆昨日所作九首于圖上。病後把筆之始也。

二十七日。陰雨。自午至未在館。

申刻赴高麗永竹宅。兼使春澤來請也。信、常、友元、狛庸、春貞相伴。伯元微恙不往。竹澤迎接治具丁寧。以菊有延年術爲題。各賦之。席上有瀟湘八景屛風。六客及亭主父子探鬮各賦一景。竹求小序。春信友元爲之把筆。即時乃成。竹又請聯句。吟十六句了。既過夜半。各欲歸去。亭主又勸點心。喫了而皆歸。入閣漸至丑刻。

二十八日。晴。自巳半至午半在館。

申刻經歷諸老及永伊牧。忠清有故障。豐牧。濃牧他適。伊牧亦然。和牧以此月當職不之他。晤語之間有他客。早々而去。歸路過酒井匠作本宅。述病中使价之謝。而出。訪阿部政重宅。問其留守安否。政重自初秋爲上使。赴大坂未歸。既而過本宅。欲過勝澄宅。聞其赴忍岡。而不往訪。姻家倉橋氏對話間。遣使遠山氏而歸。逢勝澄于門。時既黃昏也。今夕春常爲館中諸徒講中庸。勝澄及春澤等亦與聞焉。云云。春信問七娘。以不久逢故也。

二十九日。小晝。晴。

自巳至未在館。點檢新寫倭歌書。此先日自京師所寫來也。余病中諸徒等考其年月。雖抄出之。猶應有漏脫也。　北村道爲來謁。是舊門生也。三十年前親炙于　先考。其後久在大坂。頃年住參州刈屋。筮仕稻垣氏。此日參府解后（邂逅）之遇。及往昔之語。屈指算之。則與彼同遊于門下者半爲烏有。半分散他方。非無感懷。昔相識之初。我爲童冠。彼爲壯夫。今日我既近半百。彼云六十三歲。移刻而去。今家藏范史。彼寫點數冊云。

寺西將監來。是藝陽家老也。自先考時所通交也。彼頗有好學之志。故不絕交際乎。少焉歸去。

館中諸徒頃間抄出獻徵綠（錄カ）。爲繼二十一史而爲裁國史外考也。凡外考一考之後。使春貞參校之。以分年與本國年號配當。貞也自今夏考明朝事。猶未畢。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094
SS□=14664094